



我和我的

福高

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建校70周年  
鹤龄英华书院办学140周年 纪念文集

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 编

我和我的

福高

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建校70周年

鹤龄英华书院办学120周年

纪念文集

顾问：骆志煌 卢榕飞 吴丹舟 王 菁 庄阳彬

主 编：林润瑜

执行编辑：周晓文 黄闽晶

编 委：毛晓云 刘华伟 孙敏芳 李朝和 陈晓儿 陈 悦

(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天诺 雷向明 蔡亚业



我和我的福高 CONTENTS

目录

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建校 70 周年

鹤龄英华书院办学 140 周年

纪念文集

(代序)

我和我的福高·····	骆志煌	009
福高，我为你骄傲·····	林润瑜	023
歌唱福高·····	韩芎子（韩珍重）	029
福高曾经的辉煌·····	陈龙川	031
喜读《雪中送“汤”》·····	韩珍重	033
喜读《雪中送“汤”》之二·····	韩珍重	034
回福高——为福州高级中学七十华诞而作·····	韩珍重	035
七律 谨祝福州高级中学建校七十周年、鹤龄英华书院办学一百四十周年校庆 ·····	韩珍重	04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韩珍重 陈龙川	043
忆在大坂分校的日子·····	李朝和	047
教书育人难忘二三事·····	李朝和	053
题福高建校 70 周年暨鹤龄英华书院办学 140 周年校庆·····	林 育	058
福高——我教师生涯的起点（怀念福高）·····	方宝璋	059

师恩难忘·····	张铭华	063		
两枚校徽，属于我的福高印记·····	陈雯昕	065		
母校情·····	1958 届（工农速中） 吴明山	067		
思绪万千，点滴青春回忆·····	1958 届（工农速中） 林建英	071		
忆速中·····	1958 届（工农速中） 黄国栋	075		
风声、雨声、读书声——忆不平静的福高三年·····	1959 届 施昌寿	081		
难以忘怀的记忆——纪念福高六十华诞·····	1959 届 陈庆武	087		
二年制·····	1960 届 唐增铭	095		
福高师生甲子情·····	1960 届 张巍	097		
母校恩重如山——福高 70 周年校庆感言·····	1961 届 张森霖	099		
这是一方进学高地——福高求学散记·····	1963 届 卢美松	103		
福地传经 高冈弦歌——献给福高七十周年华诞·····	1963 届 卢美松	108		
忆母校（节选）·····	1963 届 欧潭生	113		
感恩母校——福高·····	1963 届 欧潭生	116		
福高——我心中的圣殿·····	1963 届 林元桂	117		
我的福高 63 届老同学·····	1963 届 叶琮坦	122		
福高精神·····	1965 届 陈柳英	124		
在福高难忘的日子里·····	1965 届 吴枝坦	125		
少小情缘老弥珍·····	1965 届 吴枝坦	131		
我与国英老师——谨以此文献给母校所有的老师·····	1966 届 张沂南	133		
忆在福高时的“下连当兵”·····	1967 届 林恩燕	139		
七律·····	1967 届 林谷丰	144		
烟台山的回忆·····	1967 届 林恩燕	145		
与恩师的几次会面·····	1968 届 林镇顺	150		
我的班主任谢聪敏老师·····	1968 届 林镇顺	161		
我心中的教导主任·····	1968 届 林镇顺	171		
难忘 1977 年高考·····	1968 届 林镇顺	173		
			年夜饭·····	1971 级 谢琳琳 183
			好雨知时节——忆我心目中的韩老师·····	1973 届 翁乾梓 186
			同窗·····	1973 届 朱小波 190
			青春的铭留·····	1973 届 朱小波 191
			福高的树·····	1973 届 朱小波 193
			学在福高·····	1973 届 朱小波 199
			同学情·····	1973 届 朱小波 205
			往事一幕幕——回忆我的学生时代·····	1973 届 俞歌春 207
			难忘的潘特立老师·····	1973 届 俞歌春 213
			分校地瓜地里的那些事·····	1973 届 俞歌春 216
			毕业四十年后的聚会有感·····	1973 届 李新国 220
			回忆张健德老师·····	1973 届 李新国 221
			福高的牵挂和关爱·····	1973 届 李新国 223
			中学时期花絮·····	1973 届 翁乾梓 233
			难忘的盛会·····	1973 届 程慕寒 237
			我记忆中的福高 滴水之恩难忘怀·····	1973 届 曾记钰 239
			福高二三事·····	1973 届 余峰 247
			我和我的福高 分校生活——量米杯·····	1973 届 陈箴 249
			飘零的中学花絮·····	1973 届 翁乾梓 251
			母校荣光、班级往事——谨以此文祝贺母校 70 周年华诞·····	1974 届 陈尚义 林雨 257
			峥嵘岁月——谨以此联祝贺母校七十周年华诞·····	1974 届 陈尚义 275
			母校铭·····	1974 届 陈尚义 276
			读《母校铭》有感·····	1974 届 林雨 277
			我与我的福高——忆杨奕初老师·····	1976 届 吴榕顺 278
			北峰分校的那些趣事·····	1978 届 林琦 280

记忆中的几位福高老师	1978 届	林琦	283
岁月悠悠	1978 届	林琦	287
青春梦美 师生情深	1979 届	许晓林 王清萍 陈龙川 芑子	288
福高 78 级——志存高远的一代弄潮儿	1978 级	陈青	293
幸运的福高 78 级闽侯生	1980 届	刘用凯	304
一个爱说话的小女生	1980 届	张毅	307
Love/ 爱	1980 届	张毅	309
Taleful/ 缘	1980 届	张毅	315
故地	1980 届	张毅	319
梦游福高	1980 届	张毅	321
我和我的福高——一个插班生成长中的记忆	1982 届	林兆奋	325
一代名师魏长庚	1984 届	林立菁	327
岁月有诗总少年	1984 届	林立菁	329
贺福高海外校友会成立	1984 届	林立菁	333
忆四十年前求学福高寄慨	1985 届	林庆辉	334
“不言”之教——记恩师陈渭水老师	1985 届	林琦	335
青葱岁月的回忆	1986 届	庄海燕	339
雪中送“汤”	1987 届	陈甦	342
恰同学少年	1991 届	郭连娜	344
走读生	1991 届	郭连娜	347
福高往事	1991 届	李振荣	349
年代久远，一些回忆	1991 届	李振荣	354
在福高的日子	1999 届	林兰	357
回忆母校	1999 届	魏珠	361
我的福高	2005 届	周刚	363
心系福高——献给母校建校七十周年	2008 届	魏盈盈	366
我的福高缘分	2010 届	卓振伟	368

春华秋实	2012 届	黄军赫	371
最好的福高 最好的我	2013 届	郑倩雯	373
致母校	2014 届	高旻锴	375
三年	2015 届	林高享	379
美丽的遇见	2015 届	陈雯昕 叶雨豪	381
梦起航的地方	2016 届	周谈庆	383
福高人 福高情	2017 届	唐译闻	385
心之所向 一苇以航	2018 届	王陆陆	387
遇上福高是我幸运	2018 届	张晓婧	389
我和我的福高	2019 届	韦雨凝	390
烟山之巅的岁月静好——记福高鹤龄图书馆	2020 届	翁晓洁	391
我眼中的福高	2020 届	林倩茹	393
我的福高故事	2020 届	许晓蔓	395
乐群向上的求学路	2021 届	陈书缘	397
追忆当年	2021 届	陈昭洋	398
烟山之巅，楼台红似梦	2021 届	何君豪	399
她的样子最美	2021 届	伍杨婷	401
烟山漫想——记我的福高生活	2021 届	陈思锦	403
我与福高	2019 级	陈新睿	405
我与福高	2019 级	朱曼琳	407
守不移之志 以成可大之功	2019 级	冯逸暄	409
身影	2020 级	张巍瀚	411
润物无声 风化于成	2020 级	许晏铭	413

后记

# 我和我的福高

■ (代序) ■

骆志煌

2015年1月，我以新任校长的身份回到阔别了近30年的母校校园，担任母校福州高级中学的第15任校长，春去秋来日月如梭，忙忙碌碌的七年时光转瞬已往。2021年是福州高级中学1951年建校70年的大庆之年，也是福高校园前身鹤龄英华书院1881年在此始办教育140年的纪念之年，按惯例将举行校庆相关的各项庆典活动，在校友的建议和支持下，校友校志办整理了部分老教师和各届校友的一些文章，汇编成这本老师和校友们共同倡议命名的《我和我的福高》。编委会邀我以校友身份写稿，还要以校长身份为文集作序，本应欣然承应，但这一“校友+校长”的命题太重了，多次动念起稿却千绪涌动无可尽表，古人近乡情怯我还身沦其中。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延后了我们的庆典活动，也使本文集获得更充分的组稿时间，文集成卷后我花了一个晚上通读了一遍，字节间不间断的感动让我共鸣，也不断有一些想应和与结构性补充的想法，于是抛开一切文外之隅诉所欲言，权忝代序吧。

## (一) 福高的70年和福高校园的140年

2021年的福高校庆，是“福州高级中学建校70周年暨鹤龄英华书院办学140周年”的庆典，之所以有两个恰好都逢1的年份纪念点，是因为这个校园承载了历代教职员工的勤劳智慧和教学相长，积淀了文化传承的140年

历程中的两个本届校庆的时间段：鹤龄英华书院的70年（1881-1951）和福州高级中学（工农速成中学）的70年（1951-2021）。

**1. 福高的140年校园。**福高的校园坐落于闽江南岸的烟台山之巅，依山傍水的良好位置赋予福高绿植成荫和灵动生命，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和教育厅联合授予“省级绿色学校”称号。校园北邻仓前路上解放大桥（元代的万寿桥和江南桥）和三县洲大桥南端之间的亭下路口，南至槐荫里通麦园路，跨乐群路而成南北两个校区。南区是由教学楼（志远楼和奋进楼）、实验楼（求实楼）、生物地理园和积步园、思恩园等亭台水景构成的教学区，承担高中部三个年段的教室和实验室的功能；北校区的东部坐落在宋代名胜天宁寺（原天安小学校址）的故址上，主体建筑是办公楼（团结楼）、学生公寓（乐群公寓）和茉莉花文化园区；西部校区以鹤龄英华书院的原址为主体，建于二十世纪初的罗马式建筑鹤龄英华美志楼（Smyth Hall，也称施教室）和哥特式建筑鹤龄英华力礼堂与校友钟楼（Nind-Lacy Memorial Chapel And Alumni Clock Tower），都被确认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与英华楼（育才楼）、鹤龄图书馆和田径运动场、排球馆等，为学生的文体活动提供了场馆；西北拾级而下的新校门和校前区广场于2022年初启用，为福高校园在闽江南岸仓前路打开通道。

**2. 校园的前身是创建于1881年的鹤龄英华书院。**《仓山区志》记载：光绪七年（1881）美以美会在今仓山爱国路1号建立鹤龄英华书院，在建校中，得到商人张鹤龄的捐资。校舍建有“鹤龄楼”“美志楼”两座，为罗马旋门式建筑。民国16年（1927）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改名为私立鹤龄英华中学<sup>①</sup>；民国17年（1928）3月，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教会学校——英华书院向福建省政府注册，改名为私立英华中学，聘请陈芝美为第一任华人校长<sup>②</sup>；民国19年（1930）2月，高中部迁入望北台新建的校舍，这里成为英华初中部的校园<sup>③</sup>。抗战时期，

英华中学曾迁往内地，抗战胜利后回迁。

1951年7月31日，仓山区私立中学开始被政府接办，至1952年底结束，共接办英华中学等7所私立中学，经调整合并成立福州第二中学（后改为师大附中）等学校。8月23日，福建省文教厅下达通知，决定将前英华初中部校舍拨给工农速成中学使用，10月12日，仓山区内福州大学附设全市唯一的工农速成中学<sup>④</sup>。至此，这个校园经历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的70个风风雨雨的岁月。

今天，我们纪念鹤龄英华书院办学70年，是因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羸弱的书生臂膀，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中苦苦支撑了这片并不宽阔的教育热土的伟大事业。

**3. 福高的前身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创办于1951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参考苏联经验，贯彻学校教育向工农大众开门的方针。1949年12月在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工农速成中学便是为其“开辟无限光辉”的重要途径之一。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等决议<sup>⑤</sup>，工农速成中学应运而生，兴办之初曾饱受赞扬，被誉为“历史上未有的学校”，乃“空前大事”。

1951年8月，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厅令，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筹建办成立，10月10日，“福州工农速成中学附设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在福州市仓山区爱国路1号（现福高校园）礼堂隆重举行创校开学典礼，开学时全校有教职员工48人，学生347人<sup>⑥</sup>。1956年2月，福建省教育厅通知“决定自本年2月10日起将你校正式划归我厅领导，并改名为‘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

①仓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仓山区志[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11.

②仓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仓山区志[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17.

③福州市英华学校校友会，福州鹤龄英华中学校史（第一卷，1881-1951），2006：29.

④福州市英华学校校友会，福州鹤龄英华中学校史（第一卷，1881-1951），2006：56.

⑤张礼永，工农速成中学小史[J]，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1

⑥福高校志编写组，福州高级中学校志（1951-1991）[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1.

我校划归福建省教育厅直接领导<sup>⑦</sup>，同年7月，改名“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1958年3月，接福建省教育厅通知，我校由省教育厅直接领导改由福州市教育局领导<sup>⑧</sup>，开始了福州高级中学市属学校的办学历程。

工农速成中学是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战争年代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的一种特殊培养，其性质属于普通教育的范围<sup>⑨</sup>。战争年代的广大工农领导干部很少有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科学文化水平很低。建国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走上了国家经济建设领导岗位，工农速中办学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的文化科学水平，为国家培养各方面的建设骨干。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中国要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工业国，要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就需要大量高技术的产业工人、技师、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各种各样的高级专门人才。党在建国初期的社会治理方面主要侧重选拔工农出身的干部，“根红苗正”是当时许多工作开展要求的前提条件。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曾提到：“今后人民的政府应该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而当时的中国，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还是很少，这种情况对新中国的建设是极其不利的，对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更是不利的。因此，为迎接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培养一批工农兵知识分子就被作为一项任务提了出来<sup>⑩</sup>。1951年2月中央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工农速成中学的任务是招收参加革命或产业劳动一定时期优秀的工农干部及工人，施以中等文化程度的文化科学基本知识的教育，

⑦福高校志编写组，福州高级中学校志（1951-1991）[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11。

⑧福高校志编写组，福州高级中学校志（1951-1991）[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13。

⑨李玉非，新中国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始末[J]，北京：教育史研究，2003.04：79-82。

⑩王颖颖，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速成中学研究[D]，郑州：河南师范大学，2012。

使其能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培养为新中国的各种高级建设人才<sup>⑪</sup>。

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从1951年10月到1956年8月的办学期间，以《福州高级中学校志（1951-1991）》记载的5年6批次（1952年春秋两季2批次）招生数的不完全统计，为我省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具有高中学历的工农干部1221人<sup>⑫</sup>。

在福高这个校园里的工农速成中学办学虽然只有不长的6年，但为以此为开端的福高办学70年的教育播下了社会责任、刻苦努力和团结友善的福高文化DNA。工农速中的学生是新中国的见证人和建设者，是在建立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投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弥漫着这个泛发新生命的老校园，为我们的福高文化开创和奠定了“社会责任教育”的优良传统；工农速成中学的精神也是一种拼搏精神，工农速中的学生知识基础差、学习任务重，但他们学习刻苦努力，顽强拼搏，严格要求自己，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地学习，希望能早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工农速中的学生们在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克服学习困难中建立了深厚的同学之情，同学之间团结友善，亲如兄弟姐妹。从工农速成中学的老师和学长们的校园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福高团结友善、协同发展的校园“乐群”生态，“团结、求实、奋进”的校风和“志当存高远”的校训的精神缘由。

随着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普通中小学的教育渐成规模，工农速中的生源结构的需求也逐年变化，工农速成中学完成了建国之初“速成”培养工农干部的历史使命。1955年7月，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停止招生后，各省、市可将现有的工农速成中学，视其具体情况，逐步转为普通中学”。一年后，“福建省福州工农速成中学”转型并改名“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1956年9月，招收福州高级中学首届高一新生6

⑪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工农教育参考资料，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82。

⑫福高校志编写组，福州高级中学校志（1951-1991）[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5-9。

个班300人。1958年首届毕业生159人参加高考，成绩名列全省第四名本市第一名，大学录取率达93%，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占21%<sup>⑬</sup>，1959年的福高第二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重点大学的人数均居全市首位<sup>⑭</sup>。

《我和我的福高》文集里，陈龙川老师的《福高曾经的辉煌》从他1957年大学毕业分到福高任教谈起，记录了1958年他亲身经历和感受的那场光芒四射的高考辉煌；六十年代入职福高的李朝和老师写的《教书育人难忘二三事》《忆在大坂分校的日子》，韩珍重老师的《歌唱福高》《回福高》和《雪中送“汤”》等诗歌和散文，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福高教师的风采和情怀；我的历史老师方宝璋是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在他的《福高——我教师生涯的起点（怀念福高）》里说，“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是内在精神文化的形象化，是校友思念母校的载体。鹤龄楼、力礼堂、美志楼见证了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福州工农速成中学、福州高级中学的历史，其承载着三个办学时代教育应平等博爱、面向工农大众、注重平民农家子弟的相似理念，令在此读书的莘莘学子，从中获得人生的启迪，感受到师友无微不至的温暖，获取照亮自己人生道路的知识。校园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浸透着校友的深情和美好的记忆，让人向往，让人思念”。

已提任外校领导的林育老师应邀欣然为校庆题写的对联，修改后成为校史馆的门厅楹联；和我一样作为校友回到母校任教的张铭华和陈雯昕老师，分别以《师恩难忘》和《两枚校徽，属于我的福高印记》抒发了两代福高校友的情怀。

工农速中老学长吴明山、林建英和黄国栋的《母校情》《思绪万千，点滴青春回忆》和《忆速中》开篇，历届福高校友将追忆母校岁月、怀念老师和感怀同学的情怀，翩翩文字历历展开，直至几位2019年和2020年入学的在校学生的文章收篇，跨度65年。很巧的是前文有我的历史老师方宝璋对当年在福高任教的

<sup>⑬</sup>福高校志编写组，福州高级中学校志（1951-1991）[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14.

<sup>⑭</sup>福高校志编写组，福州高级中学校志（1951-1991）[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18.

回忆，截稿之篇是我现在任教历史课的学生写的《润物无声 风化于成》，对这个一年后将毕业离开的校园依依情怀，对老师和同学还有我这个当校长的历史老师也有一些很尊重的小心调侃，这个校园里跨度70年的师生用他们深情的笔触，为这个校庆添续了温情和依恋。

在校友们的回忆录中，记录了1956年以后福高经历过的几次短暂的改名。文革期间的1969年4月，学校被下放归福州贮木场管理，作为工厂办学校的试验，改校名为“福州贮木场工农中学”；文革后拨乱反正，于1978年7月恢复“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校名，同年成为福州市4所被确认为福建省首批办好的16所省重点中学之一<sup>⑮</sup>。从1963年确认省重点中学，到1978年福建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1996年实现福建省普通高中一级达标，2018年成为福建省首批示范高中建设学校……从工农速成中学到福州高级中学70年的办学岁月和校园感怀，尽数展现在这些不拘文体的历届校友的文章中。

2020年12月，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福州市教育局关于设立福州高级中学小学部和初中部有关事项的请示，要求福州市教育局抓紧做好学校组建的各项工作，高标准、高起点办好福州高级中学小学部和初中部。福高这个传统名校将迎来小学、初中和高中12年制办学的新格局。

## （二）乐群志远，培养有文化气质和社会责任的福高人

我于2015年初就任福高第15任校长，校友的身份和三十多年的高中教育工作经历，使我对母校的历史积淀和文化遗产的解读和感受，有着与其他校友和老师别样的理解。近年来参加了为期3年的教育部第12期全国优秀中学校长高级研修班学习，同时参加为期5年的福建省第二批名校长培养和考核认定的学习研修，核心任务都是提炼名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我终于2020年下半年完成对“乐群志远”办学思想的论述，在几次全国和省市级校长论坛和教学论坛上

<sup>⑮</sup>王豫生，福建教育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947

交流，体现核心观点的文章《乐群志远：培养学生的文化气质和社会责任感》也于2021年6月在《人民教育》上刊登发表了，我觉得也有必要借这个版面，让我以这个“校友+校长”的角色，向前辈和校友做个福高办学理念和七年校长实践的汇报。

“乐群志远”这个组合词，取词于福州高级中学的属地门牌“乐群路18号”和“志当存高远”的校训。以“乐群”和“志远”这两个源自福高地缘和文化遗产的元素概念，在解读概念自身的教育涵义基础上，结合学校的育人目标和办学特色，赋予其时代内涵，生成“乐群志远”这个源自学校文化遗产，追求学校高品质发展的办学思想：我们在团结友善、协同发展的“乐群”教育生态下，以笃责任之“志”涵养师生的社会责任，以体育和艺术之“高雅”提升师生的生命高度，以知识素养和学术格局助长师生学习力而行事业之“远”，培养有文化气质和社会责任的福高人，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为中华民族育才。

### 1. “乐群志远”办学思想的内涵和文化价值

#### (1) “乐群”——团结友善、协同发展的教育生态

《礼记·学记》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通常理解为与友朋相处无违失。“乐群”一词体现的特定教育文化价值，指向福高文化传统中的团结友善、协同发展的教育生态。

团结友善在任何一个集体和团队建设中都是首要元素，在校园体现出来的是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理解、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文化生态。福高的校风是“团结、求实、奋进”，3个元素分别指向福高校园的教育人文生态、学习生活和工作状态、学校发展和师生成长姿态，其中首要的校风元素“团结”所承载的师生间“团结友善、协同发展”的优良传统，是“乐群”理念体现在学校文化中的人文生态。

“协同发展”是福高“传承文化，务实创新，构筑师生协同发展的书香校园”办学理念的要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说文》对协同的释义是“协，众之

同和也。同，合会也”。德国物理学家、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普遍存在有序、无序的现象，一定的条件下，有序和无序之间会相互转化。在一个系统内，若系统中各子系统（要素）能很好配合、协同，多种力量就能集聚成一个总力量，形成大大超越原各自功能总和的新功能<sup>⑩</sup>。

位于福州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核心的福高校园里，学校以教师和学生协同发展逻辑基点构建“教师名优”和“学生优秀”的高品质学校建设路径，直接指向名优教师的培养体系和支撑优秀学生发展的育人体系上，落在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提供支撑的“乐群名师”培养机制和培养有文化气质和社会责任的福高学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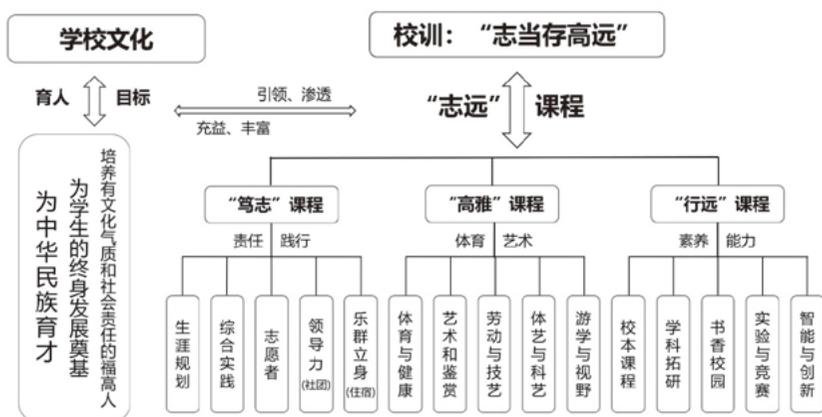
#### (2) “志远”——笃志立身、高雅致远的校本课程体系

我们选取校训“志当存高远”中的“志、高、远”三个概念，分别对应“笃志、高雅、行远”校本课程的模块，构建了“志远”校本课程体系。“笃志、高雅、行远”课程模块的内涵分别是：笃责任之“志”，涵养师生的社会责任；以体育和艺术一对翅膀的“高雅”教育，提升师生的生命高度；以知识素养和学术格局，助长学生升学力和教师科研力，行事业之“远”。三个维度的课程以培养有文化气质和社会责任的福高人为直接的育人目标。

课程是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校长的课程领导力是治校能力的核心指标。普通高中课程设置、开发与实施、课程评价及课程引领力等方面的建设，是建设高品质学校的重中之重。学校在课程设置、实施和评价方面所展示出来的课程结构和文化内涵，彰显其教育格局和文化视野。

选修课程是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指标。我们的校本课程体系，除课标规定的以校本选修课程为内容的课程模块以外，还组织开展了学科拓展、体艺素养、社会公益等有益于学生综合发展的活动项目，并以课程管理和评价的机制来保障运行。

<sup>⑩</sup>张纪岳、郭治安译，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著，协同学导论[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第三版



“笃志课程”以培养社会责任和实践为核心目标，在落实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基础上拓展领域和资源，结合生涯规划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课程包括志愿者协会活动、学生领导力培养、“五星宿舍”创建等，着眼初步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涵养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同时创设实践类课程平台。“笃志课程”帮助每一位福高学子在入学时就要开始自己的生涯规划，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致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高雅课程”以提升生命高度为核心目标，以体育和艺术作为行动策略，旨在追求生命中的高雅品质和幸福感。我们的“高雅”课程除了体育与健康、艺术等必修课程外，还建立了体育和艺术竞赛类技能培养、组织竞赛和师生评价等机制；“知行农场”让学生在实践中养成劳动习惯，培养热爱劳动的品格；游学活动拓展师生的格局和视野。只有为学生提供丰富而又可选择的活动项目与教学设计，才能践行和落实普通高中的课程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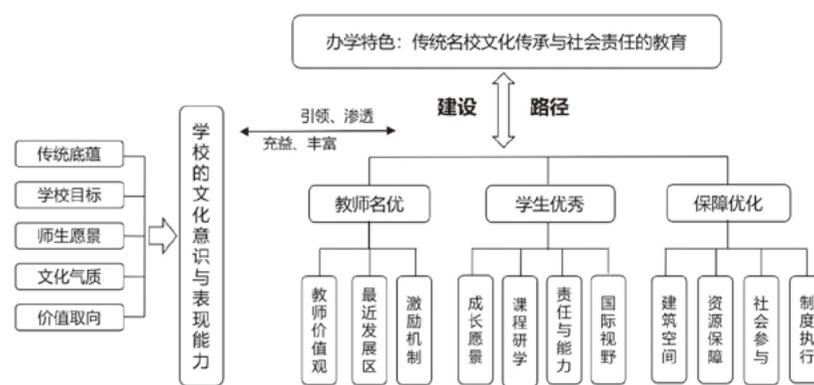
“行远课程”着眼于高中学科核心素养，着力拓展师生的学术视野和文化格局。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综合素质培养。改进科学文化教育，统筹课堂学习和课外实践，强化实验操作，建设书香校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提升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我们开设基础学科拓研课程，以数理化生信学科奥赛和科技创新等各类竞赛的指导与训练拓展学生的学习深度和广度，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创新

教育帮助学生理解和应对未来的科技挑战。高考成绩和升学率是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效益的硬性指标，是普通高中办学的最直接目标和评价标杆。我们的办学理所当然地直气壮抓高考，努力提升学生高考学科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以应对日益体现新时代人才标准的高考评价体系，“行远课程”助学生依托基础教育行事业生命之“远”。

## 2. “乐群志远”体现高品质学校建设的格局

有学者将校长的教育思想提升到立校之本的高度。教育思想是校长将自己和学校同仁对教育的理解，基于本校文化传承和教育资源而形成自己的教育观念，是校长基于对国家教育方针的理解并具化为办学行为的治校理念<sup>①7</sup>。

“乐群志远”指向福高传统文化中的团结友善、协同发展、追求品质、责任担当等要素，是对学校优良传统的理解和认同。我们从“教师名优”“学生优秀”“保障优化”三个维度规划、设计学校发展路径。“教师名优”包括教师价值观、最近发展区和教师发展的激励机制；“学生优秀”设置了成长愿景、课程研学、责任与能力培养、国际视野拓展四个模块；“保障优化”包含了学校的建筑空间、学习资源保障、社会参与和制度执行四个方面。以制约和影响实践性元素的生成与外现为建设路径，对学校在文化意识与表现能力方面进行引领、渗透、充盈和丰富，学校办学思想在行为归属和文化践行方面做了整体设计。



①7陈玉琨，卓越校长的追求[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

### (1) 积极构建师生协同发展的“乐群”生态

支持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乐群名师”培养机制和“立身行己，与人为善”的学生宿舍文化建设项目，体现学校文化生态特色。

名优教师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动力。“乐群名师”培养机制为教师提供各阶段发展的标准和支撑机制。我们为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各阶段性做出定位：骨干教师能熟练掌握所教学科的教学技巧，是本学科教学能手，在教学方法上有独到之处；学科带头人在骨干教师的基础上，从教学方法中提炼出教学策略，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教学名师按正高级教师的参评标准，除了在本学科的教学方面有过人之处，还要在教育目标和课程理念层面形成自己的学科思想与教学主张。

以各类名优教师的申报和评审条件为层级基准，帮助老师明确差距和最近发展区，制定近期和中远期发展规划。学校在教育科研、公开课和研究课、送教送培乃至评优评先等方面，有针对性地给予支持与帮助。在这一机制处境下，福高的老师们在省市教师教学大赛（技能大赛）、优课评选、学科赛课等教学相关的竞赛中屡获佳绩，目前校内在职在岗的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和省市学科带头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居全市前茅。

优秀学生是学校发展的最好见证。“乐群”生态的校园为学生走向卓越创设平台，在“立身行己、与人为善”的宿舍文化引领下的“五星宿舍”创优活动，尤能体现校园生态中“团结友善、协同发展”的乐群性。福高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因招收郊县学生而实行住宿制管理，30 多年的住宿生教育和管理积淀了“立身行己，与人为善”的宿舍文化。有学者指责我们的教育培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中确有我们的教育在团队意识和团结友爱方面存在缺失的因素。“立身行己，与人为善”释意为既要存身自立，行为有度，又要与人友好相处，善意助人。师生们共同设计“五星宿舍”方案，将最美宿舍、学霸宿舍、书香宿舍、文明宿舍和节能宿舍等五个项目作为“好宿舍的标准”。在以宿舍为一个整体的创优竞赛中，每位成员都参与其中，不但要做好自己，还要互相帮助，将宿舍生活作为修身养性、学做社会人的生活课堂，作为培养学生学会交往，学会生存、学做文

明社会人的育人平台。

做存敬畏之心和有责任意识的社会人是因文化气质而涵养的人文情怀。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滥觞于西方的人文精神，都体现了人“为万物之灵”的核心思想，无论是东方孔子“天地之性人为贵”还是西方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经典表达，都因肯定人的地位和彰显人的价值而具有浓郁的人文气质。以此为基点的重视人伦关系的义务和和谐、推崇人的主体性和独立人格、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都是我们学校文化的目标。这既是我们福高这个百年校园的校本课程、社团运作和宿舍文化等学校文化平台实施的文化归属，也是我们传承的“乐群”和“志远”学校文化元素，向现代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思想资源和核心价值观。

### (2) 青年志愿者旗帜引领的社会责任教育

青年志愿者团队是福高的荣誉品牌，激励着福高师生践行社会责任的理念和意识。“福州高级中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传承于 1963 年成立的“福州高级中学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是应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而建立的师生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秉承校园前辈的“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理念，开展爱心接力、文明劝导、慰问农民工子女、福利院献爱心、鸟类生态保护、低碳环保宣传、服务赛会等志愿服务活动。二十多年来的每个周末，福高学生都会去槐荫里仓前老年公寓等养老院看望、陪伴、服务老人，为他们带去欢歌笑语；“福州高级中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福高教工团支部和 6 个党支部的党员教师身穿“福高志愿者”红马甲忙碌于疏导交通、清扫街区和整理共享单车等社区活动；放学后、晚自修和周末，福高教师自发组织的“党员助学帮帮团”义务为学生答疑辅导，为学生做出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福高校园内的社会责任教育不仅是教育宣传和理念传播，更以长达数十年的行动创出学校的荣誉名片。学生和教师志愿者传承福高文化，用行动将社会责任教育的理念凝华成这个百年校园和传统名校的价值共同体，成为福高人的集体人格。福高青年志愿者协会获评 2015 年度“福州市青年五四

奖章集体”，2017 年作为全省唯一的普通中学获评“福建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福建省共青团员先锋队”，同年获评“福建省五四红旗团委”，2018 年被共青团中央确认为第二批“全国中学生志愿服务示范学校”创建单位，2019 年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福高党委于 2021 年获评我市教育系统唯一的“福建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和“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表彰和荣誉是社会各界对福高开展的责任教育和文化践行的肯定，也是更高起点的开始。

存高远之志方能终成大器。传统名校的文化遗产和社会责任教育，是我作为福高这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教育传统的学校校长，凝炼出“乐群志远”办学思想的文化归宿，以“培养有文化气质和社会责任的福高人，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为中华民族育才”的目标，对社会做出的教育承诺，也是对福高这个百年校园文化的理解、认同和践行。

2022 年 1 月 福州

（骆志煌，福高 1986 届校友，二级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5 年 1 月起任福高党委副书记，校长）

## 福高，我为你骄傲

林润瑜

往事如烟，转眼离开高中毕业已有 37 个年头了。我是 1981 级 1984 届的福高学生，2018 年回母校工作。当我回到学校看到美丽的校园和敬爱的老师后本想写点什么，几度提笔又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这次索性趁《我和我的福高》征文机会，写下些许文字，追忆当年时光，聊以自慰，这些文字也算是毕业 37 年之后给母校的一份礼物与一份感激吧。

（一）

时间过得好快，依稀记得高中生活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那时的校园还没有今天这么大，这么美，这么漂亮。

先说说老师吧。我高中的老师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教学风格，我感悟最深的有几点：老师对学生的公平对待、对学生的鼓励激励，以及老师对教学的热爱和传授知识的那种热忱，还有就是纯朴的师生之情。老师们用他们自己的教育教



1982 年 11 月 28 日学生鳝溪野炊，右一为魏君玉老师

学理念、做人的原则影响着我之后的成长。

我文科班的班主任是魏君玉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魏老师讲起语文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分析文章头头是道。她温婉如玉，写的字非常漂亮。说话柔中带刚，外表虽文静秀气但又很大气。魏老师有一种不用费什么劲就能把全班小伙伴管理得服服帖帖的能力，大家都尊敬和喜爱她，常围绕在她的周边。当班主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高中的班主任，班上的学生在青春期或多或少有点叛逆浮躁，加之有考试的压力，每个人在某个时期都会比较情绪化。魏老师总是能巧妙地抓住重点，点醒小伙伴们的困惑或者点出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其中也包括我。

我的初中是在福州一中读的书，当时考上福高总觉得有些失落，再加上从小就没有离开父母过，连中午在学校吃饭我都想家，因此有时情绪很低落，中午常常站在校园的最高处，眺望解放大桥，仰望着家的方向，起初不常与同学交往，心想每天最好都能早些放学回到家。看到这种情况后，魏君玉老师不停地耐心做我的思想工作。渐渐地我的情绪稳定了。每次家长会后君玉老师与我父亲贴心的交流会带给我短暂的放松和心灵的愉悦。小伙伴们有进步了，她又总能很好地表扬鼓励我们。她处事公平，虽有时也偏爱班长，但这不影响我们很好的班级氛围，大家都很团结向上。

虽然以前语文课堂的点点滴滴很多不记得了，但不经意地回忆起那时上课的愉悦的感觉，我一直都还是很享受学习语文的过程，这为我今后从教语文，走上语文教师的岗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记得 1981 年



1983 年 10 月 10 日校运动会高三 5 班女生

中国女排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后，我也非常的激动，因此在写作议论文时常常用女排作为范例。君玉老师就启发我写作时如何多用其他事例，加强课外阅读方面的训练。那段时间养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让我一直受益。上课时魏老师经常把当时的流行元素、时事热点、天文地理、政治历史知识融入到语文授课中，使知识鲜活灵动起来。当时我们班有好几个“文人”，写作也特别好，像后来大学毕业后去市公安局当文秘工作的郑敏晖，现在还常常在朋友圈发表一些文章，他们都感谢高中被魏老师培养起来的文学功底。2018 年 9 月与 2021 年春节，回到福高工作后，我还特意两次去看望了魏君玉老师，她现在的身子可不比当年了，但思绪还是那么清楚，人还是那么健谈，令我欣慰。

读高一时教化学的庄才水老师是年段长，也是讲课特别认真负责的老师，由于我上课有时会走神，加上化学成绩不好，因此他对我特别的严厉，常常训斥我的不是。他总是能把化学知识讲解得生动形象，他最擅长提问，然后一步步启发我们思考、回答。我一直记得他上课时那洪亮的声音。

我的数学老师林尚卿老师、英语赵文学老师，还有历史的史祖麟老师，他们用言行举止，身体力行地为学生指点迷津，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尚卿老师带着我们深究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公式和每一道例题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学懂后便能轻松举一反三，面对大家对知识的渴望，他从来都是耐心解答、严慈并济；赵文学老师个头不高，他在课堂上常用幻灯让我们做语法练习，使我们巩固了不少的词汇与语法知识。即便时隔多年，每当回忆起母校，我都能满含幸福感地回忆起高中时他们的点滴。

再说说同学吧。读高中时，我喜欢上了看足球，这得益于我的同班同学刘林。到现在这个习惯还保留着，每当世界杯或欧洲杯等大赛来临时，我也是一个看客，能评头论足些许的球技，这跟当时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分不开。高中时玩的非常要好的伙伴，至今不忘：翁林超、杨明、何辉、江龄峰，大家阳光单纯，偶尔我们也上课睡觉、讲话、捉弄同学、做其他科的作业，老师笑着斥责两句，看你认真改正了就“不计前嫌”；下课打羽毛球、踢足球，玩飞毽。那时的我们一起唱



84届高三5班毕业合影。第四排左一为本文作者，前排右六为班主任魏君玉老师

着王洁实、谢莉斯的歌《校园的清晨》《踏浪》，一起憧憬着美好岁月。多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那个充满阳光欢笑，无忧无虑的校园……

## (二)

时光如流水，一晃30多年过去了，由于工作忙，这中间很少回到母校看看，但我总是牵挂着母校的发展。我在福州四中工作了25年，这期间任四中分校桔园洲中学副校长10年，2017年2月我工作调整分配到福州二中继续任副校长。当时调整到二中工作时，我打心眼里想着，要是回到母校工作，成为福高教师中的一员多好啊！因为这不仅是为了回到这片熟悉的、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更是因为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去报答这个给予我知识的故园。

天遂人愿。2018年暑期，那是在8月底，我常常被幸福与激动包围着。承蒙上级党组织的关心与厚爱，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去任学校党委书记。在去福高履职的前一天，我的学弟86届的福高现任骆志煌校长（魏君玉老师也是他

的班主任，我们是师出同门）带着我和刚提拔上任的王菁副校长（原福州二中德育处主任）到校园里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我感觉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快认不出来了，但当我漫步于乐群路上，流连于钟楼礼堂前的林荫道旁，徘徊于青瓦白墙题有“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字迹前，我的思绪还是回到了久远的年代，回到了那青葱的岁月，那段难忘时光又萦绕在脑海，撩动我本就不平静的心绪。

当我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在学校团结楼五楼会议室面对全体教职员工说出了“我终于回到了阔别34年的母校”时，大家给我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当时我是多么的激动与自豪！那一刻将是我终身难忘！

回到母校工作后，我有时间在校园里流连，驻足，歇脚，高中读书时体会到的感受在此时又生发开来。北望一线江景，风景秀丽，绿树婆娑，宁静散发着花香，隔离了山下的喧嚣，漫步其中，时间也跟着慢了下来，内心安逸而脚步轻盈，只想慢慢享受这份宁静。百年历史的古老樟树，叶角洋衫和银杏等树种，永远是我记忆中涌动的温情。罗马式建筑鹤龄英华书院美志楼和哥特式建筑力礼堂与钟楼，永远值得我去细细地品味其中的文化底蕴。校园里的风景承载了我记忆中的模样，我似乎回到那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

回到母校忙忙碌碌中过去了三年时光。这三年来，我们积极进取，学校取得了不少的荣誉。校党委两次被评为先进，一次是2019年被评为福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一次是2021年在建党百年之际，被评为福建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属学校中仅有我们一所。应该说，我担任三年党委书记的汗水没有白流，那是我们福高人共同奋斗的结晶！

今天我想能回到母校工作，能够融入到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团结的队伍里工作，是我的幸运。这是个充满温暖的集体，从一个细节可看出：微信工作群里，一旦有学校的喜事，包括集体、老师与学生获奖的喜事，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予以点赞，让人感觉到暖暖的情意！三年来，我与骆志煌校长配合得好，工作顺利。我坚信，福高在我们两位学长的带领下，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一定会取得新的辉煌！我们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决心！

最后衷心希望福高的学弟学妹们能够珍惜在福高的学习机会，常怀感恩的心，

把握在福高的每个时刻，因为每一秒，都会成为今后永远回不去的美好。

志当存高远！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021 年 10 月 福州

（林润瑜，福高 1984 届校友，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福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2018 年 8 月起任福高党委书记、副校长）



2021 年 8 月，福高 84 届（5）班校友齐聚校园

## 歌唱福高

韩芎子  
(韩珍重)

闽水浩荡，  
仓山葱茏。  
风光无限好，  
福高显峥嵘。  
钟灵毓秀，  
前景恢弘。  
莘莘学子四方来，  
缤纷桃李沐春风。  
同学少年多磨砺，  
为我中华争光荣！  
**同学少年多磨砺，  
为我中华争光荣！**

朝阳初升，  
创建工农。  
教育方针定，  
福高本色红。

树人立德，  
术业专攻。  
学海潜心书山登，  
艰苦奋斗乐无穷。  
同学少年多磨砺，  
为我中华攀高峰！  
**同学少年多磨砺，  
为我中华攀高峰！**

继承发扬，  
优良三风，  
志当存高远，  
福高气如虹。  
敢为人先，  
肩负任重。  
面向世界抬望眼，  
自强不息争先锋！  
同学少年多磨砺，  
为我中华立新功！  
**同学少年多磨砺，  
为我中华立新功！**

(韩珍重，高级教师，1957-1993 年任福高语文教师)

## 福高曾经的辉煌

陈龙川

1957 年，我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福州高级中学任教。那时福高刚创办不久，由省教育厅直接领导，只有高一、高二、高三，还没有毕业生出去。福高首届毕业生经过高考，成绩辉煌，荣获全省第四名，一鸣惊人！人们惊讶道，怎么冒出一个从没有听过的福高啊！

还有，1958 年学校领导指派我去参加全省高考分数统计，我想：我是语文教师，不是总务处的领导人，也不是数学教师，怎么会让我去参加高考分数统计呢？后来我才明白，那时是暑假，全校教师都集中在福九中进行向党交心（那时叫做“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实际上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老教师都是运动的重点人物，而我是新教师，思想较单纯，故派我去。一切行动听指挥，我就去了。那时我们全省统计人员集中住在西湖宾馆。统计到后阶段，全省各校分数竞争很激烈，尤其是我校与师大附中分数相近，到最后列出名次的时候，我校超过附中。全省福一中第一、诏安一中第二（他们只有一个小班，而我校有六个小班、福高第三、附中第四。我异常惊喜，真想立即向校领导报喜讯。于是我向领导人说我患病了，感冒了，必须回家吃药。领导人说这里就有医生医药，何必回去。我说我家里有效果很好的进口药。这位负责总后勤的领导人，原来是我校工农速中的校友，大概猜中我的心意，就替我向当时坐视领导的教育厅长王于畊请病假。王厅长批准了，让我利用午休来回。就这样我快速把喜讯向学校严国华校长报告，他欣喜若狂，但暂时不能透露，因为名次尚未正式宣布。这件事就是我亲身经历

的大喜，我们不仅超附中，自然也超过三中，这就是我们福高的又一次辉煌！

这一次辉煌，不仅是在全省、甚至在全国也是光芒四射。因为 58 年、59 年、60 年福建省高考成绩连续三年都获得全国第一。（连续三年高考红旗）因此，当时全国各地都组织教育参观访问团（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杭州、新疆……）。我校当时就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参观团前来参观、访问、听课。我校当时就是参观团前来参观、访问、听课的重点校之一。这又是我校的又一次辉煌。坚定跟着党，奋勇奔前方，心系新时代，未来更辉煌！

（陈龙川，高级教师，1957-1995 年任福高语文教师）

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第一届毕业生合影一九五八年



## 喜读《雪中送“汤”》

韩珍重

情真意切好文章，  
送暖题材韵味长。  
学子毫端抒肺腑，  
恩师贤内热心肠。  
培桃育李百年计，  
播爱关怀一斛汤。  
喜看雪飘寒夜后，  
满园春色浴晴光。

注：榕语“汤”为热水。

## 喜读《雪中送“汤”》之二

韩珍重

佳篇初读感清新，  
好句凝神仔细吟。  
飘雪寒冬旋握管，  
生花妙笔可怡人。  
寒英莹洁飞天美，  
热水温柔立意深。  
展阅缘何难释手？  
文辞精巧性情真。

注：“寒英”为雪之雅称。

## 回福高

——为福州高级中学七十华诞而作

韩珍重

历届校友回母校，常谈起对母校拳拳的眷念，对老师深深的铭感，也谈起母校可喜的巨变和对母校热忱的祝愿和期盼，有感而写成《回福高》以表达他们的心声。

宛如思亲心切的游子，  
将要看到慈母的笑貌；  
母校华诞七十岁，  
学子作伴回福高。  
还走在路上  
脸颊就火辣辣地烧，  
心口就不由得激烈地跳；  
我们的眼睛呵，  
就向母校的方向远眺  
刚跨进校门，  
就急切呼告：  
福高，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家了，母校！

我们深情地道一声：

老师，你好！

你好，福高！

喜庆的红灯，飘舞的彩旗，

鲜艳的花树，醒目的横标，

都向我们热烈欢迎；

都向我们粲然微笑。

到处是洋洋的喜气；

到处是暖暖的春潮。

举校热腾热浪涌，

满园春色春意闹。

这都向人们宣告：

福高七十华诞今天来到！

母校正向着我们张开双臂，

我们扑进母亲温暖的怀抱！

抬头仰望，云淡天高，

放眼远眺，闽江浩渺，

环视校园，宛如园林一般，

啊！风景依然如此多娇！

你是学子成长的摇篮，

你是抚育我们的襁褓。

在这里，我们像禾苗，

吸收雨露的滋润；

在这里，我们像桃李，

饱受春风的熏陶；

在这里，

我们采撷知识的珍珠；

在这里，

我们获取文化的瑰宝。

像小花，待放含苞；

像小树，慢慢长高，

像小草，天天向上，

像小鸟，初丰羽毛。

当年，在老师的扶持下，

我们从这里试飞；

当年，在老师的指点下，

我们从这里起跑。

不管跑得多远，

不管飞得多高，

不管抛身外国异邦，

不管浪迹天涯海角，

母校夜读的灯火，

常在我们的心里闪耀；

福高校园的钟声，

常在我们的梦中萦绕。

我们永远深烙母校的印记，

我们永远牢记师长的教导。

难以忘怀呵，我们的老师，  
循循善诱地“解惑”，  
兢兢业业地“授业”，  
诲人不倦地“传道”。  
难以忘怀呵，我们的老师，  
手把手地指教，  
心贴心地开导，  
唯恐我们提不高，  
不辞自己多辛劳。  
难以忘怀呵，我们的老师，  
一直陪伴我们热烈地绽放，  
欢笑挂在自己的眼角，  
一直关注我们茁壮地成长，  
而秋霜悄悄爬上自己的鬓梢！  
难以忘怀呵，我们的老师，  
挤出来的是奶，  
吃进去的是草；  
对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  
而自己要求的太少太少……  
此情此景，我们刻骨铭心；  
培养功深，我们知恩必报。  
这，使我们的穿过时空，  
常惦念着敬爱的师表；  
这，也使我们时时敦促自己：  
要常回家看看亲爱的母校！  
一回回回到了母校，

我们欣喜地看到：  
校园变得更宽，  
楼房变得更高，  
校貌变得更美，  
形象变得更好。

一回回回到了福高，  
我们激动地听到：  
一代代的福高人，  
一路在拼搏，  
一路在操劳，  
一路在奉献，  
一路在创造。  
在崎岖的山路攀登，  
在时代的前沿迅跑，  
在育人的天地里开拓，  
在横流的沧海中弄潮。  
在抒写光辉灿烂的历史，  
在建立永不磨灭的功劳！

而今，母校饮誉八闽大地，  
而今，福高的知名度更高。  
而今，母校的事业如日中天，  
而今，母校，又憧憬远大的目标……  
我们怎能不引为骄傲，  
我们怎能不引为自豪！

我们由衷地祝愿，祝愿老师：  
身体康健，一生安好。  
我们热忱地祝福，祝福母校：  
蒸蒸日上，青春永葆；  
春风化雨，桃李香飘；  
前程无量，频传捷报。  
我们热忱地期盼，期盼母校：  
有更新更美更好的明朝！  
我们也一定会看到，看到母校：  
站在风光无限的高峰上，  
微笑，微——笑！

## 七律

谨祝福州高级中学建校七十周年、鹤龄英华书院  
办学一百四十周年校庆

韩珍重

谨奉赤诚诗一篇，  
贺称华诞七零年。  
八方学子回母校，  
闽会仓烟迓俊贤。  
福地潜心书海里，  
高楼立足画图间。  
校园桃李遍寰宇，  
庆典声名上碧天。

[ 赏析 ]

贺称：祝贺称赞。称，赞扬。

七零：七十。

按诗律平仄的规定，本诗第二句第六字应“平”声，而“十”是仄声，“零”是平声，故用“零”。

七零年是七十年。

闽会：福建省会，即福州，会，重要城市。

仓烟：仓山、烟台山。

迓：迎接。拟人写法，赋以人性，都会和诸山都在迎接俊贤，感情更加浓厚热烈。因为“迎”字平声，不合平仄要求，而“迓”字仄声，合诗律，故用迓字。

福地：道教指神仙居住之地，现在多用来指幸福之地。福州惯称有福之州，故福地也可指福州，同理也可指本校。

颈联两句：福地潜心书海里，高楼立足画图间。描述了福高学子勤奋治学蔚然成风和依山临江、近水先得的楼群，园林式的校园，图画般的景观，是培桃育李的胜地，令人艳羡。

尾联抒写福高培育的优秀人才遍于天下，其声誉名气央视都播了，可谓上了云天。既写了广度，又写了高度，阐释校训“志当存高远”的丰富内涵。本诗行文至此，画上圆满句号，欣然煞笔。



##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韩珍重 陈龙川

赋闲以后，按我校离退协的安排，我们参加了福州市老教协举办的各种活动，留下深刻的印象，得到许多益处，不少情景也值得体味和回忆。

市老教协举办的老园丁书画展，我校离退协会长都有组织老师参加，前后写了两幅书法，一幅写“红日高照 江山如画”，另一幅写杜甫《咏怀五百字》的“葵藿倾太阳 物性固难夺”，都表达对祖国壮丽江山的赞美和坚贞不渝的热爱。两幅都获铜奖并展出。前者还被选入中国画研究院艺术交流中心、北京神州风采书画艺术研究院编辑的《古国丹青画卷》（当代艺术家卷）；后者展出后和几幅参展作品收放在负责人办公室里，负责人方炳森老师到香港办展回来，发现他收放在办公室里的那几幅展品中唯独我协会那幅不翼而飞。当他写信歉意地把此事告诉作者时，作者丝毫没有感到可惜，反而十分开心：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涂鸦习作竟然有人看上了它，真是喜出望外！今天回想此事，心中还荡漾着欢愉之情。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市老教协开展“长征精神代代传”纪念活动，我校离退协积极响应，组织排练节目参加汇演。李朝和会长要韩珍重老师写节目，他写了《七律三首·长征颂》（诗附于下），请陈龙川老师当导演，由原校领导卢福来、林瑞平，曾光华参加，以及退休教职工张凡、王秀玲、林桂鸿、陈龙川、韩珍重、翁瑞仁、李朝和、黄秀榕、余绿萍、林其容、林秀卿等参加朗诵演出。

七律三首

长征颂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征尘烽火展雄风，长照日星路万重。  
堵截围追何所惧，炸轰扫射仍从容。  
惊涛骇浪舍生渡，险隘雄关忘死攻。  
历尽艰难旗似火，高原歌舞迓英雄。

万里征途世所稀，艰难险阻亦传奇。  
英雄碧血长征路，烈火丹心大战旗。  
壮举光辉垂史册，风流豪迈树丰碑。  
红军胜利震天下，万代讴歌正义师。

长征壮举动乾坤，险阻艰辛世未闻。  
跋涉万重山与水，历经多变风和云。  
壮怀挥就英雄谱，热血铸成民族魂。  
前路仍须征万里，继承传统学红军。

《长征颂》这个节目歌颂红军“惊涛骇浪舍生渡，险隘雄关忘死攻”的舍生忘死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赞扬长征“英雄碧血长征路，烈火丹心大战旗。壮举光辉垂史册，风流豪迈树丰碑”的伟大历史意义，并抒发了后来人要继续革命传统、学习红军革命精神的豪情壮志。由于朗诵者认真排练，熟记诗句，加上感情充沛，意气昂扬，朗诵效果甚佳。演出后，听到一片赞扬声，并作为保留节目多次登台。市老教协把《长征颂》三首刊登于市教育局《福州老园丁简讯》上，北京诗刊《新国风》还把这三首连同作者另七首诗共十首作为“现代诗词经典作品”选入《国

风代表作选》。这是给《长征颂》这个节目以很高的评价，我们无不激动和高兴。之后，常收到从各地寄来的征稿、索稿、约稿的信件。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福州市教育局、福州市老教协编辑了由本市离退休教职工创作的《福州市老园丁赞歌》，并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向全省离退休老同志“我的红色记忆”——纪念建党90周年征文暨朗诵活动投稿，市教育局老教协也请韩珍重老师参加《赞歌》专辑的编辑工作（当编委），韩老师并向“红色记忆”投稿。散文《雄文指引上征途》被选送参加。省老龄委评选，荣获优秀奖。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福州市老教协举行征文活动，韩老师也积极参加，并写了《红日颂》等诗文应征。

此外，我校离退协历来很积极组织老园丁参加各种歌舞表演、康乐杯有趣运动会和广播操比赛，并多次获得一、二等奖的可喜成绩。

学校老教协与关工委在校党委的支持下，每年都组织老教工前往厦门参观“鼓浪屿炮台”，到泉州参加“台胞历史博物馆”，到永泰参观嵩口镇“明清历史建筑古屋”。也组织老教工参观福清江阴港，参观马尾《海军纪念馆》、泉州《闽台缘历史博物馆》、省博院“国家宝藏”展馆、闽候《昙石山遗址博物馆》、航天部组织的《中国航天工业展》以及福州大学金山新校区、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生物标本馆”等。让老教工能在退休之后接受新时代的先进科技。让老教工在参观中得到乐趣，也在参观中认识新事物。

2007年学校关工委、老教协组织在退休教工中开展“春风助学”活动，老教工向在校的贫寒学生捐赠了一千多元现金，以解特困生燃眉之急！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牵动了我校每位老教工的心，都想为灾区人民尽点心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赈灾捐赠活动中，我校老教工共捐11300元。

总之，我校离退协都积极参加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铺设平台，组织活动，让老园丁们尽其所能，显其才艺，展其风采，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取得可喜的成绩。会长李朝和曾在市老教协工作会议上作我校离退协工作经验介绍，也曾多次在市教育关工委会议上介绍我校关工委工作经验，多次在福州

市老教协会议上作学校老教协经验交流。我校离退协曾相继三次被福州市老教协评为离退协工作先进单位。学校关工委被福州市关工委授予“五好关工委”称号。2013 年被福建省关工委评为“福建省先进关工委单位”。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上述可见，我校离退协和全体退休老师同志们，像绚丽的晚霞，表现出老当益壮，力求进取的积极精神。于是，欣逢我校隆重庆祝 70 周年华诞之际，我们谨以这篇文章为我校离退协表示祝贺并点赞！

## 忆在大坂分校的日子

李朝和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福州高级中学就读的学生，都经历过北峰大坂分校水与土的洗礼！他们对分校的内心感触的真情是“很艰苦、很振奋、很留念！”的确，每位同学在大坂分校都流淌着热血与汗水！在分校的建设中都留下可贵的印迹！同学们是分校的开拓者与建设者，也是分校粮食、蔬菜的播种者！更是分校后勤生活的保障者！

1970 年初福州工农中学(福高)的校革委会领导层，为让学生在以学为主，也能亦工亦农，决定到北峰大坂村开辟建立分校。当年，最早上分校的领导、老师有余智椿、吴亚俊、柯全发、程祖璧、吴永璋、杨真才等。后来又有一批文革期间受（不公正）审查的老师上分校，再后来就由学校领导层轮流上分校坐镇，其中有陈题、卢福来、曾光华、吴式瞄等。此外，还决定选派青年教师上分校负责抓生产劳动，开荒种地瓜，种蔬菜，种水稻等。我是第一位被点将上分校的青年教师，随后有苏新庭、翁瑞仁、王桐生、施传铎等老师。后来又有一批刚分配来校的新职员：赵时宜、陈可健、黄卫、郑伟华、潘金钟、陈平嘉等也陆续上分校，还有当年派在学校的福州贮木场、福州电厂的工人宣传队的同志也上分校。上分校的后勤人员：医务室李景衡、陈灵光，食堂炊事员：黄荣春、李忠泉、唐宝银、林细梯等。

我从 1970 年 7 月—1974 年 6 月的四年间，曾经先后带领过当年的“五连五

排”、“三连五排”、高一（九）班、高二（四）班的学生六上六下大坂分校并曾经在分校呆了三百三十八天，专门负责带领学生种水稻等。回想当年在筹建分校时，条件是非常困难，生活是非常艰苦。当时是“五无”：无校舍、无办公地点、无宿舍、无食堂、无厕所。一切从零开始，一切都要由师生的双手去创建！

1970年暑期，我首次带领“五连五排”学生上分校。当时要求师生带上简单的被单草席等用行军拉练的形式，步行六十多里上大坂分校。夜里十点正在校门口集中出发，走过解放大桥、八一七中路、东街口、鼓平路、三角井、新店，然后走上通往北峰的崎岖不平的山路，途中连长刘友德老师还不时地吹行军的口哨“一二一”，好不容易走到岭头，休息十五分钟后又走到贵阳口，然后爬上通往大坂村的不通公交车的小山路。途中，不少同学问我：“老师，快到了没有！”，因为我是首次上分校，因此，只能回答：“走过前面那山头就到”、或者是回答：“在前面云块的那端就是了！”，就这样，同学们已疲惫不堪地沿着山间黄土路蹒跚地走到清晨六点多钟才到达盼望一夜的大坂村。

我排（班）的住宿地被安排在大坂村第二生产队程氏农民的空余房间里，农民程昌贵、程昌国、程可铨兄弟等都很热情，先为我们打扫房间并铺上干稻草。我把女同学安排在较安全的明亮房间住宿，把男生安排在较暗点的房间，房间里面还竖着一副寿板（棺材板），男生一见到就害怕，经我解释后，我就在寿板旁边铺下我的草席，随后几位班干部也一个挨一个地铺下草席，同学睡地板且统铺都很新奇！这时有同学小声地话：“去那儿小便！”，我马上想到要交代通知几件事！便集中全排同学，一五一十地交代注意事项，其中强调上厕所的事宜，指着房屋的后头山坡处，有茅草搭盖的“茅厕”，茅草屋下是一个装尿粪的大木桶，桶边铺上木板让人站脚，比转惊险，大家上厕所要小心！并强调要相邀结伴去，以防掉入粪桶内！切记！

同学们休息到近十二时，就集中去“食堂”。食堂是村庄的一个破落庙宇。炊事员抬出一木筐的草包，“这就是午饭”，菜也分在里面了，同学们饿了，拿起草包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老师同学同住同吃也增进了师生情感。

当天下午，我带了学生去十多里远的“三十六弯”为快旱死的地瓜秧苗浇水。那是一个开阔的大山坡。前段时间兄弟连排披荆斩棘，火烧茅草，把山坡依地势而开垦成畦种上地瓜（蕃薯）。因太长时间无雨水，有些干枯，我排就是来为地瓜苗浇水解渴的。水在山坡下的小山谷的山涧里，是一条很美丽的山涧水渠，从那儿提水往上坡浇地瓜苗。师生干累了口渴了也取这山水解渴。回想起来，这水有点清甜，是优质的山泉水！随后几天还是浇水。早餐后带上两个馒头（午餐）就一天在山坡上干活。

1971年9月后，我担任三连五排（称为踏步连）的班主任，文革前的老校长陈题任指导员，语文教研组组长陈龙川老师任连长。当年的十月下旬组织全连队上大坂分校参加劳动，也是晚上十时从校门口出发，男生都走得轻松，而女生就走得困难些，甚至有不少的女生脚底起泡出血，但仍在坚持，有个别确实无法走了，就由老师，工宣队同志扶着她走，同学们也互相帮扶，克服困难最终都走到大坂村。

当时分配我排的任务是：挑土，抬石头，种菜（跟随请来的菜农）也有去砍柴火的（割地面上的坵草，茅草），还有去放牛的（分校为备春耕种水稻，买了一头水牛和一头黄牛，后来产下一头小黄牛犊子，所以共有三头牛）。说到放牛，可能有人会认为，拉着牛去吃草有什么难的！但其实不尽然，放牛的同学稍有不慎，让牛自由去找草吃，就会满山跑，就见不到牛了！为找牛，也经常是白天找不到，接着晚上发动全班男生，拿着手电筒满山遍野地查找，也常是没有见到牛反而遇上夜里出来讨食的老蛇，够吓人的！

经过一年的补习，五个排进行初中结业并从中挑选表现优秀学习成绩较好的45位学生上高中阶段学习，该班就成为学校的高一（九）班。学校又分配我担任该班的班主任。

1972年，分校向大坂村要来一片水稻田，校领导要我上分校带领学生搞水稻栽培。这样，我就告别了高一（九）班学生上分校承担水稻栽种的任务。当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免有些胆寒，更何况我不是学农业的，也没有种过水稻的经

验，未免有些害怕。但既来之就干之，凭着大学毕业后到部队农垦农锻炼时，学到点滴的农田管理知识，和虚心向当地农民请教，去做好水稻的浸种，育秧，插秧（拌沟头肥），耘田除草，喷农药，施肥等环节。

次年春季，在当地农民的指导下，我开始搞春耕生产，一边浸种育秧，一边抓犁田翻土，我自己拉牛带犁下地犁田，也请村里第一生产队农民程昌栋，第二生产队的程可铨帮助犁地。就这样不管晴天还是雨天带领着一个班的学生备好耕抢插秧苗。春天大坂的天气是犹如孩儿脸，说变就变，我们都下水稻田干农活。看是晴天，但一会儿，没等太阳落就把稻田上空刮黑了，一团团的碎云急驰飘集过来，天空越来越暗，一刹那，就从远处传来“哗啦啦”的雨点声，如颠如狂，瓢泼大雨下来了，让人想跑都来不及。这时，老师同学们就只能立足于田埂，任凭风雨洗刷。无论天晴还是雨天，我都要带几位学生去水田查看水情，深怕夜里野猪拱坏田埂而漏水。晴天一身汗，雨天淋得一身湿，回到分校宿舍换上干净衣服，把湿的衣裤挂在食堂烟囱边的铁钉上（提前钉），次日早上再去拿来穿（这就是自带的工作服），这样免得天天洗，既省时又省肥皂（凭票供应的）。

就是在这样气候条件下，终于在清明，谷雨前后把秧苗插到田里。随后，在秧苗长势不错时就带学生去耘田除草，过两周后就施肥，由一个班的同学，把分校大厕所中的粪尿装在尿桶内，同学一担一担地挑到田里施灌，不少同学因肩膀挑的姿势不对，常常连粪带人摔到田里或倒在路上，粪便沾身，一身臭气！就在这种条件下，师生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臭，终于在夏季获得第一年的丰收，收割了三千多斤的稻谷。这在凭票购粮的年代是极其可喜可贵的！

就在这紧张的收割季节，一天夜里，我肚子突然疼得厉害，经李景衡医师的诊断，患上阑尾炎，当时老余等老师说，叫一位老师带几个学生把我抬下山去医院治疗，但李医生建议：走夜里山路危险，且到福州市区也要五、六个小时，怕会误病情，还是他用针灸办法可控制炎症。结果在李医生的神针下，暂时止疼了。次日，李医生又向村里中医程昌国讨教，用鬼针草煎水喝可以消除病症。就这样连喝几次，疼痛解除了！我就等到下山休息时，才去市二医院找医生拿药治病。

就在我即将结束一年搞生产的任务时，学校突然派董万强同志上分校，通知我马上要下山回学校接任原高二（九）班的班主任，并担任《工业基础课》的教学。我当时十分不乐意。但是当天晚上分校领导，老师做了一桌丰盛晚餐强行给我送行。次日，我无可奈何地随同老董回学校，又与我原来老熟的学生见面，担任班主任。二十多天后又轮到该班上分校学习，劳动。因当时教师紧缺，把年段九个班压成八个班，我这高二（九）班就变成高二（四）班。该班学生比同年级的学生年长一至二岁，比较懂事。所以这高二（四）班是个团结，勤奋，向上的班集体。在分校是享誉名外的“老九班”。在分校，凡是有繁重的任务，余智椿老师一是要交给这个班去干。而班上的同学在班长黄修，副班长江美英的带领下都能认真地完成任务。当年在分校要是有评选积极分子的话，这个班一定有一批可评为“劳动能手”。老校长陈题，原政治处主任余智椿在后来一些日子里，一谈起高二（四）班就夸奖说：“老九不能走！”，还说将来走上社会，这个班必定会出人才！果然，文革后恢复高考，该班就十多位考上本科及大中专院校。而到后来改革开放年代，有四，五位同学都成为工作单位里的佼佼者！

回忆起在大坂分校生活，难免要让人想到后勤工作。在分校的气候条件下，要保证几百人的“食”，确实是有很大的困难。

在分校学习，劳动，生活多则有六个班（排），少则有两个班。为了保障分校师生的用膳，分校领导在福州贮木场工宣队的支援下，在最短时间内盖起一座可容纳两百人吃饭的木结构食堂。还专门调有总务后勤经验的吴永璋老师上分校，专门负责分校后勤采购工作。在分校学习，劳动的班级也有生活委员（或下食堂帮厨）的同学协助洗米，洗菜烧热水等。连队中也要选派懂得采购副食品的学生协助吴老师的购物工作。

在此，我想多写几句。上分校的师生按天数交粮票及伙食费，无法交生油票与肉票，在这样情况下（凭票证供应），分校食堂的用油吃肉吃鱼是无法保证的。但是吴老师和几位同学神通广大，靠私人关系去为分校师生“化缘”真是“要为五斗米折腰”。所从负责下山去采购的老师与同学是非常辛苦，既要跑粮油公司

去批油又要去食品公司去求猪肉，还要往水产公司去索求点鱼虾等，为分校的师生“食”，当起“巧媳妇”！

要到物品后，还要及时跑运输公司求派卡车运送，还不算数，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行事才能真正到达分校。尤其是在春季，春雨绵绵，大雾迷蒙，阴霾袭人，道路泥泞真让人寸步难行！这季节卡车运大米蔬菜，经常是要在油茶场的路段受阻，车轮在路面上打滑，垫上石头也不顶用，行进不得。我记得有几回是负责采购的同学跑到分校告急，派了同学下去推车子，推得了十米路却推不了五里路！无奈之下，只好动员二十多位同学带上箩筐挑上水桶冒雨下去，分散地把米菜挑到分校。真是路滑，米重，难行走！

再说食堂蒸饭也并非很轻松。遇上雨天雾霾天气，柴火烧不起来，炊事员从凌晨五时开始起火，要泼上煤油才顶用，有时还要弄几张坏的桌椅劈了当引火材料才能把茅草烧旺。师生才能在早上八时用早餐，在分校经常误餐有的是，不是炊事员偷闲而是柴火作怪！

就是在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物资不太丰富的条件下，分校的领导，老师及上分校劳动的师生共同努力下，凭着一股大无畏的开天辟地的顽强精神，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让分校初具规模：盖起一座食堂，建上二栋宿舍（男女生各一栋）还建盖四间砖木结构的教室，一座简易的教师办公兼住宿的平房，开劈出一个可供上体育课的山头小操场（供师生打篮球与排球），建了一个三百平方米的晒谷场，挖了一口直径2米的水井，还建了男女厕所，以及牛、羊、猪舍，养鸡小场，在福州电厂的支持下为大坂村送上电，分校也盖上一间碾米房。

随着教育形势的发展，1977年上级决定撤销分校。当年不少老师与校友都深感可惜，有人说：“留着分校，可让师生暑假去劳动锻炼，也可做为师生避暑胜地！”可见北峰大坂分校在老师、校友们的心目中有深沉的感情。

我很感慨当年在大坂分校的日日夜夜！今天，恰逢福州高级中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之际，仅以本文献给当年为建设大坂分校的领导、老师，及各届校友！

## 教书育人难忘二三事

李朝和

我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从理工院校毕业，经过军垦农场锻炼后于七十年代初被分配到福州教育系统当教师的。进福高的第二天，学校分配我负责五个班的《工业基础课》的教学及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这对于像我这样没有教育心理学基础知识的人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我有些胆怯，怎么办？当时“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观念占主导，因此，就壮着胆子把自己赶上了讲台。在那段时间里，我就边教书边向老教师、老班主任学习、讨教。我学到了福高老前辈们的敬业爱生、严谨治学、诲人不倦、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

回顾在福高任教卅余年，历任领导的鼓励与信任，教研组、年段的老教师们的传帮带，才使我逐渐成长为一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如今虽然已退休廿余载，但仍情系福高，不忘恩泽！在迎接学校70周年校庆到来之际，往事翻腾，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岗位上经历过许多不平凡之事，难以忘怀！

### （一）

1972年，我担任“踏步连”（学生因某些原因暂时不能升高中）的班主任，带领学生到北峰大坂分校参加劳动。劳动的工种较多，其中有一项是需要两位同学当“放牛娃”，每天去附近山坡放牛喂草。有一天，其中一位同学因害怕牛跑远了不好控制，就走进茅草中找牛，不幸踩到草丛中的青竹蛇而被咬伤，情况紧急，

这同学立即呼叫附近劳动的同学，把牛交给其他同学，几位同学马上扶他回分校驻地，我马上带他到医务室，班上同学得知后也跑来，有人建议立即抬下山乘车到市区医院求治，我明白这根本来不及治疗！我揪心得很！怎么办？请李景衡医师决断！军医出身、医术高超的李医生果断决定：“马上开刀放毒血！”他立即把小刀放到酒精灯火焰处消毒片刻，就在被蛇咬的学生腿上伤口处切了个小十字口，并用手挤出血水，随后又对伤口再消毒。那时医务室没有蛇药，我与李医生快步跑到村民医师程昌国家里，向他说明情况，他马上拿出蛇药交给我们。拿回药后，李医生立刻给学生伤口处敷上药。这时，我心才安定些，但仍担心万一药效不理想怎么办！那天，我忐忑不安，多次观察这位学生的神态，有无异常症状出现，直到看到学生行动自如，恢复正常后，我才放心去休息！

后思，受蛇咬伤的学生虽然脱离危险，但是事发突然，让老师忧心忡忡，幸好有李医生的胆略及果断，村民医生的无私献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深感，带领学生外出劳动或参加活动，教师的责任重大！

## (二)

1986年，我担任政教处主任时，因校外宿舍拆迁，搬进校内大操场后头教工宿舍居住。晚上备课完后，我常到学生宿舍走走看看，了解寄宿生晚自习下课后在宿舍的动态。有一天晚自习下课时，我遇上生导组的蔡老师，他报告说：住在卫生楼上高二的一位学生肚子剧烈疼痛，听后我马上与蔡老师去请校医李医生来给该生诊断，经他仔细检查后断定是阑尾炎，而且可能已穿孔！李医生强调要马上送市二医院就诊。蔡老师马上请四位同学用担架把患病的学生抬送二院，我与当晚在校值班的教务处庄老师紧随其后，因情况特别紧急，一边挂号，一边请急诊室医生对学生检查诊断，果然与校医诊断的相同，是很严重的阑尾炎，要立刻动手术切割，此时，班主任接到同学报告后也赶到医院。

住院手续很快办好，手术前医生要求家属在手术单上签字。当时已是夜晚十一点多了，学生家住琅岐联系不上（当年电话尚未普及），三更半夜打长途电

话到乡镇未必能马上通知到家长，更何况要请家长赶到医院签字更是困难。我们几位老师如实向医生讲明情况，并强调学生住宿在学校，老师就是家长，学生的起居生活均由学校负责！并请求医生，救人要紧，能否由学校老师代签字。医生很通情达理，接受我们的请求，同意老师代签字。我当即提起笔在手术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记得那时握笔的手在颤抖，但心里却很镇定，深感为抢救生命，冒风险是应该的，这是职责的需要。随后班主任也在手术单上签上了名字。

手术流程办理完毕，医生马上让护士把学生推到手术室内，我们老师与其他几名学生就在外面等候。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手术，医生走出手术室说：“幸好你们把病人及时送来，否则阑尾穿孔扩散就严重了。手术很顺利，穿孔流脓也清洗干净，没有问题了。”我听后，有如千斤重担从肩膀滑落！抢救生命只争分秒！此时已是下半夜三点多了，我们安排两位学生留下陪护，其他的同学与老师一起回学校。到了学校大门口，门房老伯睡得很熟，我们几位就“违纪爬校门”回到了校内。

第二天上午，得到消息的学生父母乘早班汽车到医院见了孩子，随后到学校找到校领导，激动地说：“感谢学校老师救了我们孩子！”一周后，生病的学生康复出院，回琅岐休息几天后就返回学校上课了。这件事在琅岐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村民们对福高赞誉有加。事隔多年，我与几位老师到琅岐查找毕业生资料，村民遇上我们就说：“老师，明年我孩子要考福高，你们帮忙收下！孩子放在福高念书很好！”因此，就有了琅岐陈家三兄弟先后都在福高读书的真实故事。

## (三)

学校为了加强年段教育教学的力量，在1988年下半年抽调学校中层干部到年段担任年段长。我从那年的7月开始，连续担任89届、90届的年段长，且在90届除教学外还兼任高三（4）班的班主任工作。1990年4月，离高考仅剩两个月了，我班上有一位学生在学科质检成绩公布后，因成绩不理想，尤其语文科成绩较差，突然不请假就旷课离校。该生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平时也少与同

学交往，虽然语文学科成绩较差，但英语科成绩中下，数理化成绩还不错。我翻阅该生家庭资料，他是独生子，父母在村里务农。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马上去家访，动员学生返校上课。我便在当天傍晚下班后，骑自行车，按学生家庭地址到高湖村寻访（当年电话尚未普及）。边走边问路，在高湖村内七弯八拐，终于找到学生住处。该生父母在家，但学生不在家，学生母亲反映说：孩子不想念书了，想去找工作。他父亲也说：我们家长也叫他好好上学，他说考不好，不想继续读了！当即，我把孩子的学习情况如实向家长说明，最后强调：只要孩子认真专心上课，努力提高语文，英语成绩，高考上线是没问题的，也希望家长督促孩子明天到学校找我。

从学生家里出来已近晚上九时了，我初次到高湖村，认路的眼力又差，向左拐还是向右拐认不清楚，加上路灯昏暗，因此就迷路了。当时晚饭还没吃，口渴肚饿，精疲力乏，一不小心把车子骑到路边沟里，从车上摔了下来，幸好是浅沟，才没有受伤。这时前面来了过路者，我问了路，往回走二十米左拐才转到三高路口，终于顺利回到家！

第二天，这位学生来学校找我了，他说自己感到学习成绩不理想，心理压力太大，不想继续读下去，要跟亲戚去做工。我听后，与他一起逐一分析他的的质检成绩在班级、年段的排位，并指出语文，英语二科失误的原因，鼓励他树立信心，也为他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后来这位学生学习很用功，早读也常向语文、英语老师求教。而且自从我家访后，这位学生的母亲也常到我家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最终这位学生的学习成绩提升到年段中上，在高考中，发挥得不错，上了本科线，最后被福大录取。大学毕业后，参加公务员招收考试也取得良好成绩，最终被仓山区检察院录用。

学生最后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家里父母都很高兴。他母亲在他被福大录取时就第一时间向我报喜，很兴奋地说：“要是那天你没有来我家叫孩子继续读书，就没有他读大学的份了！”

记忆中真实的故事还不止这三则，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其实，在我们福

高校园内，老师的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爱生如子的事例比比皆是！

2021 年元月 15 日

（李朝和，1979-2002 年任福高物理教师，历任班主任、年段长、政治处主任、工会主席，1993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五十多年前学习劳动校址已不复存在，仅以此照帮助捡拾记忆中碎片

## 题福高建校 70 周年暨 鹤龄英华书院办学 140 周年校庆

林 育

福慧天宁，沐百卅雨露，香樟伟岸银杏圣；  
高硕挂榜，泽七秩甘霖，名师璀璨菁英贤。

注：烟台山，宋朝官方名称叫作天宁山；明朝，官方名称依然是天宁山，又称作“挂榜山”“盐仓山（仓山）”。

（林育，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硕士生导师，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85-2015 年任福高语文教师，曾任教务处主任）

## 福高——我教师生涯的起点 （怀念福高）

方宝璋

我一生经历不算复杂，但也不简单。说不算复杂，理由是从参加工作到 2016 年退休，36 年中一直是“好为人师”，坚守“舌耕”职业。说不简单，作为教师，挪了三个地方，最初在福州高级中学任教 6 年，再到福建师大任教 10 年，最后到江西财大任教 15 年。虽然在福高任教的时间最短，却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2015 年 8 月，福高 85 级 5 班的同学到潮汕聚会庆祝毕业 30 周年，我因台风不能成行，事后同学通过网络（互联网）传来聚会录像，并嘱我写几句话。兹将我当时所写转录于此，以表我对福高的怀念之情：

三十年前，烟台山上，同窗共读，何处不深情。

三十年中，天各一方，斗转星移，谁人无思念。

三十年后，顶风冒雨，潮汕欢聚，几时没天真。

再见吧，三十年！母校永念，友情长存。

2016 年春节，福高 86 级同学在母校聚会庆祝毕业 30 周年，也（又）邀我参加。我因身体有恙又没能参加，心里一直感到遗憾。现任福高校长骆志煌原来就是 86 届的学生，两次打电话盛情邀请我抽空回母校（福高）看看。同年 4 月 22 日，我到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做讲座，下午 5 点左右，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福高校园。骆校长亲自陪我参观了校园，介绍了自我离校后 30 年来福高的发展以及他的治

校理念。往事历历在目，30年前老师们在课堂上娓娓道来的情景，同学们聚精会神听课、静静伏案自修的画面仿佛就在昨天。我百感交集，恍如梦中，突然间悟出了福高让我一往情深的魅力之所在。

福高坐落于闽江南岸的烟台山之上，座山面水的形势使之成为地灵人杰的育英才宝地。相传，宋代福州天宁寺就建于此地。1881年，福州大学（后更名为福州鹤龄英华书院）以此周边之地作为校址。英华书院在70余年的办学中留下了数座让后世学子魂牵梦萦的建筑。其中力礼堂建于1905年，为单层哥特式红砖建筑，前身是英华书院礼拜堂。后来成为福高体操馆，羽毛球前世界冠军陈瑞珍、谢乐平等曾经在这里挥拍。美志楼又称施教室，是为纪念英华书院第二任校长施美志夫妇建造的。该楼为罗马券廊式三层建筑，檐口有简化的古典线脚装饰。美志楼原作为英华书院的办公室和教室，现为教授美术与音乐、书法的的教室，成为福高艺术氛围最浓厚的教学楼。楼前两株百年古樟树至今枝繁叶茂，蔽日参天。粗壮的树干长满了蕨和青苔，默默地在向世人展示福高历史久远但至今仍充满活力。鹤龄楼据推测始建于1868年，为一座典型的两层券廊式建筑，正面有一大两小三个拱门。该楼原为“和记洋行”，1881年，美以美会信徒张鹤龄购得此楼，并以此楼为基础创办了英华书院。福高曾将此楼作为学生宿舍，令人遗憾的是上世纪末被拆除。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是内在精神文化的形象化，是校友思念母校的载体。鹤龄楼、力礼堂、美志楼见证了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福州工农速成中学、福州高级中学的历史，其承载着三个办学时代教育应平等博爱、面向工农大众、注重平民农家子弟的相似理念，令在此读书的莘莘学子，从中获得人生的启迪，感受到师友无微不至的温暖，获取照亮自己人生道路的知识。校园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浸透着校友的深情和美好的记忆，让人向往，让人思念。

我认为，世界上还是存在着超越种族、民族、阶级、政治制度的普世价值，如科学、真善美、民主法制等。基督教本着平等博爱的精神，其办学注意招收出身贫寒的子弟。英华书院秉承了这一精神，70余年来招收了大量的平民子弟入学，

为社会造就了无数英才，其杰出代表如陈景润、侯德榜、林森等。新中国建立后，工农当家作了主人，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福州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就是这一时代的新生事物。福州工农速成中学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5年，但却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有知识的工农干部。1956年，福州工农速成中学改名为福州高级中学，成为一所全日制普高中学。她带着英华书院和工农速成中学的基因，弘扬中华民族“有教无类”的精神，注意招收福州周边县城的平民农家子弟。学校为他们提供良好的食宿条件和学习环境，使他们在高中3年脱颖而出，高考中屡创佳绩，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中国一流大学。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甚至飘洋过海留学，成为某一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或突出的管理人才。福高还不嫌弃被福州一中、福州三中等淘汰出的学生。这些淘汰生在福高重新找回了自信和勇气，在高中3年后浴火重生，许多人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名校。

福高正是在看似平常而又平常的学生中，经过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用勤奋和智慧、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满园春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社会有用之材，其中的优异者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

一所学校不是靠优美的环境、几幢高楼和一两条校训、办学理念就能成为名校的。一所学校之所以成为名校、富有独特魅力，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她必须拥有一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懈追求，为教育殚精竭虑、忘我献身的教职工队伍。我大学毕业后初出茅庐，有幸厕身于其中，深受一些学高为师、行正为范的楷模影响。如化学老师杨松，上课总是那么慷慨激昂，可以说，所有的学生都被他上课的激情深深吸引；物理老师杨奕初，上课教案工工整整、字迹密密麻麻，十分详细地记录每堂课的全部内容，连一些小小的细节也不放过；英语老师林胜环，制作了数以万计的英语习题字条，每天根据每个学生的知识薄弱点，分发给生练习，然后再予以面批，使一些原来基础较差的学生，在他的强化训练下，成绩直线上升；语文老师刘友德，教学认真，一丝不苟，他的板书总是端正、娟秀，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他的许多学生都刻意模仿“刘体”，成为学校黑板报的骨

干抄手；化学老师龚美珠，爱生如子，但不溺爱，在学习、生活上严格要求，许多后进学生在她的调教下，脱胎换骨，考入名牌大学；地理老师黄薇，在学生眼中是一位可亲的大姐，她在与学生打成一片中循循善诱，她的地理课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堂之一。

我作为一位平民出身的教师，初涉教师生涯时，有幸进入风景如诗如画的英华书院旧址，在和谐、平等、温馨的平民式教育氛围中，耳濡目染一批献身教育事业、富有个性教师的一言一行，对我数十年的教师生涯影响至为深远。我永远怀念福高，永远对她一往情深！

（方宝璋，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0-1986 年任福高历史教师）

## 师恩难忘

张铭华

“长庚老师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校友刘祥官去年在为长庚老师祝寿宴上说的一段话，他接着说，“当年高考我只想报考农学院，解决吃饱饭问题，是长庚老师高瞻远瞩，动员我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后来有幸成为大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并跟随华罗庚身边工作，为此要感谢恩师。”刘祥官校友现在是浙江大学系统优化技术研究所所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浙江省特级专家，是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2010 年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技术一等奖。

其实长庚老师也是改变我命运的班主任。我们都是 1958 年入学，1961 年毕业的学生，当时正值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都为三餐吃不饱饭苦恼，这正是校友刘祥官要报考农学院的原因。我家庭非常困难，年逾六旬且多病的父亲还要坚持劳动，养活我与弟弟妹妹三人。因此我想放弃高考出去工作，至少可以养活自己并减轻父亲负担。长庚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又是任课教师，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何况我不是班干部也不是团员，只是一个毫不起眼，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学生而已。可他并没有放弃我，当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利用晚上时间，到离学校行程约 40 分钟的我家家访。老福州是路灯不明、马路不平，他还是走路去我家找我父亲谈话，动员他克服困难。前后共走了五个晚上，他执着的精神终于感动了我的父亲，同意让我报名高考，从此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考上了福建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

不仅如此，1980 年，当他得知我已从外地调回福州时，又极力动员我回母校

工作。在他的感召下，我有幸再次在母校长时间聆听长庚老师的教诲。长庚老师是福州数学界泰斗，他教学语言严谨、逻辑严密、内容充实，语言与板书同步、板书又快又工整。省教育厅经常组织学员来观摩长庚老师的课，对他极度赞赏。在课外，他还动员学生参加省市数学竞赛，多位同学获奖。由此在 1992 年还获得省奥林匹克学校颁发的“数学尖子摇篮”锦旗一面，为福高数学组增添了荣耀。

时光荏苒，我们都已毕业 50 年了，但同学们对长庚老师依旧有着深厚的感情。去年我们班就聚集了 30 多位同学为长庚老师祝寿，校友高季笙是我国著名画家，他专门为长庚老师作画祝寿；省著名书法家魏自德也为长庚老师写寿屏，他们都难忘恩师，难忘这深厚的师生情。祝愿长庚老师健康长寿！

（张铭华，福高 1961 届校友，1980-2004 年任福高数学高级教师，曾任教务处副主任）

## 两枚校徽，属于我的福高印记

陈雯昕

我收藏着两枚福高校徽，一枚是白底红字，一枚是红底金字。

2012 年 9 月，我第一次踏入福高校园。开学第一天，当时我的年段长——付进华老师，便给所有新生颁发了校徽。一人两枚，白底红字，写着“福州高级中学”，进校门必须佩戴。付老师每天会站在校门口，看着我们匆匆入校，并配上一句拖长了尾音的提醒：“校徽带上——”。因此，求学三载，这枚校徽每日都安安静静地挂在我的胸前，陪我走过了整个中学时代。

回忆中学三年，这枚校徽见证了太多令我难忘的人和事。我们在语文课上学遣词造句，在地理课上看世界之大；物理课上看着老师爬上讲台解释“自由落体”，历史课上跟着老师贯通古今中外……各位老师博学有才，又有如亲人朋友般亲密，用投身教学的热情和无私奉献的情怀，为我们的学业保驾护航。在福高的三年，我遇见了太多予我知识、助我成长的老师们，老师们更在我毕业后关心我、帮助我，在我迷茫、挣扎的时候予我鼓励，让我不断奋进，也正是这份关爱在我心里种下教育的种子，让我坚定地选择了教书育人之道。韶光易逝，记忆永存。纸短情长，行远思恩。

每次看到这枚校徽，想起清晨透过窗的朝阳和洒落操场的晚霞，想起古老的钟楼和苍翠的榕树，想起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挚友的青春陪伴。曾遗憾这些美好只能沉在回忆里，但幸运的是，在外求学六年后，我又回到了这里。

2021 年 9 月，我回到福州高级中学任职，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并担任班主任。

入职的当天，我的“老”段长——付进华老师（现德育处主任）交给了我一枚全新的校徽，以示我的教师身份。这一次，我已不再是稚嫩的、害怕没带校徽被“抓”的少女了。入职不久后的教师节庆祝大会上，骆志煌校长给新入职的教师们授予了校徽，红底金字的校徽佩戴在我的胸前。现在，这枚校徽象征着我成为福高的一名教师，身上承载着“培养有文化气质和社会责任的福高人”的教育使命，于我而言，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挑战。

从“学”在福高，到“教”在福高，身份的转变让我一开始也有些惶恐，担心自己经验尚浅，无法事事周全。但昔日恩师们的用心指点，同事们的热心帮助，师父们孜孜不倦地“传、帮、带”都让我获益匪浅、快速成长。在重回学校的这一年里，我既是一名教师，尽心尽力传道授业，也仍是一名学生，不断从前辈们身上汲取经验、一路前行。

这就是我与两枚校徽的故事。一枚校徽伴我度过生命最蓬勃的阶段，看我从这里启航，奔赴新的阶段；一枚见证着我成为“荷锄人”，怀着所学与所爱，践行教学初心，开启人生新的篇章。其实，我不是第一个选择回到福高任教的校友，我们的骆志煌校长、林润瑜书记，以及许许多多杰出的教师们都是福高的优秀校友。以他们为榜样，我亦回到这片故土，希望为母校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由两枚校徽隔开的这六年间，福高有了大改变。教学楼换了红砖、美志楼从图书馆变为教学楼；我们有了新校门与孔子像，建立了小学部与初中部……夏蝉冬雪，时过境迁，不变的是矗立在烟山之巅的这方教学净土，不变的是福高人志当存高远的理想信念。拂去七十年的历史尘沙，福高人炽热如一的初心与使命，经过时间的洗礼，更显得熠熠生辉。

有幸回到这里，再次成为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优良文化传统的福高集体中的一员。值福高七十年校庆之际，祝愿福高永创辉煌，祝愿福高人共勉同进、续写华章！

（陈雯昕，福高2015届校友，北京师范大学英语学科教学专业硕士，2021年9月起任福高英语教师）

## 母校情

1958届（工农速中） 吴明山

最难忘一九八五年的第一个教师节，我代表在三明市工作的速中校友到母校慰问我们的老师。那气氛、那感受，非我拙舌陋言能表，更非我这拙笔陋文能尽。但我记得，我给在座的每位老师献上一枝花。老师们接了花，看了花，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笑着。我，也笑着。一阵甜蜜的谈笑声把空气拨弄得喜洋洋的。我向老师们一一汇报了三明校友的情况，聆听了老师们介绍母校的发展情况和远景计划。接着是校领导和几位老师带领我在校园里故地重游一遍。为了留住这美好的记忆，留影成了我这一天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此我的影集里留下了记忆中原有的教室、宿舍、操场、石头房子、钟楼大礼堂……现在展现在眼前的新教学大楼、新图书馆、新实验室、新仪器……一片新气象。我每翻看这些照片时，就如再次置身于可爱可亲可敬的母校，好开心好激动。

记忆犹新，我的人生坐标就是在这里被标定的。我记得入学时，第一个印入我眼帘的是醒目的校牌——“福建省师范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第一次坐在大礼堂听严校长做的入学报告是《树立人民教师的思想，强调国家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提高人民教师队伍素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意识到“老师”这个闪光的字眼向我招手。

在速中，攀爬完漫长的四年求学路，回眸一顾，却也似弹指一挥间。岁月虽流逝，往事却深入脑海。我的老师们成了我人生路途中的标杆。语文老师刘友德，他那儒雅的气质，端庄的举止与不失亲和力的笑容，尤其是他的生动衬在平稳中

的讲坛风度，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的第一思维向导暗示我，这就是老师的形象。刘老师给我的印象不止是在课堂里校园内。在一个暑假的日子里，他带着几个留校的同学游玩鼓山，在景区，他见山讲峰，遇水话流，庙宇、建筑、古树、亭池，他都详知底细，啊！他的知识真丰富。一日游，由于他的带领和讲解，同学们不但领略了大自然的美，也感受到小草野花亦逗人。我，想象着，向往着，当老师，就要这样！

侯恩赐老师年纪较长，经验丰富，性格开朗。听了她的数学课，你会断言，“抑扬顿挫”这样的语言艺术绝不是语文老师或演讲者的专利。我常会很夸张地模仿侯老师指着黑板讲“A+B=C”，把“A”字音发得重重的，又拖得稍长些，然后得意一笑。是啊，侯老师上课时精神饱满，随着音调的高低展现的神采，很能调动课堂的气氛，任谁都不会打瞌睡。有一次她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式，要我们编写一道文字题。第二天讲评作业时，她满怀激情地表扬大家编写得好，有创意。我顿悟，做个合格的老师，对学生的关注并不局限在自己所任的学科上，而是有心地观察，发现学生在每个领域里发出的闪光点，及时给予鼓励、加油。

我喜欢地理课，是因为林彩端老师像个温和的老大姐，又像个资深的导游员。上课时就好像跟在她后面到祖国各地、世界各洲去旅游，总是在她面带甜蜜笑容的指点讲解中，不知不觉就到下课的时间。

在李江海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物理兴趣小组的同学都学会了一些操作技能。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兴趣小组一结束，我顾不得吃晚饭就给父母写信，报喜“我会做电池了”！

上化学课时教室里总是很安静，大家都聚精会神，因为讲台上站着的是气质清雅的龚美珠老师。她讲课时轻声慢语，条理分明；指导做实验的时仔细耐心，有条不紊。每堂课最后，她总是抬起左手，伸直五指，右手翘起食指，将左手的五指顺序按下，用清晰、柔和的声音归纳出这节课的要点是第一、第二、第三……按完指头，下课铃响。啊，你还有什么理由不佩服这样的老师！深我仍记得，当年我在高考志愿表上填写的第一志愿就是师范学院化学系，憧憬着有朝一日我也

能幸运地站在讲台上，就这样顺序按下手指，有把握地说第一、第二……

有一段时间，换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老师给我们班上化学课。她讲课时一本正经，我们同学课后议论，这应该是学校在培养新生力量。是我们在她上课时分心了呢，还是她虽认真却尚无经验呢？终于在一次课堂提问时，尴尬的场面出现了：同一问题，她接连问了三位同学，竟未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位小老师，没有批评没有责备，而是当场流出了眼泪。她的深深自责，让我们这些比她年纪大好几岁的学生们哑然失语。这场面永远留给我们一个酸酸的回忆，这说明是学校对老师的严格要求！我们也从中得到警示：工农速中的学生不能只享受政府发给的调干助学金，更身负着国家和人民的期望，被送进这么好的学校接受教育，我们须不负众望完成使命！

我无法忘怀的还有体育老师陈仁材，是同学公认的如兄长似朋友的良师。他无论是在课内还是课外都表现得和蔼可亲。他常年如一日，每天早晨第一个到操场陪我们跑步，指导我们锻炼，晚上还要检查学生宿舍安全。一九五六年暑假前，很多同学感染上流行性感冒，有一个晚上，好几个同学因病情严重被抬到地下室，我是其中的一个，陈老师和李医生一起组织急救，安排人员迅速有序地送往医院。第二天我清醒过来后，医院值班的医生告诉我，护送我的老师和同学早晨才离开医院。我知道，那一定是陈老师和李淑凤同学了，我没能接下医生的话，但两颗滚落的泪珠足以让医生分享了我校的师生情。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九五五年宣布工农速成中学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校已完成她的使命，不再继续招收调干生。我是一九五四年最后一届入学的幸运者，这时学校的培养目标已不再局限于教育工作，而我在学校良好教风的熏陶下，爱上了教师的工作。

四年的同窗共读，同忧同乐，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三明工作的速中同学，都庆幸能走到一起，我们都因四年同吃一锅饭，同出一校门而相互间都有发自内心的亲切感，更因我们在同一个美丽的山城见证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我们互相支撑，互相鼓励，充满希望。我们又一起在风暴过后的阳光下精神

抖擞地工作、生活。我们的同学情上升了，加深了，可喜的是我们这手足般的情缘已延伸到第二代第三代！

最难得的是，我们的好同学徐玉端被留校工作，他经常召集同学回校聚会，把“娘家”的温暖输送到同学们的身心。在福大毕业并留校工作的几位同学，用他们的亲切和热情，让福州大学成了同学们特别是外地同学心目中又一个温馨的大门。老大哥式的吴明山虽年事已高，却仍像几十年前当学生干部时一样，热爱集体，关心同学，抓住一切机会把同学聚在一起，忆母校、谈师恩、叙友情、论人生，其乐融融。

打开叙旧的话匣子，我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过去，我幸运地从事了教育事业，被人称为老师！更事与愿同，我的学生都是在职干部和在岗职工。可想而知，他们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当年的我们。我能理解他们，也深知自己的责任。就因为我一进工农速中就接受了党的人民教师的思想灌输，更加上受到速中老师们言传身教的感化，我愉快地走过了虽辛苦却值得欣慰的讲台生涯！在此，我要向已仙逝的田书记、刘老师等校领导默哀致敬，我永远怀念他们！

如今，速中的学子们都已年逾古稀，进入耄耋之年。今天，我们头顶飘然的银丝，拥进母校，欢聚一堂，雀跃忘形，绽开布满皱纹的笑脸，咧着装满假牙的嘴，大声祝福母校六十寿辰，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母校啊，怎一个“母”字了得！

## 思绪万千，点滴青春回忆

1958 届（工农速中） 林建英

热烈祝贺福高建校六十周年之际，自然会回想起在校（1955—1958）三年的短暂高中生活。

三年的青春年华，一瞬而过。现在去挖掘记忆，有些人与事已记不得了，有些还有模糊的印象。即使有的有清晰的记忆，却也不完整了，因为我们都已年过七旬。翻翻旧照片，旧日记等也可以记起美好的瞬间，激起纯真同窗友情的美好回忆。

当年校长是杨国华，教导主任是傅锦田，班主任是魏长庚。学校的团委书记是曾光华。课任老师我能记得姓名的有物理老师杨奕初，体育老师陈仁材，历史老师丘晋芳，俄语老师林珍恒，数学老师好几位有点印象，瘦高的陈扬诚，化学老师五七年去了香港，还有高度近视的语文老师等。老师们的博学、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巧妙的解题方法，都给同学们以深刻的印象。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也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记忆。五八年高考时一道物理题大概我只做对一半，这道题至今还时常浮现在脑海中。班上物理成绩较好的同学不少，有印象的是叶锋、黄常纲、孙庆铨等。有时我常去图书阅览室翻看杂志，适合中学生的有一种《数学通讯》（武汉市刊物），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每期都有刊登几道数学趣味题，解答对的投稿者都登出姓名，以资鼓励。五八年有一期我只对了一道题也登出我的名字，所以印象深刻。另外，或许因为我平常的数理化成绩良好，所以被学校选派去参加省级航模训练班，结业后回校还当了航模兴趣小组的辅导员。那时各种兴趣小组活

动较多，我记得陈传寿除了参加舞蹈组外，还参加航海业余活动。高家国是我们班的歌咏小组的指挥……丰富的课余生活，积极培养和促进了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几十年过去了，不知现在学校怎样？想来应当更积极向上，更丰富多彩！

对我个人而言，印象更深的是三年高中的暑期生活。例如五六年暑期，学校团委组织留校的学生去闽侯县（南屿镇）参加较大型的社会公益活动，清河道，挖淤泥，搞得热火朝天。劳动结束后，我们数十名同学虽有点累但一路上还是浩浩荡荡地列队回来，到达操场后还集体照相留念，第一次体验到体力劳动的艰辛。五七年是难忘的一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学校有一些师生（那时还有工农班的带薪同学）受到冲击，被大字报点名批判。我们普通班的同学，都是第一次感受到政治运动的猛烈。大字报铺天盖地，虽然我们以学历、讨论为主，有些情景如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十分震撼！有的造成无端的猜疑与误解，不免给同学们纯真的友情蒙上一层阴影。因为事过多年，还有同学询问当年的一些事，所以我有此看法。令我更有感触的是暑期中，开始我人生中首次勤工俭学的生涯：一是为当地公安机关抄写文字资料、卡片；二是为学校伙食堂做杂工。为此，我第一次获得了劳动报酬（大约有七、八元），当时感觉甚为欣喜！我现在还记得用首次通过劳动赚来的酬劳，乘了一趟公交车进城，买了一瓶墨水，一件背心，好像还剩下二元多，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三、四元……回想往事，十分感激校方这些人性的举措，真的令我终身难忘。五八年高考之后，学校安排毕业班同学参加各项义务劳动，如修路、收割农作物和北峰种桑等。各班级开展劳动竞赛，还搞了“插红旗、拔白旗”活动，虽然有声有色、热火朝天，但也有少数同学因受到批评而不高兴。总之，通过三年寒暑假的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对年轻学子的身心，应当说或多或少的都有了帮助与提高——实践出真知！风雨过后，才会感到阳光的灿烂与可爱！多年之后，每当同学相聚时，忆起当年，津津乐道时，也带着几分遗憾与惋惜。

高考之后，省外与省内高校的“录取通知”有先有后。当劳动结束后，回到学校时，同学们各忙各的，再没有机会相聚了。特别遗憾的是我们班的毕业照都

没有照成，不知什么原因，所以，现在我们三班的，只有部分同学与部分老师留下了一个合影。不知道其他班级有没有合影？为此，建议学校应尽可能创造条件，提早照毕业班的集体合影，免得让学生终身遗憾！现在的许多独生子女，更需要经历磨炼，因为人生的种种感悟都是要通过亲身实践来获得的。劳动虽辛苦，但会带给我们的某些满足与快乐，对增强体质，培养团队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都会有更多的帮助，不管他们将来从事什么工作。

借助校庆六十周年的机会，把个人三年高中的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忆写下来。虽然琐碎，甚至有些模糊，但是若不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叙，恐怕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美好的回忆，友情的火花，便会淡忘、消失。

除了上述参加集体活动的点滴回忆之外，还有不少我与少数同学之间的互相关爱的感受，万千的思绪，不吐不快。五六年的暑期我同叶锋同学参加横渡闽江活动。当年此项活动，闽江两岸人山人海，十分壮观，每游一趟便有一枚纪念章奖励。我们学校的同学有此经历的，可能也将近百人。另一天和叶锋，还有宋振民、宋葆华，参加从第二码头到鼓山魁岐的长距离比赛。在这之前，我在游泳池中，最多只游过500米，年轻好胜，大胆地参加。因为若游不到，江中有许多小船可以接你上船，中断或放弃比赛。我和叶锋是一起下水的，我们互相鼓励，只要相互看得到，举起右拳挥挥。表示加油。令人感到可惜的是，游到第五、六码头附近时，叶锋同学终因多次大腿抽筋，只好举手示意，上船休息，放弃比赛。我只好孤军奋战，在300多人参加者中，我游到第156名，因为第一次参加长距离比赛，没有经验，开始阶段，体力透支，所以后半程只好随江水的流动而下。江水中有的地方暖和，有的地方冰冷，也使身体很不适应。不过，这次长游也是我今生最长的距离（5.6公里，纪念章上背面刻的），至今也没有留下一枚纪念章。提到游泳，我也常和二班的廖松泉常到仓前山的闽江边畅游。因天气热，午休时间，我同廖松泉常去闽江游泳。记得有一年冬天，正月初三，我从台江过来约廖同学一起下水，只游了几十米，因水太冷，有刺骨之感。回想起来年轻真好！如果当年不去大胆地尝试，今日就不会有此种种的感受了。

那时，我们班大多同学都住在学校，同寝室的是六位还是八位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有陈大新、潘秉琅、叶孝坚、林立忠等等。每星期都会有一、二天清晨约好去长跑，有时到师院返回，有时绕道乐群路及十六中跑一圈。参加晨练的还有其它班的同学，印象深刻的有位邻班的邹一三（好像是莆田人），虽然比较瘦小，但意志坚定，总能坚持到底。我的兴趣多样，有时还和叶锋、宋保华（后来到太原红拖机器厂工作）一起练体操。班上的陈壁朗、黄柏锐、宋振民几位同学，篮球打得好，而我个子虽然高，可更喜欢打排球。在班上，关系较为亲密的同学是陈传寿、陈枝香。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走得比较近，或者是同一个学习小组的缘故。我们无话不谈。毕业前他们俩的择偶情况与想法，我们还一起分析、讨论过。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的美满姻缘还值得羡慕。回忆这些往事，真令人发笑，那时懂得什么？或许只有同学之间纯真、坦诚和无私的思想火花罢了！

我已同柏锐商量好，今年一同参加六十年校庆，我们班还有二位在北京的陈枝香、黄常纲，但愿他们也能成行。多年未见，有的从毕业至今都没有机会相聚。不管能否遇到，我们身体力行，我们自己诚心就行了。祝愿所有记得、记不得的同学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祝愿母校越办越好，为祖国建设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青年学子！

## 忆速中

1958 届（工农速中） 黄国栋

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简称“速中”（今名“福州高级中学”简称“福高”），创办于 1951 年，校址在福州仓前山原“英华书院”内。我于 1954 年入学，1958 年毕业。在这四年的校园学习生活中，留下了许多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

工农速成中学的生源，是抽调自全省各地、县的各部门中工农出身、工作满三年以上的优秀青年。入学前我在永安专区合作总社工作。1954 年 7 月份的一天，领导找我谈话，中心意思是调我去学习。他说：“共产党已经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工农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当家作了主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搞工业化、电气化。你们去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工农分子去占领科学技术堡垒，扛起建设重担。在学习中，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去克服，一定要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我接受了党交给我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非常高兴、非常激动。经过复习考试，跨进了速中的校门，安排在理科一（甲）班学习。

在旧社会，广大工人、农民受压迫最重，受剥削最深，生活极端贫苦，整年辛苦劳动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读书受教育。

我是出生在山区农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祖辈辈都没有读过书、上过学。而我自己也只有初小一年半还不到的水平。就是考进速中的同学，大多数也只有小学水平。要在这三年时间内，学习完小学（高小部分）、初中、高中全部课程，谈何容易。我记得第一学期，要补完小学所有课程。语文从汉语拼音学起，还要

练习写字、写毛笔字；数学从加、减、乘、除学起。赶完小学课程，第二学期就上初中课程，要求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学完初中三年制的课程，任务实在艰巨。到第二年，上级领导了解到学生学习的艰苦及完成学业的艰巨性，就把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在后面两年读完高中课程，也就是说在这四年中，要学完小学、初中、高中的课程，跨进大学大门，再行深造。

学生文化基础低，而我们的老师，都是从各校挑选出最优秀、最顶尖的老师。其特点是学间渊博、讲课表达能力非常强。课讲得生动、多是启发式，不是填鸭式，由浅入深，举一反三，使学生容易接受。再一个特点是责任心都非常强，孜孜不倦、耐心教导，务使学生达到明白为止。老师们白天给我们授课，晚上还要到教室里辅导我们晚自习，还要备课、改作业，真是：呕心沥血培桃李，继晷焚膏毓栋梁。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阮秀惠老师。语文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学好语文，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其他学科，如数理化等实质含义。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阮老师把课本上每一个字，由字体、读音、字义一个一个讲起，直到组词、造句、应用，讲得非常到位。为了提高学习语文的兴趣和作文水平，她还特地推荐同学们去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小说等。如鲁迅、丁玲、周立波、方志敏等的作品，还有《保卫延安》、《三千里江山》以及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和舒拉的故事》等等。我们还把这些作品中的好句、妙句摘抄下来，把它消化吸收，在写作文时，加以灵活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语文学科上打下了坚实的入门基础，直到今天，印象还是非常深刻，阮老师您太辛苦了。

速中，因学制的关系，一入学就分文、理二科。我是在理科学习，侧重点在语文与数、理、化。李江海老师教物理，侯恩赐老师教代数，叶诺夫老师教几何，龚美珠老师教化学……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傅锦田老师是我们班的政治老师，他经常给我们讲国内外政治形势，鼓舞人心，他讲得有声有色，很生动，同学们也爱听，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开学不久，校内开展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红专”大学习、大讨论。如何把自己培养成在政治思想上要红，在科学技术上要专的有用人才，来报效祖国。班上黄至楚同学有句名言：“我认为做到共产党员加上工程师，就是又红又专。”这句话迄今还让人记忆犹新。

在政治统帅下，各学科老师们都是忘我劳动，各显身手。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各个学科并驾齐驱，赶上课程教学进度。当时在老师们的指导下，相继成立了许多兴趣小组，以提高该学科的学习兴趣。如物理兴趣小组，搞矿石收音机；数学兴趣小组，巧解数学难题；还有化学兴趣小组等等。同学们的求知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大家不满足于课本上的知识，主动到新华书店、图书馆去寻找《趣味物理学》、《趣味数学》、《数学难题解》及《知识就是力量》等书籍，总之学习的风气非常浓，完全钻进了书山学海中去。大学也总是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来激励自己学习。

学业是繁重的，时间是宝贵的。每天听完课后，还要去消化它，还要做作业、预习、迎接平常考、半期考等等。不少同学为了赶上课程和争取好成绩加班加点，虽谈不上像古人那样“头悬梁、锥刺股”，可也做到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有的同学在熄灯钟敲过之后，趁人们入睡了，还偷偷地躲在路灯角落里看书，甚至还利用厕所的灯光来攻读。还有个别同学，钻进被窝里，用手电筒来照明苦读。老师们和校领导都被这种忘我学习精神所感动，在赞扬勤学苦学精神的同时，强调要保重身体，不能拼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休息，谁不善于休息，谁就不善于学习。班主任、老师们和校领导针对这种情况，千方百计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具体措施有：

首先，改善学生的伙食。当时校内学生的伙食标准为每月8元与10.5元两个档次，希望同学们都吃每月10.5元的伙食。

其次，就是加强体育运动。陈仁材老师是体育老师。在省体育界颇负盛名。他曾荣获过全省运动会羽毛球冠军，又是省篮球队主力队员，教学经验丰富。我当时是班上文体委员。陈老师经常与我们班上干部交流探讨关于如何贯彻好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增强同学们的体质，消除因学习紧

张过度造成失眠、头昏、神经衰弱等问题，并以“劳卫制”为契机，开展了许多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体育活动。提议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参加50000米积分跑，这一倡议马上得到同学们的支持。从此每天一起床就在钟楼前操场上跑上10圈8圈，真是舒服。平时班上还自行组织“远足”。也就是徒步旅游，早出晚归。我们班先后去过的地方有：东到鼓山涌泉寺、喝水岩，还登上男峰（绝顶峰）；南到城门乡乌龙江畔的妙峰山；西（在南屿抗旱时）登上旗山；北到新店五凤乡山岭上。还乘船游闽江到马尾，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等等。荣获了“福州市青年旅行家”纪念章一枚。夏天，在课余就组织同学们学习游泳。我是生长在山区农村，与江河没打过交道，那时年纪都二十几岁了，是个旱鸭子，还能学会吗？班上郑仁涛同学，他生长在江边，水性很好，他耐心地教我，帮我学会了游泳。我还参加横渡闽江（从仓山龙潭角到对岸青年会）活动，游完全程，得了一枚万人渡江纪念章，高兴极了，终生难忘。

第三，校领导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巧妙地安排一些体力劳动：（一）在龚美珠老师带领下，到福州市北郊新店乡猫头山开荒种植桑树，住在农民家中，生活条件差，劳动强度之大，也是少见，大干了一星期，同学从不叫苦叫累，却把那失眠、神经衰弱给赶跑了；（二）在校团委书记曾光华老师和校学生会干部吴明山同学带领下，到闽侯县南屿镇参加农田水抗旱，劳动了一个星期，白天劳动，晚上还与农民联欢，回校之前，还登上了南屿旗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三）参加了白马河清淤，疏通河道劳动；（四）到仓山区高盖山参加植树造林劳动。另外还参与了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如：有一次，福州电厂失火，班长许情义同学就带领我们几个参加救火，许情义同学在救火中不慎把嘴上门牙碰掉一个。再就是我们在校学习那个年代，盘踞在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反动派还经常派飞机来轰炸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常有警报出现，班干们就得当起临时纠察队员，维护校内秩序。1955年1月20日，从台湾飞来大批战机对福州市进行狂轰滥炸，大半个城市成为火海，人民死伤无数。在这危难之际，班级紧跟学校步伐，开展了捐衣服献棉被活动，以解灾民燃眉之急。

以上这些活动都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紧紧相连，都与提高教学质量挂钩。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使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多样化，降低了课堂上精神压力，促进了学习成绩的提高，也使德、智、体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做个又红又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用人才。

通过一年多的学习磨炼，我也慢慢地摸索出了学习的规律与窍门，我的成绩也逐渐提高，学习的信心也更大。学习的思路也开始从单纯勤学转移到勤学加巧学的轨道上来。具体做法是当天功课当天清，在赶完当天的作业之后，就着手预习下一节老师未教的课程。即使遇到尚未理解的地方，也要把他读完，记住未解的课程部分，等到老师下一节课时，全神贯注地听讲，尤其是未理解那一部分。这样一来，听课效率就大大提高。走在时间前面的学习法，使我的学习进步明显。

学校当时的学分制，是学习苏联搞5分制，不搞百分制。5分为最高，3分才算及格。随着年级的升高，我的成绩也逐年升高，3分减少了，5分增多了。曾两次被学校评为良好生（最高是优良生）。到毕业前一年，我的成绩处于领先地位，得5分的占全学科的三分之二，远离了3分，最低也能得到4分，就这样我被评为“福州市三好生”。我记得全校共有11人，我们班只有我与林家恩同学二人，我们带着红花到福州第五中学参加了一次大会。那种荣誉感、自豪感终身难忘。“不受一番风雪苦，哪得梅花放清香。”

毕业后，同学们仍然住在校内复习功课，迎接高考。校长办公室通知我说，校领导田宏书记要找我谈话。到了办公室，田书记就给我介绍说：“这位是北京钢铁学院顾学范老师来到我校招生，你是市三好生，经校领导推荐，选你去学习。”就这样，我以“福州市三好生”的名义被保送进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今名“北京科技大学”）深造。林家恩同学被保送进入了清华大学。从此结束了工农速成中学的生活，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后记

《忆速中》的文章虽已写完，但还想再写几行：

一、当我进入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就与从全国各地普通学校高招来的学生一起上课学习。我是在机63.3班，担任班长，在五年（学制五年）的学习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位居前几名。也以此来证明福建工农速成中学出来的学生，基础是牢固的，质量是可靠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二、大学毕业后，重新走上了新的冶金工业建设岗位，开矿山、建工厂，从技术员晋升到工程师，能独当一面，完成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我们班上绝大多数同学也都跨进了大学大门，进行深造，毕业后也都在各自的工业化、电气化等各条战线上成为中坚骨干力量。以此也证明了工农分子经过培养学习，是能够占领科学技术堡垒，搞好工业建设，登上科学技术的高峰。在1980年我见到叶剑英元帅的一首诗，特别欣赏。

诗曰：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三、今年我已八十岁了，尚未封笔。为庆祝母校建校六十周年，2011年元旦过后就着手写《忆速中》，写得不好，请老师和同学们指正、修改。我在退休之后，花了十六年时间，独创编写一部《福州方言拼音字典》，虽经六次改稿，仍不满意。目前仍在继续补充、修改、规范中，争取早日出版，奉献给社会，为母校争光。“夕阳那管崦嵫近，发尽余辉照黄昏。”

## 风声、雨声、读书声 ——忆不平静的福高三年

1959届 施昌寿

人们常说“幸福的家庭都相同，不幸福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我想说，安定的学习生活都基本相同，不平凡的学生时代却历届、各校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1956年中考，我考入了新命名的，也是全省第一所没有初中部，只办高中的福州高级中学。仅就校名就脱俗不凡，与众不同，令应届生们联想到这所学校如何“高级”，自豪感油然而生。果然，登上仓前山，到了乐群路，建国初期还属于老英华的石厝，钟楼赫然就在眼前，但这仅是福高的一部分。而新落成的办公楼和图书馆阅览室在东侧中间隔着一条下山小路，这条捷径可直通观音井，但很陡。教学大楼也是新建的，矗立在乐群路南侧的一所神学院隔壁。整个校区被一路一巷隔成一个偏东的品字形，至今的福高大致还是这样的布局。

正如中考填报志愿时指导老师说的一样，福高是新建制的重点中学，新调来的年青教师，仿照苏联模式的课桌椅，俄语是重要课目，图书馆里订有俄文原版的大型杂志《知识就是力量》，我班教室正面黑板上方是用蜡光纸剪贴的俄文“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语）。离校不远处，烟台山下仓山影院也不时放映着俄语影片加中文字幕，师院外语系的学生常跟他们的外籍教师一齐来看，还一边用我们还未学会的俄语交谈，真令人羡慕。有一天，俄语老师林珍恒病了，作为俄语科代表的我去探视她，在病榻上，居然正在翻阅俄文版的《真理报》，我不

禁肃然起敬。当年的福高，珍恒师是普通话讲得最标准的一个，她敢穿旗袍，还会自己设计并缝制新颖得体的服装，教学又认真负责。后来，俄语不吃香了，据说她改回来教英语，她的老本行。曾经被一些优等生梦寐以求的“留苏预备生”也无声无息了。

到了高二那年，政治风云突变。全校停课，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说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有什么观点都可以亮出来，而且是有任务的，每个学生都得完成多少张，云云。一时间，洛阳纸贵，大张的毛边改良纸供不应求，毛笔、展汁也成了紧俏货。晚自修也改成写大字报，一夜之间，校刊专栏，布告宣传栏，甚至校门口，大门上……凡能贴的墙壁上都贴满了署名的大字报。同学们多年闲置的毛笔字书法才能又展示出来了，更要命的是一些大胆率直的或喜欢卖弄小聪明、爱出风头的同学，把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内容，加工改造之后，写出了他的大字报，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慨。

老师们也写大字报，是张贴在另一处，学生们看不到的地方。福高的前身，工农速成中学末尾一届学员就和老师同等待遇。没几天，大鸣大放大字报就开始收场。紧接下来是大批判，反右派。上头政策是：中学生里只搞思想批判、不揪右派。而大学生、教师可就不同了，工农班学员也列其中，因为他们都是成人了，是带薪的干部。

班上开起了批判会，由各班班主任主持，由几个事先圈定的同学先作自我批判，因为他们的大字报里有疑似右派观点。这一轮我没有挨批，我的大字报写得很平淡，自知家庭成份所以夹紧尾巴做人，不敢有什么哗众取宠的言论。但到了高三，换了个极左的班主任，狠抓阶级斗争，我终究未能逃过这一“劫”。这是后话。

反右结束，几位老师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罪来继续上课。校领导对同学们交代：“你们只是向他学习知识，而不是学思想”。政工干部对一位化学女老师说：“现在给你机会，你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完全是对罪犯的口气。同学们暗地里同情她，课堂纪律比往常更好。语文课上发了一些补充教材，

有报道学校反右斗争的，我初中的一位同班同学因表现突出被誉为“暴风雨中的雄鹰”而名噪一时。有翻印一些“毒草”供批判，作文课上就写批判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四川诗人流沙河的《草木篇》，说他是含沙射影。青年作家刘绍棠的作品也从语文课本中撤掉了，原来他被打成右派。许多事让如今80后、90后的人听来简直如天方夜谭，不可思议。

学校组织观看电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强调“年年讲、月月讲”，校园的标语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初始的劳动是学习技术活，开始了制图课使用鸭嘴笔、微分尺绘制精确的零部件图、误差不得大于0.01，又在地下室（今图书馆一层）里安设了车床、钳床……请一位师傅教我们学“攻丝”、“打磨”等技校的课程。

然后是勤工俭学，以班级为单位，到社会上联系需要学生工的单位。我班找到在台江的福州林记糖果厂，男女同学到车间去包果糖，各种芳香圆润的糖果从机器里滚出来，盛在大铁盘里，由同学们按不同的品种。用不同的糖纸包装。有大白兔奶糖、太妃糖、酸梅糖、香蕉糖等等。在那糖果时代，同学们看着眼馋，摸着嘴馋，但口涎只能往肚里咽，没有人敢偷吃一粒，以显示福高的学生纪律严明。

劳动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以校为单位的义务劳动几乎每学期至少两次。印象最深的有，开挖晋安河北段，城区各中学各包干一段任务，除开劳动竞赛、挖河泥、夯土堤、沿笔直的河岸一字排开，各校校旗在风里猎猎作响，号子声、广播声汇成一片，蔚为壮观。

建火车站站房。主体工程已完工，为赶工期抽调学生来完成扫尾工程。我们吃住在临时搭盖的竹棚里，伙食还不错，罐子饭、每天都有肉或带鱼，竣工典礼当天，我们还被允许登上每一趟试车，只开到我洋便回头，同学们兴奋不已。

建二化厂房。为了大干快上，“十五年赶超英国”，市里在东岳兴建第二化工厂，平地清基需要大量粗工，我校被选上了。人马在福十中校舍安营扎寨，工地就在旁边，十中前身是林森师范。民国时期的老校舍、住宿环境极差，山边蚊虫很多，人不堪其扰，加之劳动强度大，我在拉板车运送时，突患急性胃炎倒下，休息了

一天。那时正学完语文课《筑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保尔·柯察金的人生座右铭背得滚瓜烂熟，也鼓舞着大家。

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是在高三上学期开始的。既然是全民，学生当然也在其中，哪管你是毕业班，哪管你临近高考。到处张贴着“头可断，血可流，钢铁一斤不可少！”的骇人标语。校园里布满了高矮不一的土高炉。我班同学按组分工，有的去寻找铁矿石和高岑土（耐火材料），有的到附中等外校去取经，有的去借鼓风机等设备，我被编在砌炉组，砌一座约5米高，炉底直径近2米的炼铁炉。女生则编入后勤，帮助食堂煮点心，协助医务室处理工伤。当年高年段女生入学不多，约占25%。

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年代，一到夜晚，福高的操场上，鼓风机呼呼作响，通天炉冒出火星有如焰火，出铁口涌出的灼热火红铁水，映红了同学们一张张喜悦的脸。有人说：“这真是书本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了。”

为了确保福建省连续三年不倒的“高考红旗”。省教育厅厅长王于耕发话了，高三学生不再参加劳动，立即转入备考总复习。我们终于重新捧起久违的课本，回归课堂聆听老师们面授高考机宜。那时候是到了高三才按学习成绩和本人志愿分的班，当年是分和三类：理科4个班，文科和医农各1个班，共6个毕业班。

即便如此，学生还得密切关心国内外大事，因为未改革前的传统高考是连续三天考6门。即语、数、外（俄语）、政治4科通考，理、化或史、地分科考。政治的分值很重，考纲还要求熟悉近期时事，于是考生都得把半年的《时事手册》等报刊通览一遍。

我读高三这一年是个多事之秋。继57年反右之后，58年，老师就讲到了中苏之间分歧，继而是美、英出兵黎巴嫩、约旦、中东局势紧张。福高奉命组织学生到中亭街游行示威。同年，“8.23”炮击金门开始，厦门前线“英雄小八路”的事迹进入我们补充教材。直至59年3月发生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平叛胜利大事件。7月初，这些立即出现在全国统考和高考政治试卷上。

我们五九届是福高首届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福高第一次设立考场是在当

年的礼堂，今日之体操馆内，6个班级统在一起。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学校用脸盆盛冰块放置四周给考生们降温，监考老师还过来给我打扇子。那时还是全国一张卷，作文的命题是“记一段有意义的生活”，许多考生都不约而同地写了劳动。这一道题，全国只要是参加59年高考的应该都不会忘记。

作为老校友，回忆福高三年校园生活，我不仅学到知识，还得到锻炼，那是一个炼人的大熔炉。但是我更羡慕今天的福高生，他们比我们更幸福，拥有一个和谐校园真好！

## 难以忘怀的记忆

### ——纪念福高六十华诞

1959 届 陈庆武



光阴荏苒，转瞬间我们母校福高又将迎来花甲之年的隆重华诞。身为一代学子的福高老校友，怎能不为之而感到喜悦！与此同时，怀旧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抚今追昔，遂又让我勾起五十年前在福高就学三年时几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记忆。

1956 年春天，我完成了初中学业。鉴于当时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父母又年老多病，所以便准备考读福州师范。因为师范生是免除生活费的，而且读了三年就能毕业分配在本市工作。可没想到我的想法和愿望，并没有得到我班主任的同意和支持。原来学校已研究确定要保送我上普通高中，并定福一中和福高供我选择。据说保送之举是准备为国家培养将来升大学的人才。本来应当说这是件令人鼓舞和高兴的大好事，可我却为此感到为难和苦恼。尽管我一再要求放弃保送并希望学校能同意我报考师范或中专学校，但班主任还是不答应，而且继续耐心地劝说我动员我，并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了许多革命大道理，希望我能开通思想，服从学校的决定。班主任的良苦用心，不能不让我感动。终于，我只好不太情愿地放弃了报考福州师范的初衷。但接着是选择保送学校问题，又让我感到为难。想了想，觉得还是先分别到福一中和福高去，悄悄参观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后再进行最后的选择。恰好这天是星期六，而且午后正要准备回家。于是就顺路先到福高去探看

一下，原来福高就位于风景秀丽的烟台山附近。从福高增扩的新校区去烟台山园区，也不过是二三百米之遥。在新校区中穿过道的两边，是新建的两幢白砖高层教学楼和行政办公楼，颇为壮观而引人注目。但主体校园却仍在前福州英华学校的旧址里：大广场边上有一个石砌的大高台，旁边种有不少苍绿浓荫的大树。最引人注目则是西洋建筑风格的壮伟红色大钟楼和实验大楼，还有就是石台正对面的几幢典雅的白色楼宇。钟楼边侧是篮球场等体育活动场所。虽然时近黄昏，但还见到不少人在打球与练跑步。有些学生三三两两地绕在树旁看书或默读着什么。整个校园环境给我的印象是美丽和幽静的。这在当时的福州中学中，我认为福高无疑是最漂亮的。因此，这一下子就让我深深地爱上这所学校。再说福高位于仓山，离我家螺洲也远比地处城内的福一中要近得多。于是我不再考虑要去看福一中，而决定就选择保送来福高了。这也许就是我与福高的缘分吧。

可能是我初中学校或班主任的推荐，或者是福高有关部门领导根据学籍档案，了解获知我比较喜文善写与爱好书法，并且认为我是当了多年班干部以至任毕业班的班长，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经验，所以一正式宣布保送我去福高没几天，福高就通知我先到校报到，主要任务是让我来校帮助做招生等有关工作。因此说，我大概可以算是最早来福高报到的学生了。

进校的每天工作，除了给招生办搜集整编资料外，还不时帮校政宣部门写宣传标语与搞布置校园等工作。基本上我是天天早来晚归，有时任务多，连星期天也不休息。可以说这一年暑假，我主要是在福高度过的。当时校领导或有关部门老师见我工作踏实、勤恳并积极主动，而且又能写一手好字，所以常得到他们的肯定和赞扬。学校还给我提供免费的午餐和晚餐。暑期在校这段时间里，平时生活略感枯燥，有时工作也比较紧张和劳累，但心情还是觉得很愉快，因为认为这是学校对自己的看重和培养。

大家都知道，福高的前身是1951年开办的福州工农速成中学。到了1955年秋才开始试招一个普高班，但学校仍称工农速中。真正易制为普高并正式改称为福州高级中学则是在1956年。其实这里还有件鲜为人知的事。据说，福建省当

时原计划要分别在福州与厦门各办一所省高级中学。我校原被定为福建省第一高级中学。后来厦门的省第二高级中学不知什么原因又临时取消不办了。所以我校才最后定名为福州高级中学。不过上级领导对开办福高很重视。对我校首年招生范围特别获准除在福州本市外，还可扩向闽侯、福清、长乐、连江等邻市各大县，并且可像当时高校一样印制张贴招生广告，图文并茂地介绍本校的基本概况。同时还允许在台江最繁华的大桥头（即今解放大桥的北桥头）咸丰大药店的一扇大橱窗上，展示福高美丽校园与有关招生工作方面的放大照片。这在福州中招历史上几乎是没有先例的。由于展览图片中也有我在写字的工作镜头，因此，我也深感荣幸！

此外，这年各地各校保送给福高的优秀生数额，据说比别的福州名校都多。同时，上级还从一些名校调来不少教师给福高。因此，福高从开办一开始，就拥有很好的生源质量和很强的师资队伍。这使福高从首届参加高考开始，历届均能取得好成绩无疑是分不开的。并且也为福高以后不断发展和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此，我想代代的福高人，都会为自己的母校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回首往事，还有一段小插曲也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我被提前召来学校“帮工”期间的小故事：有一天下午，我按时来到校招生办公室，见招生办的工作人员都不在，听说都到会议室开会去了。于是我便趁机铺开纸，拿起笔练起书法来。先是用行书和隶书分别写了几首古诗词。接着就学着仿写当时颇为时兴的“福建日报”体（注：即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名书法家舒同同志所题写的“福建日报”这几个字的字体。正确地应称之为舒体）。并且摹仿舒体连续写了几条“福州高级中学”。正好此时会议已经结束。不期杨国华校长与几位负责同志却突然来到招生办，顿时让我感到诚惶诚恐，于是赶紧放下手中的笔毕恭毕敬地挺起身子默立着。杨校长见我很紧张的样子，便微笑着说：“没什么事，开完会就顺便过来看一看。”他遂指着桌上的几张字问道：“这都是你写的吗？”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这些字写得都还不错嘛。看来你很喜欢书法。‘福州高级中学’这是摹学舒体吗？这种字体颇有特色。过两天你好好再写上几条校名，看能不能

就用舒体字来制作校徽。”这时随同来的有关领导也都赏识地点头，一致表示认可。后来校徽果真就采用我摹仿的舒体字来制作。为此，我感到很荣幸。

再有一事，记得好像就是在招生工作刚结束，而开学迎新工作又紧张着跟上的一天晚上。因为要赶写好些迎新标语并帮忙布置会场，这天，我一直工作到将近午夜。这时，杨校长遂到临检查。他见我满头大汗地还在写着标语，便关心地让我坐下来歇一歇再写，并即让一位后勤人员到食堂领几个馒头和一碗蛋汤来，让我也吃上夜宵。同时还打电话通知总务处要安排好我这晚上的临时住宿。杨校长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和对一个普通学生如此细致入微的关怀，不仅让我肃然起敬，而且也使我深受感动。可惜后来这位严肃而和善的年青有为校长，在福高担任校领导没多久便调任福三中，而且不久就英年早逝了。虽然，我和杨校长的接触并不太多，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印象相当深刻。

我在福高学习与生活了三年，自然也阅历了福高在这一段峥嵘岁月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凡是当年的本校学生，谁也都知道福高的师资力量很雄厚，拥有许多教学经验丰富的杰出老师。遗憾的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运动中，有不少好老师却受到错误的批判，甚至被错划为右派。这使他们心灵上受到了不应有的创伤。可他们并不因此而消沉，仍然兢兢业业地坚守在教学工作岗位上，迎风顶雨耕耘不辍。他们和其他老师一样，都为福高1959年参加首届高考取得优异成绩作出了很出色的贡献。因此，我一直认为他们都是福高的有功之臣，也都是我们的恩师。

时至1958年秋天，根据上级领导要求，学校对高三毕业生实行文理分科教学新制。我原先是分编在理科的高三（3）班。由于文科班高三（5）班班主任吴端升老师了解到我文科各方面成绩都比较优异，而且还有书法等特长，所以很早以前就对我很赏识，于是到分科编班时就积极动员我去文科班，可我的原班主任蔡惠华老师还是要留我在理科本班。可经不住吴端升老师的一直说服和动员，我终于为他的诚意所感动。刚好此时蔡老师获准调离福高，于是才便顺水推舟做了

人情。这样，文理分班一个月后，我又从理科班调到了文科班。没想文科班竟等我到来后才正式成立班委会，而且选我为学习委员。

据说吴端升老师是从福一中调来的，是一位教学经验十分丰富的语文教师。平时，他显得很严肃，不苟言笑，要求学生非常严格；但也严于律己，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做班主任工作，他都十分认真负责，而且很关心爱护学生。虽然同学们都敬畏他，但却深深地爱戴他。由于我是班干部，又是颇受他器重和喜欢的一名学生，所以平时与他的联系或接触自然就比较多些。吴老师身体向来就比较瘦弱，患有胃病。他平常生活相当俭朴，平时只见他抽点烟，喝点茶外，似乎没有什么其他嗜好。他宿舍案头及至床头上摆的尽是古典书籍。可知他古文的功底相当深厚。他特别喜爱做诗、写词，并经常给我以指导，使我受益匪浅。

我来到文科班学习似乎才过了个把月，而全民大炼钢铁的政治运动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于是全校师生自然也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那时，校园里的活动广场和体育场地上很快就垒起大大小小的许多土钢炉，几乎所有学生和老师都动员起来，到处寻找凡可熔炼的废铁旧钢，包括车床在车制机械器件后车下的钢丝下角料，都成了大炼钢原料。吴老师也跟我们一样，从早到晚地领着全班同学挑煤、运煤、拉风箱烧铁炼钢。因为我是“战地”记者，经常看到许多班级同学都是拿钢丝下角料，放炉里烧红后取出经一番锤打成块，也就是所谓钢锭了，觉得这未免令人太难以置信了。于是，我私下向吴老师表露过这个疑惑。可马上就遭到他的严肃批评：“不能怀疑，更不许乱说！如不注意会犯错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炼钢大跃进的荒唐年代终于结束。虽说，这件事已过了几十年，可端升老师对我的真心关爱和呵护，至今我都难以忘怀！

1959年夏天，我们高中一毕业，便即迎来了高考“战役”。好在福高建立后的首届高考便取得了位列前茅的辉煌战果，为母校校史上谱写了一页引以自豪的光辉篇章。

我还记得，当我获知被录取厦大的消息时，吴老师还特地找上我。除亲切勉励我之外，特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今后应多看重学业，为人处事务谨慎持重，力戒

出风头。可令人遗憾的是，他自己曾谨慎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最后却没能避过后来那场的文革大浩劫。

记得在文革中期，我刚好从山西回家探亲（注：1963 年秋，我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山西长治工作），实际上也可以算是避乱逃难回来。听说，文革一开始，吴老师便首当其冲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且身心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后来因年老有病，才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于是我也不顾虑什么便独自来福高看望他。见他面容憔悴，身体极为瘦弱，显得十分苍老。他见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由于当时的政治现实，所以彼此都心照不宣。但对吴老师的不幸遭遇我表示理解和同情，并慰藉他要坚信将来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希望他老人家多加保重。临别时，他还从床边的墙壁上揭下所写的两首七律诗送我。后来又获悉吴老师得以平反后，不久便退休回到福清老家去了。大约在上世纪的九十年初期，我赶到福清作学术考察时顺到他家里看望他一次。过一两年后，我又约上原文科班几位老同学，还曾先后两次专程前往探视慰问。没想这也就成了我们与吴老师的最后诀别！今天重温往事，依然令我伤感不已！

为了表示对吴端升老师的深切的感恩和缅怀之情，想借此顺附一帧仅存的也是弥为珍贵的师生合影照片以为永久的纪念。



当年高三（5）文科班同学演出“火烧赵家楼”后，同班主任吴端升老师合影的纪念剧照

由高一到高二，另外还有两任班主任也让我十分怀念，那就是黄克伟和蔡惠华这两位年青教师。

记得我刚进校分到黄老师所带的高一（3）班时，他就已了解到我家庭的具

体困难情况，所以对我特别关爱。几乎一开学我便享受了甲等助学金和学杂费全免的优待。时近秋末冬初时，他见我衣裳单薄，又努力帮助我申请解决了御寒棉衣问题。那时，他很年轻，但显得很持重，而且那么厚道、善良。只是没两年便调离了福高。直到十多年前我才偶然从一位同学那打听到他。其时他因为身体欠安刚从福六中领导岗位退下来，我曾登门探望过一次。未期不多时他就与世长辞了。追思往日师恩，我仍久久难以忘却！

到了高二，蔡惠华便接任（3）班的班主任工作。听说她曾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很能歌善舞，性格也开朗热情。在她的引导下，我们班和文体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这一年参加校文艺演出的舞蹈“花儿与少年”还荣获了表演奖。



校文艺演出的舞蹈“花儿与少年”

我在福高读书的头两年暑期，蔡老师见我家庭经济有困难，就积极支持我留校勤工俭学。由她帮忙与校总务处联系，我才获得为食堂运晒锯末与稻壳的有酬工作。虽然收入不多，但还是帮助我减轻了不少生活负担。到了高三文理分科才个把月，蔡老师也申请获准到厦门教育学院去了。约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先后有两次到厦大开学术会议，于是曾两次造访过她。当然此时她已退休了。不过她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我很为之感到欣慰。但愿今年母校的六十大庆，期盼着能在福州再见到她。

作为福高正式开办建立的第一代学子，母校还有许多老师也都给我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如陈仁材、魏长庚、龚美珠、陈扬诚、许白英、李江海、程祖壁、陈题以及已故的侯恩赐、杨奕初、许祖麟、陈锡明、丘晋芳、刘友德和林珍恒等老师，无疑都是当年福高教学的顶梁柱，而且还不乏是福州市闻名的优秀教师。他们不仅教学经验丰富、学识广博，而且十分敬业。因此均深受同学们的敬重和

爱戴。还有一批青年教师，如吴亚俊、吴永璋、刘梅金等，他们对教学都非常认真负责，又很热情，并善于接近同学，因而也很受同学们的好评和尊敬。对我来说，他们都还是我的良师益友。

如果说，福高从 1956 年正式开办，1959 年即参加首届高考并取得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喜创了最早的辉煌；那么，就不能不说，主要是归功于当年为母校不辞艰苦、辛勤耕耘的这一批良师。作为这一代的莘莘学子，我相信，同学们都会为此而感谢母校的培养，感恩老师的教诲！

令人感到更加高兴和欣慰的是，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奋斗与薪火传承，无愧为首批省重点中学的福高今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再铸了新的辉煌。值此母校即将迎来热烈隆重的六十华诞之际，我想赋诗三首以抒怀感恩，也作为谨向母校贺寿的纪念：

一

世事沧桑几度秋，念思母校再访游。  
翘首仰观老古树，驻足凝望红钟楼。  
巍巍栋宇见雄美，郁郁园林显静幽。  
华诞欣逢花甲日，万端感慨涌心头。

二

峥嵘岁月历蒙尘，风雨耕耘夙夜勤。  
追昔抚今思往事，伤情念旧忆师尊。  
含辛茹苦育桃李，沥血呕心献体身。  
四海同归为庆寿，莘莘学子感恩深。

三

斗转星移六十年，辉煌再铸谱新篇。  
校风持续今如昔，薪火传承青胜蓝。  
高考佳绩堪鼓舞，科研硕果创空前。  
骄世英才喜辈出，论功莫忘众师贤。

## 二年制

1960 届 唐增铭

顾名思义：二年制就是将高中阶段三年的学制压缩为二年制。一九五八年中国大地正处于大跃进的时代，农村公社化，工业全民大炼钢铁，教育战线出现了马鞍型。为了填补教育上的马鞍型，一九五八年福州市几所重点高中学校，将当年招收的高一新生部分划为二年制，福州高级中学招收的高一新生有十个班级，其中有八个班级划为二年制。但，一个学期后仅留二个班级。其余的恢复为三年制。我有幸留在二年制高一（八）班学习。面对新的学制，如何用二年的时间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除了学子勤奋努力外，校领导的重视，师资质量的保证是必要的。就高一（八）班的主要课程的师资安排，就可以看到校方对二年制班级的教学质量保证投入了强大的力量。高一（八）班的班主任陈题兼任政治课老师，物理课老师是李江海，化学课老师是龚美珠，数学课老师是魏长庚，语文课老师是郑飞龙，俄语课老师是丁衡艾。

在二年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同样参加勤工俭学，大炼钢铁，同时在校方领导、老师和学子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三年的课程。在一九六零年的高考中，二年制的学子取得优异成绩。在此，我们要感谢母校的精心培养，并为二年制学子配备了一批师德高尚，知识渊博，乐教善导，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指导学生学科探究能力的师资，成为一批二年制学子学业发展，个性化成长与创新能力培养的领航员。

此值母校 70 周年校庆之际，我们不会忘记五十年代末在福高校园的峥嵘岁月，

我们感恩母校，希望母校在新一代领导班子和教职员工，以“传承文化，务实创新，构筑师生协同发展的书香校园”的办学理念，以“培养有文化气质和社会责任的福高人”为育人目标，展望未来，开拓进取，打造“传统名校文化传承与社会责任教育”办学特色的教育品牌。我们将铭记福高的校训：志当存高远。



## 福高师生甲子情

1960 届 张 巍

坐在第一排，满头银发的老师全体起立，转过身，120 多名年逾古稀的学子齐刷刷地喊道：“祝老师健康长寿！”这是 2017 年 5 月 13 日在福州市烟台山上，福州高级中学 1960 届 8 个班高中毕业生，“60 年（1957 年—2017 年）一甲子大聚会”的一个场面。

此时，唐增铭眼泪夺眶而出。这个农家子弟，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抚养 4 个孩子长大，当时作为长子的他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母亲喜中有忧：上大学虽有国家助学金，可到西安的火车票钱怎么办？就在这时，班主任陈题老师顶着烈日徒步两个小时，来到闽侯南屿尧沙村，送来了车票钱。望着满脸汗水的老师，小唐捧着钱连声说：“谢谢！”他不负众望，毕业后加入了空对空导弹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成为许多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改变了命运。聚会当天，耄耋之年的唐增铭与已 90 岁高龄的陈题老师相拥而泣。

正是有了这样的师生情，学子们“三更灯火五更鸡”，发奋苦读，学校连续 3 年高考成绩保持在全省前三名。同年级的陈宝钦、杨伦华、林中光 3 人同时考入北大物理系，当时在八闽大地传为佳话。今天他们 3 人一起回到母校，当年以全校第一的高分录取中科大的严玉成调侃：“3 位同时考入北大一个系，好一个少年‘三鼎甲’，真牛！”中科院博士生导师、我国微电子领域研究顶尖专家陈宝钦与母校青年学子座谈，到福大授课，连轴转，比在北京还忙，他说：“回到家乡要多做事。”在母校五楼礼堂，他给高一的学弟们上了《微电子与太空探索》一课。讲课末了，陈老转过身从包里取出一架小型无人机，往礼堂上空一掷，螺

旋桨转动，在数百学子头顶飞过，孩子们欢呼雀跃。无人机时不时飞到陈老眼前，他手指一点，无人机又重新飞到学生们中间。陈老介绍：“这是最小型的无人机，送给你们做个纪念。欢迎到中国科学院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研究最新的科技项目。”

岁月匆匆，一肩风雨，满腔大爱。“我们，60年前走进这座校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如今都是年逾古稀的老者。今天又欢聚在母校的怀抱里，依然童心未泯，人人充满活力。请记住：我们也是‘70后’，永远是福州高级中学1957级的高一新生！”这是郭亨心、冯国良同学的一番感悟，句句铿锵，撞击着老校友们的神经。校友中有定居美国20多年，刚跨洋过海从纽约匆匆赶来的一对教授夫妻，他们满眼泪花。

当年的语文老师韩珍重在欢迎大会上致辞：从当初同学们入学的1957年，到现在返回母校聚会的2017年，整整一个甲子，青丝成了白发，可是大家对母校和老师的感情，却是老而弥深。同学们毕业后，不管走得多远，飞得多高，也不管投身江南塞北，或是漂泊天涯海角，同学们都会眷念老师和这座母校。我想吟一首七律聊表心声：“风和日丽好晴光，追昔抚今聚一堂。入学当年华映日，归来今日鬓如霜。人生易老心难老，岁月虽长情更长。”

庆典尾声，著名书法家、校友周以坚送上自己的长轴书法作品：“龙是华夏且，龙是民族魂，我为龙后代，自有龙精神。”

五月的烟台山，蝉声如歌。



## 母校恩重如山

### ——福高70周年校庆感言

1961届 张森霖

今年是福高70周年校庆，也是我从福高毕业考进清华大学60周年的难忘年份。转眼一个甲子过去了，但是，母校对我来说，依然是魂牵梦萦，难以忘怀。

195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进了福高，父亲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不让我上高中，而叫我到我大哥工作的福州汽车修配厂当车工学徒，每月工资13元。在拜师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知识不足，一种空前的求知欲望完全占据了我的心。每天上下班我看见成群结队学生背着书包有说有笑地上学、放学，我羡慕极了，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想念书想得几乎发疯了。1959年春末，我把我疯狂想念书的想法告诉了当时在当民警的二哥，二哥非常理解我，答应在他每月30多元的工资中拿出8元给我当伙食费（注：二哥一直资助到我大学毕业）。有了二哥的支持，我迫不及待地跑到福高，找到了教务主任吴亚俊老师。吴主任说，你连入学报到都没有，也没注册，怎么上学？在我声情并茂地恳求下，吴主任感动了，同意让我马上入学，并允诺高一下学期跟班，跟得上，下学期念高二，跟不上，下学期从高一重新念起。我高兴极了，马上注册入学。从此我刻苦学习，很快就适应学习环境，空前的求知欲望迸发出了空前的学习动力，第二学期我顺利升至高二，转眼就高中毕业，在全校六个班300多名毕业生中我唯一考取了清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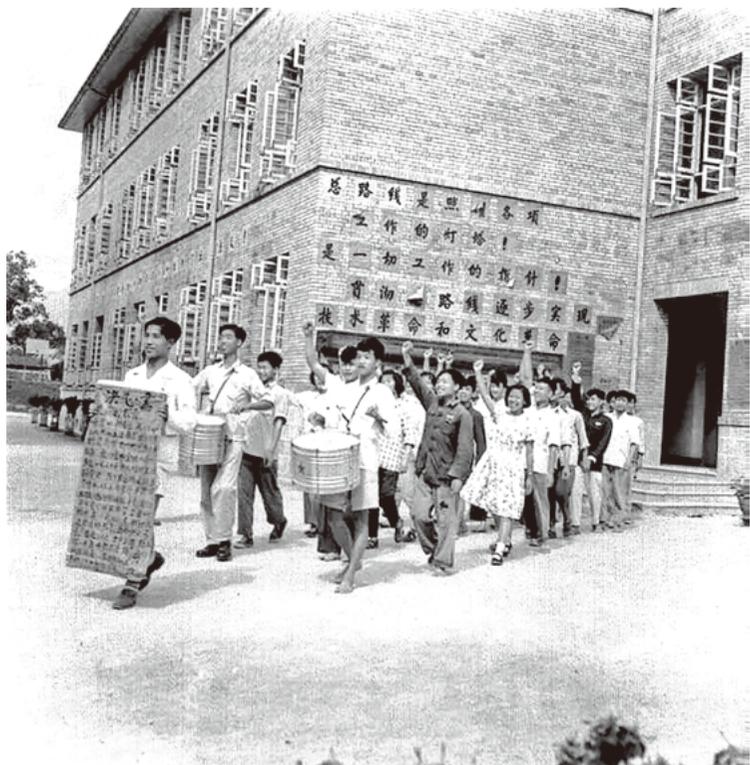
在福高上学，我住宿学校，当时我母亲已去世，学校就是我温暖的家，老师

对我们关怀备至，使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点不假，老师们兢兢业业、诲人不倦的园丁精神，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每星期都有半天劳动课，去农场种菜施肥收割等，陈德康老师带头赤脚卷起裤腿挑两大桶粪便到几里外的农场施肥，感动了每个同学。陈长庚老师呕心沥血地教导至今历历在目。高三时，为了高考能取得好成绩，学校组织低年级同学为我们洗衣服、补衣服等。61年经济困难，挨饿、浮肿是常事，学校专门为高三同学课间提供免费糕点，补充营养，让我们有充沛的精力备考，母校大爱至今难忘。在福高学习，我深深体会到教师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生活的导师与道德的引路人。真是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感恩母校给了我知识与做人的品德。

知识改变命运，勤奋成就人生。没有母校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考进清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在美丽的清华园我怀揣理想，刻苦钻研，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到了科技知识，开阔了视野，初步掌握了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本领。大学期间，同学们有机会参加社会实践，到工厂实习当工人，在一千多度高温的炼钢炉旁，我们和工人师傅并肩加料，汗水湿透了帆布工作服，干了后显现出雪花似片片盐碱。到农村抢秋收、搞“社教”，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了工人与农民的辛劳，为今后迈向社会奠定了基础。每年国庆都会到天安门广场狂欢，与首都人民共度良宵。1961年国庆夜晚，当我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看到那腾空而起的五彩缤纷、瞬息万变的焰火，异常激动，高兴得跳了起来。有年国庆，我们作为民兵方阵，还参加天安门阅兵，接受毛主席检阅，感到无比自豪。在清华我还有幸参加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同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让现场每一个人都欣喜若狂，这个让同龄人羡慕不已的特殊经历，让我终身铭记。清华毕业，我被分配到航空部贵州011基地任飞机设计员八年。去基地报到前，还到江苏淮安6430部队锻炼一年，体会了当兵的艰苦与伟大。

改革开放初期，我调回了福建工作。在省电大、省机械厅、民建福建省委等单位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我定居澳门，担任《澳门月刊》副社长、副总编，

世界张氏总会副会长、《世界张氏》总编等职，继续笔耕不辍，发挥余热，服务社会。年届耄耋，无限感慨，回首往事，心潮澎湃，千言万语，感恩母校。



## 这是一方进学高地

### ——福高求学散记

1963 届 卢美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学经历，所以对所学母校的记忆，就成了个人生活回忆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高中阶段是我進学成长的关键时期，又是处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所以是永远不能抹去的历史记忆。

予生也愚鲁，进学的滥觞始于蒙塾，学了一两年似乎尚未开蒙；到小学读了 6 年，才算扫了文盲，不仅会认课文，而且开始爱看课外读物。循此继进，初中三年更多读一些文学书，尤其是古典文学之类。但真正谈得上看书学习、受教获益的却是在福州高级中学的三年。

1960 年，我初中毕业，正在整理书籍和笔记，准备应付中考，没成想班主任竟通知我们几个同学保送上高中，而且让自报志愿。我们几人少不更事，只觉免考升学是一大好事，故喜之不尽。因为胸无大志，自惭形秽是乡下人，自然不敢报一中、三中、五中之类名校。大家凑合集议，完全同意班主任的建议报“福高”。其实，我们对这个学校全然无知，校名是第一次听说，地址在哪里更不知道。及至后来结队寻访，经台江、过大桥，从仓前街登山路，上了烟台山顶，才知道福高原来在洋人办的教堂边上。校名虽新而校舍甚旧，听老师介绍才知道，这所学校创办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951 年，本名福州工农速成中学，1956 年定名为福州高级中学。其校址原为福州鹤龄英华书院，而古老校舍的原建筑则可以追溯到

1881年建的施教楼（书院的美志楼）、1905年建的力教堂（书院钟楼与礼堂），可见其古老。

年少不知愁。上学的路程从自己家（旧水部柳宅村）到福高，光着脚丫快步走至少也得9个字（45分钟）时间。那时没钱，一趟8分钱的公共汽车是坐不起的。天天早出晚归，中午在校寄膳，也不觉苦累，只是觉得饿。高中三年，从1960年至1963年，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忍饥挨饿的读书是“苦学”。但对我而言，最快活的是获得了“悦读”机会。因为行走约一年后，学校为保证学生学习效果，规定城区学生也要寄宿上课。这对我而言是天大的好事，不仅可以免却天天来回奔波之苦，而且有了更多的看书时间。因为我们农家子弟放学到家，一放下书包就要拿起家伙做家务，或到田园干农活。晚上为节省煤油，做完作业就要吹灯上床。所以在家要读书是极难的，只有在校课余抽空看，甚至上课偷着看，或在上学、放学路上边走边看。寄宿了家里要为我每月单独付出8元4角的伙食费和28斤定量，而且少了半个劳动力会给父母增加不少劳动负担。

卸掉家务和农务的重担后，在福高专心致志地读书，真是快何如哉。那时大家吃不饱饭，体育课只做运动量小的动作，打打简化太极拳；考试也很少，记得一个学期只考物理一门；作业还是有的，在“自修”课内即可做完。有人自嘲说，饿着肚子读书更容易入脑，记得更牢。有了空闲我们就有了更多读书的时间，吃过饭就看书，下了课还是看书，学校图书馆成为我的好伴侣。阅览室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因为报纸天天换，期刊多又常更新。那时的许多刊物，如《知识就是力量》《旅行家》《新观察》《热风》《诗刊》《福建画报》等等，都是我喜读的书刊。当然，馆内大量藏书才是我的最佳选择。在两年多时间里，我选择阅读了大量名著，不仅有人们熟知的古典名著、章回小说，而且有外国名著，如前苏联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等等。说实话，对外国那些陌生而拗口的人名、地名，实在没有记忆的兴趣，倒是我国古典文学的诸多名篇，读后令人神往而且神往。不仅唐诗、宋词、元曲读来朗朗上口，一咏三叹，感觉美不胜收，就是诗经、楚辞、汉赋、诸子的文章，也觉咀嚼有味，令人有会心之悟。所以当时一面费心

抄录，一面记忆背诵。说也奇怪，可能由于兴趣，精神专注，加上那时记忆力稍好，对别人不大感兴趣的古典文学，我却兴味盎然地读着，用繁体字抄写，以致同学有叫我“老古董”“活字典”的。当时对《论语》《孟子》之书，通篇熟读，记诵名句，自认为有助于高考的文言答题，算是有点“功利心”的算计。语文老师告诉我，如《庄子》之书，将来上大学以后再与你一起讨论研究，那文章汪洋恣肆，颇难索解；连老师也似乎认定我会考上大学的。正是因为我对文史方面的兴趣和挚爱，所以特别留心于语言（包括所学俄语）、文学（特别古典文学）、历史、地理乃至外国历史与古代天文知识等等，多有涉猎。真是“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光华灿烂，节节上升，积学储宝，庶几近之。当年所学，至今尚能不经意间记起，用在作文上。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此言不虚。正是兴趣导我推开知识之门，又是兴趣引我循着知识之阶攀升。我读，我思，我进步，故我自信。自觉有了超越一般同学者的知识积累之后，在决定命运的高考中一搏成功。其实那是场没有多少悬念的竞赛，因为那时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是由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们集体会商、统筹安排确定的。我只是对班主任的决定作一点小小的修正，即把报考文科最高学府的志愿，前后顺序稍作调整：将排在前三位的系科东语、西语、俄语三系挪后，而将我所心仪的中文、历史、哲学调前就行了。我的理由很简单，福州人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说外语怕更不行，老师自然没有异议。我的执着还在于，在“志愿表”的备注栏中，加上四个字说明：“酷爱文史”。这可能是随意之举，无心之笔，但却因此改变了我的命运。最终正是因为历史卷成绩最好而被录取于历史学系。还有什么比遂愿更让人振奋的呢！既是天遂人愿，也是人遂人愿。

应当承认，我的遂愿是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摒却人所共嗜的爱好和欲望。须知我是在渴求中获得读书机会的。初中以前，因家无储书而又身无分文，故而未得充分阅读的机会。家务、农务的繁忙，也令我不得其闲去阅读。当然，为读书我也有自己的小算计，如借人书籍抢时间看，无钱租书从图书馆借阅；就是在寒暑假帮家里挑菜上街去卖，归来时看天色尚早，便径直进福州体育场，放下担

子，在空无一人的主席台上独自枕着扁担高卧看书。这时只觉凉风习习，书香阵阵，惬意极了。可惜好过的时光总是太快，不觉日上中天，腹枵难耐，该回家了。如此读书，至今想起，仍觉有味。还有印象深的，就是十五岁那年，刚上初二，借得《东周列国志》，喜之不尽，爱不释手；帮大人在灶下烧火时也在读，大人的责备也充耳不闻。因为读书，也有舍弃，如福高校舍地近烟台山炮台，每到周末，守台炮兵放映电影，许多同学都趁机免费蹭观，而我却始终无心参与。即使是当时最轰动的热门电影《红楼梦》，招待毕业班同学的，我也仍然不为所动，还是上大学后才补偿饱了眼福。高中的读书时光真好，清晨在校园树下念书背书；夜晚在教室里看书抄书；劳动课在市效种菜施肥，为救荒随老师上山摘野果做代食品。有大唱革命歌曲的豪情，有学习雷锋精神的善举；没有轻歌曼舞的闲情，更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

在那金钱和物质都短缺的年代，读书人多有不堪的尴尬。记得一次在仓前街边旧书摊上，看到一本厚厚的《红楼梦研究论文汇编》，心痒欲购，无奈阮囊羞涩。急中生计，低眉悄声问老板：“可否用粮票换购？”老板一愣神，端详一下我，竟痛快答应了。于是我以一斤饼票的代价，换得这本“宝贝”。在福高上学的日子，我最常去的书店就是观音井新华书店、大桥头新华书店和中亭街旧书店，那里都是我淘书的好去处。一次在中亭街旧书店看到一本破旧的四角号码字典，1954年出版的，标价1万3千元（合今1元3角），只售八角钱，我当即买下，使用至今，不忍释手。可惜那时书店中我想买的古典文学和历史类书实在太少，我只能守望着购买《中华活页文选》，一期不拉地将其装订成册，它使我增长了许多古典文学知识。

福高是实现个人梦想的起航点，它是一块学习高地。这不仅因为地位清高，居于烟台山之巅，更重要的是它有一批“高人”，就是有许多真才实学、各有专长的老师：不管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乃至俄语。他们又正当盛年。特别令人尊敬和感动的是，他们中一些人还身被污名，背负沉重的精神包袱，却都非常敬业，真正是诲人不倦，悉心传授。为怕有遗漏，我只能在心中铭记而

不能一一点出他们的名字。要知道我们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升的，我们的寸进，都是他们力挺的结果。

福高是我学习的福地，学业的长进，知识的积累，都从此地跃升，而且所学受用终身。当时的初积仍然是今天“薄发”的资源。在那个年代，好读古书者鲜少，就是能坚持在校读书也不易，这是时代的无奈。记得1960年初进福高，高一年段有十个班，总人数当在500人上下；一年以后，就撤销了第一班和第十班，因为退学人多；到毕业时，就连8个班级中各班的人数恐怕也只有40人上下。当时全校的高考录取率还算是拔尖的，考上名校者不少。自己的读书理想遂了愿，也为福建的“高考红旗”添了彩，值得庆幸。当然，我的读书生涯不止于高中阶段，这只是一段进境；嗣后的大学五年，才是我从福高出发的目的地。

身在仓山之巅，仰望天空，俯视江流，其眼界和胸怀自然不同。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点不假；从这里再出发的我，可能已不再是“吴下阿蒙”。而母校福高的进境也大胜昔日，现今高中生三个年级38个班，近2000名学子，较我们当年壮大了许多倍；而且在教育资源分配未均衡的情况下，母校仍取得骄人业绩，延续着昔日辉煌，怎不令人欣慰？但愿后辈学子，更能珍惜时光，珍重自己，为实现个人梦想、民族梦想、国家梦想而勤奋读书、努力成才。

## 福地传经 高冈弦歌

### ——献给福高七十周年华诞

1963届 卢美松

古人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告诫人们要成就崇高功业，必先树立远大志向，崇高目标；要想拓展事业成就，必须辛勤努力，不断进取。所以我认为，福高设校训为“志当存高远”，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高中阶段是青年成长成熟的关键时期，每个学子都在这时立志定向，期望在此前积学储能的基础上，实现鲲鹏雄飞，骐骥一跃。学子蓄势待发，家人寄望殷殷，师长勉励有加，每个人都对前景充满幸福的憧憬和热忱的追求。

我与福高的邂逅，十分偶然。记得1960年夏季从福州第十五中学初中毕业，正准备着参加中考，忽听班主任宣布保送名单，有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可以免试升高中自然大喜过望。当时我校初中6个班，听说保送上一中的名额只有一个，我们自然无望，大家都赞同老师的建议，抱团上福高。说实话，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福州高级中学”的校名，感到新鲜，特别是“高级”两字有些诱人。可惜校址在哪儿都不知道。在认路同学的带领下，我们相约一起先上仓山一探究竟。从十五中徒步穿过漫长的街道，还跨越长短两座大桥。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滔滔闽江，水势浩大，江流上下不见尽头，着实令人震撼，有“望洋兴叹”之感。

最让人惊奇的是，这时才发现，福高原来是一所座落在烟台高山之上的学校，需蹑数百级石阶上山，而校舍竟夹杂在许多座洋楼中间。当时可见周边有教堂、领事馆舍、传道室、洋人会所、神学院等西洋建筑。就连学校北区也是一派西洋

建筑：教室、实验室、体操房、卫生室、礼堂等等，只有几座宿舍和食堂是后盖的。学校四围显得逼仄，只有操场是比较宽敞些。再入南区教学楼，楼式是普通的三层灰砖楼，而课桌椅却是苏联式的双人连坐斜面翻屉棹，油漆成锃亮的枣红色。正是中西混合的校舍，新旧相间的课堂。面对这一切我们都感到耳目一新。校园内那高大繁茂的樟树，证明了校舍修建的久远，应在百年以上，而“福高”学校却是刚成立不到十年的新校，它继承的是英华书院的遗产。

这就是我们将要在这里度过三年时光的学堂，一所座落在高山之巅的学校。福高，福高，确是地处高位的学府，这里将是我们升级求学的高地。作为教授生徒的学校，福高也如朱熹所说，“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这是圣贤对进学者的勉励和期望。历史证明，肩挑日月的担大任者，要靠自己的聪慧勤勉，更有赖师尊的传道授业。十分荣幸，三年之中，我们的业师都是学有专精、教有经验的老成学者，他们诲人谆谆、诱人循循。三年化育，众多学子正是踏着他们的铁肩，高飞远举，鹰扬四方。他们是耀眼的蜡炬、坚实的路石，引导并托举着学子们上升、飞腾。

“少年不识愁滋味”。福高三年，开头我是光着脚板从水部柳宅村农家走出，每日徒步往返数十里，“越陌度阡”，走街串巷，过大桥，攀石阶，准时到校，从无旷课。因为时处“三年困难”期间，伙伴们面有饥色但无人叫苦，枵腹从学，依然书声琅琅，笑语喧喧。只是体育课减少了大运动量，半期考压缩了多个学科，日常还有下地种菜，上山拾果之举。同学家境有困难者只好辍学退读，一年下来，年段十班缩成八班。我们珍惜读书机会，力排困难，坚持勤学，志意不磨。

当时，班上同学课余自教唱歌，因此每到下午自修后，同学们常常引吭高唱。当年抒发豪情的励志歌曲有：“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是我们，奋发图强干革命。”“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山河也唱起欢乐的歌。这支歌献给亲爱的党，献给亲爱的祖国”。“我们这一代，豪情满胸怀。走在大路上，东风扑面来。”“火红的年华，火红的时代。革命的重任担在肩哟，昂首阔步向前迈。”1963年更有“学

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的誓言歌曲，响亮而又激越。许多中央领导的题词，引领了一场浩大而又特久的善举热潮。这是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强大的年代。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朝气蓬勃的年代。响亮而又激越的歌声，抒发的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壮志豪情，滚烫的词句，沸腾的热血，至今回味仍让人心潮澎湃。这是我们高中学习最值得记忆的往事，也是永难忘怀的学校生活。这是弦歌不绝的课堂，这是桃李争艳的青春。人人都期望在逆境中奋发成才。艰苦的青春岁月，融洽的师生感情，以战斗精神完成学业，真是从未有过之事。此情此景让人没齿不忘，非亲历者难以置信。

回溯入学至今，忽忽已届一个甲子。“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同学相顾皆已鬓发苍颜，值此“杖国”之年、“从心”之期，重返母校，只见乔木阴阴，古树苍苍，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所遗憾者，老师皆已高年，或耄耋，或鲐背，睽违难得谋面。所痛心者，“年与时驰”，老成凋谢。此时重温朱子诗句：“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黄叶已秋声。”能不油然而生风木之感？

余生也鲁，高中三年，才知黉门之高，学问之大，故求学如恐不及。到了高二，学校要求同学从通学改为寄宿，便于集中管理和辅导。这一决定“解放”了我，得以免去家务和农务的烦劳，腾出许多读书时间。我如饥似渴地抓紧学习，上课时间除外，中午饭后就到阅览室看报刊杂志，或读课外书籍。下午或晚上自习时间，赶忙完成作业，有余闲还是读书。学校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除了借阅国内外名著，我最喜读的还是古典文著，诸如诗词曲赋、古典小说，甚至古代天文知识，总之逢古必读，好的诗文还刻意背诵，真有点“好古敏求”的味道。我抄书、做笔记也爱用繁体字，常用字典查字，所以有同学谑称“老古董”“活字典”。不管怎么讲，就是好读书，别人星期日晚上到邻近的烟台山炮台驻军处蹭电影，我竟一次也没去。记得在文科班上“升学指导”课时，有老师巡查，我被点名批评说：“到这时候了还看课外书。”心有余愧，但实在不忍释手。记得在校时常去的新华书店有观音井、大桥头的，还有中亭街古籍书店和仓前旧书摊。一次见

仓前街旧书摊上有一本“红楼梦研究论文集”，很想买但阮囊羞涩，低声问老板：“可否用身上的一斤饼票换取”，老板居然答应了，谢天谢地。

枵腹读书，权且“煮字疗饥”，如饥似渴，倾心于读书。知识的饥渴甚于肉体的需求，而且渴求之学入骨浹肌，自觉终身受用。我后来入大学上历史专业，守职场搞方志编修、文史研究，大都得益于此时的积累。少年积学，现在作文、讲课还时常用到。

当时身边带着《四角号码字典》，还是中亭街从古籍书店买来的二手货，只花八角钱。因为觉得好用，陪伴我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直到九十年代才被《康熙字典》所取代。因为爱好古典文学，语文老师吴端升嘱咐说：“你现在熟读《论语》《孟子》就可以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比较古奥难解，留待以后我和你一起研究吧。”可惜这“以后”的机会是没有的，我只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于福清开会时，听说他退休在家，便和同学一起拜望过一次，当时他正忙于融光诗社的事，作为社长他是实至名归的。

作为曾经的学子，我们总不能忘怀当年的傅训、师恩。凡上过大学、事业有成的学子，都会记住自己如何从“吴下阿蒙”成为业界作手，如何蝉蜕蝶变而成今我。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吧，这些恩师的姓名：我的班主任兼代数老师黄泉桂，后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黄四维、阮秀蕙。是阮老师的宽容，让我的高考志愿从校定的北大外语系科改回中文、历史，才有了我后来多年从事的文史方志专业，并且终身徜徉其中。我的语文老师吴端升，以其学养人格教导了我；我的历史老师徐祖麟、邱晋芳，以其专业知识与和善态度感染了我。其他的高明业师还有物理教师李江海、王弼刚，化学教师杨秉铸、龚美珠，俄语教师陈宇、陈华芬。当然，还有更多的校领导和我们服务的员工们。我们的成才、成器，都是借助名师的阶梯奋力攀升的。没有他们，我们便会是另一种面目，另一类身份，无由跻身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时至今日，我在写作和讲学中，仍能不经意地引用经典名言和警句，那就是在福高三年苦读中得来的。“积学储宝”，善哉斯言。数年勤学，终身受用。

我生何幸，陟彼高冈，入此名校，三年修习，知识得以升华；我生何幸，入选时髦，跻身上冀，深造陶冶，实现自我超越。今日垂垂老矣，永忆师恩袍谊。我想，母校“志当存高远”的训勉，必将激励更多后学者的初心：高志，常在青云之上；远志，当届四海之裔。莘莘学子最珍惜的是，在此地度过的青春岁月和经受的传薪教诲。幸沾雨露，长恋杏坛。人生有许多磨难，一甲子间，我们经历过迢递山河与峥嵘岁月；我们接受过童稚训蒙与开智成长，但其重要时段乃在高中，那是决定志向、实现理想的关节，也是走向新人生的出发地。

古人诗咏战马“闻鞞鼓而意气生”，我辈是入冀宫而学业成。这是无缘回报、报不及身的教养深恩；我们的回报，在于桑梓，只在祖国和人民。我想，这也是老师的希望、学校的指归吧。

“高山仰止”，我们仰望这位于高岗之上的母校，仰望崇高的中华文化和传薪不倦的师尊；

“景行行止”，我们依然“走在大路上”，瞩望一代代新人“意气风发”奔向太阳升起的远方。

## 忆母校（节选）

1963 届 欧潭生

1960 年春，我转学来到福州。一开始，我姑妈家表弟帮我联系福州九中，我拿着转学资料去仓山，不知什么原因会路过福州高级中学。命运之神驱使我走进福高教务处，遇上吴亚俊主任（改革开放后任福州市教委主任），他看完我的成绩单，说了一句“成绩不错！”，大笔一挥，把我批转到高一（1）班（黄泉桂老师任班主任）。后来才知道，福高是省委书记叶飞的夫人王于畊当教育厅长时抓的重点中学，在解放初成立的工农速成中学基础上，调集全省一级教师和五区八县全市优秀毕业生，组建了每个年级 10 个班的重点高中（只有高中没有初中），冲刺“高考红旗”。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时期。感谢母校福高，提供了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教学、一流的高考复习，让我考上北京大学。也要感谢父母，在那困难时期乃至饿死人的年代，没有让我失学，并竭尽全力供我上学直至大学毕业。

我家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湖边村，历史变迁，所谓的“湖”已是小池塘，只有高盖山巍峨耸立。从我家后门经肺科医院后门，绕过百泉庵和师大音乐系后门，穿过师大物理系门前十字路口即可到达原福建省军区大门，再爬一个坡就到了福高。每个星期我都要在这条曲曲弯弯，起起伏伏的路上走个来回。开荒种“自留地”的那段时间，我一星期要走两个来回。福高食堂周末把一天的口粮定量八两半做成象枕头一样的馒头，我拿着这块馒头边走边吃，还不到原省军区门口就吃完了。星期天只好在家中“蹭饭”。高考前一个月，我是农村户口，没有口粮，

只好每星期装一布袋自己种的“番薯”（胜利8号优良品种，含淀粉很高）到学校。每顿用小布袋装“番薯”放在蒸笼里蒸。没有菜，只好用酱油沾着吃。感谢胜利8号番薯营养丰富，不仅赶走了饥饿，而且让我正在发育的身体渐渐强壮起来，以充沛的精力冲刺高考，取得考取北京大学的好成绩。高中同学至今还在戏谑地喊我外号“胜利8号”。

我的数理化功课很好，但经不起三天两头回家“种自留地”，造成“知识断层”，只好选择“死记硬背”的文科。我的语文老师、政治老师和历史老师也看好我，高三最后一个学期，我和卢美松都分到文科班，让我们俩和另外两个人冲刺“北京大学”。

我和卢美松十分有缘。卢美松个子不高，白净面孔，坐第一排。他给我的印象是好读古书，穿一身灰色劳动布的衣服，赤脚走路，健步如飞，说话嗓门特别亮。班上同学用福州话喊他，都用谐音“美驴”。更特别的是，他左耳挂着金耳环，据说是福州人的传统习俗，能保佑男孩健康成长。他的金耳环一直挂到北京大学，直到毕业回福州订婚时才取下来变成未婚妻的首饰。因此，这表明他一辈子注定是很传统的人。

在福高高一（1）班，我是生活劳动委员。当时勤工俭学劳动很多，我都要带头干。每次到校办农场拉粪车都是班长石杰南（现为港商）当“牛头”。我和美松一样，常年赤脚穿劳动布裤子。我俩很投缘，他到过我家，知道我家后门有棵很大的番石榴树。我到过他家，好像是水部柳宅横巷2号，福州传统的木板房，过道很狭窄。第一次遇到他母亲，是在房后池边的薤菜（俗称空心菜）地里。干瘦的母亲挑着带喷嘴的水桶在浇薤菜。据美松说，他经常要帮助母亲挑菜沿街叫卖。

高考前夕，我和美松都被分到文科班。我是学习委员，他是语文科代表。当年，高考报志愿都由老师来定。文科班报考北大只有四人，我和美松在其中。最后只有我和美松双双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记得考历史科目前夜，我和美松在校内操场双杠沙坑边复习功课。当时，对历史复习资料我们都倒背如流。我突然提问：

“十八世纪德国南部农民起义领袖是谁？”美松答不上来。我们赶紧一起反复背诵：“多玛斯·孟彩尔”。这时，夜已深，教我们几何的老师发现我俩还在背诵，立即劝我们回寝室。第二天，历史考卷上果然出现“多玛斯·孟彩尔”的填空题。我俩几乎以满分的历史成绩被北大历史系录取。

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庭，我连起码的路费也没有，幸好母校福高主动补助20元购买学生火车票。家中父母平时用的半新棉被让我带上，内装两件换洗衣服，打一个捆就上路了。北京大学发通知书时附寄的四件行李签都没用上。父亲把唯一幸存的大皮鞋让我穿上，从村口走到公交车站就把我脚后跟磨破了。父亲坐6路车把我送到台江广场转车时，抽着烟袋锅蹲在地上说：“车费不够，你自己坐车去火车站吧！”我扛着一床棉被到火车站，站前广场许多家长在送学生，十几个人围着一个学生千叮咛万嘱咐，有的学生哭哭啼啼的，我好奇地围着一群群人转悠，心里想：上大学是多么好的事啊！他（她）们哭什么呢？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

1963年8月底，华北水灾，津浦线瘫痪多日，大量福建考生滞留上海。我和美松有幸坐上水灾后第一列从福州发出的火车。当年长江上没有大桥，在南京浦口火车分批轮渡后，沿着抢修的铁轨缓慢前进，铁轨两侧全是汪洋一片。硬座车厢都是赴京报到的福建新生。我与美松分享着他母亲节衣缩食买的龙眼。他有一个伯父送的藤木箱，内书“廬记”二字。四天四夜的火车旅程，在兴奋、新鲜、幻想、趣谈中很快就过去。当年我们只有18岁。

## 感恩母校——福高

1963 届 欧潭生

1961 年春，全国经济困难的岁月，我读高一放寒假，全家从三明钢铁厂下放回福州盖山湖边村务农。食不果腹的年代和一贫如洗的多子女家庭，作为长子的我面临失学的危险。我父亲坚持让我继续读书，姑妈家的表弟帮我联系转学福九中。我怀揣三明一中的转学证明和成绩单，路过烟台山顶的福州高级中学，便冒昧走进教导主任室，迎面碰到吴亚俊主任。他看完我的转学证明和成绩单，说了一句：“你成绩不错，愿意到我们福高读书吗？”我喜出望外地答道：“愿意！”就这样，他大笔一挥，就安排我插班到黄泉桂老师当班主任的高一（1）班。

我侥幸进入了一个年级段有 10 个班的省重点中学——福高。我心怀感激，学习刻苦，劳动积极，不久被选为班劳动委员和生活委员。高考前夕，文理分班，我还担任了大文科班的学习委员。高考那几天，学校在那样困难的年代为毕业班近 500 人的考生准备了丰盛的伙食，八菜一汤、八人一桌。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复习，校党支部书记傅锦田利用就餐时间，站在板凳上作考前动员，同学们边吃边听报告。报告内容记不清了，但有一个细节却忘不了：当时正当炎夏，他嘱咐我们上考场要准备两条手绢，一条擦汗，一条系在左手腕上，以免汗湿考卷影响答题。考虑得多么细致周到啊！

我非常荣幸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兴奋之余，全家为我赴京的火车票作难。学校知道后，主动补助我 20 元人民币。现在 20 元算不了什么，可当年却解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感谢母校，感恩母校，半个多世纪前的青涩记忆历历在目，永志难忘！

## 福高——我心中的圣殿

1963 届 林元桂

小孩子总是贪玩的。初中毕业后，我就选择要到哪个学校读高中？我的首选是仓山区，它像厦门鼓浪屿。那里有各国领事馆，还有好几所解放前的洋学校，校园里都有足球场。当时福州的省级重点学校才四所，鼓楼区两所一中、三中。台江区一所都没有。仓山区两所福高、附中，孰先孰后，尚无定论，我的心中内定福高为冠。它屹立在闽江之滨，过了大桥，登上石阶顶，山脊梁的乐群路就直通福高校门。附中要翻过山顶，再下到坡底，冲这点，在我心中就屈居第二了。至于城里的两所，平坦一窝，篮球场也没几个。况且我也不是书虫，天天啃书本，多累！这是小孩子的思维，未必合理，但合情。我心中的圣殿，就是它了——我的福高！

开学第一天我就被大足球场迷住了。西边是哥特式教堂、钟楼，东边几棵大樟树、茂密的树冠后是广东式的二层小洋楼，那是理化实验室。南边正中是陡峭的石阶，坡顶右后侧就是石砌的教堂。操场北边几幢广东会馆式的教工宿舍。这圈的格局可能就是英华书院的旧址吧——我理想的学府，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就读时，乐群路南侧又有教学楼专区，北侧是办公楼，再一座天桥与“旧英华”毗邻。心底喜欢它了，整天上上下下，七拐八弯，都不嫌烦，还觉得曲径通幽、满有意境的。

福高的前身是工农速成中学，这是考进福高后才知道的。福高师资阵容的强大也是当了三年学生后才亲身体会到的。尤其是几位王牌教师：教化学的龚美珠老师，教物理的江海、杨奕初老师，教生物的陈锡明老师把生物课也上得引人入胜，

板书的字义写得潇洒、遒劲。据说他英语、音乐也教得很好，对戏剧也很有研究。对龚美珠老师我要郑重地向您道歉，有一件事，您也许早已忘了，可在我心中抱憾终身。那是在高二的一次化学实验课。试验前老师一再强调，做这个试验一定不能在试管里搁沙子。我这人就调皮捣蛋，你不让、我就偏要偷着试试。结果酒精灯上、试管里的液体很快就沸腾起来，龚老师立即赶过来，就在她弯下腰注视试管异常反应的一刹那，“嘭”的一声试管口喷出液体，正好射到龚老师的眼睛。她立马跑到教室外的水龙头冲洗。这下可把我吓坏了。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也不知道龚老师的眼睛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人追究责任，也没有人再提过此事，水过无痕。那是龚老师的胸怀，放过我一马，我心里却感到深深的内疚。这些老师对教学兢兢业业，对学生呵护有加。自身又特别有才华，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秉着良心，做着该做的事。不求名利，却获得学生们的好口碑。是福高让我认识了这些被侮辱、受迫害的好老师，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他们个个才华横溢却被压抑，在最有作为的时光备受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从此我对这类老师总会肃然起敬，认定他们才是教育界“最可爱又不幸的人”。以致到文革破四旧时，批斗所谓“牛鬼蛇神”“学术黑权威”我从不介入。相反，每每见到那些激进分子的过激举动就本能地产生反感情绪，对被批斗的老师常怀惻隐之心。

福高不乏会做大报告的好领导，印象最深的是教导主任吴亚俊老师。后来曾任福州市教育局局长。据说他是邵武人，北师大俄语系毕业的。他的报告生动、风趣，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有一场《夜奔南门兜》的演说，谈及困难时期同学们都羡慕水肿的同学可发糠饼票。学生肚子饿，晚自修回宿舍后偷跑到校外吃点心。仓山萧条，店铺关门，就直奔南门兜。至今还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跟陈龙川老师的相声也说得妙趣横生。

下面我要重点介绍我们高三九班的班主任吴端升老师。他教我们语文，又连续三年当我们的班主任。上课时讲起古文来引经据典，教《木兰辞》时用福州方言，私塾老先生的腔调摇头晃脑地唱给我们听。他批改作文一丝不苟，讲评时切中肯綮。分析课文鞭辟入里，许多教法，对我这同行弟子算是独门秘笈。我步他后尘，

当了一辈子中文老师。他绝对是我心中的偶像，标配的“师范”。平时他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有一次上课提问我，我指着喉咙比划着告诉他，我骨鲠在喉、无法作答。下课后他叫我到他宿舍，让我背着他面壁瞬间，他在我身后对着一碗白开水，口中念念有词。最后让我当场喝下那碗水。掐在我喉咙的骨头真就化了，到今天我还不明白怎么会那么神奇。郑崇祥同学说，他也喝过，还是加白糖的甜水，也成功了。还有一次劳动，用板车去公墓附近拉水浮莲，可车后面缺了一块挡板。我到校办木工厂摸了一块，结果被厂长抓到，不让走，还告到班主任那里。吴老师来了，当着厂长的面狠狠地训了我一顿，最后命令我们，用完一定记住把板块还人家。既解决问题，又给足对方的面子，我们打心底佩服他的处理技巧。高二时学校组织全校性朗诵比赛，一位实习老师辅导我朗读“火光、人群，人群、火光……”我居然也得奖了，吴老师就让我当班级的文娱委员。文理分科后，我仍在他的文科班，算是嫡系，依然偏爱我。高考前他嘱咐我们，作文审题务必字字推敲。那年我们的作文题目是《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交卷钟响，他第一时间站在门口等我们，好像参加高考的是他的子女。一个同学太紧张了，开口就问：“吴老师，奴隶的隶字下面是‘小’还是‘水’？”他立马判断这位同学写成“国歌”了。他没有劈头盖脑的指责，而是很镇定地告诉对方，“下面还有好几科，一定要吸取教训认真审题。高考会紧张，可以理解。但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次。”毕业后，有次他附着我的耳朵说“元桂，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当班干部吗？”我没想到他会向我提这个问题，也答不上来。他幽幽地告诉我“我是把贼阎王，招来当女婿！”“因为我很调皮，个子虽小，可是跟我玩得好的都是班上后排几位大个子兵。所以他选我作班干部，我就会把那些大个子、有份量的同学调动起来，有利于开展班级工作。吴老师面授此机宜对我此后从教工作受益非浅，我在带班时也常学这一招，屡试不爽。

你们可能谁也记不起我们福高校医院还有一位从部队复退的校医（很抱歉，我忘了他的姓氏。）他与我却有一段惨烈的交往。那是高二下刮台风的季节。一天傍晚狂风大作，教学楼边上的大树枝被吹断落下，正好砸在一楼走廊的镶着大

玻璃的作业栏上，“咣”的一声，玻璃框被砸碎了。又一阵狂风把飘在走廊水面上的玻璃像弹片一样朝我的大腿劈来，我想躲进后门，门关着，情急之下我按着门把手纵身跳起来，还是被割到脚踝处。我一瞅，看见灰白色的骨头，我忙把左手捂住嘴巴大的伤口，鲜血就从指缝里溢出。炳霖同学二话不说，背着我一路上滴着血向校医院猛跑。奇怪，当时我也不觉得疼。那校医也一句话不吭，拿起半瓶碘酒就往我伤口浇，我“啊”的一声惨叫，那时才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痛。接着就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帮我缝了九针。伤筋动骨一百天，卧床旷课，连期末考也无法参加。我真舍不得，下学期要告别高三九、与班主任再见了。永春同学天天放学后到我家床前帮我补课。第二学期开学初才去补考，我居然门门课都过关了。吴老师也意外惊喜，还评我为学习积极分子。

我从高中开始就立志将来要当记者，所以就要学好摄影。我的高中、大学的同学相簿里大部分相片都是我拍的。高考报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想报：复旦大学新闻系。吴老师告诉我：你知道复旦新闻系每年到福建招生名额是多少么？全省只1-2个指标。你既不是党员，连共青团员都不是，这第一志愿不是白费了？宁可报北大中文系，不行了，福建师大中文系立马接盘，再兜一圈就要落选了。我是俄语科代表，古文、作文都还行，历史、政治背下提纲，估计考上大学不成问题。所以高考前我还玩性不改，天天打篮球。神仙都有打盹的时候，我们福高历年押题都挺准的，偏偏那年历史科只押到32分。记得教历史的邱晋芳老师跟班主任提醒过“元桂要倒就倒在我的《历史》上。”最后不出所料，我高考历史不及格，一科拖了总分几十分，能考进师大算命大了。

吴老师退休后，回福清老家。给他写信只需写“福清杏园”四字就收得到。可见他在福清县知名度有多高。他平时给人写信都用复写纸留底保存。我给他的去信，他就夹了厚厚的一本。告老还乡仍被聘到福清教师进修学校当顾问、还兼任世界中华诗社总编，同时还出了好几本专著。我们九班同学对他感情深厚，多次带慰问品专程赶到福清看望他老人家。他晚年时还亲手用毛笔为我书写了一首他自题的七律古诗勉励我（附后）。

我们班还有一位长得像洋娃娃一样的教俄语的林珍恒老师，她的眼珠感觉是蓝的，圆圆的脸蛋。言行举止，真有异国风味。教数学的魏长庚老师，每次上课，夹着一个大三角板来，下课时总有同学跟在身后，向他求教。他也诲人不倦。走几步，停下来；解答完，又起步、再停下，言犹未尽。还有教我们物理的杨奕初老师，说话慢条斯理，听他的课让我体会到逻辑思维、严谨推理的美。教几何的李宝玉老师，仿佛在我的脑子里撑起一个立体的空间，眼睛的视觉也顿时多维起来，像x光透视眼想象得出后面虚线的构架。还有教化学的林慎言老师个子不高、嘴皮薄薄的，语速偏快，我最怕她。因为旷课太多，许多公式联系不起来。好在到了高三就文理分科，我们文科生不须读数理化了。

记得我们班上有位印尼归侨叫周瑞珍同学，平时骑着“尼丝车”，夹着“人字拖”。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周传虎、一个叫周传豹，两兄弟都打的一手好篮球与羽毛球。学校跟外校比赛，他们都是校篮球队的。配合得也非常默契。可是校内比赛，他们在不同的班级，同班队友就经常传错球，每次“乌龙”就引起观众们一片笑声。记得我们福高的羽毛球在福州市蝉联冠军好几年。这跟教体育的陈仁材老师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福高，记载着我青年的梦想，留下我成长的脚印。1963年毕业，再过两年就整一个甲子了，我们这些当年的中学生现在都成了爷爷、奶奶辈，我们的学生也相继退休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忆甜视今，觉得好像日子过倒了。当年风华正茂，如今垂垂老矣。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不知有几位还健在？走着走着，有几位同窗都陆续作古了。母校的子孙还在繁衍，希望她明天会更好。在福高的日子里，我觉得：我们学习很紧张，但我们的生活很快活。学校为我们提供了优美的环境，完备的设施，资深的教师，夫复何求？福高，您沉甸甸的历史频添的使命感，觉得应该让它更辉煌，从我做起，每位同学都要为社会作出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仿佛不如此就对不起培养我们的母校与老师。套一句时兴话：但愿她能不忘初心，“英”我中“华”，“速成”栋梁，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州“高级”中学。

福高，您是我心中的圣殿，永远的圣殿。

## 我的福高63届老同学

1963届 叶琮坦

1960年我从福州第十六中学考入福州高级中学,1963年毕业。当年校长陈题,教导主任:吴亚俊(北大高材生)当年作一报告《夜奔南门兜》讲述我国困难时期怎样克服困难,至今不忘!福高63届同学共计319人(其中男生226人,女生93人),高中毕业大体三个去向:

一是升入大学,继续深造,二是留城复读或工作或出国。三是首批上山下乡到国营三场(当年周总理全国动员报告)前后二批同学,我印象特别深刻。记得63届福高优生:林常,保送清华大学,日常总是他的试卷张贴为标准卷;总是一个人,躲在教室(进修大学课程),后来据说因常流鼻血而退学。还有同班的一个同学,体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却因哈尔滨天气异常寒冷而生病。殊不知我班学习委员未录取,而三科不及格者反而考进北京钢铁学院!自然63届同学大致三分一考入大学。如:北京医学院、天津大学、上海军医大学、福建中医学院等等,男生英俊潇洒,女生年轻漂亮,他们当年秀丽的面容至今不忘!天之骄子为之骄傲!福高63届毕业生还有特殊的一部分;50位同学组成“福高创业队”,带队老师余智椿(副校长现已故),上山下乡到古田国营林场,以场为家,以林为业,为促进荒山绿化,亲手披荆斩棘开山造林,使昔日的杂草丛生,荒草凄凉的荒山野林变成群山苍翠、万木葱茏的万亩森林!历经半个世纪,艰苦而峥嵘的岁月!回想全国八千万知青奔赴广阔天地,热烈的场面历历在目,当年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从福州到古田,从上游南平葫芦山到下游闽侯白沙,

闽江两岸绿化(五公里范围内)洒下老知青的血汗与泪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如今闽江两岸连绵120公里,层林尽染,树木成林,福建名列全国绿化先进行列,闽江水质全国一流,也有林场老知青的汗马功劳!作为社会历史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老知青这些经历者,他们不是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当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等都是出自知青经历!他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哪里需要哪里去,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饱含多少酸甜苦辣,为祖国绿化,保护生态环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然迄今63届老同学大都退休步入老年行列,“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乐”,有的发挥余热,有的身为郎中,天天坐诊,有的父子创业,日夜奔劳,有的专程回国老同学聚会……这些老同学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敬与关爱。“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它就像一次单程马拉松赛跑(没有回程)。生活中总有些意外或变数,(包括家庭、爱与婚姻)只要正确面对没有过不去的坎,老同学要爱护生命,就要爱护自己,爱他人,爱生活,因为生命残酷,但生活美丽,但愿老同学幸福快乐,家庭子孙也就快乐幸福!

## 福高精神

1965 届 陈柳英

五十五年来，我的耳边一直响着北大学子的一个声音：“这是华罗庚数学，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呀。”这是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陈永杰同学的声音。

我们班在他带领下，学习气氛非常浓厚。每星期的黑板墙上总会有两期的数学题让我们解。有时永杰同学觉得有一道题更难，第二天，他会更早到学校把难题写在黑板上，然后就听到他在大声喊，这是华罗庚数学，我们大家一起解呀。他引导我们对华罗庚的敬意，对华罗庚数学的学习兴趣，他希望每个同学都学习得好与他并肩前进。

我们班在他的带领下，学习气氛非常浓厚，我们 65 届高三 (3) 同学共有 43 人，冲进大学的就有三十余人，在北京学习的就有十人左右，这就是我们福高精神。为我们福高有这样的精英点赞吧！我感谢福高，福高精神代代传！

## 在福高难忘的日子里

1965 届 吴枝坦

引言：古人云：“蹉跎英遣韶关老，人生唯有读书好”，宋朝朱熹名言“读书是起家之本”。我想千百年教育重在励学笃行，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育人。我们的福高一届又一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哺育和涌现出许多名人志士。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屹立在烟山之巅，闽江之畔。莘莘学子为母校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让我们祝贺母校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吧！

### 一、人不忘本、其后可昌

俗话讲：人不忘本，其后可昌。人生最难以忘怀的莫过于当学生的时代，而高中毕业则是人生道路选择的开端，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们是 65 届毕业生，依托福高这个好学校，有 90% 左右考取了大学，开启了人生的新征途。我们又怎么能忘记母校的哺育之恩呢？

我记得在十五中念初中时，在一次福高师生到校搞联欢时，我看到他们胸前都佩戴着“福州高级中学”的校徽时很仰慕。高级中学这是多么响亮而又令人向往的学府呀！我被“高级”二字所深深吸引住。心想要是能够到这个学校读书该有多好啊！成为一名高级学生。为此，我立志刻苦学习，初中毕业一定要考上福高。那时教育实行 5 分制，我初中毕业时成绩优良都在 4-5 分。毕业填报志愿时普通校全填福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母校，成为高级学校的学生，而感到非常的自豪和欣慰。当时人们把福高比喻成“工程师

的摇篮”，福高在当时是省四所重点中学之一，（福一中、福三中、师大附中、福高）当时大学录取率都在85%以上，而且福建高考几年中都排在全国第一名。我们的福高具有许许多多得天独厚的条件，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校舍环境都是屈指可数的优越之地。

我是住校生，我还记得当时的校舍的窗户是三层窗户（一层百叶窗，一层玻璃窗，一层纱窗）。在宿舍里感觉到冬暖夏凉，空气新鲜，很舒适。当时夏天根本没有用电风扇，甚至也没有用扇子。学校本身处在山上，人杰地灵，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造就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为培养高级人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当时学校制度很严，校风很好，学生的品质都很好，都很自觉遵守校规和学生守则，老师们都为人师表，耐心教书，谆谆教导我们，学生们都很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当时学校里除教室后面办黑板报外，还在室外办黑板报。我记得，当时根据去农村劳动劈柴除草时的体会而写了一篇题为“劈刀”的感想，登在校外黑板报上，得到同学们的好评。黑板报还针对一些教案进行了研讨，有力地促进了学生的思维和研讨能力，并且提高了学生的独立思考本领和钻研精神。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在市里数学比赛中还得过优秀奖。学校里的学习气氛十分浓厚，当时学校里的住宿生都要上二节晚自习课（晚上7:00-9:30）还进行点名，记录在案。由于学校学习环境好，许多附近的学生都自觉地来学校参加晚自习。我们住校生早晨还要上早操，做操和跑步等运动项目，晚上10:00熄灯睡觉，值班老师还到宿舍巡视，督促大家关灯睡觉，生活学习很有规律。高三毕业高考时很多同学都找僻静的地方读书钻研，当时有许多同学到对面佛教教堂里找地方用功念书，到晚上还有人在路灯下苦读，还有的在被子里打电筒看书学习，这真是像古人一样凿壁偷光，囊萤夜读之风范。我们班的张依木、方海清同学学习紧张到血压升高，为此，都买了降压表，两个手臂都带满了表，还给我们看。高考英语的头一天晚上，张依木同学通宵达旦不睡觉，到路灯下不辞劳顿地刻苦学习，想考个好成绩，结果在第二天考场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太累太困了，身体无法力行，当时把同学们和监考老师都吓坏了，以为得了突发疾病，大家马上叫考场值班医务人员拉

到另外教室里进行抢救，经检查并无大碍，只是暂时性的休克，当时醒来休息后不久，又让他进入考场补回耽搁的时间，最后他还是考取了好学校，上海海关学院。他艰苦的奋斗，刻苦地学习，终于有了很好的回报，如愿以偿，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时高考前学校老师还把我们集中一起，讲解考试的纪律的秘诀，先易后难，做完后再回头巡视一遍，不要一做完就马上交卷等良言，让学生们建立起信心和勇气。头一天还带我们先进考场找到自己的座号，进行考前演习，让同学们胸有成竹。我记得考试当天，学校还特地运来很多冰块，分别在窗户、桌子下、走廊上放上大冰块进行降温，那时即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学校想尽办法用土方法，让学生在舒适的环境下参加高考，展示自己的才华。当时的张依木睡觉也可能是教室里太凉爽的原因吧！

## 二、难忘恩师情 梦想骋良图

福高的学生进取心都很强，自觉性都很高，一心都在书本上。在学生的中心只有弄不懂的题目，没有解不开的难题。我当时对一些化学计算题不理解，不知道算，课堂上去问龚美珠化学老师，她非常耐心地讲解，而且叫到她家辅导我，去她家很不好意思，那时候为了弄懂化学难题，但还是去了。当时她已有三个小孩，都还很小，工作生活都很忙，但是她还是挤出时间不厌其烦地教我如何解题，直到我会为止，老师很高兴，还留我在她家吃饭，分文不取，真是为人师表，使我铭记在心中，至今都难以忘怀。学校有这样的好老师，不怕教不出好的学生，真是耿耿丹心育桃李，甘为人梯架栋梁，我为福高有这样的老师而骄傲。另外，我们的班主任许祖麟老师，从工农速成中学开始就在学校担任历史老师，从师几十年如一日，对同学和蔼可亲，真诚相待。他教历史课从不看教材，倒背如流。他还经常教导我们要懂得历史，学习历史，通古才能博今，要做历史的主人。福高像他这样的老师还很多，举不胜举，他们为福高立下了汗马功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骄子。

福高现在的图书馆原来是化学实验室，上化学课做实验都是每人一张桌子，

一套仪器，在当时的中学还是屈指可数的。在实验中我们还自己动手合成了肥皂，不知有多兴奋啊！深刻体会到知识的力量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内涵。学校现在的健身房原来是礼堂，我们常常在这里聆听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谆谆教导和知识讲座，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学习目的，并提高了专业知识水平。学校体育老师陈仁杰常跟我们讲学校的故事，他讲他是英华中学最早的员工，当时学校招不到学生，没人敢到洋人学校里上学，都怕洋人。有一个卖油条的小孩常常路过这里，英国人叫他来学校念书，他开始也很害怕不肯来。后来通过仁杰老师跟他讲，不断地动员他，时间久了，那小孩说我每天出来卖油条挣的钱要拿回家，不然回家不好交代。后来英国人答应免费到学校读书，每天油条卖多少钱学校给他，让他回去好交差。这个小孩想想能免费上学又给钱，在仁杰老师一再动员下，他终于同意到学校念书了，于是他就成了该校第一个且唯一的学生，毕业后考取了航海学校，最后成了一名航海家。另外仁杰老师还讲到了现在图书馆操场附近曾经从天上落下一块很大的陨石，后来被有关部门运走了。他常跟我们讲许多学校的故事，以及一些风土人情。而且他还经常教育我们要经常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学好文化知识将来才能更好地工作。

他谆谆教导我们说你们现在正是身体发育阶段，一定要打好基础，身体好，精力才足，才能更好地学习，使我们更加重视体育锻炼。我记得当时六十年代正是备战备荒的时代，自己在班里还担任过民兵排长，常常组织同学们进行军事训练，如防空演习等增强体质的技能，为备战备荒做准备。65年毕业时还组织同学们在校内挖过街防空洞。

### 三、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2009年4月30日是世界“读书日”，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国家图书馆时对大家说“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总理深刻地总结了读书的价值，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与读书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的

兴衰在于教育。我们每个人都要独善其身，兼善天下。教育事业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教师不仅可以影响一个学校的孩子，还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犹太人有句名言：“如果父亲和老师两人都被抓起来，而只能保释一个人出来的话，做孩子的应先保释老师”；所以说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半是犹太人。宋朝的朱熹讲过“读书是起家之本、循理是保家之本、和顺是齐家之本、勤俭是治家之本”。说明读书的重要性。

我们要刚健自强不息，《易经大传》中谈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要勉励后代子孙树立“完整人格”要像大地那样广博宽厚，容纳万物，加强道德修养。我的母亲从小就教育我对人要有礼貌，要知书达理，不怕困难，勇于奋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人生的哲理。为了能让我上学读书，她对家里人说“即便少吃一口饭，也要让孩子去读书”，她深知读书的好处，读书的希望，她很尊重读书人，尊重老师，过去叫先生。解放前我们村里有一位先生在家隔壁办了私塾学校，学生只有几个，家里人让我上私塾学习，那时先生很严格，学不好就会挨竹条打，我记得先生的儿子叫“炳东”，因为背不上书，被罚跪在地下，伸出手掌，他父亲用竹条打他，手都打肿了，先生说“我打你是为了你好，不要有恃无恐，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学生”。如今我还记忆犹新，解放后，家里人为了我能上学念书，省吃俭用，拼命干活，铢积寸累，从牙缝里一口口地省下来供我读书。我父母亲常常教导我，要好好读书，读好书，长大了才有本领，才不会再过苦日子，才能有希望，有前途。在父母的激励下，自己不仅刻苦学习，而且尽自己能力帮助家里干活，希望能减轻一些家庭负担。

我记得在我国困难时期，没有米下锅，连糠菜都没有，家里和其他人一样常挖芭蕉根和葛根碾磨蒸成粮来吃，又苦又涩。我老家在现在的省农林大学旁，每周五晚在班搞卫生天黑才回老家，要从龙潭角船渡到对岸顺着防洪堤坝走一多小时才到家，家里人常都去睡了，没有吃的喝几口开水就睡觉。第二天清早就跟母亲去城里找肥料挑回去并且还要挑上庙峰山顶给种的红薯等杂粮施肥。周天下午天黑前提着下周吃的一点米又原路返回学校参加晚自习，当时又累又困好不容易

熬到 9:30 时下课。当时闹饥荒，每餐只能煮一小缸稀粥吃，因没有钱交伙食，常用酱油或食盐调饭吃。劳苦的日子、艰辛的历程、使我更加奋发读书，自己始终没有忘记老师和父母的教导和期望，功夫不负有心人，自己努力没有白费，终于考上了北京中国地质大学。苍苍烟山情依依，泱泱闽水叙别情，赤子之心如初见，心系母校终难忘。我们都到了耄耋之年，让我们衷心地祝愿福高明天更美好。

#### 四、学子之心如初见、情系福高终不悔

2016 年 7 月 4 日，我们 65 届 6 个班同学在母校举办了毕业 50 周年联谊大会。浮想联翩，激动人心，见证了我们的一片爱心。此况详见 2015 年福高通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过去的一切都成为刻骨铭心的回忆，并逐渐被历史所遗忘。但是，我们对母校的深情厚意却难以忘怀，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继续努力奋斗，刻苦学习，永不忘本，不要愧对我们母校的教养之恩，为祖国繁荣富强，为福高更加昌盛，开拓进取。让福高这个响亮的名字，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让历史来见证我们这些学子吧！

## 少小情缘老弥珍

1965 届 吴枝坦

福高校友吴枝坦祝老师校友和家人五一节幸福安康（附赠诗一首）

（二〇一五年五月一日）

少年时光忆朦胧，校园难觅昔稚童。  
同窗结缘终有期，高朋挚友信难求。  
峰峦叠秀追旧影，寄情寓意情更浓。  
春兰秋菊桂益香，人生寄旅一叶舟。  
咫尺天涯心相系，莘莘学子情谊久。  
振兴四维东方梦，玉珠镶嵌绵芙蓉。  
启明惠泽安健寿，和鸾雍雍万福同。  
天覆地载人须爱，竿牍无节不可为。  
当官期於世有济，行事求其心所安。

注：

1. 少小情缘老弥珍：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千年修得同窗缘，我们高中同学修得的情缘，到老了更显得珍贵。
2. 少年时光：少年朋友多真挚，少年时光多灿烂。
3. 忆朦胧：儿时的记忆，说是清清楚楚，实则随着斗转星移、时过境迁，都只能是隐隐约约的了。
4. 昔稚童：曾经的我们，天真无邪、浪漫童趣、单纯幼稚、梦幻懵懂的一群，如今虽不言老、

不服老，却难拗人生自然法则，终归老来且终将老去矣。

5. 春兰秋菊：把人的一生比喻为春夏秋冬四季，我们似乎来到了天高气爽的秋季。

6. 四维：三维空间，有三对主要方向——上下（高度），南北（纬度），东西（经度）。

四维空间可以理解为三维空间附加一条时间轴。

7. 东方梦：中国梦，中国几千年的人民富裕梦、国家盛强梦、世界和平梦。

8. 玉珠：玉，宝石；珠，明珠。意指在学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奋斗下，取得更大成就而锦上添花。

9. 锦：精致的丝织品，图案鲜艳华美，古有“织采为文、其价如金”之说，故名为锦。

10. 芙蓉：其花晚秋始开，霜侵露凌却丰姿艳丽，尽占深秋风情。

11. 启明：金星，日出稍前或日落稍后是最明亮的时刻，古人把黎明见到的叫启明星，黄昏见到的叫长庚星。

12. 惠泽：惠爱与恩泽

13. 安健寿：平安、健康、长寿

14. 和鸾：引自《诗经》中词句指的是车马上的铃铛，在设计主体纹样中为磬纹，宝磬是礼乐之器，有祝福之意。和鸾雍雍，万福攸同，宾客至，同多福。

15. 天覆地载人须爱：引自《声律启蒙·弟子规》天同福地同载。不论是什么人，我们都不要去关心爱护，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生长在同一个地球上。

16. 竿牍：引自《菜根潭》居官有节、居乡有情。即士大夫居官不可竿牍无节，要使人难见，以杜倖端。居乡，不可崖岸太高，要使人易见，以敦旧好。

17. 世有济、心所安：引自古山十八景区里的摩崖石刻，其含义：人不管做多官，手中有多少权限都要提壶济世，为人处事都要心安理德。我们无论如何贫穷怎样失意都要长存一份真情真诚待人，不管如何富裕怎样得意都不要泯灭良心真情予人。心存敬畏，行己知耻。

## 我与国英老师

——谨以此文献给母校所有的老师

1966届 张沂南

她是我的高中班主任，物理老师，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国英老师”。个子不高，微微含胸，显得有点柔弱。鹅蛋脸，慈眉善目，端庄清秀。白晰的皮肤，一头短发整齐地向后拢着。语声轻快，姿态温婉，是典型的知识女性，又如邻家大姐一般可以亲近。

她平时并不干涉班委和学生们的事情，却喜欢与我们攀谈，家长里短，知识学问，没有半点师长的架子。她上的物理课条理分明、干净漂亮，无一句废话。整堂课下来，没有一个学生走神，以至于像我这样严重偏科的文艺女生，竟心甘情愿当了她的科代表。



2017年秋回母校

在与国英老师近一个甲子的交往中，有过很多美好的回忆。

我是1963年考入福高的，分配在国英老师班上。不久，爱唱爱跳的我，被推选为校学生会文体部部长。现在想来，这应该是国英老

师的意思。对工作，我还是比较认真的，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每逢歌咏比赛，便有求必应，到各个班级去教歌、练唱、辅导。每年的文艺会演，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

有段时间，我带着几个女生去台江青少年宫学跳《洗衣歌》。一天，几个男青年自称是青少年宫舞蹈老师，来到学校说要找我玩。警惕的门卫依伯立刻通知了班主任。国英老师见到他们后，二话不说断然回绝：“我们的漂亮女孩，是不会见你们的。不要再来了，请回吧！”就这样，年轻的女老师用她瘦弱的臂膀，为女孩们遮挡了可能到来的风雨。

我们班工农子弟多，许多同学终年光着脚，萝卜咸菜就饭。正在长个儿的男生，从第一排调到最后一排，裤腿被母亲用各色布头拼接了好几截；有位同学因父亲病逝，经济困难，几近失学。国英老师不但自己伸出援手，而且发动全班同学帮助。那是个学雷锋的年代，没有谁会置身事外，五分、一角、两角……记得我也把母亲给的每月两元的零花钱全部捐了出来。如今翻看日记，当时的我为此还经历过一番“思想斗争”——但“雷锋”赢了！

爱的教育，是能抵达人心的。老师的光明磊落平等正直，以及仁厚悲悯的情怀感染浸润着我们，使我们得以健康成长，在后来人生的各个重要阶段，不至走上歧路变成邪恶的人。

1966年，正逢我们高中毕业。记得当时已经放了“自学”假，同学们分散在校园各处自行复习，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依国英老师当时的预测，我们这届这个班是能够“放卫星”的，也就是说，90%的学生有可能考上各级院校，包括清华、北大。

可是，“文革”来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搅乱，大学梦碎了！

操场上拉起了几条粗绳，大字报铺天盖地。污蔑、诽谤，网罗种种“莫须有”罪名，上纲上线，极尽能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贴国英老师的。同学们似乎都在暗中保护着她。

一天，芳跟我说，某班贴了国英老师的大字报。我们跑去一看，操场的篮球

架下悬挂着两条巨幅标语“警钟：为什么曾国英没有大字报？”、“揭开曾国英的真面目！”

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况且言辞幼稚，像是有点气不过的样子。我们担心的是国英老师，能否经得住。找到老师时，她果然在落泪。

我们劝慰老师，别太难受了，您想想，这场运动来势汹涌，如此激烈，哪个老师能逃得过？但到现在为止，写您的只有这么一两条长幅，加起来也不过二十个字。您再想想，我们高三（7）班同学，有谁写过您一个字？不要说大字报了，连小字报都没一张！我们是您带出来的学生，没有什么能影响到对您的感情。我们以您为骄傲，您也会因我们而自豪！

听着听着，老师渐渐平静下来，她把头重新抬了起来！

自那天起，只要老师回家稍晚，路上一定有我们班的两名同学自发护送……

一切都会被时间淹没，

一切都会被时间记忆，

一切都会被时间超越。

后来我听说，1957年老师大学毕业时，正值反右开始。身为团支部书记的她，参加了系领导召开的一次会议。会上，分配给其所在班级7名右派分子“指标”，这种做法自然遭到了她的坚决抵制。当时还有人冒名她所在班的班委支部，贴出了“打倒XXX”的大字报，老师上去一把撕了下来。

所有这些，在当时无异于“违逆”行为。大一学生召开了批判大会，说她立场不坚定、右倾机会主义……她不服，据理力争，结果被撤销掉团支部书记职务，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正好在转正期）；又因系主任被打成右派，作为其“得意门生”的她自然失去了留校当助教的机会。但她从来没有因此后悔过。

分配到福高后，因为表现突出，老师也曾有机会重新“申请入党”，可是倔强的她就是不肯“认错”，坚持初衷，认真教书，诚信做人，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成为了深受学生和家家长欢迎的好教师。

“文革”结束后，她的党籍终于得以恢复。

可以说，这一生，除了父母，国英老师对我的人格影响是至深至远的。她对待学生平等和平平易平实，坚守底线不放弃原则，成为我终生的楷模。

从厦大毕业后不久，我回到了故乡，在当时宁波唯一的高校（现宁波大学）任教。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教师，但就是成为了一名教师，而且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我热爱学生，心疼他们，呵护他们，危难中会毫不犹豫地向他们伸出双手，不惜倾己所有，哪怕为此伤害到自己，也从不后悔。而在独自生活的漫长日子里，正是学生们守护在身边，助我度过了一道道难关。

这些方面都和国英老师很相像。我知道，我的身上有她的影子。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是的，我努力想成为国英老师这样的老师，而且自信做得还可以。

国英老师的先生去世后，有段时间她去了美国与女儿同住。虽相隔万里，我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中断。有一天，老师说她将独自从美国返回，途经上海，想绕道宁波看看杭州湾跨海大桥，想看看我。

当时，我一个人生活已有多年，其间历经的困苦坎坷，唯有自知。老师说，学生中她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一定要亲眼看一看我是怎么生活的。可是，我又怎能放心得下她？当时正是SARS流行期间，她的心脏手术也刚做了不久。于是，我买好车票直奔上海，却忘了带记录她航班的纸条。到了机场，却不知在哪个出口接人，只得在1号厅和2号厅之间的天桥上来回地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又急又乏又不知所措，足足折腾了两个小时。

总算接到了！



2017年回榕与国英老师合影

当我在一堆人高马大的老外中间终于发现了这位穿着灰色旧西服的中国小老太太时，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我不管不顾地钻过隔离栏，冲进去一把抱住了她——我的国英老师！

第二天女儿问我：“妈，你这次来上海，是专程接老师去宁波的？”我说是啊！

女儿说好感动，以为妈妈只是来和老师见个面呢。

她不知道，她的妈妈首先是被她的老师给感动了！

上杭州湾大桥时，我叫醒了国英老师。她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在祖国！

因为路途劳顿，一到宁波老师就发烧了。怕我传染，她不让我碰她的杯子。我说不怕，因为是您。

晚上我给她端来洗脚水，泡脚按摩。她说，自己的女儿也没这样……

老师睡眠不好，我把唯一的大床让给她，自己翘着腿去睡小沙发，她睡得很香很甜很沉。

我拉着她逛街，买真丝衬衫——瞧，我们的老师多美啊！

她在房间里转悠，东看西瞧，一边“视察”，一边“问责”：这儿也不亮，那儿也不通，你的“朋友”为什么不来帮你啊？

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知道她担心什么。顺便插一句，后来，她得知我在晚年终于有了一位知心伴侣时，真是比任何人都高兴，打心眼儿里的高兴！

老师鼓励我：“你乐观地对待困难和疾病，相信爱情，付出了爱也收获了幸福，这些给予我很大的激励，我要向你学习。你是个好老师，宁波大学的学生称赞你，我很感动。你退休之后又继续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去监狱和收教所帮教，进社区给居民们义务开讲座，令我深感欣慰。我在老年大学听了你的课，也很受



和国英老师在一起

启发……这一切，都体现了你的人生价值观……”

那是个周三的上午。宁波市老年大学“人生修养礼仪”课的教室里，多了一位“新同学”。上课铃响，我问候过大家，接着说：“今天正式开讲前，我要向大家郑重地介绍一位新同学。请同学们回头看一下，在右侧倒数第三排的座位上，是不是多了一张新面孔？你们不妨猜猜，这位同学是谁？”大家摇头不语。我稍稍提高了嗓音：“这是我的老师，我的高中班主任！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啊？！老师的老师！”随即爆发出一片掌声。

“我的老师这次只身从美国回来，特地绕道宁波，只是为了看我，只是因为

她一直放心不下我。今天她来听课，说是学习，但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机会，一次可以向恩师汇报的机会。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掌声，泪光。

我接着说：“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大家喜爱的老师，除了家庭、学校、社会、时代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遇到过几个好老师。而此生能为国英老师的学生，实乃吾之大幸！”

课间，已经上了岁数的老年同学们一拥而上，团团围住了我的老师，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这是我和她的故事。还有很多。

我们亦师亦友，性情相投，彼此牵念，相互热爱。每天清晨，总不忘为对方送去一声问候，她成了我朋友圈热心的点赞者；而我，每隔三四年，只要身体允许，一定会去福州看望她；她呢，即便外出旅游，也会“顺便”带朋友到我这里，做个“心理辅导”。

她叫曾国英。

我爱您，老师……

## 忆在福高时的“下连当兵”

1967届 林恩燕

提起“下连当兵”这个词，相信现在的许多学生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光要倒溯回“文化大革命”前，那时的福州市教育界有这么一种奇葩的事：学生一边是按入学的年段排序，另一边还按部队的营、连、排、班排序。既然有“兵”的编制，那么每年的暑假学校都会挑选一批优秀学生民兵干部到部队训练，回来再教其他的同学。我是1964年考入福高，一年后，即1965年暑假有幸被选上，成为最后一批的下连学生兵，迄今已55周年，但下连当兵的情景至今还经常出现在脑海中……

### 学习内务整理

这一天的清晨，五辆清一色崭新的军用大卡车整齐地排在福高大操场上，我们穿着学校发给的军帽、军服、军鞋，绑着军用皮带，带着简单的行李，整装待发。校领导和接兵的部队首长给我们作了简明扼要的指示后，车队就出发了。由于“文革”前福州的路况很差，经过二个多小时的颠簸才到达连江县北部的重镇——丹阳镇，这是我们团部的所在地，在此稍做休整后，各连将“新兵”蛋子按名单带回，我们真正的下连当兵生活开始了。

我被分配在一排一班，这个班按标准配制共有8人（不含驾驶员），班长姓杨，是陕西农村兵；副班长姓贺，是江西南昌郊县人，高中生参军；其余一至六炮手都来自不同的省份。由于年龄差不多大，大家都相处的很好，对我的帮助非常多，

班长特意给我调整个下铺位，以便行动。部队的内务粗看没什么，但细节还是很多，很讲究的。比如叠被子，平时要叠成有棱有角的，象个豆腐块，起初我以为这很容易，但真正弄起来时怎么也不成形，副班长就赶紧过来给我讲解细节要领，原来是在四个角的地方，一只手要将被子稍稍提高一点，另一只手则要轻轻往里敲打，这样棱角就出现了；还有行军时，打背包要用背包带打成二竖三横，当兵俗称“三压二”，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另外，毛巾怎么挂，口杯怎么摆，衣裤怎么放，鞋子怎么放等等都有一定之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短短的时间让我增长了许多知识，明白了“进门看内务”的道理。

## 军训

学生兵到部队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军事训练，军训有两大内容，一是列队操练，二是专业训练。每天清晨起床号角吹响后，我们一骨碌起床，穿戴洗漱后，赶紧到操场集合，先是连长亲自带队绕着操场慢跑，我们这些人略感羞涩大都是低着头跑，此时，连长就会大声地吆喝：“注意，地上没有掉东西”，我们听到后赶紧抬起头大步流星地跟上大部队，那整齐划一脚步声有如一首雄壮威武、铿锵嘹亮的军歌，好听极了。之后，各班带开进行队列训练，此时的班长非常严格，一丝不苟，班长是陕北绥德人，虽然身材不高，但是声音却格外洪亮，关中汉子嘛，都有一口好嗓音。队列操的内容我们在学校时都简单的学过，像齐步走、向左转、向右转等学起来并不难，但是，要像战士们一样的精确，那难度就上来了，要练好，也无捷径，只有反复不断地训练再训练。比较难练的是向后转，除了角度精确，更重要的重心要稳，否则人就会歪出去。当然，最难的是正步走，不仅摆臂要平衡、整齐，而且踢脚要有力、笔直，并且要有固定的角度和高度，没有经过千锤百炼那是绝对走不好的，部队中流行着一句“出门看队列”，从队列可看出来素质。所以，我们都练的非常认真，进步很快。

早餐过后，开始炮兵课程的专业训练。我们学的是“八五”加农炮，这种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明的一种炮兵武器，每次先由军事教官讲解后，再带上炮

架反复操练。这种炮的威力极大，射程可远达20公里，肉眼是看不到目标的，所以前方有侦察排、指挥排与指挥部联系。班长的职责是负责全炮指挥，侧重指挥联络，副班长一般文化程度较高，负责炮位方向高度（军事俗语为经纬度调整），其余炮手中装弹手要胆大心细（现在影视中好多装弹都是错误的，因为装了引信后，炮弹触碰硬物会爆炸，所以装弹时必须用食指和中指护着弹头，填炮后才松开），还有拉炮手、运炮（弹）手等。这种炮的后座力非常大，所以进入炮阵地后首先要找到适当的位置挖坑，然后把炮的后架放入，再用“小柴把”放入抵住，填上挖土夯实以减轻缓冲力，这种粗活理所当然由我们学生兵和新兵负责。当然，其它简单的一些操作平常我们也有学一点，如装填炮弹（用的是练习炮弹），一是弹头不能碰炮架，二是填炮时，在推进的一刹那要用力旋转的动作；真弹一颗约有五六十斤重，没有一定的臂力锻炼不管是填炮还是搬运还真是困难，青年人确实要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 夜间站岗放哨

为了锻炼我们学生兵的胆量，部队首长指示夜间的站岗放哨允许学生兵参加，当然是以战士为主，我们是“作陪”。连江是福建的沿海县城，丹阳离海边仅有咫尺之遥，夜晚，尤其是到了下半夜，海风劲吹，海浪劲摇，营房四周高大的桉树飒飒作响；营房熄灯后，四处都是黑黝黝的，着实有点令人害怕。再加上当时社会上盛传台湾的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经常会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水鬼”（侦察兵）在福建、浙江沿海登陆，然后偷袭、破坏、干扰我军事要地和重要部门。连江县是离敌马祖列岛最近的地方，也是敌登陆的主要目标，之前有几批敌特在此登陆，但均被我高度警惕的军民擒获。班长了解我们的心情，只是安排我们和老战士“蹲暗哨”。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蹲了不到一个钟头，那瞌睡虫就爬上来了，好在班长预先教我们遇到这样情况，一是先拧一下手臂或脖子；二是脑门或眼皮涂一点清凉油，这办法真灵，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又精神抖擞地坚持到换班。虽然这样的站岗只有两次，但对我的教育比任何教科书都管用。

### 改善日常伙食

在部队里我们和战士们“睡的是一间房，吃的是一锅饭”，由于当时全国的经济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复苏，所以部队的日常伙食标准还是较低的。平时一般是一荤一素，每人一份，主食饭和馒头可以自由吃，菜汤亦可自由添。为了加强战士们的体质，部队首长想尽办法用三天一次小改善，五天一次大改善来进行调养。小改善一般是“四菜一汤”，大改善时菜会适当再增加一些，战士们称为“打牙祭”。同时，主食的花样品种也增加不少。每到这个时候，有烹饪特长的战士都会自告奋勇去帮厨，有的擀面条，有的包饺子，有的摊煎饼……我们这些学生兵什么也不会，于是，炊事班就打发我们去浇菜、喂猪。菜地施的是农家肥，菜长的绿油油的好看极了，菜地旁边是大猪圈，十几头大猪仔摇头晃脑，哼哼乱叫，我们刚把饲料倒下，这些家伙即一哄而上，争先恐后吃个一干二净，然后就躺下休息，怪不得福州话中有很典型的一句教育小孩“吃大猪料，叫猪仔声”的俚话，真是太形象了。开饭了，打牙祭是全班同坐一桌，记得第一次我一口气先吃了6个大包子，那包子是皮薄馅多，又香又好吃（市场上是买不到这种货真料实的），再加上其他的美味佳肴，那真是舒服到家了。这天又是休息日，大家边吃边聊，有个调皮兵调侃班长不像关中汉子高大威猛。俗话说“绥德的汉子，米脂的婆姨”，班长是年底即将退伍的老兵，家里早已帮他物色到一名米脂的未婚妻，请将不如激将，班长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看，这就是你们未来的嫂子，标准的米脂人。”我们都抢着看，果然是个大美女，其他小伙子纷纷也要求班长给介绍，大家乐成一片，真是又饱又醉。打过牙祭，休息后我们都到灯光球场打篮球，你来我往，我攻你守，这一天大家玩的真开心。

### 实弹射击训练

下连当兵最大的收获，最大的刺激莫过于我们参加了一次实弹射击，为了更好地锻炼新兵和培养学生兵，部队特意安排一次全团的实弹射击。这一天终于到了，凌晨三时，启明星还高挂在天空，部队紧急集合，因为要按实战要求，所以

我们要打好背包出发。炮车一辆接一辆开出，按要求不许开车灯，部队汽车兵的技术确实过硬，凭着微弱的星光和平时练就的真本领，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没有一辆车掉队。车队在路边停靠，战士们马上下车卸下大炮，连长指挥几个班的兵力，拉的拉，推的推，把一门门的大炮推上坡顶的阵地。接着，由班长指挥挖坑，将炮的后支架放入坑内，填上劈成一半小段的柴禾，再用泥土、石块填入，锤打的结结实实的；另一边班长、副班长在不断地调整经纬度，其他的人则用树枝给大炮搞伪装……一切准备就绪，炊事班送来在阵地上当场制作的饭菜，我们吃完早餐，此时东方刚泛出鱼肚白，连长下令休息半个钟头。在目标地，侦察排、指挥排赶紧围起路障，以防老百姓误入造成不必要的损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实弹射击的预定时间到了，指挥部开始发出指令，先是单炮射击，我们是打娘胎出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行动，那炮声是震声欲聋，幸好班长事先交待：听到预备放时，嘴巴要张大一点点，或者是到卫生员处领几个小棉花球塞住耳朵。有的学生兵很紧张，不知不觉嘴巴张的很大；有的腿脚不断发抖；我则是下意识地用双手捂住两耳，嘴巴略张，之后觉得怪不好意思。所以，在部队中有这么一句俗语：“新兵怕炮，老兵怕机关枪”，真是战斗中经验的总结。更大的考验来了，那就是全连齐射，我们是加强连，十几门炮一起发射，简直是山摇地动，炮声震天，阵地周围的一些大树枝都被吹折，这时我们也来不及做准备，大家都把嘴巴张的大大的，炮击之后，大家基本上还好，只是觉得耳朵有点嗡嗡叫。炮弹都击中目标，此次的实弹射击圆满结束，我们又赶紧帮着挖开填土、石块，取出柴禾照样装好，再将大炮拉到公路上拴在军卡背后，然后大家上车，一路上唱着《打靶归来》返回营地。

实弹射击后的第三天，我们依然乘军车返回福高，此次的下连当兵活动至此圆满完成。众所周知，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引起十年的大动乱，中学生下连当兵这项活动无形中就结束了，我们这一批也不自觉成为最后一批的下连学生兵。通过实践，我认为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对中学生的成长意义重大。

## 七律

1967 届 林谷丰

离席半百砚席情，霁后夕阳聚广庭。  
一碗清茶依落月，半杯浊酒伴流星。  
志存高远青春烈，行为积德老朽宁。  
人事经年频代谢，烟山胜迹鹤龄勍。

注：落月——屋梁落月，满满的怀念；

流星——过早离开我们的同学，拖着长长的叹息！

## 烟台山的回忆

1967 届 林恩燕

坐落在琼花玉岛烟台山上的福州高级中学，“文革”前就是誉满全市的“省级四所重点中学”，这里是我的高中母校，我在烟台山上度过了一生中难忘的三年学校生涯，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 一、同班堂兄弟同考入福高

我是 1964 年夏天考入福高的。在临近中考前，福高的校领导曾亲自到十六中了解情况，当时我和我的堂弟同在一个班，班主任邹老师对校领导就推荐了我们两个男生，说我的长项是知识面较广，各科较平均；说我堂弟各科也均衡，尤其是数理化非常突出；另外还推荐了一名女生。校领导听完非常满意，当场表态我们三人如中考上线，他全部都要。结果正如班主任所预期一样，全班近 40 名男生中，只有我们两人成绩上线，且都顺利地进入福高；那名女生也上线了，她后来被师大附中录取。若干年后每逢我们初中同学相聚时，这一段佳话成为我们同学间的保留节目，原班主任邹老师（后任校教务处主任）更是津津乐道，常自诩慧眼识“英雄”，弄得我至今都不好意思，太夸张了。

### 二、最爱听校领导作学习动员报告

开学了，我被分配在高一（1）班，任课教师的实力都很强，校党支部书记傅锦田亲自教我们政治课，班主任刘梅金（后任闽清一中校长）教数学，周雅丽

教语文，李江海教物理，杨振声教化学，陈石山教外语……这些名师师德高尚，技艺高超，每个难点问题都反复讲解，直到我们听懂为止，所以我很爱听他们的讲课，但我最爱听的还是校领导作的全校学习动员报告，至今我还依然记得有位校长的精彩报告：“……在福高，奋战三年，脚踩清华园。”“上大学，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的区别。”这些话，别的同学听后感想如何，我是不大清楚。但是，我当时听后是感到热血沸腾，非常带劲。这些话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一辈子奋斗的目标，幸运的是凭着这个信念和在福高扎实的基本功，我终于在恢复高考时以优异成绩顺利考上大学，后来在一所大学研究院任党政办主任，并评上高级职称，工作至退休。

### 三、寄宿生生活小片断

考入福高后，虽然我家离学校较近，但因家中兄弟姐妹太多，且住宅太少，学校了解我这个穷学生的实际情况后，破例同意我在校住宿，所以对寄宿生活有深刻体会。

#### 1、蒸屉水做菜汤

寄宿生早餐基本上是吃稀饭，午、晚餐吃个人炖罐饭（干饭），这样，午晚餐福州人照例都要配些菜汤。寄宿生有几百人，这菜汤的用量也是够大的，当时的经济条件很差，另外再煮汤既浪费柴火（当时食堂烧柴火），又要多费时间，于是，师傅们把蒸饭的蒸笼改用杉木做的正方形蒸屉，这些等饭蒸熟后把蒸屉先挪开，底下的沸水就比较干净，师傅们再将一些便宜的蚬子、青菜或紫菜，加几个蛋搅拌倒入，一大锅的蚬子汤、菜叶汤或紫菜蛋汤就做成了，学生们个个吃的津津有味，殊不知，这就是福州人发明的“甑下汤”。

#### 2、量米改用竹片

当时的高中生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男生的饭量如狼似虎，难免有人会斤斤计较。一天，有个眼尖的男生发现一个“重大问题”，即午晚餐量米的那个工人量米时先是将小竹筒盛满满的，可是他下手的一刹那，食指是打弯钩的，这一来，

小竹筒里的米自然被刮掉不少。他这么一提醒，我们这些糊涂蛋才恍然大悟，这样双方有了争执。后来我们找食堂管理员反映，他听后也感到不可思议，就指示那个工人以后要改用一根竹片刮米，这事就这样告一段落。

#### 3、炖罐当作洗脚盆

寄宿生午晚餐要量米炖饭，讲究一点用铝合，一般人都备的是一大一小的瓷炖罐，爱吃干一点的用小罐，爱吃稀一点的用大罐，晚餐后大家都带回宿舍，一天晚自习我们回到宿舍，突然发现一位姓吴的同学半闭着眼，一边嘴上还咕咕有词，另一边是他把大的炖罐当成洗脚盆了，慢慢地洗脚。我们看到都哈哈大笑，他却浑然不知，突然，有个同学大喝一声：“某某，你在做什么？”吴同学被这么一吆喝才苏醒过来，原来他是在背语文课中的一段走火入魔了。唉，学习太用功也是不正确的，应当是适当劳逸结合。

#### 4、掉到地上还能酣睡

进入下学期，天气逐渐变凉，寄宿生都用上了棉被。一天清晨，起床的哨声响起，我们都一骨碌地从床上爬起。有个同学要往外走时，突然脚上不知被什么大东西绊倒，仔细一看，原来是睡在上铺的陈同学不知什么时候掉到地上，裹着棉被还在呼呼大睡，他赶紧把陈同学摇醒，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此时的陈同学还一脸懵逼，说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谢天谢地，如果他有受到什么伤害，那么我们全宿舍的人都吃不了兜着走，幸运的是，这种掉床的事之后再没有发生了。

#### 5、炒面粉香飘四季

作为男寄宿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个字“饿”。说真的，对于成长发育期、身高1米7多的男生来说，每餐三四两的米饭和缺盐少油的青菜，不要一个钟头就消化的一干二净，尤其是每天晚自习后，更觉得是前胸贴后背。于是个别家境较好的同学向家长诉苦后，家长就特意买些面粉，加上猪油、白糖、花生等炒熟后装罐带到学校。晚自习后，这位同学经常会邀周同学和我先一步回宿舍，然后匀一些炒面粉给我们冲开水充饥，顿时整个房间香气四溢。这位好友的父亲是市

级医院院长，母亲是省级医院著名的主任医师，家境较好，于是他一年四季都经常会多带些炒面粉到校。这位好友后来赴美留学，学业、事业都取得丰硕成果，我想这大概就是炒面粉的香气魅力吧！

#### 6、校队训练

我从小学、初中一直担任班级文体委员。进入福高后，受同学抬爱，我仍然担任该职务。开学了，教我们体育课的是陈仁材老师，当时的陈老师刚届中年，身材壮实，是国家级羽毛球裁判，在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不仅球打的好，而且师德崇高，一心扑在福高的体育教学上。他亲手组建了校羽毛球队，还组建了校篮球队等，我有幸成为篮球队的一名控球后卫。每到周一、三、五清晨，他都会亲自来指导，从基本功到战术安排都循序渐进，如接球后要放胸前，传球要传直线、斜线，尽量不传平线，给高个子传球尽量不能传地上球，没球要尽量跑出空位，有球要注意挡拆配合……这些知识对野路子出身的我们来说真是太新鲜、太有用了。于是我们训练的积极性都很高，遗憾的是我们这一届同学的身材都不高，而篮球是一项高人的集体项目，所以在几次市中学篮球赛上的成绩不尽人意。但记得当时高三年段一位姓李的师兄，球技非常了得，是我崇拜的球星之一。

#### 四、叫错名字

我们班的英语老师名叫陈石山，是我非常尊敬的恩师之一。陈老师是印尼归国华侨，当年印度尼西亚反华排华，他原在印尼泗水的一所中学教英语，亦被当局遣送回中国。当时福州华侨多被安置在福州华侨塑料厂或北郊的华侨农场，陈老师因有教英语的特长，所以成为我们的教师。陈老师身材不高，左脚还有点微疾，戴着一副中等深度的眼镜，讲课非常卖力，他经常是走下讲台，左手拿着课本，右手夹根粉笔，从这一排念着踱到另一排，这方法很有效，当他踱到你的面前时，你会格外注意听课。另外，他还喜欢经常提问，与我们交流，这一点与国内大多英语老师的灌输法是迥然不同的。然而奇怪的是他经常爱点名叫我，却每次又都叫错名。事情是这样的，我名叫恩燕，与我同桌的男生名叫典飞，陈老师提问时

会叫成“恩典”，我们两人面面相觑，不知他叫谁，只好约定两人一起站起来，这一来，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我们只好向老师解释是两个人的名字，不是一个人。陈老师有点不好意思，示意典飞坐下。谁知，下一堂课他还是叫“恩典”，后来，我们相约遇到这种情况轮流起来回答，此事才不了了之。

#### 五、琴声悠扬

说实话，我认为当年高一的课程和作业太少，用一半的精力就能完成。当时，学校也了解这种情况，于是组织了许多课外兴趣小组，我报名参加了校乐队，学习二胡。我自幼喜欢音乐，可是因家中贫穷，始终不敢向家里要钱买乐器。初中时，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借了一把破二胡，经常是抢着、轮流着一人拉几下，更不要说请老师指导了。学校音乐老师是个女的，在我的眼里她很厉害，不但歌唱得好，而且中外许多乐器都会吹拉。安排上课时，我总是前几名到，她的教学也是很认真，严格要求改正我们的不良习惯，比如二胡最基本的握法，我原来左手都是提的很高，她要求降低，并且要柔和，以鸭蛋夹在腋下不会破、不掉下为准；其它如弓法、指法等也不断改正。仅仅几个月，大家都拉的有模有样，从原先的“拉锯”声变成抑扬顿挫声，从“下里巴人”变成“阳春白雪”，音乐的魅力真是太奇妙了！之后，在山区任代课老师时，我就是带着一把破二胡和一支竹笛云“上任”的。课余时间拉几下，吹几声，山区的小朋友还是很爱听的。再以后，在插队和选调进工厂，我都会组织各种宣传队，为贫下中农和工人表演节目。现在老了，拉不了也吹不动了，但经常哼几句对养生还是大有帮助的。

## 与恩师的几次会面

1968届 林镇顺

1969年8月，我从三明师专毕业，分配到明溪县二中。这个明溪县二中，在距离明溪城关还有30公里的盖洋镇，开始了半年的教师实习工作。半年实习结束了，我就分配在明溪县二中，直到1985年调去闽侯县。

我上山下乡插队9年，1977年12月考入三明师专，1978年3月入学。由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没有全国的高考。大学有招生，毕业生称为“工农兵学员”。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的全国高考，我考上师专。

在师专读书，肩上没有压力，全身卯足了劲，祈盼与以前同学和老师联系。经过多次活动，联系到了很多同学和老师。

我最希望见到，在福高读书时，教我的物理老师杨真才。如果没有他，我没有知识本钱报名参加高考，也不会到三明师专学习。杨真才老师，他改变了我人生命运。

杨真才老师，我称他为“恩师”。

我在三明师专读书的时间很短，只有1年又2个月。我只知道他不在福高任教，但不知道他就在三明二中。我错过了与杨真才老师相见的机会。

我到了明溪县，才知道他在三明二中，是1976年从福高调动到三明。

明溪县属于三明管辖。我妻子在明溪县龙湖公社的8430厂，它是国防工办的厂，1969年从福建厦门市迁来，是对台战备需要。我本来要回沙县任教，由于妻子在明溪工作的这层关系，分配实习任务时，三明师专把我划到明溪。

我每周基本就是：星期六下午4点多，从盖洋镇到明溪城关，然后坐8430厂车经龙湖，然后到厂，到时已是下午5点多。星期一乘车从妻子的工厂的厂车到明溪城关，乘坐从三明来的过路班车到盖洋镇，上下午的二节课，晚上到班级辅导学生。这是我最辛苦的一天。

杨真才老师是明溪县人，妻子在三明市贮木场工作。

我想他不经常回明溪，我想明溪那个地方没有值得他们留念的东西。不要以为“明溪”的溪很美，其实明溪的溪不明，水是黑的。沿公路从明溪城关出来很长的路，都是造纸厂的水，深黄色的泡沫绵延数公里长。

明溪的交通也不便捷，从明溪城关到三明市一趟，要过惊悚的“荆西岭”。我最怕那个岭，据说以前有客车在岭上翻车死人事故。我经过9年的插队，大难不死，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不想死在荆西岭。

那个岭，据说到岭上，汽车爬坡要半个钟头，下坡还快点，但很危险。路况很差，没有柏油路面，公路大小只够两车交汇。

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路是千回路转，山间氤氲着雾气，坐在车上，看着车外，似乎前面没有路了，随着司机师傅方向盘一转，路又出现了。

司机师傅小心翼翼地前进。快到转弯时，只听见对方车的喇叭声，这边的司机也一直按喇叭，并且放慢车速。坐车人提心吊胆。

路窄的地方，路边的树枝刮着车窗，发出沙沙的声响。开车的师傅基本上都是中、老年师傅。对这条路很熟悉，坐车的人看到驾驶位上的开车是位老师傅，心里就踏实了。

到了岭上，看看四周，风景很美，乘客无心欣赏。车子走了一段平路后，就开始下坡。速度比上坡时快了很多。

车内的乘客左右晃动的更厉害，乘客一直抓住前座位后的把手，使人不会晃的厉害。司机师傅淡定地开车，左右打着方向盘，我虽然手心出汗，但心里还是安定的。

过了荆西岭，就到了三明市的荆西镇，车子沿着沙溪边的公路到三明市。

我妻子在8430厂，春节去福州时，基本都是坐厂里的车。厂车是解放牌的货车，没有座位。挤在车旁边的人，抓住旁边的栏杆，使人不致大摇大摆。中间的人，有的备个小凳子，坐在上面；有的坐在硬的行李上，任其左右晃动。车开的很快。有几回，我和妻子、女儿坐中间，司机在转弯时，没有把车速控制好，弄的我们都摔在车厢的地板上。

1980年到1986年，有一次，我在三明二中见他。杨真才老师已经提拔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了。

很多人找他解决问题，我不是，我目的是与恩师叙叙旧。

我每周一从8430厂去盖洋的明溪二中，在明溪城关能否买到去盖洋的车票是关键的事。

有一次，我在明溪城关汽车站买票时。卖票口挤了一大堆人，有一人还爬到窗台上，用他自己的屁股对着后面的头。从他和旁边人的对话中，我发现他去盖洋镇的。我灵机一动，我也是去盖洋镇，何不寄他多买一张票，他居然满口答应了，我把钱递上去。他对我说，你必须看好我的“孩子”，它在地上。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上那有孩子，只有鞋子！突然间，我醒悟了。在明溪盖洋镇久了，知道那里的客家人讲普通话不标准，经常把鞋子说成孩子。他买好的车票给我，我对他很感激，解决我的大问题。

有一年，我所教的年段的数学中考成绩比较好，与明溪一中的老师一起参加了三明市数学科会议。在会议空余时间，我又到恩师杨真才那里坐一坐，我谈了我的情况，我说想调去妻子的8430厂，改行当工人。他说，你要考虑好啊！

当时，我一直想调到我妻子厂里去，每个学年期末，都向明溪教育局呈递调动函，想调动到8430厂，改行当工人。

后来闽侯县在《福建日报》登报需要老师，我认为机会来了。妻子的8430厂工人的关系，已迁入福州城门镇，妻子的户口迁去了，人还没有去。

城门镇隔乌龙江就是闽侯的祥谦镇，闽侯二中就在祥谦镇。

我的调动成功了，但还没有到闽侯二中。最后我又从闽侯的初中校调到闽侯

二中。这里有便捷的交通，两地分居不成大问题了，我很满足了。

我从此告别了惊悚的荆西岭。

现在去明溪城关，汽车不走荆西岭了。在三明市往永安方向，有个小溪，公路傍溪而行到明溪城关，路也不弯弯曲曲的了，取直了。

在闽侯二中安定以后，我又想起恩师杨真才，经我多次打听，知道他调到三明师范学校，为三明师范学校校长兼书记。

我们之间没有书信往来，我只懂得他在那个单位。

68届3班同学，有些在三明、永安、沙县工作，他们每年都回到福州来过春节。他们说杨真才老师在三明过的很好，还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1995年听他们说，杨真才老师得了胃癌。得癌症！这下恩师完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担任班主任同学分成两派，一派拥护他，另一派反对他。我的班与他们是隔壁班，在一座楼。他们的情况，我知道的很清楚。在福州，很多人知道我对杨老师有特殊的感情，也经常向我查询，我都回答说杨老师得胃癌，可能不在人世了！



前排左四为恩师杨真才

2011年10月，我参加了福高60周年校庆。没有提杨老师的事。把我的联系电话给了学校校友会负责人蔡亚业老师。

多天后，我同班同学刘梓藩（福高老师）突然给我来电话说，杨真才老师又出现了，他没有死，还到福高以前的北峰基地参观。

刘梓藩当时也没有见到杨真才老师本人，他也是听别人说的情况。

我说，不会吧！刘梓藩说，我的信息绝对没有错。

我想到蔡亚业老师处了解一下，决定马上到福高去。

到了福高，找到蔡亚业老师，消息千真万确，她在电脑里打出恩师的相片。确实是他，他还健在。杨真才老师没有死，还活着。我心里高兴极了，想再一次与恩师会面，可惜他回去了。

从相片看，杨真才老师只是头发白了，身体略微胖了些，但还很硬朗。

蔡亚业老师还给我展示恩师给我的留言，我看了非常感动。留言中对我的讲述大部分准确，只是把我1968届学生写成1966届的学生。

杨老师的相片等各种资料，我用U盘拷贝了回来。回家后，我就用我老人手机与他联系。



讲了这么久，为什么称杨真才为“恩师”呢？说来话长。

1965年8月，我从福高的初中考入福高，进入高一年级，被编入2班，教室在福高的卫生楼。

杨真才老师教高一的1到4班的物理。

他的课，除了物理实验在实验室里上以外，平常课都在教室里授课，高一的课本里大部分是运动学和力学的内容。

他带的教具很简单。他要么手中夹两个木头小球，要么带一个弹簧秤和有钩的铁锤来到课堂。他讲的话平缓、有节奏，使大部分学生都听得很明白。

上课时，他让小球上抛、下落运动，说明其中的蕴含着运动原理。他让小铁块沿斜面木板滑下，变动斜面的倾斜角，说明斜面的倾斜度对斜面运动物体的影响。这些都是平常的课，杨真才老师善于从平常小实验中，让学生悟出物体的运动与施加给它的力作用的关系。

他不讲牛顿观察苹果落入地面，从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而他用木头小球上抛，他让学生想一想为什么小球总要地面，从而说明万有引力定律的存在。

他知道，我们高一的学生学习过世界地理，中国和美国在地球相反的一边，我们中国人不认为美国人会掉出地球外面去，反之亦然。从而更加说明事物存在“万有引力”。

他讲的内容很平常，用寥寥数语就能解决的问题，从不讲的拖泥带水、故弄玄虚，使学生一头雾水。

我经常一个人徜徉在操场上，头脑中塞满了问题。杨真才老师走过来了，对我说，又在想什么问题呢？我噤着，不知从何说起，只说头脑中乱的很。杨真才老师说，应该抓住关键问题，其他的就会迎刃而解。

有一次，我站在福高实验楼前的樟树下。两棵樟树枝繁叶茂，红墙的实验楼就在树旁边，树梢上有几只鸟儿在喧闹。

我和杨老师站在树下，我迎上去。此时树上鸟儿飞起，扑棱飞向远处。我和杨老师稍为定神，杨老师就说，鸟儿飞走了，这里面也有力学原理，你说说看。

我把鸟儿从静止到起飞的运动原理说了一下。杨老师说，你的悟性很好。

他不但能够抓住各种机会启发学生的思维，对他的学生很理解。一段时间后，他知道我的岁数较大，物理和数学课成绩很好，接受能力强，建议我要多学一些。我问，怎样多学啊、学什么内容？

“可以超前学习，争取在高二年级参加高考。”

超前学习啊！萦绕在我耳边的是“超前”两字。

“争取在高一学年，不但学好高一物理，争取把高二、高三的物理全部学完，对数学科也是这样，争取早一年参加高考！”这是杨老师说的话。他也应该了解我的数学水平。

这正合我意啊，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我的“迟钝”的思维开窍了。

我有七个兄弟姐妹（第八个妹妹还没有出来），我是老大。祖父、母不怎么会劳动，家里靠父、母两人在福州水运公司苟延残喘。我在福高读初中时，不希望考高中，一心想读中专。读中专可以提早几年赚钱，资助家庭。被福高录取了，我很无奈。

杨真才老师叫我自己心里有个打算。到高二时，高二学年有读化学，这科不必担心。倒是英语科要抓一抓。你平时的作业可以不做，这样可以腾出时间超前学习。在看书学习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来帮你解决。他看我没有反对。说，好吧，就这么办！

我偷偷地买了物理课本和数学课本，自己超前学起来。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但看书、理解力比较好，课本后的题目都会做。到了高一年级下学期的4月份，我把高中的物理和数学书读完了。

我正要准备英语科的超前学习问题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校园内到处是大字报，学校秩序被打乱了。大部分学生对形势感到茫然，后来又听说推迟当年1966届的高考。

我对超前学习的事产生了怀疑。1966届高三都不高考了，我这个1968届的学生还会参加高考吗？

不知何时，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起了变化，开始了学生斗老师。隔壁的3班的同学对他们的班主任杨真才老师，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说他是右派，是反党反社会分子，要批斗他。

但我始终认为杨真才是个好老师。我知道他是那一届福建师范学院（后来改名为福建师大）毕业的高材生。他原来是个出类拔萃的共产党员，在1957年的反右事件中，被党组织除名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推移，我也把超前学习事丢开了。

我放在教室书桌里的各种书籍也被人抄走了。

当时我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引导同学开展各种斗争，而是整天看小说，革命小说《苦菜花》，古典的《三国演义》，我都看过，还有一些外国小说都看，更加久远古的，什么屈原《天问》，我自己花钱买书来看。在别人看来，我有点走白专道路的嫌疑，结果把我的书拿走了。同时，我放在宿舍里的箱子也被人撬开，被人拿走了很多东西。我积攒了多年的书籍、相片都被他们拿去了。我发现时，只剩空箱子一个。

1969年3月22日，我就随福高的第一批上山下乡，去沙县插队。从此，我与恩师杨真才失去了一切联系。

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上台，抓国家大政方针，恢复了全国的高考。我考取了三明师专，圆了我的高考入大学的梦，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以上就是我称杨真才为“恩师”的缘由。

自从2011年与杨真才老师取得联系后，加上先进的通讯工具“智能手机”和信息的“微信群”，我与杨真才老师虽然不在一地，但也经常联系。

2007年10月，我从闽侯二中退休，经常去外地旅游。

2018年10月，我和年段各班的负责人一起，组织了福高1968届师生聚会，庆祝毕业50周年。我知道杨真才老师在广州，因路途遥远，不能来福州参加我们庆祝毕业50周年的聚会。

同年段7班同学在福州双杭城聚会，我参加了。班长张云俊同学的主持聚会。

7班同学张德铨在广州市居住，他热情地邀请大家去广州旅游。张云俊说可以成行。我第一个表示赞同，因为我知道杨真才老师在广州。

聚会后不久，张云俊就组织了“粤港澳”旅游，我和妻子都参加了。

恩师杨真才夫妻在广州，我打电话给杨老师说我夫妻去广州旅游，顺便登门拜访，他听了非常高兴。与我夫妻同行的都是福高的学生，杨真才没有教他们物理。

旅游出发前，我对广州的地图进行了研究。知道杨真才老师居住在广州的海珠区，与广州火车南站有一段距离。

我准备了大包、小包的礼物，都是福州三坊七巷买的。

到广州后，我、妻子与同行人员安排好住处。我协同妻子搭乘“的士”车去海珠区，来回花去一百多元。

按恩师事先给的住址，找到恩师，与恩师和师母相见。见面时，我们面面相觑。我离开明溪近四十年，真是弹指一挥间啊！

我们见面时特别激动，我没有忘记带的礼物，把大小包东西呈递给他们。

欣慰的是恩师、师母两人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在有生之年与远在几千公里外的恩师相见，真是了却了我一桩夙愿。短暂的会面，千言万语也说不完。

与恩师分手时，我们合影留念。

我与妻子从杨真才老师处乘的士车回来，又参加了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内，由张德铨夫妇组织的欢迎晚宴。

我们一行在广州旅游一天，后来又去了香港，在香港呆了2天，也去了澳门，



然后又回到广东的珠海。

我参加了3班同学的聚会，把见到杨真才老师的事给他们说了，他们很欣慰，要我组织他们去广州见他们以前的班主任杨真才老师。

我告诉他们，杨真才老师不久回三明。到那时，我们去三明，乘坐火车也方便。

2019年10月1日，三明师专的同学在三明聚会，庆祝师专毕业50周年，同时还要参加沙县庆祝插队50周年聚会。

我在三明、沙县一共呆了7天，完成了两项聚会。不久，我与杨老师微信联系，他说，和你们在广州相会后，9月就回三明了。

真是阴差阳错，我10月2日、3日在三明啊，杨真才老师也在三明，我们擦肩而过！

我把杨老师回到三明的消息告诉了1968届3班长陈国红。他说三明离福州很近，你赶快带我们去三明与杨老师相会，要马上去！

2019年10月26日，我和3班同学代表陈国红、王俊极、何珠英、黄淑钗五人乘动车到三明市与杨老师会面。

杨老师知道我们会来三明市。我们先来到三明北站（沙县），然后乘公交车去找杨真才老师的家，问了多人没有找到。

杨老师早有准备，他通知他的学生（比我们年轻了许多），一起来招待我们。

我们正在问路时，有个女青年问我们是不是从福州来的。原来杨老师怕我们摸不到住处，派她来接我们。

到了杨老师家。久别重逢，非常激动。

黄淑钗拿出他们事先带来的大包小包的礼物送给杨老师。我也拿出自己的小包礼物送给老师。

上一次去广州时，我也是大包小包的东西给杨老师，那些东西很大不好带，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带了两小包东西，都是精品。一个是八佰光西洋参，另一个是石斛，两小包，礼品短小精悍，便于我旅途携带。

杨老师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街道上的人群熙熙攘攘进出酒店。杨老师把我



们十人带到他预先订好的酒店，计划宴请我们福州来的学生，作陪的有杨老师三明清流县的年轻的学友。

我们看不出他是八十多岁的人。他一会儿侃侃而谈地说几句；一会儿智慧豁达地启发我们什么。



席间，学生们频频举杯，为老师、师母健康干杯。

在席间，我对一盘白斩鸡感兴趣，对它指指点点，师母借题发挥，说我头带得好，一定要我吃鸡腿、鸡头。

我揶揄自己说，“我只能常跑腿，带头的事，我没有这个能力”，说完，并夹起鸡腿大口地嚼起来。

实际上，我最爱吃鸡腿，最怕吃鸡头！

在谁去埋单的问题时，发生了“争执”。最后，我们福州五人埋单了。杨老师一直心中过意不去，耿耿于怀。陈国红说，如果老师埋单，我们心中更加不安了！晚宴后，我们就在那家酒店住宿。



## 我的班主任谢聪敏老师

1968 届 林镇顺

我和几个同学去厦门见我的英语老师、班主任谢聪敏老师，他教我英语 6 年。出发去厦门前几天，想到几天后就要见到老师了，50 年没见面了，他还认得我吗，我真是夜不能寐，辗转反侧。

我“找”到谢聪敏老师的一幕幕情景，又呈现在脑海中。

我组织福高 1968 届毕业生 50 周年聚会之际，经常与福高校友会的蔡亚业老师联系。有一天，我和蔡亚业老师谈话，她问我还需要找哪几位老师，我不报希望地说了想找谢聪敏老师。她翻看了福高老师退休名册，对我说，福高的退休老师名册中没有谢聪敏老师的名字，要不去群里问一问。有“群”可以问？我说好吧，于是，她就在有 400 多人的“福高校友一家亲”群里输入相应的信息。

我想，这个群人数众多，且大部分是福高毕业的学生，也许有希望。

我盯着屏幕看回音，大概过了 5 分钟。电脑中出现 11 个阿拉伯数字，这是手机的号码。它是谢聪敏老师手机号吗？我的心在砰砰地跳。蔡老师又在电脑中输入文字问对方，是不是谢聪敏老师的手机号，此时屏幕回答“是谢聪敏老师”的。

啊！这真是“走遍天涯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欣喜若狂，就是“他”，我要找的谢聪敏老师。我赶忙用自己的手机想拨这个号码，才拨几个号码，此时，蔡亚业老师说，不，先用学校的座机吧。

不知什么原因，学校的座机拨不到谢老师的手机号。还是用我自己的手机拨号吧！

蔡亚业老师用我的手机，拨了那个号码，通了，接听的是谢聪敏老师，蔡亚业老师对谢聪敏老师说了情况后，把手机给我，让我自己讲。

我开始有些语无伦次，不知说什么好。听声音，接电话的是谢聪敏老师，是当年给我们上课的语音，我听出来了，他真是“乡音无改”啊！我估计谢老师大约是80多岁的老人了，外貌肯定有变化，见面就可以看出来。从声音来看，他口齿伶俐，声音洪亮，还是很健康。

我开始时，报了我自己的名字，他说，记得。他清晰地记得我，使我感动万分。

讲了一些话后，我就问他有没有微信？现在人们交流靠微信，它是很方便的网络工具。他回答说现在没有，他的员工有，用他的手机号可以添加微信。

他还说现在在北京，在医院，为他的夫人看眼疾。我就不再说什么，我想用回家用微信与他联系，可以交流更多的讯息。

一路上，我按耐不住高兴的情绪。回到家，马上打开家中的电脑。我的电脑是与我手机微信相联系，这是我开始使用微信时就设计好了。我马上就用谢聪敏老师的手机号添加了微信。

有他的微信，头像不是谢老师的人头，是“椰岛春”，是一张海边长着椰子树照片。我马上向他问好，还说了我具体的情况，发了初中2班的毕业照给他。我想，我可以用微信好好的与谢老师谈天，还可以发给他更多的信息。

不曾想，这不是谢聪敏老师本人的微信，是他的员工吴某某的微信。对方回答说，会把您的信息转达给谢总。

“谢总”，我的眼睛一亮，他原来当了某公司的“总裁”，看来他的身体还是不错的，有可能来参加我们福高1968届高中学生毕业50周年纪念聚会！

我们聚会的时间是2018年10月21日。

后来，我与谢聪敏老师多次电话联系。知道他在10月18日到22日在厦门举办公司的展览推销会，21日是展览推销会最忙的时间，我判断，他可能不会来福州。他反而邀请我们同学先去厦门游玩。

后来，谢聪敏老师不能确定来参加我们的纪念聚会。那几天，我忙于筹备纪

念聚会，也没有心思组织同学去厦门旅游。

我一边筹备50年聚会，一边与谢聪敏老师手机联系。后来，谢聪敏老师说在21日会来福州，参加我们的纪念聚会，但可能要中午12时才会到。这可乐坏了我。我想，只要谢老师能来福州，我们聚会中午正是高潮，同学们没有散去，他此时来现场，定会引来不少的“震动”，因为参加聚会的同学有很多人是他的学生。

可是，临近10月21日那天，谢聪敏老师又挂电话说，他21日那天不能来。我想那一天正是他最忙的时候，我是理解的。听到这，对我来说是很扫兴的。不过我们的纪念聚会还是按期举行了，很成功。

我一直想面见谢聪敏老师，以了却我的宿愿。

后来，谢聪敏老师有了自己的微信，微信头像换了，他是我们熟悉的、年轻时的相貌，我们学生时代与谢老师相处就是这个模样。

以前，原来他是很帅气的老师。于是，我赶忙把他微信添加到他熟悉的学生群“福州高级中学68届2班同学”和“福州高级中学文革前2班同学”。

群里的同学纷纷向他打招呼、诉说衷肠。毕竟这两个群的同学都是他的学生，群里的同学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一位老师，他引起我们如此的兴奋和牵挂，这故事必须从50多年前说起。

1962年，我在福高读初中，谢聪敏老师教我英语。我考入母校福高读高中，他又是我的英语老师，还是我高中三个年级的班主任。

我在福高读初中时，由于我比同班的同学年大二、三岁，人也长的高些，懂事得比较早，书也读得比较好，被很多老师看好。

从初一到高中，我都是班级的干部。初一、初二时是班长；从初三开始到高中毕业，担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由于是班干部，所以老师到班上来了解同学的情况，经常找班干部。

当时福高的初中只有四个班级，称为初中部，班级设在福高的“卫生楼”。那是幢洋楼，只有两层。楼下是学生看病的卫生室和储存体育用具的体育室。卫



鹤龄楼，80年代称卫生楼，2000年拆除

生楼向南的地方是学校的大操场，我们做课间操和体育活动的场所，两边有沙坑和几个篮球场。

站在卫生楼向南望：左边是实验楼，右边是钟楼，钟楼上有大钟。钟楼里面是礼堂，是师生集会的场所。

我们的教室在卫生楼的二层处。

下课时，初中的四个班级的学生，都纷纷到走廊和向南的大阳台谈天和嬉闹。

在走廊、操场上，同学们经常看到我与谢聪敏老师交头接耳，叽叽咕咕的说着话。其实，是谢聪敏老师来了解同学对学习英语有什么意见。同学们以为我在向老师汇报，说同学的坏话。

我读初中1、2年级，聪敏老师还不是我的班主任，到初中3年级，他才是我的班主任。除了了解学习英语科的意见外，我与谢老师没有更多交流。

我是性格内向的学生，不善于用言语表达心中的思想。

我很少主动找老师汇报同学的学习情况。老师找我时，由于我与同学的接触较少，不了解同学情况，只是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憋的满脸通红。

我对自己各科知识的学习抓的比较紧。在班上，我学习成绩优秀，但很少注意身边同学的情况。

我也没有乱编一些情况汇报给老师的习惯，开始时听一些同学说我的闲话，说我是“老师的间谍”。后来知道我秉性的同学，知道我不会乱说，“老师间谍”的声音后来很少听到了。

谢聪敏老师是一个很平常的老师，他的课很平淡，与其他老师相比，没有什么特色之处。他的优越性在于在东南亚一带生活，特别是菲律宾、印尼等国家都会说英语。所以他的英语口语比较纯正。

其他老师，在课堂上，讲英语的语法、词组、句型比较多。而谢聪敏老师上课时，没有更多地讲解英语语法，而是读的时候比较多。

他经常说，从一种语言可以了解一种文化，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学习英语就是学习英国的文化。他说英国是个“日不落”帝国，当时，我对这个词很陌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历史知识拓展，逐渐懂得它的涵义。

我觉得，他的课主要是管理学生方面，与其他老师相比差一些，常常与个别学生发生矛盾。

谢聪敏老师上英语课，有一些同学不认真听课，认为英语没有什么用处。这些人经常不注意听，看与英语无关的书籍。有人甚至在课堂上大声讲话，干扰其他同学学习，弄得他很生气。谢聪敏老师是一个不会“凶”的老师，遇到个别同学不认真听课时，他很生气，他只会瞪大眼睛，最狠的话就是：“课后，我给你颜色看看”。课后，我没有见他给那些同学什么颜色看。

我看见他管理学生力不从心。

我本来对管人的事很讨厌，从谢老师管学生的事，觉得当老师很辛苦。我暗暗发誓，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做，绝对不能当老师。

谢聪敏老师，据我了解，他是归国华侨。他的身材不算高大，他的装束，有东南亚人的特点，他的头发是“飞机式”的，即头发中间往前稍有突出的小包，看上去很美，还涂着发蜡，穿着窄窄的“笔筒裤”，时而在他身上还会闻到香水味。他的穿着与我们当时的“工农兵”的服装有些反差，被一些同学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谢聪敏老师上课，经常带个有一米多宽的软黑板，里面写有英语常见的句型、各种练习题、必须记忆的词组等。

我们读初一时，同学们刚学习英语，对英语单词的发音，经常记不住，常常用中文当作英语音标，在单词旁边注单词的发音。例如，同学，schoolmate，旁边注“吃过了没有”；钢笔，pen 旁边注“碰”；书，book 旁边注“不可”。

下课了。他经常听到大家开玩笑地说：“吃过了没有，我们碰一下，不可，不可以！”。他听了，也只是笑笑。后来他在课堂上说，这样记忆单词不好，还是要记住它的音标比较好，音标有“辅音”和“元音”，还标明有重音的位置，轻和重有分别的，因为在中文中，“不可”是同样的轻重，而英语单词“书”，“不”是必须读出声的，后面的“可”是次要的，是辅音。你们这样注音的毛病很多，不可取，应尽量不用。以后，你们学完全部的英语音标，可能这样的情形就少了。

过去那个年代，某某老师上什么课，我们不称某某老师。例如，教我们政治的老师，不管他是男是女，都称他（她）为“政治老师”；教生物课的老师，我们称他（她）为“生物老师”；教数学中的三角，被称为“三角老师”。有的叫法不好听，同学都这样。因此，我们很少称谢聪敏老师为“谢”老师，同学们都称他为“英语老师”。反正，他听习惯了，也见怪不怪了。

我与谢聪敏老师的相处的几年里，我对他的家庭没有太多的了解，我只知道他的家在福建师范大学里，有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妻子，其他的事一概不知。

我从福高的初中升到本校的高中。我本来不想读高中，一心想考中专学校。谢老师和其他老师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考大学很有希望，应该读高中，进而读大学。

我中考时，第一志愿原来是报中专学校，在多名老师的劝导下，后来勉强地改成“福州高级中学”，结果，被母校录取了，成为福高高中2班的学生。谢聪敏老师也成为我所在2班的主任。

1966年5、6月，高一课程刚学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福高校园内不平静了。

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天下那里官最多，福高官最多”，由此拉开了福高的文革的序幕。正常的课也不上了。学校的很多同学和老师都写了大字报。那时可以说，福高的里里外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

后来，师生们自己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文革造反派。我也参加了“福建前线红卫兵”组织。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组织的头头把谢聪敏老师的自行车，据为本组织的财产，外出串联时，就骑它出去。那时的我也不例外。平时没事时，大家就在学校的大操场学习骑自行车。我就是在那时学会骑自行车，后来，我能很熟练地骑自行车，全靠谢老师的自行车了。

其他同学，大部分是不敢骑车上街，我敢骑车上路，后来居然骑它从仓山的福高到尚干的闽侯二中（文革后改名为二七中学，以后又改回来了）去。

谢聪敏老师那个自行车不是手刹车，它的刹车是在脚上。有一次，我骑它去苍霞洲的上游码头办事。那是个人来车往的地方。但很多是大板车，没有私家车和大的公交车，路边停着几部载货的解放牌汽车，我大胆地骑着自行车兴冲冲往江边码头骑去，前面一个拉空板车老大娘从旁边突然拐到路中间，我见状，我赶忙刹车，但忘了刹车在脚上，即应该用脚反方向踩踏一下就行，而是错误地用手一直捏摆头，结果没刹住，自行车径直冲上板车，倒在板车上，那个老大娘差点被震倒，她回过头来对我半开玩笑的说：“依弟，你是不是饭吃得太饱了，撞到我的车”，说完，看我像是红卫兵，忙说不要紧，倒把我扶起来。她发现我的车把头没有刹车的装置，说：“依弟，你的车没有刹车，你也敢骑出来呀，难怪红卫兵敢冲敢打”！我没敢说什么，红着脸离开了。

我第一次出了小小的“车祸”，终身难忘，我应感谢谢聪敏老师的自行车，它使我有了一次闯祸的感受。

到了1968年春季的某一天。我们高中2班的一些同学说，别班同学在批判班主任，我们班为什么还迟迟不行动。许多同学怂恿我叫谢聪敏老师来班上接受同学的批评。我不想干此种事情。我想，班主任谢老师，他顶多就是有些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已，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不想去委屈他。迫于同学的压力，

于是我就通知谢聪敏老师来班上，由同学们先给他提意见。

当时是复课闹革命，班级的同学没有到齐，可能一半的人数多点。记得，老师在讲台前，同学坐在位子上。谢聪敏老师他讲什么，同学发表什么意见，我现在都记不清了，可能我没有心思去听。但有一个情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批评会的结束时，同学叫他去搞班级卫生，把班级里的痰盂洗干净。那痰盂是用木头做的、四方形，由于长久没搞班级卫生。文革中，很少人在班级活动，没有人往里面吐痰，痰盂里水分都蒸发干了，痰盂里结了一大块的污物，他毫不犹豫的提着痰盂，去教室外的水池冲洗。我于心不忍，我看着他提着痰盂出去，我也跟出去了，和他一起完成了此事。

在文革中，我亲眼见到，学校政教处主任余智椿被造反派批斗的场景。余智椿是我在福高读初中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他管教学生比较严格，我当时就认为，余智椿老师是出于主任的职责，必须对学生严加管教。为此得罪了很多学生。被人贬称为“老蛇”，即意思他与蛇一样狠毒的人。他被学生批斗了好多次，有几次被身后的红卫兵踢了一脚，使他只能用膝盖跪在台上。我看到余智椿老师痛苦的样子，我的心揪的很紧，心里五味杂陈。

他是一个好主任啊！看到这一切，我本来就决心以后不当老师，这下更坚定我的决心，管人的事千万不能做啊！

我也看到谢聪敏老师在批判会上，他批判余智椿时，他的发言也是言不由衷的。

那时，我们被称为“老三届”的学生，读了一年高中，没有读高二、高三，也算高中毕业了，学校没有给我们毕业证书，也没有拍毕业照片。

1969年初，我与我二弟忙于上山下乡插队的准备工作，与谢聪敏老师几乎没有见面。

1969年3月，我上山下乡插队到闽西北的沙县。我在沙县夏茂的岩坑大队插队的最初四年，在那偏僻的山村，与天斗、与地斗，栉风沐雨，尝尽生活的酸甜苦辣，也锻炼了我的意志。

四年后，由于生活拮据和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当上了自己最不愿意当的行当“老师”，并且还是民办的，整天与农民的子女打交道，我开始管人了。

我的未婚妻与我共同度过了七年多的插队生涯。到了1976年12月，我未婚妻，她选调去明溪的8430厂当了工人。后来，来岩坑插队的30名福州人中，就剩我一人了。

1977年，改变我命运的机会来了。当年的大学招生推迟了，后来全国高考恢复了，福建省决定在12月进行统一的高考。我必须拼搏一下。其他大队还有不少的知青没有选调出去，有66届、67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不敢报名去高考，因为在校学的很多知识忘了，短短时间去复习，怕来不及，落个老三届考不取大学的坏名。确实，1966年到1977年，12年时间，上大学不用考，读书是没有用的。

我虽然是68届的老三届生，只读一年的高中，知识还差了一些。但我有优势，这优势只有我自己知道。实际上，在福高杨真才老师“超前学习”的因材施教下，我已经系统地学习了高中的物理、数学科的课程。1977年高考不考英语，我只要把高中的化学课程，即高二的无机化学，认真学习一下就行。我报了名，并且开始了复习。我在高考过程中，发生了很多逸闻趣事，不在此赘述。

正像唐朝大诗人李白所说的那样“天生我材必有用”，插队足有九年之久的我，考上三明师专，虽然不太如意，但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师专是培养教师的大专学校，毕业出来就是老师了，除非有“超凡”之力改行，跳出那圈子。

我没有回天之力，直到2007年退休，我始终没有跳出“教师”这一行当。在执教的过程中，我对当老师的“难”也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我更想我的老师了。

1969年3月到1977年12月之间，我难道没有去找谢聪敏老师吗？不，有！

1970年开始，各地插队的知青纷纷选调去工作，我却还在农村修地球。我每一年回福州与家人团聚时，也想去找我认识的老师和同学，特别是班主任谢聪敏老师，无奈自己还没有选调去工作，真是没有脸面去亲友。他们见了，也许会说什么呢？我都想好了。他们会说：“你为什么还没有选调出去啊？某某人已

经……”，后面的话，我可以想象他们会说什么。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我辗转从外地调到福州八县之一的闽侯县，离福州城很近。我利用寒暑假，到福高去找谢聪敏老师，没有找着，他们说谢聪敏老师出去了，去什么地方，他们不知道。

时间到了 2001 年，福高成立 50 周年校庆，我想福高应该会请以前在福高任教的老师回去参加校庆，我到处打听，结果还是谢聪敏老师“出去”了。

2011 年，福高 60 年校庆，我照样打听，还是无果。

人们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过了古稀之年，老师他可能也 80 多岁了。我估计在这辈子见不着与我相处最久的谢聪敏老师了。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下辈子。

梦幻一般，50 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和福高的几个老同学一起，准备去厦门见我的梦寐以求的班主任谢聪敏老师。

## 我心中的教导主任

1968 届 林镇顺

在福高微信群里，很多人说吴校长逝世，我一惊，不加多想，就猜到是吴亚俊主任。吴亚俊在 1980 年 5 月到 1983 年 9 月任福高的校长，后来调到福州市教育局工作，人们以他在福高最后的职务，称他为校长。

我思绪万千！我更喜欢称吴亚俊为“主任”。因为我在福高的六年间，他一直是教导主任。我初中在福高就读，那时初中只有 4 个班，在当时的“卫生楼”上课。文革前，福高只有这一届的初中部，在当时被人称为“空前绝后”的初中部，被校领导视为“掌上明珠”。

我 1962 年从小学考入福高。我的胞弟比我小三岁，也一同读初中，在同一个年级。我的班主任是政教处的余智椿，我在 2 班，我弟在 3 班。当时的初中(1)、(2)班学习英语，(3)、(4)班学习俄语。我弟的俄语由吴亚俊主任教，他俄语成绩很好。我经常听到他在宿舍里读俄语。

吴亚俊主任的课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他的报告很精彩。学校有很多领导，各个领导的台上发言风格各不同，我至今记忆犹新。付锦田（后来知道他姓傅，应该是傅锦田，开始我以为他是副的书记）书记如果在夏天作报告，边讲话边卷汗衫的袖子，然后放下来，又卷上去。他重复这样的动作，直到报告结束。听陈题校长的报告时，总觉得他声音洪亮，讲话却比较呆板。我们也听过柯全法副校长的报告，总觉得他讲的有些慢条斯理。教务处的程主任也有作报告的时候，作报告时，他经常擦汗，因此学生经常见他手里攥着一方手帕，时不时在额头擦一下。

如果听说是吴亚俊主任作报告，心里就来劲了。当时福高礼堂在“钟楼”里，刚开始，会场内还有点吵。吴亚俊主任上台几句话后，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了。吴主任的报告很快抓住学生的心，使听讲学生，心无旁骛听他下边内容。他的语音是纯普通话的发音，没有南腔北调的韵味。他报告的要点明确，能够举很多例子说明主旨。那些例子，学生以前很少听过。他讲的话抑扬顿挫，咬字清楚，使学生不但在思想上受到教育，在语文知识方面也受益匪浅。

每天下午第三节，是学生的体育活动时间，很多老师也经常来活动。“卫生楼”前两边的沙坑是跳高的场所。吴亚俊主任也来沙坑旁，穿着运动服和钉鞋，他是来参加跳高练习，他很会跳高。跳高有俯卧式、跨跃式、背越式，可吴亚俊主任跳高是“剪式”。当他从杆上越过去时，博得大部分学生喝彩。他的过杆动作漂亮极了，深深地打动了，每次我都禁不住为他鼓掌。

吴亚俊主任的家人和其它情况，做学生的我了解很少。他的夫人我有见过一面，个子较高，长相很好。据说吴亚俊主任是参加过全国教师群英会的老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我读高一，他也不在学校，好像参加了某工作组。1969年3月，我去沙县“上山下乡”插队，再也没有见到吴亚俊主任。

1985年，我从外地调到闽侯县，听说吴亚俊主任已成为“福州教委主任”。有人问我福州情况时，我就会讲到福州教委主任，我还自豪的说他原是福高的教导主任，我弟弟的俄语是他教的，是我认识的领导。

50多年后，即2018年10月，我组织了福高1968届学生聚会，请我们在校读书时的领导和老师来参加。我与吴亚俊主任通了电话，我把请他来参加聚会的请求对他说了。他说不巧，他正在接待一个香港来的代表团，在福建各地参观、游览，脱不开身，我因此作罢。后来有陈题老校长等老师参加我们聚会。

聚会过后，我常和校友会的蔡亚业老师联系，要拜会吴亚俊主任，后都因为琐事，不能成行。没想到，吴亚俊主任竟和我们永别了，呜呼哀哉！

## 难忘1977年高考

1968届 林镇顺

记得去年，2019年6月7日是高考的第一天，这天也是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传统的端午节。一边是需要安静的高考环境；一边是划龙舟时锣鼓喧天的闹声。还好高考所有考场离闽江岸边较远，闽江上的龙舟的锣鼓声不会干扰考生答题。

今年，2020年更加特别，考试时间推迟了一个月。本来在6月7、8、9三天，今年推迟到7月的7、8、9三天。原因就是新冠肺炎的在全世界爆发、流行。福建的很多中学停课了几个月，高三学生勉强复课，那离高考已经没有多少时间。

从我记事开始，国家的高考时间在不断变化。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高考都在每年的7月初。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到1970年，全国没有高考，大学也没有招生。

1951年，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继续沿用前一年度的办法，而且统一招生要在单独招生之前举行。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文化大革命的1971年开始，大学恢复招生，但没有统一全国高考。当时招收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法。就是本人向上级报名，经群众同意并得到领导准许后，名单送到大学去就行了。其中有很多环节，不是你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自愿报名”，这一步，知青谁不想读大学，如果大部分知青报名，怎么选拔，那么又回到“考试”的问题去了。

那时期的大学毕业生学业的水平，外面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大学的文凭，中学的水平。我想过，如果是初中刚毕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学制三年。要把高中的内容补好，要花2年的时间，剩下的1年时间，学习大学内容，还要到工厂、部队去学工、学军。时间够吗？

但也不排除少部分的1966届、1967届高中生进入大学，他们算是真正的大学生。

总之，那时大部分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与文凭极不相称。

改革开放的先行者邓小平导师，肯定知道这方面问题。

1973年邓小平复出，在他主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题，县主持考试，采取开卷形式。

尽管这次招生对象还只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对当时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已是个天大的喜讯，终于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无数曾因“家庭出身”或“政治表现”等问题而与大学无缘的知识青年踌躇满志，奔走相告。学校教育秩序大大转好，学生开始发奋读书，叫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顿时失去了大半江山。

那年的招生报名也有限制，那次我没有得到报名的通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言难尽，当然不可能去应考。

当年有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张铁生从兴城县初中毕业后，1968年10月，来到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张铁生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也赢得了1973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然而，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成绩一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成绩很差，几乎是白卷。

他是一个只读过初中的学生，他的高中知识呢？

这个“白卷”英雄，后来被录取进大学。后来全国开展了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下台了。

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复出，主持中国的大政方针，各项改革开放的工作被摆上日程，其中一项是中国必须恢复高考。

1966年高考因文化大革命停止。1971年大学虽然恢复招生，但没有统一全国高考招生。1973年的高考又被“半路杀出程咬金”的张铁生阻止了。

1977年，也是我的人生大转折年。

1977年那年的大学招生，从没有全国的高考到有全国的高考，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来是每年7月的招生，高考推迟到12月举行，我知道中央内部也在反反复复的开会、研究。

报纸也在大力宣传，从各个方面的消息来看，看来这回真的要改变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终于可以变成现实。

内部有传报考条件，年龄必须是1947年1月后出生的男女青年可报考。我是1946年10月出生，我的思想又波动了一下。

我很早就断了上大学念头。我是1968届高中学生，只读一年高中，能考得过那些1967届、1966届高中学生？就我所知，夏茂公社的上碓大队，还有陈治平、夏梅森等人没有选调出去，他们都是1966届的高中生，还有其他大队、其他学校的“老三届”呢？

我只想选调出去工作，不一定读大学，只要拿国家的工资就行。

离夏茂公社很近的梨树公社，有我插队的同班同学林其新。他插队在梨树公社中堡大队，赶圩都在夏茂镇。我与林其新经常在圩场见面。1977那年，他也没有选调出去工作。

一次夏茂赶圩，我与林其新见面，他极力怂恿我去报名参加高考。

我的未婚妻在1976年11月调去明溪的8430厂工作。放暑假时，我回福州，然后又去8430厂与未婚妻会面，未婚妻也要我去高考，但读书时间要短些。

在福州的堂兄林镇春来见我，说你的机会来了，好好地拼搏一下，他不知道

我已超龄。这个堂兄的外甥女，到明溪县城关插队，在我未婚妻厂附近，乘坐过我未婚妻的厂车，与我未婚妻比较熟悉。

堂兄林镇春岁数比我大10岁，我们是一个祖父。他知道我在福高时，念书比较出色，是一个成绩佼佼者。他在福建广播电视局工作。在后来我复习和备考中，他经常来信，叫我好好复习，不要有顾虑，这是公平竞争。他给我寄来他以前读大专时的课本。以为我没有复习的资料，还帮我千方百计收集复习资料，从福州邮寄到沙县的夏茂岩坑大队来。

已经听说大学招生有大变化，要恢复1966年以前那种高考，从高考中择优录取学生。回到夏茂后不久，大约在10月份，就有了确切的关于当年高考的消息传来，招生简章也出来了。看了当年的招生简章，我的心又凉了，因为我的年龄比规定大了两、三个月。

林其新是1949年出生，我是1946年10月生，比他大三岁。我对他说，我超龄了，他说没关系，年龄可以填小一岁，没人去政审。档案中可能也没有年龄这一项目。他的话，我将信将疑。不过他的话提醒了我，年龄可以填小一岁。于是我又做起大学的梦。

我和其新是1968年毕业于的高中生，只读了一年的高中。他认为报考中专应该比较适宜。我考虑又考虑，我对他说，我还是报大专，也许考不上。如果考不上，对外人也说好：大专难考，所以考不上吧。报中专，如果考不上了，自己的脸往那里搁，别人就会说：一个高中生，连中专都考不上。

最后，我同意林其新年龄改小一岁。我报名时，年龄填1947年10月生，比实际小一岁，报了大专的档，第一志愿为福建师大。我第一回“做假”了。我决心好好地搏一下，这一搏很可能改变我的命运。林其新同学，他报了中专，志愿是福州师范学校。

从一个插队的知青成为拿国家工资的干部，对我来说，命运是极大的改变。

我虽然只读一年的高中，但知道自己的数、理、化底细。

福高读高中一年级时，教我物理的老师是杨真才，是福建师范学院毕业的高

材生。这位老师除了平时教学独特，还有因材施教的思想。我的性格内向，不爱讲话，独立思考的能力较好，他觉得应该给我指点一下，就是要我在学习知识时应超前一些，争取在高二时就参加高考。

在杨真才的鼓励下，到高一下期，即1966年的6月份，我就超前自学了高中数学和物理的全部课程。计划在高二阶段，进一步巩固掌握自学过的科目，并有所提高。在念完高中二年后，提前参加高考。

我未公开的计划完美，也是可行的。1966年5、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读完高二参加高考的计划就这样泡汤了。

多年的计划泡汤了，新的机会又来了。我必须抓紧学习高中还没有超前学习的化学科，还要复习自学过的物理、数学等知识。

我知道陈治平、夏梅森等福高1966届的高中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其他学校的1966届和1967届知青也没有报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10年前的知识都忘光了，复习不起来了。

那一年，高考规定理科考4科：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每科100分，共400分。

政治科，我初中阶段的政治很过硬，高中政治主要在初中的基础上，做进一步阐述，还学习些具体的人物的思想。我那时主要是背诵政治时事提纲。

数学和物理知识，完全靠自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对公式和法则的掌握，用它能够解决各种实际问题。那时，我经常到夏茂镇去，把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问沙县二中的章镇老师。章镇老师与杨真才老师是大学同班的同学。

花时间最多的是高中“化学”二册的内容。化学二册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必须先找到相应的课本。还好每个知青选调出去，都把书本留下来，我是最后一个选调，床头床尾都是书，它们的用处是当枕头或垫脚，我很快找到化学2册的书。书里大部分是无机化学，也是高中阶段最难读的内容。课本中有“芳烃”、“羟”、“甲醇、乙醇”、各种“醚”、各种“离子”等，搞得我昏头昏脑，我花很大的气力才把它们记住。

语文科方面，我只能听天由命，相信我的语文基础很好，只要把握写作文时不要离题就行。庆幸的是，那年没有考英语科。

1977年秋，上学期后面二、三个月，与我搭档的池海泉老师特别照顾我，使我少干了很多事。我白天教学生，给孩子们上课。傍晚放学后，抓紧时间复习。晚饭后，继续复习，直到深夜。还好那时插队的岩坑村有电灯，给看书提供良好的照明。

有一天我很早起来，洗漱完毕，坐在灶前，边烧火边看书复习，锅里炖的是一天三餐饭罐，这样煮省时省力。我担心锅里的水干了，饭糊掉，所以锅里的水放的很多。

在外村当民办老师的本村人张述刚从外面进来，闻到焦味，从门外大喊，我都闻到了，你还没有闻到啊。我吓一跳，这时才觉察到锅烧干了，米饭的糊味很浓。我赶紧加水，慢一点烧红锅都会裂掉。张述刚家里有事，从外校回来，要很早回到任教的学校去。

高考报名后不久，去夏茂赶圩，遇见公社的知青办负责人洪茂生。他对我说：“你很了不起，我去福州政审了，到了福州高级中学，详细看了你的档案，你的每一科都是5分，考上大学不成问题”。

我吓一跳，原来这次高考有“政审”啊，还去福高看个人的档案，还详细的看了我的学籍档案，那么他也应该知道我填报的年龄是不真实的。我最怕他说我年龄问题，我的心跳个不停。

回想以前，选拔去读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公社没有人去福州搞政审。大学搞招生的人，直接到公社要人，大队同意了，直接招到大学去。

我想，这回糟了！洪茂生只要说我年龄造假，我高考的资格就会被取消。结果是虚惊一场，洪茂生没有说我的年龄问题，只是一再鼓励我，要我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学校。

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我福高的档案中没有填年龄项，自然他不知我的真实年龄；也许他在档案中看到了我的年龄，故意放我一马，做个好人；也许

当时招生简章有了新规定，对年龄放宽了要求。

高考时间到了。我与同班同学林其新在县委招待所住宿。小房间住我们2人，在高考前一天住进去的。考数学那天，我们各自去了自己的考场。

考大专的考场在沙县三中。沙县三者在沙溪岸边，人们称之为水南的地方，它的旁边就是“长途汽车站”。考数学科那天，有两件事，我终身难忘。

第一件，发生在高考考场沙县三中。

在考生入场之前的半个小时，考生排队立在各自考室前，接受考场纪律教育。此时，监考人员中有一人低声叫我一声“镇顺”，我抬头一看，是位女监考员。我只知道她是我同届不同班女同学，忘记了名字。数学考试过后，她的名字想起来了，她是福高68届5班的王增容。她是读英语的女同学，编在5班。这个班一半读英语，一半读俄语，她读英语。初中也在福高，是初中1班的学生，我是在初中2班。她和林其新同在沙县梨树公社中堡大队插队。1971年时，进入大学学习，称为工农兵学员，1974年毕业后，分配在沙县三中当教师。她对我很熟悉，听过我交流学习经验的报告。

她说：“你啊你，怎么到现在才出来！”又说：“我和另一个女同事，就是你这个考室的监考员”，我看了一下前面，我的队伍就排在她的考室前，那个女监考员站在门口。

她又很郑重地说：“你就放心考吧，我相信你的水平，不要有思想顾虑啊”，“如果有什么看不清的地方就举手问我们”。

当时我的心中很不平静。她居然这么说：“你怎么到现在才出来”，难道她以为我早应该选调出去了！

她——我高中同年段同学，现在监考我。这使我无地自容，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应该比她先进入大学。

我的脑袋里一直在闪着此念头：她早就出来了，我现在才出来高考。

我听出好像她话中有话，好像怜悯我，又好像鼓励、关心我，又好像暗示什么。她的话却句句在理，不出格。

考试中，她在考室前面站着，另一个女的监考员在后面立着。她时不时看我一下，看我有没有举手。

考卷油印的很清楚，我没有看不清的地方。她也来回走到我面前，低下头看我的答题。我坚信这些题目她也不会答，不可能给我暗示答案。

福高读初中和高中时，我在年段中的成绩，她是知道的。在初中，我是成绩优秀的学生，学校出了名的。初中年段学习经验交流会上，我是三个发言人之一，她是参加过年段学习经验交流会。

因为不在同一个班级，平时了解不多，她只懂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为人也不错。但我的缺点她是不知道。我社会活动能力差，心拙口夯，不大爱讲话，不会搞小动作。我到现在才出来高考，这也许引起了她的震惊。

在考试中，我没有不轨行为，我是追求真实的人，不会的就不会，弄虚作假我没有学会。

考试中，坐在我位子前面的考生，他一直骚挠我，小声暗示我：不要用手把卷面挡住，他想从我的考卷中得到答案。

后面的考生，用手触我的后背，小声对我说，把考卷拉下来，因为考卷很长，我一旦把考卷拉下来，他就可以看到我的填空题的答案（那时，没有考选择题）。

他们这些的行为被她的巡视礼貌地制止了。她是个称职的监考员啊！

不少题目，不是马上有答案，都要想一下。有个题目，我答得很不理想，最终没有完整的答案出来，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时间不够，只好交卷。

我觉得卷子答的不太理想，耿耿于怀，这可能和我当时混乱思想有关。这是我1966年5月以后，参加的又一次大考试，毕竟有12年了，真是时过境迁啊！

我忘了怎样离开沙县三中考场，回到我的住处。下午还有理化科考试，我必须从失败中走出来。

第二件事，发生在县招待所的住处内。

我和林其新各自从自己的考场回到招待所的住处。林其新高兴地对我说：“我今天的数学一定得满分。”“何以见得？”“考试中，我检查3回都没有发现错

误。”他还高兴地哼起了革命样板戏：“临行喝妈一碗酒，千杯万盏会应酬。”

他以前在班上文娱委员，能歌善舞，以前有很多“马大哈”的事。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的冬天，天气很冷。林其新带着他的女朋友萨本球，到他的家婶（林其新父亲早亡，母亲嫁到闽侯的青口的吉山村，由他家婶抚养大，“家婶”即婶婶）的船里玩。船与船之间有间隔，如果不小心，人就会从间隔落水。林其新是船上人，很容易跨过间隔，没有关照身后的女朋友（岸上人，对船又喜又怕），而他的女朋友萨本球却从间隔中落水了。还好闽江水流不急，加上她大冷天穿的比较多，没有生命危险。结果她全身湿透，只好穿其新家婶的服装，浑身直打哆嗦，在家婶的船仓里与外头人谈话。

我一直沉思在高考数学题目中答的不好的题，他的声音戛然而止，然后突然大叫一声：“这下完了，完了！”我懵住了，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就完了。他哭丧着脸说：“原来数学卷子有两面，我只做了前半面，后半面没有做，难怪我有那么多时间检查，这下完了！”

又是一回“马大哈”事件！我赶紧安慰他，男子有泪不轻弹，还没到发榜时。我与他粗略统计他的数学卷，前、后两面的分数。我对他说，数学科你得了多半多的分数，超过50分了，那些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可能一半分数都得不到。说着说着，他马上止住了哭泣，破涕为笑了。

高考完，我与林其新分手，各自回大队去。那年12月底，我又参加了三明地区的教育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

回到夏茂公社岩坑大队，肩上没有了压力，觉得轻松了很多。等待发榜吧！

高考时，我向岩坑大队请了几天假，也给学生讲老师去高考，如果考上了，以后就不来教你们。学生都说：“那么谁来教我们？我说：“岩坑大队人张述刚啊！”

学生回家说得不太清楚，说我念大学去，不来教他们了。岩坑村民以为我读大学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我只好做了解释，他们才懂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1978年的1月过去了。2月初我回家乡福州老家过年，过完农历年，我回夏茂公社岩坑大队来。录取的消息迟迟没有到来。

看来读福建师大没希望了，其实我也不想去福建师大，心中另有打算，不是我“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不久接到夏茂公社知青办的电话，问我去读“三明师专”行不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行”。夏茂公社知青办并说通知书不久后会寄去。

读师范专科。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结果啊，还要问吗！

师专学制二年，读福建师大，学制四年。那时我31岁了，如果读师大，然后结婚，生孩子要到猴年马月。

我在填报志愿中，我不是填服从分配和调剂专业吗，打电话给我，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但转念一想，从福建师大到三明师专，这是学校的变化，他们必须向考生征求意见。

我对大队的贫下中农和大队干部说，我被三明师专录取了，不久将给我发录取通知书。此时，林其新也给我写信，说他已被福州师范学校录取了。我回信给他，我对他说，福建师大我没有考上，也好！我被三明师专录取去了，正式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到手。

1978年2月底，正式的通知书寄来了。

1978年3月初，我告别插队9年之久的夏茂公社岩坑大队，告别了邻里乡亲，踏上就读师范专业的历程。

我就像关在笼子中的一只鸟，笼门被人打开，扑棱一下翅膀，向广阔的蓝天飞去，可以自由飞翔了。

从1969年3月23日到插队地，1978年3月离开插队地，9年的插队历程就这样结束了。

命运啊，原来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 年夜饭

1971级 谢琳琳

多少年过去了，那一餐年夜饭始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像浓烈醇香的白兰地，余味久久不散……

那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在神州大地燃烧，熊熊烈焰吞噬着人们的良知和理智，热昏了头脑的人们积极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摧枯拉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间，“老九们”被打翻在地，臭不可闻。

我母亲所在的大学被迫撤销，母亲被发配到“路隘、林深、苔滑”的闽北山区宁化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了大半辈子书的母亲不知道自己除了教书还能干啥，可更担心的还是十几岁的女儿失学成为文盲，因为那大山沟里有没有学校实在是一个不可预知的问题。茫然不知所措的母亲在匆匆下放的前一天，临时决定把我一人留在城市，自己先去探探虚实再做打算。就这样，刚上初中的我一下子离开了亲人和温暖的家，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

所幸那年白热化的大批斗，因红卫兵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离开城市而有所降温，已复课闹革命的中学暂时趋于平静和稳定，老师们心有余悸，谨小慎微地上着课，校政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我未办任何手续，在妈妈下放离城的当天，“擅自”搬进了学校的学生宿舍，免费住在那里，并在校教工食堂寄膳，学校成了我的家。

当时，我们班上还有几个和我身份经历类似的孩子，都属于文革中的另类——“可教育好的子女”，我老公也是其中之一。首任班主任是曾国英老师，她对待我们像亲儿女般，既严格要求，又呵护有加，让远离亲人饱受冷眼的我们在有了

依靠、感到温暖的同时，找回自尊，领悟自爱，母校成了可以暂时避风遮雨的安全港湾。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国英老师要随先生下放了，她担心我们几个人会受人歧视，特地把我们转到她的物理系学弟、当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张健德老师班上。健德老师的物理课深入浅出，教的生动有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和国英老师一样，他平日里以身作则，不管什么艰巨的任务都带领同学们认真完成。两位老师当年的行为和教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开始树立学无止境，自立自强的信心，令我们终身受益。由于健德老师特别吃苦耐劳，同学们私底下戏称他为“马德”，大概是因为马本性吃苦耐劳吧。虽说给老师取绰号有些大不敬，但在那个师道尊严荡然无存的年代，这个绰号应该还算是褒义词吧。

那年除夕，学校早就放了寒假，校园里冷冷清清，食堂也不开伙。平时和我同住一屋的另一女生回乡下老家过年去了，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人。我独坐窗前，想着远在大山里的妈妈和在建宁插队的哥哥，心里充满悲伤，默默流泪。就在此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我急忙抹掉满脸泪水，开门一看是马德。

原来，老师有个妹夫在市郊农场工作，过年分了一条大草鱼，拎了来要与他共享。那年头物资奇缺，尤其是副食品，一条活蹦乱跳的大草鱼无异于奢侈品！健德老师想到我们这些孩子无家可归，就把我们全都叫来和他一块过年。这事儿搁在今天不算什么，可在当时，与我们这帮吃起饭来如狼似虎的半大孩子分享那极为难得的美味佳肴，不但自己少了口福，而且以我们当时的身份，真有可能会招来风言风语的！

丰盛的菜肴摆满了用课桌拼起来的餐桌，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围坐桌旁。健德老师变魔术似地拿出一瓶白兰地，为我们每人斟上一小杯酒。大伙儿一脸稚气但神情凝重，我们神圣地举起酒杯，为自己未知的未来干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后来老公告诉我那也是他第一次喝酒。我只依稀记得那天他脸色铁青，一声不响闷头喝了好几杯。浓烈的白兰地从我喉咙咽下，一股灼热燃烧着我的胸膛。不知是否酒精的缘故，那天我谈笑风生，显得十分快乐，抑制不住的傻笑牵扯得面部肌肉僵硬，可心里却酸溜溜的只想大哭一场。

时至今日，想起当年那餐远离亲人同命相依饱受师恩的年夜饭，想起第一次喝酒后的失态，我仍心存感激，感激人间自有真情在！无论多么艰难困苦环境险恶，总有善良的人们在我身边，给我温暖，给我关爱，给我勇气，给我力量。这真情如烈酒般浓厚，有这杯酒垫底，世间什么样的坎儿迈不过去！

感谢母校在我无助的时候给了我栖身之地，感谢恩师们在我无望的时候给予我温暖。衷心祝愿母校繁荣昌盛源远流长！衷心祝愿恩师们安康喜乐福寿绵绵！

## 好雨知时节

### ——忆我心目中的韩老师

1973届 翁乾梓

韩老师是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郭老师下放后他接任，当过我们初中班主任。我对韩老师深刻印象不是他当班主任，而是从他教的《触龙说赵太后》（见注解）这篇语文的几堂课开始。

《触龙说赵太后》在初中时都读过，相信大家一定有印象，只是印象深浅而已，但我还依然清晰记得课文的大意。这篇文章韩老师在课堂上，把赵太后“爱心”、“担心”、“宽心”、“偏心”、“决心”绘声绘色说开；把触龙“耐心”、“细心”、“苦心”、“忠心”娓娓动听道来，再从赵太后的“怒气”、“消气”、“客气”、“平心静气”不同层次转变铺垫交代的清清楚楚，井井有条，讲得非常精彩生动。再加上韩老师说文解字的深厚造诣和斯文博学的修养，我听的如醉如痴。课文听明白了，对其中深刻的安身立命、为人做事的道理，似乎也有了朦朦胧胧的领悟，对韩老师尊重、崇拜之情也油然而生。

至今我都认为韩老师的这几节课，不是针对初中学生的授课，而是一堂古文学欣赏精析课，在我眼里它完全胜过当今的易中天和于丹。

自那时起我就喜欢听韩老师上课，同时，不知不觉也喜欢上了语文，语文进步不小。

记得初中毕业考试前，韩老师对我说：“你明天不要参加语文考试了”。“不

要参加语文考试？”我没弄明白反问道。“是的，你语文免考！”韩老师微笑着小声地对我说。这是我中学时代最荣耀的一件事。

恢复高考时，由于我兄弟三个都可以参加高考，我家老三又是病残（当年哮喘成疾），如果包括当时有一份比较好工作单位的我和其他两个兄弟（老二老四），我们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所以我妈找我谈，让我放弃高考。但是上大学是我的梦想，不上大学可以，我想参加高考看看自己水平，这过把高考瘾的想法，让我也凑热闹按当时高考语文题目写了一篇作文，约了想高考的男同学一起到韩老师宿舍，请老师指导批改。几天过后我随其他求教韩老师的同学到他宿舍，渴望看到老师经批改后的那篇作文。韩老师对其他同学一一作了讲解，大家起身要离开了，我慢吞吞地跟在同学后面，心里有点疑惑：老师忘了我的那篇作文吗？要迈出门口时，韩老师把我的那篇作文递给了我，说道：你作文没有什么好改的了，你一定能考上的！老师话语不重，但对我而言，就像一个重锤，给我内心深处留下一个长久的震动和无名的伤感。

后来我无缘国内正规大学，这里期间还有一段阴差阳错啼笑皆非的故事不在此累述，我和韩老师交往还继续着。

我记得八三年前后，老师正在编写字数达几十万字的《词海拾贝》（当时暂定书名），该书编写大纲已经征求了某出版社的意见。那时老师让我帮助抄写，一两个月左右我就会把工工整整抄写好的十几公分厚的稿件，整整齐齐地交给老师，从老师那里再拿到厚厚的草稿，这些草稿都是征求了国内知名行家修改后的底稿。每当这时老师都会说些鼓励的话，这样断断续续有坚持了一年多，后来可能因为我被工厂提拔到生产管理部门白天忙，晚上还要上夜大，可能工作学习太忙缘故罢，记得不十分清楚什么时候什么原因终止了抄写。

后来听老师说这本《词海拾贝》，由于老师新家装修搬家匆忙混乱出错，误把它当作废纸张卖给了废品收购。每每谈起这事，老师就流露出无限的惋惜和百般的无奈。

我很怀念老师堆满书籍和资料的简陋宿舍，宿舍空气中弥漫着的特殊墨香；

怀念那段夜色中烟台山榕树下，我们师生俩不时漫步谈论的时光；怀念纷扰的白昼淡去深夜里那份心灵的宁静；怀念抄写过程种种感悟和收获的愉悦。

我和老师交往中，经常麻烦老师做些事。记得八五年我读夜大日语毕业，我和老师交谈说到想找一个日语老师提升口语水平时，他约我去找他的朋友。我记得他朋友是当时福州小有名气的日语专家，家住仓山煎包店旁的理发店的楼上，可惜的是那天拜访没有见到，后来由于什么原因现在已经忘了，以后就没有继续拜师了。还有一件事，那是97年的“厦门9·8投资洽谈会”，我代理日本的一个产品拿到“厦洽会”上展示，好像拜访老师时无意谈及此事，他立即很热情对我说：我女儿在厦门《商报》当记者，你到厦门后和她联系，争取给你报道宣传一下。我遵照老师吩咐做了，不久我们的产品真的在厦门《商报》上做了软性报道，效果不错。

我从日本回来后，还偶尔抽空去看望老师。有一次我聊到在日本留学时，为了排遣孤独苦闷练习翻译了一本中篇小说，它是当时和我同龄的很有名气的通俗流行作家写的，但一直苦于自己文字功力不足，想请老师斧正润色，老师马上答应帮忙。后来因为我忙一直拖延到现在，都没有给老师看稿。那段时间里，偶尔也会从老师那里拿到他出版的书，或者他女儿出版的诗歌集。老师常笑着说：你有空把它翻译成日语，拿到日本出版。由于我才疏学浅，日语也只是半瓶墨水，再加上我对出书一无所知，所以一直没有去做。对于我不守信誉，老师从来不责怪，而是给予理解和包容。

我不懂，现在写字用电脑比起当年抄写要快了，现在出门开车比起当年徒步要快了，现在联系人上网或打电话比起当年写信要快了……应该说生活的现代化会给我们节约下来很多时间，然而现实中我们却没有多出时间。每天在繁杂纷扰的怪圈中度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拜访韩老师了。

前不久我开车去仓山埔顶邮局办事，刚好碰到老师，老师和我边谈边陪我办完事，我让老师坐上车，我也陪老师去办事。那天我一直陪老师，最后送老师回家，到福高校办工厂旁边的校门口，我们在那榕树下牵着手谈了很久，好象到午后的

一点多。那感觉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时光，看着当年墙边那棵年轻的榕树，现在已经长成挂满根须、周身斑驳的老树。感慨万千，叹息不已。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时间一晃而过，今年教师节又到了，我想用这首诗送给我的良师益友——韩珍重老师，以此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并祝老师好人一生平安！

注解：触龙：原作触龙。为“触龙言”之误，古人竖着书写而误为“龙”，据马王堆出土帛书改正，现中学语文课本中已经改成《触龙说赵太后》。附记：在国外时，我们常感慨：中国人是舒舒服服地过辛苦日子，外国人是辛辛苦苦地过舒服日子。对后辈祈盼，希望他们过什么样的日子？作为独生子女的各位同学，从《触龙说赵太后》中难道不能得到启迪和深思吗？

## 同窗

1973 届 朱小波

1969 年 4 月开始的学涯，  
四年后渐行渐远的光阴，  
生活在起起伏伏中行进，  
理想在磕磕碰碰中模糊，  
心境在动动静静中淡然，  
我们在平平淡淡中成熟，  
交谊在深深浅浅中恒绵。

折叠纯美的时光，  
追忆逝去的青春，  
感受人生的起落，  
只为温婉的眷恋，  
只为情愫的缱绻，  
只为深藏的情份。

轻握一份理解，  
和应那份悠远的相知！

## 青春的铭留

1973 届 朱小波

一九七三，离别福高的我们，  
跌跌撞撞在各自的时空轨迹上，  
随波逐流在社会的滚滚红尘中，  
渐递成熟于时代的变幻莫测里。

时光荏苒……

面皴白首，知命通达的我们，  
回望青春画卷，再听青春之歌，缅怀青春。

缅怀我们的青春，  
缅怀我们的纯真，我们的欢笑，我们的懵懂，我们的轻狂。  
当然还有我们的期盼，我们的拼搏，我们的彷徨，我们的伤感……  
青春如诗，青春如歌。

我们用青春写诗，用青春写歌。

青春美好的同时，青春也总在不经意间被无度挥霍。  
也许，青春期的混乱和无厘头才是青春的真实写照？

青春的追忆，已经在我们脑海尽深处积淀。

痴情无解，永不磨灭。

回忆的青春，舞动的青春。

我们的青春，因缘邂逅。未来，可否依然相随？

## 福高的树

1973 届 朱小波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指的是树木之缓慢，树人之艰难。不过用以放眼学校，则可用于阐述学校的底蕴。君不见哪一个常春藤学校没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郁郁葱葱。

我的母校——福州高级中学，从 140 年前在校址上开建“福州大学”伊始，就大力植树培荫。不久，校区已经笼罩在大片大片的苍翠之中。其中，老校区大门边沿墙而列的大榕树，美志楼前的老樟树，旧教学楼窗外的白杨树，与石厝教堂相伴的银杏树，作为多样苍翠中的佼佼者，各自渡过几十上百年的岁月，历经变幻莫测的社会变迁，几过水箭风刀，尽管浑身伤痕累累斑迹重重，依然成长茁壮。已经成为母校树木又树人的经典形象。

### 苍虬古榕树

古榕树，榕城的标记，南国风光的代表之一。福高教师黄河浪老前辈珠玉在前，他的散文《故乡的榕树》文辞优美，描绘着游子思乡的拳拳情意。现在是中学语文的范文了。福高校内与周边众多的老榕树，无疑是他文思的源泉之一。榕树的根须虬髯，枝繁叶茂，四季常青，庇荫广阔。炎炎夏日沿福高外墙而行，借福高榕树沿墙而立之便，真正体会到顶无骄阳，绿荫满巷，微风拂来，暑气尽去之感。徘徊于榕树下，光影斑驳。我们光影中纳凉。夏风习习，巨大的树冠沙沙作响，仿佛是榕树的精灵在随风起舞，“婀娜于幽静，婆娑乎人间。”恰如其分地描绘

了这仙境般的梦幻与迷醉。当年没有空调的日子里，榕树如巨伞，洒落一地阴凉，让历代师生苦渡学海时免受迫人酷热。缺乏娱乐选择的我们，也时时聚会在阴凉中谈天说地，游戏玩耍，戏谑欢笑。榕树，以无限的爱心，张开温柔的冠盖，提供着良好的学习和休闲环境，护卫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功在千秋。

### 香郁老樟

两棵老樟树，站立于福高极悠久之地，见证着悠远的变迁。不变的只有对面的力礼堂以及背后的美志楼。在我辈为学子期间，老樟树望江的一隅，摆放了单双杠等体操器具，以现在的眼光，十分的简陋但实用。对面，是哥特式建筑力礼堂，同时也是校羽毛球队的训练比赛场地。力礼堂背面另建两个羽毛球室外活动场。两楼之间的操场上，有篮球架和排球场。这一片是我们这些当年处在“读书无用论”肆虐下的青春期男孩们最喜欢的去处。在这里，我们挥汗如雨，尽情地散发着我们过剩的荷尔蒙。我们也逐步由不解世事的男孩成长成强健的男子汉。



苍虬古榕树

两棵老樟树高约十几米，树干粗壮，三五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树冠硕大，呈半圆形向两边扩展。繁繁密密的叶子，青翠欲滴。五月里，正是福州暮春季节。樟树开满了黄绿色的花。漫步在大树之下，春风微拂，一阵阵淡淡的芬芳氤氲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我曾经在樟树下遇见过福州暮春时难得一见的好天气。傍晚的太阳渐渐靠近西边的地平线，天空中出现了火红的晚霞，在霞光映照下，将平时滴翠的树叶变



香郁老樟树

成黄绿色，花瓣变成粉红色，背靠着美志楼的玫瑰红，在蓝色天空衬托下，显得如梦如幻。一阵风过，惊扰了几片花瓣和树叶，从树的顶端悠悠地飘落，打着旋儿，在风中逍遥。

这些飘落的悠悠，在我的身边旋转飞舞；树上的芬芳，在我身边氤氲飘荡；那些霞光，让周围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绮丽的光晕……人生，能有多少这样的美丽情景？

### 远去的白杨树

白杨树，排布在当年的福高“新”校区教学楼南面。比较于大榕树和老樟树，它们“年轻”。应当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苏式教学楼时的伴生物。我们入学时，白杨树的高度已经超越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排白杨树如同大楼卫士般静默、耸立。遒劲的枝丫就像卫士紧握的刀枪剑戟，威风凛凛。连叶子，也是片片向上，绝无旁落。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洗刷，茅盾先生的散文《白杨礼赞》早已绝迹于课本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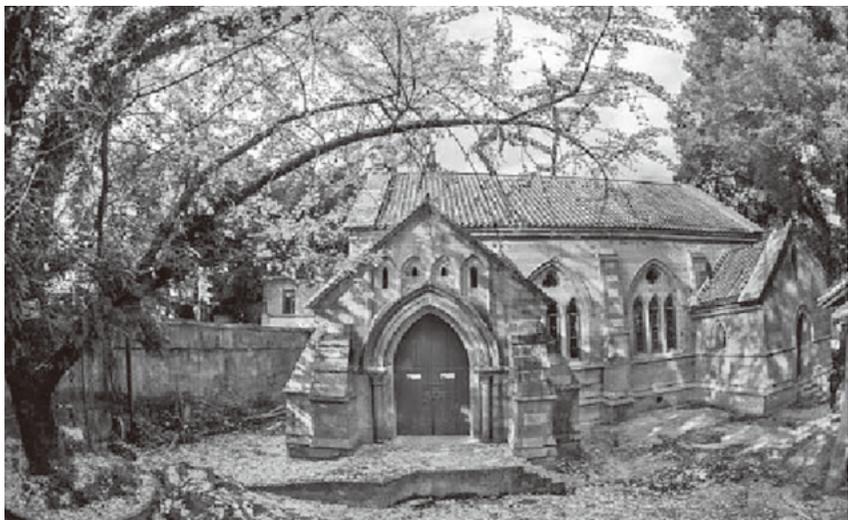
课外读物。然而我每日透过教室窗户的视线，总是不期然地落在那一排冲天而起的白杨树上。日复一日，窗外白杨树的映像也早已也不期然在我心底沉淀。改革开放后读到《白杨礼赞》时，惊觉于茅盾先生的描绘与往日时光中的白杨树形象如此契合，熟悉。给了我不下于老友重逢的不亦乐乎。

南国的福州，少有白杨树。它带来了北方原野上逢秋落叶的习性。这纷纷落叶并没有给白杨树带来任何懊丧。冬天冷风呼啸而过，白杨树，依然不知疲倦地高举着已经光秃秃的枝丫，守望我们上课、学习，忠诚不懈。

白杨树，激励我辈年轻时的上进之树，终生挺拔向上，永不弯折。是福高校区里的历史景观。在我的心目中，福高白杨树的身影不朽永存。它们是我辈福高学子心里的标杆：奋进、忠诚、硬气、不屈。

### 独秀银杏树

银杏树，中国的原生树。高大，长寿。自然环境下的寿命可生存达3000岁之高龄。分类学上归属裸子植物银杏科门。同门中其他物种已经在生命的长河中沉坠。银杏树是同门中唯一幸存者，也因此被成为植物界的活化石。银杏树叶萌发于晚春，繁茂于盛夏，绚烂于秋末。秋季的银杏，一树黄盖。秋风吹过，黄叶



漫天飞舞。几轮秋风萧瑟，飘洒一地杏黄，装饰了秋的美景，为冬天来临前的沉重，添加了几分轻松。

福高唯一的一棵银杏树，坐落在石厝教堂前庭。从福州高级中学命名之日伊始，石厝教堂就归属福高。只是在“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战”动员令发布之初，作为居高临下鸟瞰福州城区制高点的石厝教堂，以战备为名由福州军区掌控，从此独立于福高之外。

我在福高求学期间，男生宿舍位于紧挨着石厝教堂的旧楼上。我在那里住了四年。毕业后入职福高校办工厂。为了工作方便，在那座楼又住了四年。这八年，我与银杏树和石厝教堂日里相望，夜里相守。秋去冬来，四季流转。近十年，社会在时间的呼啸中激烈变幻。而石厝教堂院落，依然人迹罕至，只有静默的石头房子，子立的银杏树以及围墙外的我，隔空相对，默默无语。时空仿佛定格，浮印一幅宁静且隽永的图画。改变的只有银杏树色彩的四季更迭，庭院里树叶的堆积渐厚，石头墙上爬山虎的攀援爬升，以及我的日渐成熟。

古榕树、老樟树、白杨树和银杏树，它们见证了从鹤龄英华书院到福州高级中学以及在此地各异各名教学机构的浮沉兴衰。老樟树加上老英华中学入门之下坡路一排老榕树，陈述着福高办学底蕴之深厚。“新”校区教学楼畔成排白杨树是福高承前启后，“志存高远”办学之路的象征。与石厝教堂共存共荣的银杏树是福高渊源流长的实证。它们的身旁，若隐若现着历代福高人的身影。它们的身上，寄托了福高历朝历届毕业生的怀思。它们在莘莘学子心上，驻留着深浅不一的痕迹，时不时地摇曳出青葱岁月的纯真无邪。

愿母校永远的苍翠繁茂，人才辈出！



一百多年前石厝教堂，旁边那座楼就是福高在我入学后做为男生宿舍，而后又成为校办工厂的楼房。我在那座楼上住过八年。现已不存。

## 学在福高

1973 届 朱小波

### 登台“授课”第一次

人生会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其中的某些，就此成为人生的拐点。

虽然我在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但是我登台授课的第一次，却是在福高读书期间完成的。

一九七一年，我上高中一年级，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高中的课程设置，主课五门：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辅课两门：生理卫生（后改为生物）、体育。主课方面，虽有考试，却不计成绩。学好学坏一个样。是否用功，完全取决于各人喜好。对于在小学和初中已经不知道缺了多少课的我们，有关历史、地理、外语等方面的知识欠缺到了极点，说是一片空白也不为过！

高中第一任班主任卢福来老师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他认为学生至少应当具有一些历史地理方面的基础的知识。可当年的大势是工农兵掌权，教育界以“白卷英雄”当道，“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文革初、中期社会意识主流。他当时想了个点子，利用高中课程不足，大量存在的剩余教学空间——“自习课”；以毛泽东主席语录：“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为庇护伞，让学生上讲台相互讲授地理历史等常识。上台的学生由平时相对热心班级活动，又有一些文化基础知识的学生承担，当然最终由卢福来老师敲定。一共有五位同学最终参与讲授活动。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我的任务是为全班同学讲授欧洲地理。为了这次上讲台，我把当时能够搜到的有关欧洲地理知识和欧洲地图背得滚瓜烂熟。实际上当时资料少得可怜。图书馆已经开放的书籍没有几本，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利用图书馆的藏书（没学过参考书的应用！）。除了世界地图册以及附带说明和报纸上的零敲碎打，再也没有其他资料，背起来不困难。

那是一个星期五下午，轮到我主讲了。在慢慢起立，走向讲台的一小段时间，我头脑一片空白，脑门手心直冒虚汗，心跳猛增。到了讲台，放眼一片熟悉的面孔和一双双殷切的眼光（当时心中认定是那就是了），我颤抖着，鼓起勇气说了起来。时不时还因为紧张而停顿。幸亏功课还算做得比较足，下意识说出来的都是背好的内容。

时间流逝，说话逐渐流利了起来。不到半小时，所有准备的材料都“背”完了。至于效果，可能不怎么地。一是那些欧洲地名晦涩难记。二是我们这些学生教学经验欠缺，讲授时极少板书，也没有相互提问解答。而且当时所谓PPT系统，胶片投影仪之类的现代常用教学仪器根本不存在。没有动态演示，形象描绘，教学互动；在座位上的同学们，也许只是讲过、听过，等于被风吹过，了无痕迹。

可卢福来老师的良苦用心，并非没有收获。这一次上讲台对我影响重大。至少，我自己的地理知识入门了，学习文化课的自信心充足了。在大众面前表达的能力不同了。

以我日后的学习和工作轨迹，自认为这第一次上讲台，就是我的一个人生拐点。我想，其他几位讲授人也一定有各自的感悟。而且，卢福来老师这一轮“兵教兵”教学实验活动，培养了我的自学探究能力，也对我的



未来学习打破文理壁垒，平衡文理双修产生深远的影响。

### 电力电子学初躬行

高中二年级，我们的高中物理课程进入电力和电子部分教学。任何时代，这部分内容，对大部分女生来说，都是噩梦。对相当部分的男生而言，却是无法明道的喜爱。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电看不见，摸得着（摸过的感觉，令人胆寒！）。大部分女生都长于形象思维，对看不见的危险性事物有着先入为主的胆怯心态。这有危险的电么？自然敬而远之。而电学这部分，实践比理论显得更加重要。敬而远之，当然不得深究。

学校的电力电子方面教学设备有限，实验室开放时间亦有限。满足不了课程所需的实验需求，有兴趣的学生们更是欲求不满。我们的物理课课任教师张健德老师依物理学宗师爱因斯坦之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牵头组织了电力电子学习的课外兴趣小组。同学们自愿自费参与这方面的实践活动。张老师时不时莅临指导。

这个课外活动极大激发了我学习电力和电子学知识的热情。说是着迷也不过分。兴趣小组就设在我的宿舍楼上。课余时间，我是没日没夜的埋首其中，获益良多。我们那时候，学习多种检测仪器仪表使用，组装收音机，电视机，高保真音响，实验各种电桥，震荡器，变频器，可控硅，自举电路，运算放大器……同时维修各类常用电器。忙得不亦乐乎。中



学毕业后几年，我又把学习实验范围扩展到台式计算器，数控加油系统，数控机床操控体系原理与实践等多方面。年少轻狂的我，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走上这一行业的顶峰！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后来种种原因，我没能进入这个专业学习，可这段时间打下的基础，让我在大学毕业后，教学之余，仍然有能力从事电子技术，计算机硬件和通信设备方面的设计维修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算是高难度的技术行业工作。甚至可以为邮电局在职员工做这方面的设计指导。让真正的电信和计算机行业专业人士刮目相看。当年，张健德老师为我们打下的基础知识和教导的学习方法以及兴趣小组的实践活动功不可没。

多年后我自己带学生时，认真回顾这段经历，总结自身学习经验，深切认识到教学活动，不应当是由教师片面灌输，学生单方面接受。尽可能地让学生实践和参与教学活动，培养学生求知兴趣，做真正的知识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是教育的真谛之一。教学过程也不应是教师面对学生的独白过程，而应当是在师生对话和课内外的实践中由教师引导参与，学生逐步构建自己的学科知识结构的过程。虽然这种构建的效应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本该如此），可构建出来的，是由学生主动得之而非被动接受的知识结构，他（她）将为此受用一辈子。

### 转角遇见学问导师

当年参与了北峰分校创建，并经历过其间的学习劳动的同学可能会记得一位戴眼镜，留短须的消瘦老人，管理分校财物仓库。平时少言寡语。绝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称他为“仓管员老师”。可我知道，他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学识渊博的大师。

郑田青——这是他的名字。学历不详。据他自己介绍以及从旁人处的道听途说，1947年他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福建省采访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福建民盟组织者之一。解放后的经历职位不详。文革



前是福州业余大学校长。

也因为他的经历和与国民党方面已及民主党派人士的密切关系，他一直都是“老运动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然倒霉，我们入校时他被贬到福高的牛棚里挨批思过。可是到四人帮倒台，他一样被审查（非常少见），据说是他与四人帮方面也有关联。现在回头看看，除非是一出经典的“无间道”大戏，否则怎么可能！

在北峰分校劳动时，班级“老”生活委员的我，一直负责管理食堂的仓库。他负责分校的杂物仓库进出管理。两仓库相邻。作为忘年朋友，我们经常聊天。因是两人关门私聊，内容不免超出当年禁忌。他对福建各地都非常熟悉，县里的地方志亦读了不少。对各类宗教了解很深。许多历史人物事迹信手拈来。在聊天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比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起源。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与基督教以及圣公会的分布与不同。知道了释迦牟尼、老子、耶稣、穆罕默德。了解了寺庙里的神像。他为我介绍了佛教大乘小乘，大乘五宗，佛教三界。道教起源，道家与道教的不同和关联等宗教方面的知识。介绍了近代近代风云人物如李叔同（弘一法师）、鲁迅、邹韬奋、殷夫等人生平和他们的某些作品。也聊李白、杜甫、苏东坡，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欧洲十九世纪三大诗人，聊俄罗斯文学以及后来的苏联文学，聊法国古典文学，聊巴尔扎克、雨果、大小仲马、左拉、莫泊桑。聊文艺复兴时期……他为我打开一扇又一扇从未涉及的知识领域大门，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在北峰分校劳动学习的日子里以及日后的接触机会中，他像一汪清泉，我如汲水海绵。“博学”之路，由此开端。不过在那个特殊时代，我们都避免提及儒教、易经、国民党等这些十分敏感和敌对的内容，以防隔墙有耳。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离开福高前，最后一次去拜见郑老师，告诉他我要上学去了。希望他多保重，不知是否还有机会见面。他随手掏出纸笔，写下两行：

若有缘，三界天地人间，亿万菩提众生，自会冥冥之中。  
若无缘，相逢对过千回，聚散阑珊百度，依然咫尺天涯。

这里意思很明白，让我向前看，向前走，不要回头。有缘自然相会，无缘不必遗憾。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何时离世，也不得而知。我一直记得他的临别赠言，只是几经转折，原件不在，当年的我，亦不知其之珍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教书，龟缩于福高一隅，最终泯然众人。也许，在他心里，把我当成了他最后的弟子了吧。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福高，由于时代局限，尽管师尽其心，我们学到的中学知识体系依然是百孔千疮，凡漏不知几何。而其间，卢福来老师让我上讲台，张健德老师引领我入电子门，郑田青老师教我无字书。他们别开生面，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我的学习自信，引领我在知识海洋中自在游弋。他们都是最重要的人生导师。



注 1：“躬行”一词乃中国古代文化人对社会实践注的说法，我引用自宋朝陆游的诗歌《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注 2：当年的活动并未留下画面记录。这里的照片是后来举行类似活动时的留影。

## 同学情

1973 届 朱小波

觉得时光过得好快，不觉从福高毕业已近五十年。半个世纪啊！我们在滚滚红尘中随波逐流。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叶子绿了又黄，花儿谢了又开，心事浓了又淡，淡了又浓。一些人早就离去，一些事遗忘日久，一些情已成漠然。可当年同为福高学子的往事，相互交流间的一个触发，完整回归。

记忆里，总有那么一伙同伴的相聚嬉笑谐谑，无猜无忌。



记忆里，总有那么一些朋友的情谊聚散不移，伴随终身。

记忆里，总有那么一些普通的瞬间，回想起来，却胜过千言万语。

这些过去的同伴，曾经的友情，经历的瞬间，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都在学生时代。我们的小学，我们的中学，我们的大学，带着我们的纯真，褪去我们的青涩，构建我们人生的黄金时代。

同窗的记忆剪影里，有多少熟悉的身影，在时光的余晖中，若隐若现；又有多少温润的情意，在岁月的流逝中，若即若离。

“不经意间听到一首老歌就会神往，不经意间看到一段熟悉的人事就会感动。我们都是善感的人，在人生的路上风雨兼程。”这段话恰如其分的道出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某些时段。这歌，这人，这事自然都从我们的学生时代而来。

有时，我们偶遇；有时，我们相邀而聚。这是笑容与笑容相遇，这是纯真与纯真的会面。因为，我们有一起经历的年轻，我们有冲不淡的浓情，我们有永远的共同语言。

相逢的美丽，正如一树花开。别离的失落，又正如一树凄凉。总会有遇见，总会有别离，就像花开花落一样自然。这聚散的瞬间，又成了我们珍惜的记忆。



## 往事一幕幕

### ——回忆我的学生时代

1973届 俞歌春

1969年4月至1971年3月的初中两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的全面部署，让校园内相关活动一项接一项，每一项都要求艰苦奋斗、磨练意志，触及灵魂。

#### 校园养猪

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城市居民吃肉凭票供应，平时每人每月4两，过年时略有增加，单位食堂的肉也是定量供应的。只是，当时一阵风要求中小学校园养猪，与其说是备战备荒改善生活，不如说是加强劳动观念，培养艰苦生活的意识。

入学没多久，学校就在西坡的半山处的围墙脚辟了一排猪圈，进了十来只猪苗，安排各连、排领养。那年月根本没有现成的猪饲料，除了粗糠，养猪全靠厨余泔水。于是，轮流从家里往学校送泔水喂猪，成了那些日子每天早上上学的第一件事，事关劳动态度，大家都不敢懈怠，何况还有值日生负责登记，一个都不能少。

学校在烟台山上，独享仓前九里齐汇聚的地理优势。每天清晨，学生们三三两两，一肩背书包一手拎着泔水罐，沿坡道匆匆上学的身影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象。那时也没有随处可见的塑料瓶塑料罐塑料桶，盛泔水的容器更是五花八门，废弃的中号油漆罐最好用，轻便又有拎把，一罐难求。没有废弃油漆罐的只能想方设法，

废铝锅、陶罐、搪瓷杯……某同学拎着一个加了细麻绳拎绊的宽口玻璃瓶，也别具一格。

嗷嗷待哺的猪宝宝当然不会在意泔水罐的样式，只在意从罐子里倒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料，然而真没有。不是家家户户舍不得，而是除了淘米水、菜帮子、烂地瓜，鲜有剩菜剩饭，总吃这样的“百家粮”，小猪仔光长毛皮不长肉，瘦兮兮的，有的还闹肠胃……

折腾了两个月，猪仔吃不消了，大家也都烦了、累了。接到不要再带泔水上学的通知时，长吁一口气，哪还顾得上问猪肉的事。

事后听说，校园养猪也有“一人辛苦大家无忧”的模式。当事的同学说：每天当猪倌，忙乎了两个月，小猪不知怎么就死了，然后，照杀照吃，一点不忌讳，当年真大胆……说完一脸憨笑。

### 忆苦饭的滋味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伴着这首歌成长的我们，还谙熟《白毛女》的故事，都知道旧社会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的苦。对自己要求严苛的父亲要求我们，要养成尊重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果实的生活态度：穿，艰苦朴素整洁，缝缝补补又一年；食，粗茶淡饭不挑不拣不浪费粮食。吃忆苦饭只是传说。

1969年入学几个月后学校大礼堂以连为单位，连续召开了几场忆苦思甜大会。

记得是头天通知下来，让大家明天上午带着碗筷去大礼堂开忆苦思甜大会、吃忆苦饭。大礼堂扩音器里循环播放着那首至今还能哼唱的忆苦思甜专用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一场忆苦思甜主持人是工宣队员老唐，他在开场讲话中用“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描述贫民曾经的贫困，很是形象。忆苦报告人是一位平剪短发年龄约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与其说她是在做报告，不如说是聊往事。也许是她郊县口音重，有时干脆用方言讲，许多同学听得不明不白。她不时泪湿衣襟，同学们却难以感同身受。

报告终于结束了，食堂师傅抬出几个大木桶，同学们依次按班级排队去领忆

苦饭。随着腾腾的热气忆苦饭的气味弥散开来，也许因为幼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大食堂盐水煮包菜帮子的味道已经让我很久不吃包菜了，此时恨不得捂着鼻子逃之夭夭。但这时的表现关乎阶级感情立场，别说逃离，还要争取表现得过得去。

“哐”，大铁勺敲到了搪瓷碗，粗糠（或有豆渣）煮包菜忆苦饭，没有一滴油花，菜帮子的干涩，加上糠麸的粗糙，实在让人难以下咽。环顾四周，有紧皱眉头的，有无助欲哭的……只见班主任带头一大勺入口，伸长脖子往下咽，我也好不容易吃下几口。这么一上午，忆苦饭是忘不了的，至于忆苦报告嘛，我只记得那最后一段方言唱腔的表达：“解放后翻身作主真欢喜，党一安排一我生活，啊……”回家路上，几个同学还你一句我一句地哼了一路。

事后方知，大礼堂吃忆苦饭也有不同花样。其它连排的忆苦饭是吃糠做的饼子，并不十分难吃，就是比较糙，难咽。有男生说“那时候有吃的就好……我记得很清楚，忆苦思甜会是晚饭后的事。最后一点没留下，全被男孩吃光了”。敢情那是一顿夜宵呀！

这两餐记忆大不相同的忆苦饭哪个在先，已无从知晓。好吃的忆苦饼或许是当时的食堂师傅手下留情，做点学生仔能吃的东西。难吃的糠菜汤或许是让忆苦效果更强些，怎么难吃怎么来。

### 拉练夜行上分校

1971年备战流行大拉练（走、吃、住、打综合演练）。福州各个中学纷纷组织学生拉练上分校。

似乎是为拉练上分校做准备，有一段时间我们班的军事化训练多了学打背包和夜间限时紧急集合等项目。那时紧急集合令全靠人盯人口口相传，只能根据同学住家的区位分片，按远近排好指令接力传递线路。不说随时待命的要求让人神经紧绷，单说无路不爬坡，尤其是从仓前、观音井冲去学校要跑上百级石阶，谁人不累，有时一个晚上还整上两次紧急集合，着实够呛！

拉练上分校，的确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艰苦考验：

背包上肩。那年月，最薄的被子就是4斤棉胎，再套上粗布被套，用专用的背包带打成一个三横两竖的背包，还有一个军用水壶，细心的家长还会备上一些路上吃的，再怎么轻装前行也要六、七斤。这份量与当下中学生的双肩背包相比不算什么，关键是在山路上走的时间越长背包就越沉。

零点出发。也许是为加强夜间行动的战备意识，抑或是预防暑热行军师生中暑，出发时间定在零点。那是一个仲夏夜，月朗星稀，夜里11点45分在学校大操场集合，零点准时出发。下了烟台山，过解放大桥，沿八一七路到屏山，一路上大家的兴奋渐渐被困意取代。过北门、新店时，走着走着不是有人踩着前面的鞋子，就是有人象醉汉似的出了队列，被连喊带拽地拉回来。不请自来的瞌睡虫真磨人啊！

日以继夜上大坂。那时哪有今天这般宽敞平坦的大路。路面窄、叉道多，出了北门就全是沙包土路面，只觉得前脚大步迈出，后脚一蹬总会被砂子打滑掉几公分。走砂石坡道就更费劲了。今天用百度测距也就29公里不到的路，我们整整走了九个小时（岭头休息半小时，饮食店卖的油饼被一抢而光）。

天亮时分队伍进山了，为振奋士气，毛主席语录从最新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此起彼伏，五连五排把会唱的进行曲几乎全唱遍了。一开始还真管用，歌声在清晨的山谷里回响，驱散了一夜行军的疲惫。但渐渐脚底生疼、两腿发软、能量消耗和透支真是越来越精疲力尽。问老师大坂在哪里？班主任李朝和老师抿了抿嘴，手指着远方，笑着说：快到了，就在那片云那里。可等我们走到那里时，那片云已经随晨雾飘散了。再有人发问时之前的班主任的回答已然是大家都能脱口而出的标准答案，会意的笑声多少让沉闷的队列顿时泛起活力。

一个月后，又是拉练原道返回，我们像一群放出笼的鸟儿，疾步欢快走下山。到了山脚才感觉两腿发抖，回家又疼了好些天。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我们这一上一下大坂分校，还是上山难！

### 根正苗红考

从一张老照片中找到了初中时的我，表情没有一丝轻松，只有一脸的刚硬和沉重。都说相由心生，一点儿不假！

中学四年，家人离散，哥哥去农村插队，母亲因所在高校撤办，被下放尤溪农村。不满十四周岁的我，已然要独立面对所有的事，褪去小女生的柔弱代之以刚强，此乃适者生存之必须！

怯弱可以用刚强替代，但臭老九的家庭出身和父亲被关“牛棚”造成的沉重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化解的，每一次填表内心都很受伤。面对直系亲属的政治面貌一栏，年少的我感受到政治的压力，少了欢快多了困惑。

“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这句有着浓厚时代特征的口号，是许多背负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我也不例外。为了能够证明自己，除了课程学习要过得去之外，就是在频繁的各种劳动中对自己狠一点，以证明自己是有所争取进步的愿望，有脱胎换骨的实际行动。

印象深刻的是初一暑假去北峰半个月的双抢（抢收割稻谷，抢播种插秧）劳动。我刚结束十二天尤溪“度假”，独自一人往返费尽周折且不说，还在饱受小黑虫叮咬后“满载而归”。放下行李就去大坂，割稻又引起皮肤过敏，诱发两条腿上多个被小黑虫咬的包化脓溃烂，只能收工后急急忙忙去校医那里换药，最多时一次敷了十七块药纱布。即使这样了，也没请病假，每天照常出工不惜力。

对自己的狠，自然是要透支身体付出代价。刚上高二我就胃出血，初愈便再上分校照常劳动。那天在疾步去下寮挑东西的路上，我腹痛如绞，寸步难行。回福州后去医院做钡餐消化道全透视，医生很惊讶：严重胃下垂患者竟是一个16周岁的女生。

除了家庭成分，政治表现也不能懈怠。有一位同学，工人家庭出身，数理化成绩优秀，政治课考试良好，上高中理应妥妥的。但班主任的家访却让这位同学及其父母心有惊悚：“你们不要以为家庭成分好，学习成绩也不错，就可以顺利上高中。XX同学平时不关心政治，集体活动不积极，一下课就往家里跑，不改

变这个现状，是上不了高中的”，尽管后来高中是读成了，但班主任这番话投下的阴影久久不能散去。某同学亦是根正苗红者，一次政治课考试不及格，班主任立即登门家访，让其端正政治态度。

1972年国庆节前夕，分校发生了一起尽人皆知的失窃案：食堂司务长负责保管的千余斤粮票不翼而飞。一时间分校领导和红卫兵纠察队员们忙得焦头烂额，隔离询问紧锣密鼓，四处搜寻犄角旮旯都不放过，一时无果。案发几个月后，独狼在校本部被生擒，终于破案了，涉嫌被查的司务长等几位同学终于还以清白。让师生员工大跌眼镜的是，“独狼”居然是根正苗红，政治表现总是特别积极的C某，他还担任某排排长、校红卫兵纠察队副队长……分校粮票案是他蓄谋已久，案发后又贼喊捉贼误导查案方向，还乘乱转移赃物……他甚至将千余斤粮票带到福州，经黑市交易换成现金，去享受羊肉线面等美食。更狗血的是，他用赃款的钱买来一架手表，自导自演了一出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为自己贴金，“谋略”够高远。

多行不义必自毙。独狼被生擒还有一段故事。独狼在粮票案后没有收手，从分校回到校本部后，借红色纠察队员轮流住校之机，在男生宿舍里多次偷盗住校生的粮票、生活费和新衣服，就连本年段住校纠察队员的新衣服也不放过，且贪婪到一次能卷走四、五件之多。四班红纠队员X同学是苦主之一，他心有不甘于自己的新衣服被窃，也推定赃物一时不太可能出校门，极可能尚在附近，便独自一人在校园的边角地搜寻，果不出所料，在防空洞深处发现了赃物藏留之地，X同学冷静退出，当晚悄不吱声地约了几位要好同学守株待兔，终于把独狼逮个正着。当晚，独狼便竹筒倒豆子，连粮票案一齐全招了。

很难想象，那个年代唯家庭成分和政治表现至上的导向，居然被一个杠杠的学生干部玩成人人生游戏。在他的人设轰然倒塌的同时，严肃的政治话题已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了。就其冲击力而言，身边人身边事与“九一三事件”有比的。

## 难忘的潘特立老师

1973届 俞歌春

1969年4月，66、67、68届小学毕业生同步毕业离校与升入初中。此前因“红色风暴”停课停学近三年是前所未有的，此时的最简操作流程也是再无来者。没有师生共聚一堂，没有毕业成绩单，只凭一张油印的巴掌见方的师院附小毕业证明，就进入划片中学——福州贮木场工农中学。两年初中、两年高中（66届没有上高中），1973年毕业离校时，打开那张红色油光纸制作的毕业证书，印在照片上的钢戳还是“福州工农中学”。“福高”能在口口相传中生生不息，不只因为语言表达简洁，更因她历史的积淀和曾有的光辉。

入学之初，我的班级是五连五排。教室在操场边白色二楼洋房（卫生楼）的一层，穿过正中不长的走道，推开宽厚的木门，眼前瞬即一亮：高挑顶的教室、两扇圆拱型大玻璃窗面向闽江，窗外绿荫掩映；教室尽头两个拱形大玻璃门，门外便是宽敞的楼廊，略有瑕疵的是门上留有一个因玻璃缺损可以俯身进出的空口。

潘特立先生，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提起他的语文课，有人记得成语一串串如数家珍，有人记得第一次习得平仄仄平仄平，而我最有印象的是他一气呵成的板书。初识潘老师，只见他走进教室直接上了讲台，口未开言，便拿起红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长串外文后，转身对大家说：这是俄文“毛主席万岁”，接着他又在黑板右边竖着写下“潘特立”后才开始自我介绍，特别强调：毛泽东的老师是徐特立，我和他名字一样，姓不同。话音刚落，“哈哈！”几个男生夸张地大笑起来，在那个师道尊严被狠批的年代，这样的出场亮相，不讨巧还淡化了秀

一手板书的功效。再就是诗词选读课，教的是《七律二首：送瘟神》。连着几堂课，从写作背景到七律格式的仄仄平平仄仄平，再到逐字逐句的诗词解析，老师边讲边写，板书字小了，量却大多了：黑板一分为二，左板写完写右板，右板写完，简略催问几声“抄完了吗”，转身又擦干净左板继续写……一开始教室静得只听见粉笔在黑板上的吱吱声，多数学生认真抄，后来懒得抄的同学渐渐多了，再后来调皮男生就花样百出、新招连连……五连五排一时成了“乱班”，先是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宣队员老唐总是站在那扇破了玻璃的门边，堵住悄然逃课的缺口，没几天校工宣队队长就来班级宣布：全班停课整顿一周。寒风掠过的操场上“一、二、一”的口令一连数日。

多年后，我对潘老师的不易与难处多了几分理解，他是在不对的时候遇到不对的学生。

潘老师家在近郊潘墩，平时与正在上中学的独生女一起住校，周日骑着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回乡下探视老母和病妻，少不了还要为家事忙碌，一份工资养一家人本就不易，妻子长期重病，生活的重压加上为师无尊的社会环境，让中年的他多了几分沧桑、几分卑微。

潘老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板书许多同学印象深刻。那是他用心良苦地教诲，也是他自励自勉的动力。靠勤奋努力，他国文功底厚实，常常是成语连篇，信手拈来；靠勤奋努力他脱颖而出，五十年代初就跻身俄文教学之列。为了曾经的俄语教学他一定付出很多很多，也有足够扎实的功底和获得感、成就感。然形势比人强，俄语课停开了。他能做的唯有不放弃可以继续用俄文的机会。有同学发现，潘老师的点名册让人完全看不懂，原来是所有的纪录写的都是俄文字母和符号——隔行如隔山。一个原本教高中俄语的老师转行教语文本就不易，现在又调整为初中语文，尤其是面对一群经历“破旧立新”之乱，不屑规则常识的十三、四岁的少年，既少了专业底气，也没有适格的教学方法。复课初期连课本都没有，对于他来说，选择教什么、怎么教，皆非易事。国学经典、外语功底都与“封资修”沾边，多有犯错误的风险。课堂上多写板书，能亮一手好字，对

略有口吃的他而言，是扬长避短，也是避免祸从口出。他真是尽心尽力了。

岁月留痕，潘老师还真是一位心存良善、关爱学生，默默付出、任劳任怨，尽心竭力、有责任感的老师。全班停课整顿时，他谦逊自省，没有责怪那些刻意捣蛋的调皮学生。整顿结束后，他尽心教学，一如既往地关心困难家庭的学生，为他（她）们申领助学金。无论什么事，只要学生有求于他，他都有足够的诚意和耐心。在频密的学工学农劳动中，他总是撸起袖子赤脚下地，脏活累活都亲历亲为，十足农夫工匠把式……

一位从不掩饰曾经年少顽皮的男生，清晰地记得潘老师当年为提醒他上课专注学习，在黑板上写了“自知之明”四个大字，言简意赅，让他长久地从中受益。他还记得后来潘老师写给他的信，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亦师亦友忘年交……听了他和潘老师的故事，我对“良师益友”有了更多的感悟。

时隔数十多年后，老同学相聚畅聊，说起中学时代，“潘老师”这个话题总是热度不减、常聊常新。或笑谈趣事但笑中有泪有愧疚，或悔不当初然顿悟有时日。重拾有关潘老师的记忆，寒士的执着、慈父的宽厚、为师的爱心叠加起来的形象越来越清晰。滤去特定年代的混沌，留下真诚、善良与美好，“师恩如山”绝非轻言。



1969年8月出版的福建省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可证4月复学时暂无课本

## 分校地瓜地里的那些事

1973届 俞歌春

2019年12月初，高中七三届群主组织群友回大坂分校，曾经干打垒建起的宿舍、教室杳无踪影，仅存的一排木屋（当年的分校办公室、卫生室）也在风雨飘摇中，只有那曾经的地瓜山让大家很是喜欢，尽管它已经变成茶园，茶树层层叠叠，但当年地瓜地里的那些事儿一一浮现在眼前。

当年的分校办公室（兼领导宿舍），依然顽强挺立。

### 种地瓜

分校建立之后，开荒整地是学农劳动的一项重要工作。

高一时我们班轮值贵阳口基地，大伙儿常常是早餐后带上两个馒头、几片榨菜萝卜干，扛起锄头、丁字镐，带上竹编畚箕去开荒整地，最远的山，单程就要走上一个多小时。之前学过用过成语“披荆斩棘”，现在一镐头一锄头一砍刀地披荆斩棘，手掌磨出血泡、手指被刺扎都是常态，一天下来精疲力尽，想起回宿舍还得走个把小时就很是无奈。更不用说回程时还多了一捆捆芒箕草，背回住地晒干做柴火（扛不回来的待晒干后烧成草木灰做肥料）。

芒箕（蕨类杂草），耐旱也耐阴，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在红土山丘树林里生长，也可以在石头缝里、在荆棘丛里生长。

开荒整地一个多月，荒坡变成地瓜地，虚位以待，只等种上地瓜苗。也许因为各个分校都在准备种地瓜，四月地瓜扦插季时节地瓜苗供不应求。不来则已，

一来就是一卡车，晴天雨天也都由不得你。

那一天，一大早就说今天的任务是扦插地瓜苗。我们在贵阳口左等右等，望眼欲穿，天色渐暗，乌云密布……终于在下午四点多等来了地瓜苗。为保证地瓜苗扦插能成活，一卸下地瓜苗就赶忙挑着去地瓜地。老天仿佛是要考验人，没等一路挑地瓜苗上山的大家喘口气，又是一场大雨，把一个个浇成落汤鸡，即使是穿了雨衣也难辨湿透衣背的究竟是雨水还是汗水。春寒料峭、饥肠辘辘、深一脚浅一脚，回到贵阳口住地已是晚上9点过了，幸好管后勤的同学给大家留着热饭菜，还特地煮了一锅姜汤……

也许是我们的努力感动了老天，那一拨地瓜苗很快就成活了，田垄的绿色让我们感受到辛苦付出的回报。

太熟悉了！大坂村的地瓜和竹编畚箕，还是当年的模样。

### 一窝田鼠

地瓜收获季节，酷暑难耐。山上无遮无挡无绿荫，锄草日当午，汗滴苗下土的体验那叫一个真真切切。有一天，正当大家各自在简单却不轻松的劳作中感觉有点沉闷时，只听一位同学随锄起锄落大声惊叫，还撂下锄头慌忙跑开。其他同学围上前询问后再往那里一看，也都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懵圈样儿，班主任L老师见状也上前俯身一看便笑着说：不就是一窝刚出生的小田鼠嘛！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说：别害怕，这些田鼠仔眼睛都还没睁开呢，这在我们老家，是可以吃的呀！话音未落，似乎是为证明自己不是随便说说的，只见他伸手用两个手指捏起一只粉嫩的田鼠仔，高高举起，仰起头，张开嘴，手一松，就顺势将入口的田鼠仔咽下去了……一只……两只……无声无息，一窝田鼠仔转眼间就消失殆尽。有同学见到老师示意要喝水，赶忙去舀水，显然一勺水没有解决问题，老师蹲起，仰头张口，让两位男生抬起水桶往他嘴里倒了几口后，站起身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一幕让围观的同学个个目瞪口呆，惊讶地半晌说不出话来。有位同学上前问老师：你现在有啥感觉？老师指着自己的腹部说：你看，胃部这里在动，小鼠们还

活着呢……从此，L 老师在“赤脚大仙”的别名之外，又多了一段传奇。

或许真的是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少见多怪。岭南民间的确流传着“吃一鼠，当三鸡”的说法，两广、福建闽西也有冬天吃活田鼠、夏天吃田鼠干等民间流传久远的习俗，且有资料可查。多年以后，我还真见识了闽西八大干中的田鼠干。

但不管怎么说，这样在田间“速战速决”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说惊掉下巴一点儿也不夸张。

### 草寮看地瓜

草寮，其实就是就地取材，用木头架构起支撑，用大竹片固定茅草围墙铺屋顶而成的草屋，是专为入秋时驻山看地瓜赶野猪准备的。草寮里所有的家当也就是树枝加茅草搭的能容三、四人睡觉的一个通铺、一口铁锅、一个小土灶、一挑水桶。

分校的草寮在狐狸营，分别扎在山脚、山腰和山顶，序号也由低到高依次编排。寮与寮之间有一定距离，闻声易见面难。巡夜时，吹起海螺，敲起脸盆，一呼齐应，既能赶走野猪，又能壮壮胆量，还能刷个在岗的纪录。若是哪个寮没有呼应，明摆着不是脱岗就是溜号出状况。赶上秋夜寒凉，就是坐在被窝里也要把脸盆敲得震耳欲聋。

住草寮的日子是艰辛的。生活极其简单，睡的是茅草铺树枝的床，吃的是“寮餐”——除了每周下山从分校食堂按人数领来有限的定量粮油盐以及少量咸菜外，之前在家从不站锅台不下厨房的男生，现在要自己挑水拾柴、自己生火、自己做饭，谁没有烟熏火燎流过泪，做成一锅夹生饭的经历？

住草寮的日子又是自在的。只要三四个寮友配合默契，早晨可以轮流睡个懒觉，闲来可以打打牌下下棋，或是整点生油地瓜粉白糖做个炒糕解解馋，到溪边捞点小鱼虾既尝鲜又补充蛋白质。还有，近水楼台先得月，挖几个地瓜烤熟做夜宵，摘采些鲜嫩的地瓜藤炒着当“青菜”，聊补不足。当时采摘地瓜叶要谨记“兔子不吃窝边草”，必须远离草寮，以免近寮处藤蔓稀疏被发现——当时“偷”采瓜叶影响块根长大，亦是违纪！当然，总有毛手毛脚顾此失彼的时候。寮友 Z 记

得：分校领导老畜去各寮巡查时，发现他们私下煮了一锅地瓜，半是批评半是打趣地说：四条腿的野猪没敢来，两条腿的却来了？话语中多少包含了对男生艰辛守寮的肯定，对正在长身体的他们吃不饱肚子的体谅。

### 初入高中的二班男生——我们都是守寮人

秋季易发山火。3号草寮有居高远望的天然优势，守寮人还多了一份发现山火，就近迅速集结，各寮友协同扑灭山火的责任。比起常规守寮护地瓜，扑灭山火更考验人，记得有一回，二班在贵阳口接到驰援大坂灭山火的任务，班长组织同学们操起木棍、锄头，立即出发，向着火场方向一路小跑……

有说是几位寮友在经受住扑灭山火的考验后，围炉而坐，煮瓜论歌，借当时脍炙人口的《铁道兵之歌》的曲调，改词而成寮友灭火歌（权且这么定），很快就不胫而走。守寮的爱唱，不守寮的也学着唱，轻松自在、诙谐有趣，真可称之为艰苦环境中的革命乐观主义。行笔至此，不妨抄录如下：

倒拖着那个灭火棍，  
蹶起那个嘴，  
长长的那个嘴巴能挂两个油瓶  
同志啊，  
你要问我到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三号寮去吃番薯（方言）  
离别那火场十里草  
但见那番薯鼎炊烟袅袅  
才听柴草噼哩啪啦响，  
又闻那个番薯香，  
想呀！想死人呀！  
同志们啊  
迈开大步啊朝前走呀，  
眼见得番薯鼎就在你面前。

《铁道兵之歌》——寮友灭火歌的原版

## 毕业四十年后的聚会有感

1973 届 李新国

欢乐的笑语  
悦动在最平静的花甲年华  
激动得面红耳赤  
流逝的时光  
跃动出最鲜明的少年情怀  
生动得触手可及  
同学的纯洁  
把玩出最无邪的人间挚情  
彰显得晶莹剔透  
衷心的祝福  
抒发出最内心的关爱、牵挂  
温暖在大寒季节

## 回忆张健德老师

1973 届 李新国

1977 年的高考是在冬季。那年秋天，我们班有几位同学正忙着准备高考。此时，我们真的是叫“临时抱佛脚”，到处拜师，找补习班。我带着班上的同学找我们的张健德老师补习物理。健德老师二话不说地把我们拖进了一个教室，就象瓮里倒橄榄地给我们上了整整两节课，全是给我们复习学过的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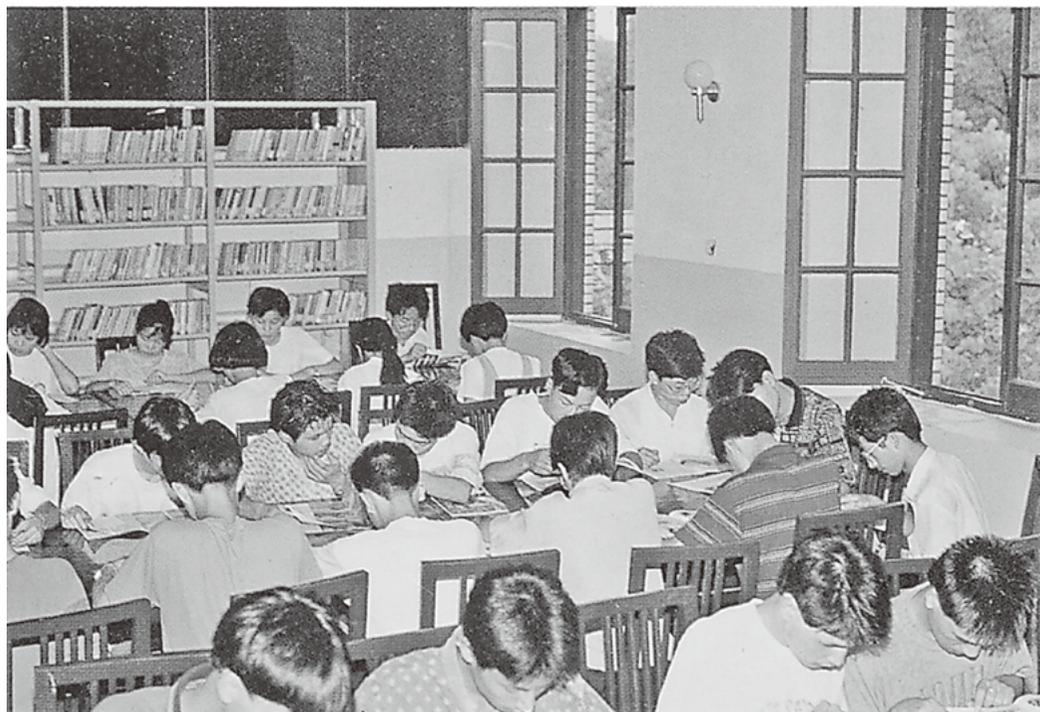
当时，我很担忧地问老师：“现在学生比我们多学了很多新的知识。我们自学了一点，但是概念很模糊，怎么办？”

教学经验丰富的健德老师说：“他们可能会比你多学了一些新知识。你如果觉得自己对新知识的概念模糊，不要去学！”老师特别用了强调语气，“抓紧时间，把你学过的物理知识掌握好。其他科目也一样，这几年新内容不是增加很多。你们学过的知识面也会占到 80-90% 的考试范围。只要你扎扎实实地复习，把学过的各科知识弄通，弄懂——不是一知半解的懂，考试的正确率达到 90% 以上，你的高考成绩每门可以达到七、八十分了。考上大学就没问题。”老师说话的语气很坚定，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

当年，在有限的复习时间里，我按照健德老师说的“对新知识概念模糊的，不要去学。”坚决地放弃。尽量要求自己按健德老师说的去做：“把学过的各科知识弄通，弄懂，不是一知半解的懂”。那年很幸运，考试答案的正确率估计达到了 80-90%，我终于圆了上大学的梦。

听老师一席言，胜读十年书。老师教导我们，为了提高效率，要懂得舍弃，

不吃鸡肋，做事要提高正确率，事事都要做到弄通，弄懂，不是一知半解的懂。这真是至理名言啊。老师，谢谢您！您的教导，学生我终生受用。



## 福高的牵挂和关爱

1973 届 李新国

我是 1973 届的福高学生。我一直为自己是福州高级中学的学生而自豪。中学时代是金色年华！我们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敬爱的福高老师，他们高效全方位地教导我们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的知识。在四年中学时光里，我结识到的福高老师都是我人生中的贵人。在校内，在课堂上福高老师从思想道德，为人处世，文化知识等方面非常敬业地教育我们。在课余，在校外，在我们毕业以后，福高老师还一直牵挂，关爱和帮助我们。

乘福高 70 周年大庆的好时光，我讲几段故事感恩以下几位福高的老师。

### 一 郭端聪老师的一生牵挂

郭端聪老师当过我们三连五排的班主任，任期接近 8 个月。她这辈子只当过这一任班主任。她是体育老师，圆圆的脸庞，圆圆的大眼睛，齐耳短发，中等偏胖的身材。印象中，她是很热心很直爽很乐观很有爱心的经常绽放笑脸的女老师。

作为我们的班主任，她经常带着班干部家访。她到过我们班每一个同学的家，她认识并记住每一个见过的家长。她知道我们上渡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都比较困难。她记得哪几位同学是留守少年（家长在外地），哪一个同学是孤儿，哪几个同学家庭经济困难，哪几个同学住宅是危房……她帮助贫困学生申请助学金，也组织班上同学捐款帮助一些非常贫困的学生。

在学校里，她一直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组织我们学习，军训，劳动。上课时，

她总是充满激情地照搬要求她教的所有内容。劳动时，她总是活力四射地鼓动并组织我们劳动。课余时间，她腾出很多时间以真诚暖心的语言和我们沟通，用她充满爱心的人格魅力教育我们要有爱心，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她很人性地把我们排凝聚在一起。当年我们排同学非常团结，军训队列操练比赛，学农务农的劳动竞赛都是获得全校第一名。

郭老师 70 年初就下放到南靖，南靖回榕又调到福州台屿中学工作。后来移居到香港。离校后，她一直和我们班几位同学保持联系，经常询问每一位同学的工作和生活。同时那几位同学很尽力地把老师的问候传递给全班同学。郭老师挂念着大多数同学的家都是闽江边单薄的小木屋，台风来怕刮倒，洪水来怕浸泡。每一年福州有台风、洪水，她都会打电话了解情况。她知道有一位同学下岗后在路边修自行车，就问他一天能赚多少钱，可以养家糊口吗？老师在国内和在香港的工作生活也不是很顺利，但是她像家长一样总牵挂着她曾经教过的每一位学生。

有一年，她路过马尾造船厂，就去看望刚分配在该厂工作的我们排同学。不巧，那位同学不在单位。郭老师就到劳工处了解自己学生的工作状况，并以老师的名义请劳工干部带她去看学生的工作岗位和宿舍。事后，刚走上社会的那位学生感受到郭老师关爱的正能量，他经常向老师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过努力工作，他成为厂里的骨干员工。

分别 30 多年，郭老师从香港回来看望我们。我们三连五排的同学一个不落地和郭老师聚在一起。她握过每一位同学的手，竟然准确无误地叫出每一位同学的姓名，知道每一位同学的近况。从久别重逢的问候和对话，我们能感受到郭老师对我们排全体学生深深的牵挂和关爱。端聪老师很热情地向全排同学发出邀请，有到香港出差游玩的同学一定要到她家去住。我们排有一位同学出差香港时去拜访她。她真的就像家长一样把这位学生留在家里住，并且好吃好喝地招待。老师的关爱传递给我们全排的同学，直至现在，我们排的同学也一直保持互相关爱的纽带。

## 二 韩珍重老师的文采飞扬

1970 年 4 月韩珍重老师从其他连调到我们的三连五排当班主任。他是语文老师，很斯文，经常穿着浅咖色的华达呢的立领三个口袋的学生装。他浓眉和丹凤眼珠特别黑，特别有精神。他的头发也是特别黑，特别考究地盘旋在他光亮的脑门上。给我们上语文课，他神采飞扬，时而优雅地晃动一下脑门和下巴，好像加深回味和欣赏文章的精妙。我们爱听韩老师不紧不慢的妙语连珠的语文课。至今我们都还记得他教我们“触龙说赵太后”中“爱国大爱”和“亲情小爱”的舍与得。平时和我们聊天时，随着不同的语境，韩老师也会偶尔晃动一下脑门，伴随着变换的眼神传递出非常丰富的心境。他经常会脸泛红晕地冒出俏皮生动的形容词点评我们，赤子之心，跃然脸上。我们爱和韩老师聊天。从韩老师身上，我们学到了语文知识和生活常识，还学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坦诚沟通。韩老师象棋下得不错，偶尔也和学生中的棋手交锋，我也有幸和他玩过几把。

作为班主任，他两次和我们一起上北峰分校劳动。第一次是春季种地瓜，第二次是冬季收地瓜。我们排在文绉绉的韩老师带领下，开垦最多的荒地，插种最多的地瓜，收获最多的地瓜。我们排是三连中最能吃苦耐劳，劳动业绩最好的排。印象很深的劳动场景发生在 70 年冬天的一个阴冷的夜晚。我们三连五排十几位男生（初二学生，周岁年龄 15-18 岁）干劲十足地挖出很多地瓜，将由排里其他同学下山来把这些地瓜挑到山上的仓库去。快六点时，浓雾笼罩下来，天一下子黑了，山上同学不可能再下来挑地瓜了。眼看着一堆堆挖出来的地瓜，韩老师说，“这些地瓜不挑上去，晚上野猪会全部吃光的。”我们几位同学手上只有锄头，没有簸箕和扁担。怎么把地瓜送上山呢？韩珍重老师腼腆地提议：“用我们的秋裤来装地瓜，可以吗？”我们十几位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可以！”齐刷刷的一大帮人马上更衣，大家都用自己的秋裤装满地瓜跨骑在肩膀上沿着三十六弯小路从山下往山上运送地瓜。浓雾的寒夜，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前呼后应地跟在前面同学朦胧的影子在蜿蜒的小路上扛着六七十斤的地瓜艰难地往上走。我们排年龄最大的江智和同学走在最前面开路，文弱的韩老师坚强地挡后保护我们。一整

天的劳作，天黑，肚子饿，扛着重物累得我们直冒虚汗。几公里的路，我们摸索了很久，好像一直走不到头。为了鼓劲，壮胆，我们一路高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大约快九点时，林瑞平老师（连长）带着一帮男同学举着火把赶来接应我们。他们和着我们的节拍也唱着这首语录歌。山上山下遥相呼应。我们全身感到暖流通过，不冷不饿不累了，我们的步伐也加快了。很快，瑞平老师带来的救兵就来到我们身边。我们把一秋裤的地瓜转交给他们，接过他们的火把高高兴兴地走出蜿蜒的小路，踏上公路，很快就送到仓库。一大帮女生端着热腾腾的地瓜粥犒劳我们。真有点英雄凯旋的自豪感。

韩老师为他的学生感到骄傲自豪，激情满怀地写诗《北峰赞歌》表扬我们。林瑞平连长（也是语文老师）创作了话剧《北峰赞歌》。姚榕娜同学天才地导演了《北峰赞歌》。我们全连同学很自豪地在力礼堂欣赏歌颂我们自己的《北峰赞歌》。事隔多年，我们很有激情地想起我们的《北峰赞歌》，讲起我们的北峰大坂分校的那些事。

韩老师是非常勤勉的学者。除了教学，他还写诗，写文章，翻译外国小说。高考前，我们几位同学找老师辅导。老师一边炸着闽南春卷，一边给我们补课。公用厨房里15瓦的灯泡很昏暗，可是我们心里很亮堂，很感激韩老师的鼎力相助。半个世纪，韩老师和我们排好几位同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常问起我们排同学的家长里短，牵挂和关爱每一位同学。有时还和我们几位同学诗文来往。前不久，我们几位同学拜访了韩老师，看到九十高龄的老师还是精神矍铄，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怀着感恩的心情，我写了如下一首诗：

《点赞韩老师》

为师桃李艳，  
挚友多贤达；  
米寿笔耕乐，  
诗华兴品茶。”

我们衷心地祝愿韩老师笔耕不辍，多出作品，带领我们跨过茶寿。

### 三 张健德老师的醍醐灌顶

张健德老师是物理老师，当了两年高中的班主任。他的板书方正流畅，他的京腔字正腔圆，如虎添翼地帮衬他绘声绘色的物理课深入浅出地引人入胜。我们都很爱上他的物理课。

张老师是我们年段最年轻的教师，积极上进。在北峰分校的劳动中总是把最艰巨的任务揽给我们班。为了开荒劈芒杆，张老师有时和几位班干部在晚饭后磨砍刀。当年粮食短缺，限量供给，晚饭都没吃饱，又要磨刀，大家都很累，肚子都很饿。张健德老师就自己出钱出粮票到食堂熬一锅粥给我们吃宵夜鼓劲。在劳动中，他干得最猛。最大的石头，他来撬走；最累最重的活，他来干。在他的带动下，我们三班总是圆满地完成各项任务，总是我们年段的劳动先进班。

1972年开始批判“读书无用论”，全校重视文化学习。在北峰分校，白天上课，晚上点汽油灯自习，张老师坐镇答疑辅导到深夜。回到福州，早期张老师组织大家到福高晚自习。后来为了节约时间，就近选择在同学家里办学习互助小组。在张老师的关爱下，我们班从不重视文化学习扭转为热爱学习，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为走上社会打下了比较好的文化基础。

1977年高考前，我和我们班准备参加高考的几位同学到福高求援张健德老师。张老师见到我们很高兴，即刻带我们到教室复习物理课。瓮倒橄榄似地讲解物理学的概念和定律，并强调重点，难点。瞬间，把我们几位同学的脑袋灌得满满的。课后，我请求老师帮我们开讲最新教材中我们当年没有学过的知识。张健德老师非常肯定地说：“虽然现在六年制，他们（指在校学生）没有比你们多学多少物理知识。你把当年学过的知识复习好了，就能考上大学！”张老师说：“现在离高考时间很近，你们应当把精力放在读懂弄通已经学过的知识。考卷中60%是基础题，你们都学过，一定要百分之百拿下，你就有60分了。你们没有学过的知识不多，不超过10%。在考场上，你要把自己知识覆盖范围的题目百分之百拿下，不丢分，你就会拿到90分。回去后，就把你们已学过的各科知识认真复习，做到真懂，100%的懂。不能似懂非懂，似懂非懂等于不懂！”醍醐灌顶地一席

话扭转了我们原来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一直似懂非懂的滚爬过来的复习状态。我们开始稳扎稳打地复习，不再是似懂非懂了。

我一直牢记张老师的教诲“读懂弄通”“认真学习，做到真懂”“似懂非懂等于不懂！”并以此指导我在大学的学习和大学毕业后的工作。

#### 四 陈扬诚老师的黑色幽默

1972年有风声要恢复高考，大家都很努力读书，学校的学习气氛很好。5月份的半期考，各科老师都给各班该学科最优秀的同学予以免考的奖励。我有幸获得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科免考的奖励。各班数学免考学生被集中到实验楼（美志楼）参加另外一场的数学考试。考题只有十道，基本是平时没见过的题型，比没有免考同学的试卷难很多。我很认真很快地解题，第一个交卷。扬诚老师接过试卷，叫我在教室外面等一下。他当场审改了试卷，笑眯眯地走到教室门口说：“考得不错！”。顺手就把打了十个钩的试卷还给我。当时的高兴劲，无法用语言表达。老师也看出我的喜悦心情，他脱口轻声地说到，“今年可能有高考，还是要肯读（努力学习）！”。

陈扬诚老师是教我高一的数学老师，个子高高瘦瘦的，脸庞清秀白净。即使夏天他和我们一起劳动晒太阳，扬诚老师的脸也还是很紧致的象牙白。除了上课，扬诚老师很少说话。即使说话，也是非常的轻声细语。印象中的扬诚老师看到认识的学生，总是眯起他的眼睛，两颊拉出几道细纹，露出几颗牙齿微笑着注视你，和我们保持一道说不清的距离。好像他和我们之间只有数学，只有教与学的关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扬诚老师说的有温度的暖心话。

那年我们没有等到高考。1973年1月我们高中毕业了。我是留城对象，不用上山下乡，但是也没有分配工作。经亲戚介绍，我到闽清县水电局当临时测量员。4月的某一天，突然收到一个从福州高级中学邮寄来的邮件。里面装着《高等数学》和陈扬诚老师的一封信。老师仿宋体的行书灵动而秀气，内容很简单“兹邮上《高等数学》，盼好好学习”。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来自福高的礼物。我只在瞬间激动

过，感恩过，乘新鲜劲读过两页书。在读书无用论的年代，我没能静下心来读书。在测量队里刚学会打桥牌。白天外出测量，晚上沉溺于打桥牌，就忘了学习。后来干脆就不学了，把书还给老师了，也就彻底忘了业余学习这茬事。

1977年，要恢复高考了。这才想起复习，想起福高，想起老师。我厚着脸皮跑到福高找扬诚老师要福高编印的高考复习资料。没想到扬诚老师笑眯眯地说，“我的书被虫（蛀）蚀掉了”。老师还是像当年给我十个钩试卷时的笑脸。眯起的眼睛没有任何恶意，可把我羞得无地自容。陈扬诚老师的黑色幽默猛烈地鞭策了我。把我整得头脑断片很久，我不知怎么告别老师，怎么离开福高。

我至今都不知道陈老师怎么知道我毕业后跑到闽清县水电局当临时工。这是多么厚重的牵挂和关爱！他这么用心地提示我鼓励我要继续学习。我却彻底地辜负了陈扬诚老师给予的厚望。我非常感谢陈扬诚老师邮寄给我的那本《高等数学》和那句醍醐灌顶的黑色幽默话“我的书被虫蚀掉了”。我真想能有机会向陈扬诚老师当面负荆请罪。

#### 五 杨振声老师的补习集结

1971年我们有了化学课，接触到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接触到元素，分子，原子，质子，电子……错综复杂的各种元素的构造，特性整得我们晕头转向。杨振声老师教了我们两年的高中化学。他非常耐心地教我们，一再强调要重视概念，重视实验课。早期的化学作业都留下杨老师密密麻麻圈改过的娟秀的红字。通过这些红字，我们初步认识了非常抽象的化学基础知识。

除了上课，和杨振声老师的接触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次和杨老师在一起我的心总是暖洋洋的。记得有一次老师问起我：“听说你会吐蚕丝，吐一首给我听。”我羞红着脸胡诌了几句。他却鼓励我，要把吐丝当作兴趣，坚持下去，一定会写出好诗。还有一次，我拉着板车在雨中前行。迎面碰到杨振声老师，我有意识地扭开脸。杨老师却调转自行车挡在我的面前。他很友善地指责：“怎么碰到老师不打招呼？”我很尴尬地说：“我拉着板车不好意思见老师。”老师很怜爱地看

着我：“你就是挑着粪，也是我的学生，也要跟我打招呼。走上社会，不要忘记读书！”一股暖流又一次羞红了我。

1977年高考前，杨振声老师考虑到文革后头几届高中生只学了很肤浅的化学知识，他决定利用周日在家无偿办班辅导化学。于是他就开始召集他教过的准备高考的毕业生到他家补习化学。他骑自行车走街穿巷地集结这些学生。我按约定时间到杨老师家补习。在一个大房间里，老师指着一块大黑板说：“好多同学都在这里补习化学，你算比较迟。”他手上拿着一大叠空白纸，和我并排坐在一起。杨老师就在纸上一边写一边讲。他一对一地辅导我一个下午，留给我厚厚的一叠化学概念，化学方程式，化学实验步骤……

文革后好几届的福高毕业生都来这里补习过化学。承载着杨老师的殷切希望，有来补习的同学几乎都考上大学。我们永远铭记着杨老师慈爱的牵挂和补习的集结。

## 六 柯全法老师的吟诗《登高》

那个年代，有几位学生很“红卫兵”。有时他们公开的批斗，拳打脚踢“牛鬼蛇神”，有时恶作剧地整治“牛鬼蛇神”。最惨的“牛鬼蛇神”（杨老师，平反后评上高级教师，并被选为福建省77级高考中物理学科的出卷老师）被踢昏过去送市二医院抢救。所谓的“牛鬼蛇神”都是福高很优秀的老师，后来他们都平反了，都重新执教，都被评为高级教师。好几位老师还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非常感谢那些“牛鬼蛇神”在逆境中不忘教师的职责，和其他老师一样地关爱我们的成长，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教育影响愿意接近他们的学生。

有一天，“牛鬼蛇神”柯全法老师和一位我们的同学抬一重物在北峰大坂分校的三十六弯往山上前行。为了关爱照顾学生柯老师把重物挪近自己在后面抬。在一个拐弯处，那位很“红卫兵”的学生把棍杠极力地往里甩。这就导致后面的棍杠拽着老师往外甩。好是柯老师把重物非常贴身地揽着，重物减缓了外甩的力，老师只是踉跄一下。证明了一句俗语“善待他人能救命！”不知道心地善良的柯

老师是否看出这个学生想整治他，想把他拽飞下去。柯老师喊着学生的名字，“xx，要注意安全！”。那时的“牛鬼蛇神”对于“红卫兵”的所作所为都只能逆来顺受。类似的整治都会不时地冒出来，“牛鬼蛇神”的老师都是风轻云淡地一声告诫而过。

轮到我和柯全法老师一起劳动时，他也一样地关爱我，时常介绍一些劳动常识和生活常识。他偶尔还给我们讲一些毛主席诗词。我知道柯老师满腹诗书，很想分享给我们，但又不敢讲。我告诉他，我不是红卫兵，也不想参加红卫兵。后来，我们就谈得比较融洽。有一天，他问我读过唐诗宋词吗？我说，没有。他说，他认为最好的唐诗是杜甫的《登高》。我说，你可以念给我们听吗？看到我渴望的眼神，他站起来，凝聚一下眼神，用他很浓的闽南腔声情并茂地吟诵“风急天高猿啸哀……”。那天是秋风瑟瑟的傍晚，我们在比较高的地瓜地和芒秆地上，可以远望几十公里，也有那么一点《登高》的意境。听到他抑扬顿挫地吟诵，我才注意柯老师的形象。他个头很瘦小，但显得很精干；枯黄清瘦的脸上额头上布满了好几道深深的皱纹，很沧桑，但他的眼神透过近视眼镜还很犀利，显得很睿智；头上飘着稀疏的白头发，活脱的一个杜甫。吟诗后，经过他细心讲解，我从诗词《登高》领悟出很多人生道理，并且对诗词产生浓厚的兴趣。

这堂田间地头的诗词课永远烙在我的心中。此后，我喜欢研读唐诗宋词，古诗词。在课余时间，我开始尝试着写诗。经年累月，读诗写诗就变成我的爱好和兴趣。现在，我经常自娱自乐地写诗，享受小确幸的成就感。

## 福高关爱助我一路顺风

回忆起来，我和福高结缘半个世纪多了。来校时懵懵懂懂，除了小学认识的几个字以外，什么也不懂。我们的豆蔻年华遭遇到破坏文化的文革动乱，到处破“四旧”，所有的书籍都被禁锢。学校办学目的不明确，教材不完备，文化教程受排挤。在校时间4年，两年初中，两年高中，其中约有一半的时间忙于政治学习和田间劳动，而真正的上文化课的时间可能只有两年。如果遇到随大流的老师，不重视传授文化知识，我们可能就只懂得拿锄头，挑担子。在文革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

我非常感谢不忘初衷，不负使命的福高的老师。逆着当时的潮流，他们自编教材，补充额外的教学课程，尽可能地让我们多学到文化知识。即使冠以“牛鬼蛇神”（原来的校领导，成分高的老师）身处逆境的老师，经常私下自发地向那些愿意靠近他们的学生伸出援手，传授科学常识，生活常识，文学知识。

毕业后，几任的班主任都和我们班同学保持紧密的联系，鼓励我们热爱学习，热爱工作，热爱生活。非常感人的是 1977 年高考前，各个必考学科的福高老师都自发地把准备高考的福高毕业生集结到自己身边无偿辅导，助力高考。敬爱的福高老师时时传送着福高母校对我们的帮助和温暖。

非常感谢福高的牵挂和关爱。祝福福高越办越好！

## 中学时期花絮

1973 届 翁乾梓

### 忆张健德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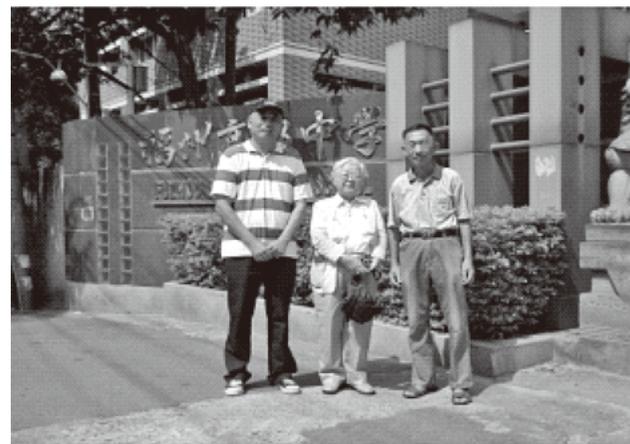
也许您和我一样，在中学时代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老师的结婚……这个老师是谁？相信大家都能猜得出。

我参与了张健德老师本人的婚礼，还出席了他的男孩结婚喜酒宴。

一直想写一篇回忆张健德老师的文章，一直觉得张健德老师很亲近随和，越是如此，反而觉得越无从写起。今天难得春节休息，我要完成一直以来的愿望——把这篇回忆文章写出来。就从我对张健德老师印象开始吧！

当年的张健德老师看过去大不了我几岁，显得很年轻，很瘦，耳朵很大，说话幽默，不苟言笑，懂得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也超出他自己那个年龄段。上物理课，很会板书时常用图画或用比喻加以说明，这也许也是我印象深刻之一，而且至今收益匪浅。

比如教动能势能时：讲质量与速度关系。他是这样比喻：一个大球，一个小球，从斜坡上滚下来，问：你用同样的力，大球容易停住？



还是小球容易停住？正确答案：小球易停，大球难停。

至今收益的是：当我开空车和坐满人或装了很多东西的车时候，前者可以轻易刹车，就可以很快降速；后者则要提前刹车，而且还要较重刹，才能保证行驶安全。

比如教电流和电阻关系时，他是这样教的：电流总是往电阻最小的地方走，比如人体与导线，当人体电阻大于导线时，电流往导线走，当人体电阻小于导线时，电流往人体走，这就是为什么电死人的道理。

至今收益的是：在带电作业时，根据老师讲的道理就能做到，我是亲历亲为自己动手做过的。做法：分别剥离好两根要连接的电线，人体必须穿胶鞋与地绝缘，然后将剥离好两根赤裸的两根电线先连接，用手将其绞紧包扎上电工胶布就可以了（注意：只能在220V电路上作业，同时注意作业时手不能触碰墙壁，还有电工钳也要有绝缘皮套）。所以人们常说：授人以鱼，可饱食终日；授人以渔，可饱食终生也。

有件事我常常回味。平时不苟言笑的张健德老师，有一段，上北峰期间却大抓文艺演出。我们班经常排练大合唱，我忘了是否是学校文艺演出比赛，也忘了是否获过名次，但那首歌和那时情景常常让我回味无穷。

“太阳呢，一出呢，照四方……”

领唱的是女同学芝玉，在那寂寥的山村，我们的歌声显得特别的动听，其中掺杂着几分青春的躁动和热情，至今难以忘怀。

我记忆中最值得感激的有两件事：

高中毕业前夕，对前途毫无希望的全班同学当中，我却意外得到了健德老师参军体检的推荐，在5个男同学名单中，只有我和当时的排长体检合格通过！虽然有种种原因没有去成，但我还是非常感激健德老师的推荐和厚爱！因为参军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不能不说是最好的一条出路！

毕业后和健德老师偶有来往。其中，健德老师当副校长期间，我家小女上高中报考福高，刚好超出录取分数线几分，找了健德老师帮忙，健德老师爽快答应



并落实到实处解决问题。很多人都说：健德老师很肝胆！我也同感，且一直心存感激！细算起来，健德老师也退休几年了，我衷心祝愿他退休的日子里，每天愉快开心，健康幸福！

### 忆潘一民老师

菱角分明的脸型上架着一副褐色边框的眼镜，在眼镜的背后有一双炯炯有神眼睛，一口带着浓浓闽南腔调的普通话，上课时总是衣着整洁，话语干练简洁，身体笔直，显得底气十足。黑板字写得干劲有力，我当时就觉得一点也不像数学老师的板书，倒像一个很懂书法的语文老师的字体。

他给人印象：严肃、精明；虽然中等身材偏瘦，但结实、灵巧，浑身上下透露出活力、才气、威严。他就是我记忆中的第三任班主任潘一民老师（注）。在潘一民老师班上，有件事每每想起，总让我啼笑皆非含羞有愧。

记得那时学校经常在操场上召开大会听报告，往往就是席地而坐，一坐就是

半天。有时烈日当空常常忍耐难当，所以我也和其他个别同学一样，常常借口上厕所之机，溜到哪里躲躲歇歇。每当此时老师就会目送你，看你是否往厕所方向，溜得次数多的就会尾随你一段确认你进了厕所才作罢。

那天的操场大会上，也许我去厕所次数多了，或许去的人数多了（记不清了，好象是明新、庆善、智和、存铨一起溜，但其中有一两个一定记得对），引起潘老师注意，照例尾随我们，那天在厕所躲里很久。我记得很清楚谁问到：我们躲这么久了，没问题嘛？我自作聪明理直气壮回答：怕什么？我们是蹲着“拉大便”，潘老师要进来检查，我翘起屁股让他看，有可能吗？话刚落音突然响起老师大声训斥：“思想不学习，政治不挂帅，到处躲！”我一听吓坏了，蹲在那里连大气都不敢出，厕所里一片寂静，一会儿潘老师气喘吁吁地出去了，我们听到他走远了，然后轰然大笑。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几个有碰到潘老师走过，就会互相冲着边做鬼脸边模仿地说道：“思想不学习，政治不挂帅，到处躲！”乐不可支，常常笑得前仰后合。

说实在那时“思想不学习，政治不挂帅……！”是很严重的事，而且那样“忽悠”老师……笑归笑乐归乐，我心里也担心潘老师秋后算帐，找我们写检查向全班作检讨。但那天过后日子一天天在担心中平静度过。潘老师完全没有记恨报复，后来我好象在他班上还当上了“干部”。我对潘老师一直怀有感激之心，在他那严肃威严外表下面包含着的一颗宽容慈爱的心。他宽容了我的幼稚“错误”，却赢得了我的尊敬：潘老师，您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数学教师，还是一位心胸宽广言传身教的好老师！

在人们欢度国庆佳节之际，回忆这段小花絮，愿她随风飘去，带去我的怀念和哀思。

注：根据我们班权威人士回忆证实：第一任班主任：郭端聪 69-70 初一（上）半年；第二任班主任：潘一民 70-70 初一（下）半年；第三任班主任：苏新庭 70-70 初一（下）半年不到；第四任班主任：韩珍重 70-71 初二1年；第五任班主任：张健德 71-73 高中两年

## 难忘的盛会

1973 届 程慕寒

礼堂里灯火辉煌，这里正举办着迎新年晚会，师生同台，气氛热烈，其乐融融，歌声、笑声、掌声、欢呼声，声声不绝！

我很惊叹，福高的老师们有如此高超的艺术天赋。当然，我更赞叹老福高教师的教学才华、专业水平。像“数学精”陈扬诚，化学天才杨振声，物理导师张健德，作家黄世连，诗人韩珍重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们还是继续说晚会吧！

晚会的节目很多，精彩纷呈，我印象深刻的就有好几个，至今还记得。

最受欢迎的是吴亚俊老师和陈龙川老师的相声，他们是老搭档了。亚俊老师教俄语，龙川老师教语文，他们的语言是够精彩的了。那天他们身著一袭深蓝色的长衫，摇一柄黑扇上台了，有模有样，一上台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一本正经地说着，观众们却忍不住开怀大笑了。

要说吴亚俊老师还真是多才多艺，那天他还表演了溜冰舞。就是那种人蹲着，双脚交替向外滑出，迅速地溜过去的那种舞，他时而手叉腰，时而手高举，做出各种动作。他从舞台这端滑向那端，又从那一端滑出来。人们不断地欢呼，要他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据说是他在北师大外语系读书时，向苏联留学生学的。

龙川老师也不逊色呀，他的京胡拉的不错，经常还能唱上几段京剧。只可惜那天节目颇多，他说他就别上了。

杨松老师是教化学的，但他的笛子吹得颇具专业水准。他个儿不高，戴一副

金丝眼镜，常穿一套银灰色的中山装，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他上台时也是这般打扮。我很惊讶，他上台时带了三支笛子。随着他的笛声响起，整个礼堂顿时安静下来了。他的笛声时而悠扬，时而沉郁，时而委婉，时而激越……我的心沉醉了，迷失在了笛声中。我看他在间奏时换了两次笛子。事后我问他，他说是根据不同乐段的需要更换不同音色的笛子。

还有物理老师杨真才为我们演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他算是男高音吧，音色灿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这首歌的，至今我还非常喜欢。

最后的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由陈锡明老师指挥的，他好像是教英语的吧。随着他的指挥棒，前奏响起来了，无比的灿烂辉煌，紧接着震撼人心的，气势恢宏的合唱声传出，“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再下来，秀丽的女声响起，“红日出山映大海……”真是太好听了。其实他们排练的时候，我常去观看，歌曲早就烂熟于心了，但我还是百听不厌，至今我还会唱这首歌呢！最后，歌曲在无比壮丽的旋律中结束了。所有的演出人员上台谢幕，手捧鲜花的女生跑向台下，站在礼堂的两侧，向人们挥动着手中的鲜花，人们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那还是 1965 年的事了。

啊，多么美好的回忆，令人难以忘怀。

## 我记忆中的福高 滴水之恩难忘怀

1973 届 曾记钰

光阴流逝如水，一晃五十多年过去。回想曾经在福高四年学习经历是那样丰富多彩，当年几位曾经教过我的老师至今历历在目，如今他们都已是耄耋老人，但他们在脑海里仍然个个年富力强，娓娓教书声仍是记忆犹新，老师们教育之恩无以报答，仅以点滴往事记录，略表感恩之情。

我的老家就在福高附近，打我有记忆开始，家中窗外就可以见到福高教学楼，青砖三层建筑，南面有个操场。印象最深是操场上种有三棵白杨树，典型五十年代苏联式建筑格局；而福高办公室、礼堂、实验室、主操场是在爱国路北边，那边老建筑大部分保留欧美风格。小时候总认为那是大哥哥大姐姐们呆的地方，与小朋友们没多大关系。当时我对福高最大注意就是台风来临时，那三颗白杨树被风吹的摇摆幅度足够大，今天就不用上学了。小学三年级开始，放学时学校会把朝“望北台”的后门打开，便于家住那个方向学生回家。放学沿着依山小路必经福高门前爱国路，那时对福高围墙北面内建筑只能窥探一角，有时会有少儿好奇，想着哪一天能进去看看，一定很好玩，不过那时依然不觉得将来会与我有关。

### 第一次走进福高

在念小学五年级时，我参加羽毛球兴趣组。有一天下午体育老师突然通知我们集合，告诉大家现在就排队出发去福高，接受国家二级羽毛球裁判陈仁材老师指点（实际上就是让陈老师看看哪些是有潜力的苗子）。听到消息大家兴奋地不得了。来到福高，陈老师带来一大把羽毛球拍和两桶羽毛球。大家惊奇看到其中有几把球拍中间为金属杆的：一个球桶印着航空牌、一个印着燕子牌，大家羡慕眼光直盯着这几个“奢侈品”，要知道那时我们在小学只摸过木杆球拍（比较重）和塑料羽毛球，今天能玩上好东西当然个个跃跃欲试。不过大家还是要耐下心先听听陈老师介绍羽毛球，当他谈到印尼归国华侨汤仙虎（福建省羽毛球队总教练）如何要求队员练基本功，我才知道打羽毛球并不是单凭兴趣爱好那么简单，不过心里还是渴望尽早摸到那些好家伙。那天风有点大，在室外球场，羽毛球被风刮得到处飘。陈老师见状就带我们到福高健身房，那是一幢地面两层红砖建筑，没想到还有一个半地下健身房，那是我第一次在室内打羽毛球。正规的球场线和球网，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不受风影响羽毛球的轨迹。只可惜地下室高度不够，我们经常把球打到天花板上，但已非常满足了，这小小遗憾不足以抵消那么多的新鲜刺激感，隐约联想到在福高念书可以享受这些资源一定很开心，可是福高当时只办高中，对小学生来说这还是很遥远的将来。这半天活动给我带来的涟漪虽然短暂，但终于揭开高中神秘面纱一部分，在幼小心灵上对福高增添了些许羡慕与期待。

### 与福高交集提前了

1966年夏天由于文化革命，全国所有学校都停课了，直到1969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才陆续开始“复课闹革命”，福高算是福州市中学较早复课的中学之一。当时生源按街道划片招生，而且各个学校都有“工人宣传队”进驻，福高由福州贮木场工宣队进驻，就改名为“福州贮木场工农中学”。当时的划片生源有中洲、仓前、麦园、部分台江、部分上渡，没有任何笔试或面试，只是在入学前一周街

道寄一张通知书到家里，下一周我就按通知来报道，糊里糊涂就成为福高一员，从此与福高有了四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交集，比预期的可能至少提前一年。没想到刚开学，新生班主任不是福高在册老师，而是福高老三届留校生（据说复课匆忙，在册的许多老师还在学习班进行思想改造，只能让部分留校生当代课老师），他们只比我们大五、六岁。另外每个年段还分配几个工宣队队员。由于他们都没有管教小孩的经验，而我们这群又都是经过两年“放羊”，还夹杂着当时一些社会习气，十来岁出头的少年前期课堂总是乱哄哄的。小老师在讲台上大声呵斥，台下依然像一群蜜蜂“采蜜忙”，全然不理睬小老师在说什么，倒是最后排那位朴实的工宣队叔叔是班上最安静的一员。我只记得第二天小老师声音哑了，第三天彻底哑了，只好换个男的小老师代课几天。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我们几个“规矩”点的学生与小老师慢慢建立起感情，也“听话”些。可是不久这些留校小老师因不符合留城条件，全部去上山下乡了。临走之前这位小老师还和我们班同学用自己的120相机拍张合影，也是我在福高留下的第一张照片。现在只有打开影集才能回想起她的身影，推算过去如今也是七十出头的奶奶了。与小老师短暂的



第二排左一我们班主任小老师；第三排左五、第四排左四、右六为配备到本年段的工宣队叔叔

个把月接触，印象不是特别深，甚至连姓名都不清了，只记得她的名字中有个“春”字，她算是我中学生涯第一位班主任吧。当然她更不会记住我们这群不听话的学生具体名字，也许看到照片会回想起来曾有过这么短暂一个交集。

### 迎来第一位在册老师

代课小老师走后，我们迎来第一位学校在册老师陈扬诚，他既是我们班主任又是数学老师，高挑身材，说话轻声细语。作为班主任，他与隔壁班老师比较或许不是最会管学生的，他的形象似乎镇不住那些调皮同学。记得有次上课，板书时有同学用弹弓向黑板弹纸团，他转过身脸涨得通红用结巴的声调说道“谁干的？现在是上课时间！”那声调不像是斥责捣乱学生，更像是喃喃自语。也许在他的教师生涯中第一次在福高课堂上遇到此类事件，但从他迅速恢复平静表情，可以看出在他身上类似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他只能本着文革期间大多数“白、专”知识分子“接受教育改造”心态，面对这些经文革“洗礼”的学生，这类老师管理学生难免畏手畏脚。但陈扬诚老师在数学课上会立马精神焕发，脸上的肌肉放松了许多，声调也高了些许，且充满了自信，数学公式在他的演绎下变得清晰易懂。有难度的几何题在他加了辅助线或图形旋转或位移后变得与定理条件那样的吻合，这时他就像数学空间的魔术师，在讲台上轻松自如演绎。由于他精通数学，同学们给他起个绰号“数学精”。他对这个绰号并不反感，也许当时氛围还觉得是对他的褒义词。我们这些荒废了三年学业的少年，在他循循教导下，一步一步进入数学世界，对数学兴趣爱好也是从那时开始。记得初二时有了福建省文革期间第一套初中数学课本，课本有十几章节，内容跨度却非常大，有代数、几何、机械作图等，机械作图对于初二学生即新鲜又难掌控，这些知识原本为大学工科类专业的内容下降到初中课本中，当时福州有的中学没有这类专业知识老师来开课，干脆就跳过去不教了，或许福高前生是工农中学的底蕴，师资力量、各种作图用于辅助教学模型均具备。福高当然有能力全部教授，而且非常系统详细，有的还超出课本范围。陈扬诚老师从最基本绘图工具开始，介绍怎么选用 HB、

HB、B 铅笔，不同硬度铅笔的角度、笔尖形状怎么切削，讲得可为细致非常。我在后来的专业教育过程虽然再也没有接触到机械制图课程，但有了扬诚老师所教的绘图知识储备，足够应对如今电脑 CAD。他是我的中学数学启蒙老师，所教东西可谓终身受益，更是终生难忘的良好益友。

### 工基、农基

当时初中还上这么两门课——《工业基础》《农业基础》，我们简称“工基”、“农基”。“工基”由物理老师张健德老师担任（印象中还有一位老师担任过我们“工基”课，后来下放去了农村。由于时间短暂，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张健德老师是本年段最帅气的年轻老师。据说有这么一个插曲，有一位上课经常打瞌睡的女同学在张老师课堂上却从来没有瞌睡，而是自始至终挺直腰板认真听讲，而该同学也不忌讳承认就是喜欢张老师来上课，情窦初开的少女这种直率表达说明张健德老师的人格魅力有多大。时隔五十多年后在一次师生聚会上向张老师提起此事，老人家脸上短暂呈现一层淡淡红晕，嘴上还不好意思小声嘟囔着“真有此事？本人毫不知情”。对大多数同学来说张老师的魅力在于课堂的组织能力和生动讲解风格，一些知识重点经过他简明扼要点拨，就使大家融会贯通。例如他教大家，面对众多物理公式是否应用正确，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等号两边物理量经过运算也要相等，因为物理与数学最大不同就是前者数值要包含量纲，而后者仅是数值计算可以无量纲。这个提示一直应用到后来学习与工作中，还非常有效。还有印象深刻是一堂物理实验课，要测定热工当量系数  $K=0.24$ ，虽然后来学习工作都与物理没有直接关联，但这个数值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因为那堂实验课我所在小组开始并不顺利，得出结果与 0.24 相差较大，为了帮我们找到产生误差原因，张老师耐心指导实验每个步骤，还帮我们调配仪器，一直陪我们做到实验结果很接近 0.24 为止。那时下课钟声已敲过近半个小时，所以我对这个系数印象特别深。张健德老师的严谨教学态度和治学精神深深感动我们，让我们从小培养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坚持数据不造假。他的治学理念是对学生最好的示范。

初中“农基”课由许萍心老师担任。她可谓是多功能型老师，还是我的化学课入门老师，直到上了高中才知道她的专业是生物学。她管控课堂的能力很强，在课堂上对我们很严厉，课下又和蔼可亲，对我们的问题有问必答。有一次她在讲如何划分实验田，哪几块种新品种，哪几块种对照本，我当时不注意听讲，在底下与同学窃窃私语，突然听到老师点我的名字，要我到黑板上画出试验田划分示意图。我由于没有认真听讲，站在黑板前无地自容，只能胡乱应付，许老师见状没有直接批评我，而是不断提示，见我实在做不出来就帮我补上关键几条线段，以免我过于难堪。自从那次事件后，她的课我绝不敢走神，同时也养成不论什么课都认真听讲的习惯。其实上课认真听讲是提高学习效率最重要环节之一，老师教育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现在想起此事，真得要感谢许萍心老师耐心教导。还有一件事也是难以忘怀，上高中时许老师在实验楼给我们上人体生物课，那天讲人体消化系统，尤其讲到小肠是吸收营养地方，以及在小肠内发生的生化反应营养在小肠被吸收过程，让大家认识到生命何等神奇，仅仅消化系统就这么复杂且精密。课后我们几个就来到讲台人体解剖模型前，各自发表刚听到知识的见解。这时许老师不介入我们讨论，而是悄悄退到实验室门外，静静听我们的讨论，直到辩论差不多了才进来指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这种教学方式让我们印象很深刻，学生在讨论中巩固知识，从填鸭式教育到互动式教育许萍心老师应用自如。这种教学方式增加了我对生物学的兴趣，至少有动力多记几块人体骨骼。确实老师教学中某些细节不经意影响了学生将来取向，意义深远。

### 我的高中化学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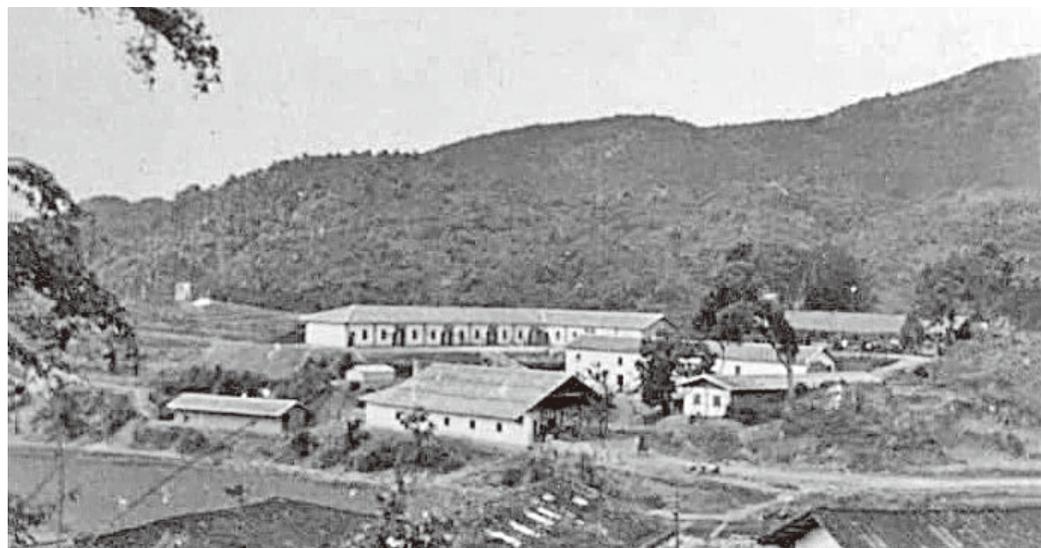
1970年初，冬意渐渐退去，开学不久就得到消息高中要办下去，生源要稍作筛选。夏末我们如愿以偿跨入高中学习阶段。当时学校给我们年段配备许多实力派优秀教师，杨振声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教我们高中化学课程。杨老师个头不高，背微驼，头发花白，声音微带沙哑，眼睛却炯炯有神，上课时经常会带些

瓶瓶罐罐在讲台上做化学实验演示。他讲课环节很紧凑，也许是他长期从事高中教学习惯，不过我们很快就能适应了这种节奏。正当师生们铆足劲教、学时，一部电影《春苗》把大家浇了一盆冷水。个别学生学着影片中反派人物腔调“现在开始讲马尾巴功能”来讽刺老师，当时老师压力很大。但我们的文化课老师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该“批林批孔”照批，该教的文化课照教。即使这种形势下，杨老师认真教学干劲依然不减。记得在一次课上利用党报中提到满足农业化肥供应新闻，他就引申到尿素生产过程催化剂的作用，再讲到福建物构所在这方面的贡献，巧妙回避了学而无用浪潮，反而激起学生对化学的兴趣。他对化学课章节的一些总结，至今我还能略记一二：“失电子就为氧化反应，得电子就为还原反应”、“同分异构典型例子普通碳与金刚石关系”、“在反应过程本身不参加化学反应，但能加快其它物质化学反应速度的物质就是催化剂”等等。当时我们背起来很枯燥，但经过杨老师详尽讲解与实例分析居然几十年后还记得。尤其记得当他讲到氢氧化铝具有酸碱两重性，还给我们做了许多练习题。想不到77年高考化学试题最后一题就是有关氢氧化铝酸碱两重性计算。七十年代初杨老师教我们的时候肯定没想到这些学生会有参加高考的一天，更没想到高考中就会有这类试题。他只是本着自己当教师的初衷，兢兢业业传授好基础知识，期盼着有朝一日学生们学好本领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杨振声老师不但在教学上循循善诱，在生活上也很关心体贴学生，前不久我们部分老同学组织到上下杭游玩，顺便参观了杨老师的故居“采峰别墅”。其中有几位同学开始娓娓介绍五十多年前他们几个生活困难的同学被杨老师接到这里生活多年的经历。原来杨老师是归国华侨，采峰别墅是福州祖屋，他见到几个家住台江的同学家庭贫困，就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中同吃住，过年还给他们做新衣服。孩子们当然高兴，不愁吃穿还有阿姨做饭。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只是简单回答：“屋子大了，多几个人住热闹”。介绍情况的同学说，其实他们几个心里都明白，杨老师就是看到他们家里生活困难，想接济这些孩子们，只是不想捅破这层纸，让孩子们留有自尊心。而且这些孩子一住就是好几年，有的被工厂招工了还住在那。到了恢复高

考前夕，杨老师还主动免费在家里为大家补课，只要有问题他都会耐心解答。有个同学虽然不住在那里，希望老师给他补补课，杨老师马上就约定星期六下午我有空你可以过来。那天杨老师单独为这位同学补了一下午课，课后还交代只要我有空你尽管来。他的所有付出就是希望同学们多学一点，学好一点，健康成长。杨老师对我们的关心与爱护此生不忘。

在那非常时期教师们个人或多或少遭遇各种不公正待遇，但还是尽心尽力无私地培养下一代。我们非常幸运遇到这么多好老师，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悉心教导与呵护，为我们打下了知识基础，在后来四化建设中我们才有所作为。对老师们的感激千言万语，一言难尽，在这里用最朴素一句话：“老师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往事点点滴滴。还有许多老师、同学的情影在脑海里荡漾，还有许多流逝在光阴里的中学记忆呼之欲出，尤其在北峰大阪分校师生们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限于文章篇幅暂写这些吧。在此要感谢诸位老同学为本文提供宝贵资料并提出中肯建议。衷心希望福高教书育人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北峰大阪分校全貌，远处 L 型建筑为教室与教师办公室兼宿舍，最前面一栋是食堂，与食堂平行的两栋是学生宿舍，右边那栋是医疗室、仓库、木工房

## 福高二三事

1973 届 余 峰

### 一 吴端升老师

离校毕业已经半世纪了，无论人生何阶段，我都时常想起吴端升老师，他踏实任教的责任心，铭记我心！69 年“文革”后，首批复课闹革命。还带着“狂野散漫的革命气息和战斗精神”的我，不知深浅的踏进了福高这个富有高考优势的名校。

入学不久，有些乱象的班级被解体，我所在的班级也是其中之一。我被“掺沙子”进入四连四排（当时学校实行部队编制）。

班主任吴端升老师是语文教师，他是擅长古诗词的老教师，倍受尊重。他大方脸，留着三七分的黑头发，一丝不苟。时常着一身深色中山装，手拎四方文件包，绷着一副严肃的脸，像个老派而严谨的私塾先生。

我这个“知名的”调皮捣蛋学生，吴老师没有忽视，没有放过。

他从我体育技能良好这一长处入手，加以鼓励。还推选我当班级军体委员。让我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类体育比赛和活动。也经常找我促膝谈心，耐心教育引导，慢慢的让我不再调皮捣蛋，还带动了一批落后学生上进。

语文是我最差的功课之一。生词生字多，阅读量少，写作文最让我头痛，面对题目我一筹莫展，半天憋不出几行。

吴老师经常给我个别辅导，我的每一篇作文都得到吴老师认真批改，最后还有很大篇幅的总结评语，评说的具体详细，并对点滴进步给予肯定表扬。

经过一个学期积累，我渐渐提高了写作水平，建立起自信，吴老师批改过的作文上的红色标记越来越少。

吴端升老师的辅导，是我学习上的一个转折，受益终生。

感谢您——恩师！

吴老师严谨的教学育人，  
是福高教师队伍的一个缩影。

尽职尽责是福高教师广受赞誉  
的优秀传统之一！

待续……



四连四排部分学生和吴端升老师合影

## 我和我的福高

### 分校生活——量米杯

1973 届 陈 箴

我们那届学生是北峰大阪分校的开拓者，那段时间也许遇到的“事”太多，用“五彩缤纷”也不为过，现在回忆起来桩桩件件一时半会儿在脑子会“堵车”，不知从何下笔，今晚想起一件小事感悟颇深，且做回忆当时分校生活点滴之片段。

开拓者就意味着要白手起家，从最早寄宿在农民家里或生产队礼堂，到逐渐盖起分校食堂、宿舍、教室等等，这些过程我们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和受益者。当然建校舍需要建筑工人和专业师傅，当时物资匮乏，师傅也不是那么好找，学校会在校内师生中寻找这方面人才，我们班黄同学、郑同学，他俩受家庭的影响有这方面手艺，“有幸”被选中了，黄同学会做木工，郑同学会做土工，所以每次去分校他俩必到基建组报道。本人平时爱动手，有事没事爱往木工房跑，也想着“偷学”些手艺将来或许还能“混口饭吃”。每次到木工房总见到有个程姓“师傅”在干活，开始我还以为是学校长期聘请的木工师傅，不好意思与他直接对话，都是向黄同学请教木工活，看着他俩如何将圆木剥皮、利用墨斗和垂线原理画平行线、双手握斧侧劈圆木、刨刀修平、橛子打木楔孔……有条不紊，俨然像师徒俩，我也不好意思打听他的来历，有时只是压低嗓子叫声程师傅。一直到第三次去分校，才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他是原福高教务主任兼语文老师，因文革整人把他整到木工组，也许一技之长调他到木工组反而减少了许多被“批斗”压力吧，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有一次我到木工房，看到他正在选一段毛竹，挑了好几根毛竹才选中一根枯黄老竹子，取接近尾部几节，每节十来公分长，接着量内径、又测内部深度、又在纸上计算内部体积，接着用刨刀仔细修整竹筒口，我好奇问这是干啥用？他笑笑地说“量米杯”，事关大家三餐粮食定量。他还为每个量米杯配了一段直径一两公分、长二十来公分细竹段用来刮平溢出量米杯口部分大米。大致完成后就到食堂逐个检查，每个量米杯都量几十倍米，放大检查有否误差，再进一步修整竹筒口，每次用刨刀只修一点点，再做实测，重复实验，直到我下午收工回来还看到他在完善量米杯。

我们年段有三百多号人，每天每人粮食定量 9 两，那时年轻，饭量大，到食堂吃饭是最大乐趣之一，早期食堂用的量米杯精度不高，一杯米溢出部分用手指刮平，手势也会影响精度，经常从仓库按人头称出总量，分发后总会剩下几斤，积少成多也是不少数额。自从用上程老师精心制作的量米杯和刮杆后，每餐剩米的现象大大减少。程老师做量米杯过程其实在践行自己教书育人的初心，在暂时上不了讲台时，用一技之长尽量让同学们的口粮得到公平分配，为福高师生学习、劳动、生活默默奉献一己绵薄之力。

精准是每个做学问的人固有追求，要达到精准既要有耐心又要有科学方法和手段。从一个语文老师，下放到木工房，拿得起放得下。程老师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们文化课，他做量米杯的过程给我上了一堂生动教育课，教育并不一定要言传，身体力行也是一种好方式。福高不乏这类老师，他们有的直接教过我们，有的在我们身边偶尔出现，有的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但他们都在默默从事教育有关的工作，为培养下一代呕心沥血。

五十多年后，我们故地重游大阪分校，黄同学居然找到当年“师徒俩”的木工房，还见到那两张木工椅，照片中黄同学在向我们演示当年木工动作——刨木头。



## 飘零的中学花絮

1973 届 翁乾梓

福高的高在我的字典里常常解读为“高度的高”，她傲立烟台山上俯瞰闽江；中学时代的我，也常常喜欢站在校园眺望远方的闽江。在激情澎湃的年代，在迷茫的岁月，在失落的日子，凭栏远眺给我心里留下别样的风景和记忆；至今每次回母校，我依然钟情于居高临下“极目远眺”流逝的潺潺闽水。

回忆的窗帘慢慢被拉开，初中时的往事如昨，渐渐向我走来。

我是福高 73 届高中毕业生，1969 年 4 月 1 日入学，1973 年 1 月毕业，我们这一代福高学生最大特征，就是被时代留下“文革”后第一届高中毕业生的深刻烙印。

### 横渡闽江

历史背景：1956 年 5 月 31 日，63 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在武汉横渡长江，之后四天内，他又三次横渡长江，并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诗中写到“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受到毛泽东畅游长江精神的鼓舞，同年 6 月，武汉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届横渡长江竞赛，游程 5000 米，多达 1958 人参加，由此，横渡长江活动闻名于世。

1966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以他 73 岁的高龄再次畅游长江，这次他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这次畅游长江活动得到了广泛报道，7 月 16 日也被确定为毛泽

东畅游长江纪念日，以后的数年，这一天被定为全国游泳日，每到这一天，全国众多城市都会举行横渡江河或游泳活动。

回放往事：当时的福高母校自然不例外，也声势浩大地开展横渡闽江游泳活动，时间应该是1970年7月16日罢？那是上初二，班主任是韩珍重老师，他让班上会游泳的同学举手报名，我自然和班上会游泳的同学一起踊跃报了名，十来个会游泳的同学组成“横渡闽江游泳队”，韩珍重老师在班上宣布，任命我为游泳队队长。

游泳的起点在上渡龙潭角靠仓前的岸边，一条延伸到江里装卸木头斜坡路段，终点是对岸“青年会”。全校参加横渡闽江游泳的除了大多数男同学外，也有几个女中豪杰点缀着江面。横渡闽江的“健儿”排成长队，站在那段延伸到江面下的斜坡上，有的拿着救生圈，有的扛着横渡闽江的木制浮标标语，穿着形形色色的小裤衩，在众多同学老师和同学的期待和鼓励的目光下，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地跳入江水里。

记得那天江面很宽而且江水凉凉的，当天潮汐应该是接近满潮吧。

因为激动又是队长，在我们班这个队阵里奋力划水游得比较靠前，到对岸时江边沙滩水浅浅的，脚可以着地我淌着水气喘吁吁地朝岸边走去……记忆里，岸边站着担负后勤女同学一排，格外兴奋跳跃着鼓着掌欢迎我们，看到游过来走上沙地的男生，就迎面跑过来扶撑——有几个女同学忘记男女同学之嫌，那兴高采烈的飞扬神情，永久定格住保存在我的脑海里。

我第一次内心充满骄傲自豪，但外表上却害羞胆怯地低着头匆匆掠过她们身边而去——因为第一次赤身裸体在女同学面前，况且还穿着红领巾做成的裤衩实在难为情！

感谢福高，给我朦朦胧胧芳华岁月里留下这道美丽风景记忆！

### 参军落选与成长的飞跃

天真无邪的中学同学，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对毕业后前途，相

信当时绝大多数同学内心都充满惆怅茫然，然而上天却给我一次千载难逢的参军机会。记得高中最后一年招兵传闻在班上传来，大家都期待能被推荐去参军。很荣幸我是我们班五个推荐参加体检的候选人之一，更有幸的是五个人中体检合格的只有两个名额其中有我。根据参军名额分配比例一个班基本上可以1-5名，这样算来我参军的几率几乎是板上钉钉，正在我暗暗庆幸默默祈祷时，噩耗传来我被取消了。后经打听得知，有人写匿名信举报我外公是国民党保长，说到国民党保长的外公，他是当时乡间街坊的“文化人”罢。而且据查外公是一九五四年前国共合作时期的亲共爱民的“好保长”，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虽然外公常“被审查、被甄别”，但都安然过关就可以看出外公历史清白。可是当年征兵办的不会深究其因，少年单纯的我也不懂内幕情况，就是这封匿名信把我参军的美梦打散了。

匿名信自然不会隐瞒的住，后来我也知道了作俑者是谁，在此不赘述。

参军美梦落空后，离开学校有一年多时间里，我总觉得命运多舛前途未卜，内心郁闷不欢很失志很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成长，我慢慢地从低潮中走出来，最关键的是学会了换位思考，突然有一天我感悟到，应该感谢福高母校和当时的班主任张健德，给我这样一次难得机会。

这次事情让我学会了面对挫折，学会了坚强，似乎提前走出了同龄人人生第一步路程——从幼稚跳跃到成熟。

### 不可思议的北峰分校

现在当我回想起北峰分校，就会联想到一个词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艰苦，不可思议的快乐，以及很多的不可思议。

接到通知我们班要去北峰分校了，别人心情如何我不懂，对我来说却莫名其妙的高兴，期盼着这天早日到来。

第一次去北峰分校的前一天，我和班上最要好的几个同学约好，到我家集中后一起去学校。左等右等到了约定时间有个同学还没到我家，于是我就骑上我爸

自行车急匆匆地想赶去这个同学家帮助他拿行李，半路上修自来水路被挖一个沟，天还没亮我没看清路面情况，结果栽进路沟里，痛的我眼冒金星，我爬起来艰难地牵着车继续前行，到了同学家一问，他家大人告知这位同学早早就自个去学校了。疼痛和失望交加的我，牵着车子艰难走回到家，家里的大人都急死了，问我为啥去了这么久，我把跌进路沟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我奶奶蹲下来把我裤管卷起开一看，膝盖肿的很大，就让我不要去学校了让同学帮我请假一下，我坚决不肯坚持要去，家里大人无奈之下，好像我爸用自行车和我一起把行李拉到学校。老师得知我情况查看我伤势情况，由于摔的很重，受伤后又一直走路，膝盖肿的裤管都卷不起来了，老师说脚肿这么大不能去了！

那时我一下子心理崩溃了，好像失去什么千载难逢的良机一样，禁不住伤心地流出了泪水。

第一次去北峰分校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在家养伤的我隔三差五就给去北峰分校的同学写信，每当收到同学回信都激动的不得了，如获珍宝反复看久久不舍不弃。

后来我们班特别幸运，去北峰分校次数特别多特别长——因为我们班上渡一带工农子弟多，从小就吃苦耐劳，所以去北峰分校特别能干活能吃苦，也才有此殊荣，我们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也特别以此为荣。

### 目睹食堂灶台上惨重“失足”

后来去北峰次数多了，我们干了很多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班一位男同学被分配在食堂帮助干活。过去食堂蒸饭的蒸笼都是四角的叠了好几层，接近开饭时间了，我和同学爬上灶台抬蒸笼下来，做好准备让同学进食堂拿饭盒（炖罐），结果这位同学移动脚步时不注意踩到锅盖上，锅盖一翻转脚就落下，蒸笼下面是滚烫蒸饭的开水——这个同学被烫的大声吼叫——急忙跳下灶台，急匆匆把鞋拔下，就那拔出鞋的一瞬间，我看连带半个脚面的皮和鞋一起都拔脱下……这同学后来到深圳大型国企工作，从工人打拼到公司副总，也成为我同学中最要好的挚友！

### 半夜宿舍里的“老鼠”

我还有很多断断续续的美好回忆，比如：地瓜收成季节，又轮到我们去分校劳动学习了。看着一颗颗刚刚挖出来硕大新鲜的地瓜，长身体的我们当年粮食按配额始终吃不饱，于是我们几个男同学偷偷地把地瓜拿到宿舍，藏在稻草做成的床垫下，晚上夜深人静，顾不得带着泥土的地瓜，躲在被子里啃起来，起初一两声，一会儿响声就像成群结队的老鼠咬东西一样清晰起来，

躺在我旁边不远处床铺上的韩珍重老师被弄醒，他起身问到啥声音？好像很多老鼠在咬东西？偷吃地瓜的同学一个个也翻身坐起来，附和老师并装着敲打床铺吓跑老鼠的样子。折腾一会儿躺下，大家安安静静装着睡了，直到真的老师和同学（没有偷地瓜的多数同学）都睡了，呱呱~呱呱~啃地瓜声音又悄悄响起来——“老鼠又成群结队出现了”。第二天我们起床互相瞄一眼都偷着笑，心里乐开了花。

### 筑土墙

那时我们个头都矮小，随着筑土墙层次越来越高，卸下筑土墙模板后，只能一个人站在筑好的下一层土墙上，单人提着模板提高一层或原地旋转，然后重新安装模板继续往上筑墙。

每天繁重的劳动，时光日复一日送走山村点点灯火初上傍晚，迎来公鸡打鸣朝霞微露的清晨。于是在我们手里一间间土墙筑起，构成的校舍拔地而起。

在高高的筑土墙上忙碌的我们身影，在旭日东升早晨，在晚霞满天的傍晚，就像一副副美丽的剪纸，现在想起依然觉得美美的。

### 三十六弯

初中时，我们班在韩珍重老师带领下，去北峰“三十六弯”抢收地瓜，经过一天开挖地瓜堆的高高像一座座小山，我们轮番往山顶搬运堆在公路旁，但天渐渐黑下来，韩珍重老师是担心裸露在外的地瓜会被野猪偷吃光，还是怕被偷窃，要求我们发扬革命战斗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克服困难，要把地瓜全部搬运到

山顶路边。没有簸箕和扁担，好像是韩老师别出心裁提出脱下长裤（秋裤）把地瓜装入裤管里，裤管两头扎紧后跨搭在肩上，年纪大一些男同学积极响应率先示范，班上其他男同学也纷纷效仿，很快堆在地面上的地瓜都装好“入裤”了，天也完全黑下了，女同学打着手电筒，还有个男同学拿着树枝点着的火把，一队稀疏长长队伍缓缓地沿着崎岖小道向上蠢蠢移动，远看点点闪闪的散落在弯弯曲曲山道上的亮光，就像天上银河散落人间蔚为壮观。印象中那天晚上又困又饿又冷，非常艰难地挪到山顶路边，但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天，到了山顶路边在夜色里又等了不知多久，分校支援人马终于赶到，人多势众没一会儿路边地瓜全部搬上板车。

我们一路欢呼雀跃一边高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雄赳赳气昂昂朝着北峰分校校舍挺进。

那晚浓浓的师生情，那晚紧紧抱团的凝聚力，那晚被激发出来的力量和激情，那情景像久远时光风蚀刻画出的奇异山岩，不时照映在我人生的路上，或明或暗地鞭策着我努力不懈前行。

## 母校荣光、班级往事

### ——谨以此文祝贺母校 70 周年华诞

1974 届 陈尚义 林 雨

#### 一、前言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在福州市区闽江南岸的烟台山上，有一所历史悠久，享誉八闽大地的知名学府，她就是半个世纪之前，我们曾经就读于此并引以为荣的母校——福州高级中学。

庚子鼠年，仲夏时节，我们从当年的班主任李朝和老师处获悉，母校将于 2021 年的金秋十月，迎来建校 70 周年暨鹤龄英华书院办学 140 周年华诞的重要消息。当此喜讯在班级微信群里广为传播之时，年过花甲的同学们无不为其重要节日的到来，感到由衷的喜悦。一时间，母校福高、中学时代、高二（四）班……成了班级微信群的热门话题。尘封多年的班集体记忆的闸门也由此彻底打开：奔流而出的记忆浪花，汇聚成师生们涌动的心潮和万般的感慨……

想当年，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母校拥有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美丽校园。其标志性建筑：钟楼、力礼堂、美志楼以及教学楼、实验楼、运动场……至今，我们依然历历在目；老榕树、大樟树、葡萄园、月季花……校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而创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北峰大坂分校，恰似一幅以山野乡村为大背景的校园自然山水画卷。

忆往昔，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母校拥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良师益友。从学校

领导到教导主任、年段长；从班主任老师到各学科科任教师，那一长串既亲切又熟悉的尊者大名……至今，我们依然记忆犹新；他们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在高中毕业47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难以忘怀。

之所以记忆犹新，是因为，在母校的一方热土上，留下了我们青春岁月的生动故事并由此萌发出了许多美好的人生憧憬。

之所以难以忘怀，是因为，在母校的美丽校园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良师益友们的师者风范和使命担当……

## 二、群星璀璨的教师队伍

烟山之巅，知名学府。“文革”前的福州高级中学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从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华丽转身，成为与福州一中、福州三中、师大附中并列的福建省首批省级重点中学，并被社会广泛赞誉为福州市的高考“四大宝塔”之一，除了有历史悠久的鹤龄英华学府留下的文化底蕴、优美校园和继承了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的革命传统之外，拥有一支德才兼备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应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1972年春，我们进入高中阶段，此时正值“文革”中期。虽然“四人帮”于1971年8月炮制出台的对“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如枷锁一般桎梏着广大的知识分子，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等谬论也一时甚嚣尘上。但是，在母校的校园里，我们却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一批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以教书育人为神圣使命的良师益友。

多少良师，仿佛还在身旁；多少往事，仿佛依然还在眼前。当年母校老师的悉心教诲，点点滴滴、历历在目，化作一道道斑斓绚丽的彩虹深深映在我们的脑海中……

### 1. 全国先进的名师代表

吴亚俊老师先后担任过福高的教师、教导主任、校长，是福高优秀教师的典型代表。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捷、业务精湛，能够胜任多门学科的教学工作；他

的演讲报告逻辑性强，经常引经据典，口才极佳；他的教育教学管理能力强，倡导的“依靠集体力量教育学生”“多了解、多分析、多想办法”以及一套严格管理制度和班级工作方法，在全市中学教学中起了示范作用。他于1960年被评为全国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这是相当于全国劳模级别的表彰大会）。任校长期间，他注重加强中青年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吴亚俊老师于1984年荣任福州市教育局局长，主持制订了福州市教育事业十年规划和计划，推动了福州市基础教育事业大发展。1998年，他从福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副厅级）任上退休。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奖章”。

### 2. 真才实学的学科大腕

魏长庚老师是当年教我们数学课程的科任教师（特级教师注1）。他是一位仪表堂堂、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教学水平一流的数学学科带头人。他悉心教学，课堂教学条理清晰，推理严谨逻辑性强，声音洪亮、语言流畅，课程讲授进度安排恰到好处，每节课下课铃声响起之时，正是他授课结束的时间。课后有同学向他请教时，他总是笑眯眯地、耐心地给予解惑释疑。记得，当年他还经常选择在我们班上公开数学观摩课，许多校外老师观摩了他的数学课，都感到收获不小，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的讲课气场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至今，魏老师还一直受到同学们深深的尊敬与怀念！

### 3. 多才多艺的学生偶像

黄向明老师是当年教我们语文课程的科任教师（特级教师注2）。他有着高高的个头、方方的国字脸、黑黝的肤色、满脸的严肃，若仅从外表上看，很难把他与满腹经纶、知识渊博的语文老师联系在一起。但是，同学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黄老师在文学方面的修养造诣很深。在课堂上，他讲授课程内容经常妙语连珠，声调抑扬顿挫，表述绘声绘色，十分引人入胜。他上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板书极好极美。上课时，他带来的粉笔盒里装着红、黄、蓝、绿、白等五颜六色的粉笔。讲课过程中，他会根据表达讲解的需要或词语词性、词意的不同，使用不同颜色

的粉笔写出大小不一的板书。课后，黑板上留下的是一幅不同彩色、不同大小字体且排列组合恰到好处的板面，给人一种书法艺术的美感，非常吸引同学们的眼球。也因此，他的板书常常成为同学们硬笔书法的临摹样本。另外，还有一件事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学时代，我们都非常迷信书本，认为书本上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有一次上课，黄老师告诉我们，课文中有一个词语是错的，因为他翻遍了辞海，都没有找到这个词语。他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教学以外，黄老师还擅长写诗、填词、演话剧，黄老师的多才多艺，成为许多学生心中的偶像。

#### 4. 经验丰富的教学行家

林慎言老师是当年教我们化学课程的科任教师。她个子不高，衣着得体大方，说话字正腔圆，讲课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非常精明干练的知识女性。林老师的教学水平高，深得同学们的称赞。“文革”前，她就一直教授高三毕业班的化学课程，教学经验非常丰富，而且知识面宽广。她在课堂教学中的一个特点我们记忆犹新：在讲授新的课程内容时，若遇到相关的旧知识点，她都会再次提醒同学们关注以前学过的知识，起到温故知新的效果。此外，她还善于利用生活中的鲜活事例来激发同学们学习化学的兴趣。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火爆全国的“的确良”涤纶纺织布，她就告诉我们，这种“的确良”布它真正的化学成分是“聚酯”。林老师在教学中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并能做到新旧知识之间的融会贯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 5. 风趣幽默的教研组长

田浩泉老师是学校物理教研组长。在1973年的时候，他曾经担任过我们班几个月的班主任。虽然，他与我们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且美好的印象。平时，他总是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黑框眼镜，脸上的表情通常是严肃的，一副不苟言笑的“老”学究形象。但是，他对工作十分认真，说话言简意赅，并极具幽默感。即使是在生气批评学生的时候也不泛幽默之风。例如，他在批评有的学生因耍小聪明犯些小错误时，就经常以正话反说“假表扬”的方式，

来达到“真批评”的效果。这种绵里藏针、柔中带刚、极具针对性的批评方式，往往会让犯“小错”的同学在大家轻松的笑语声中，感到无地自容，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羞愧并接受深刻的教训。

田老师也教过我们班的物理课程。他专业理论扎实，有熟练的教学技能，在课堂上能够准确地掌握教学的深度和广度，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在讲授物理知识时，能做到深入浅出，并经常联系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使同学们加深对物理概念的理解。例如，在教授“牛顿第三定律”知识点，讲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时，他就请坐位靠墙边同学用手掌拍打墙壁，然后问：“墙壁挨你打了，你舒服吗？”同学回答：“不舒服，手疼！”田老师就说：“对了！墙壁反作用力打在你手掌上了，你当然疼，所以打人者是不合算的，手也会疼。”几十年过去了，田老师的性格特点、教育方法、教学特色依然让我们念念不忘。

#### 6. 年轻有为的教坛新秀

在母校，除了有一大批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外，还有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教师。他们朝气蓬勃、充满激情、认真教学，是母校大有可为的后起之秀。

李朝和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注3），他就是当年母校年轻教师的典型代表。李老师只比我们年长10岁左右，却象兄长一样地关心爱护我们，引导我们成长。他充满朝气、积极向上，严于律己、治学严谨。他毕业于理工科大学，虽然不是师范科班出身，但他上物理课备课充分，教案书写认真工整，讲课精神饱满，教学基本功扎实，对课程内容掌握娴熟，知识点讲解透彻，教学效果很好。记得，他在教授“能量守恒定律”一节内容时，有一道题目他从动能、势能和力学三种方式进行解题，既巩固了同学们已学过的知识点，又传授了新知识，启发了学生的思维。在高中毕业20年后的一次班级同学聚会上，有同学问李老师，你没经过师范教育的专业训练，为什么一来学校就能上好课，并且教学效果极好。李老师告诉我们，全凭“认真”二字。

李老师担任班主任，在班级学生的教育管理上下了很多功夫。他不论学生的家庭出身背景如何，都能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对个别调皮捣蛋的学生，除了进

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之外，还能耐心地做好思想工作。在组织开展各种班级活动，增强班级集体的凝聚力和荣誉感方面，他总是想尽办法，在他的精心组织下，我们班级活动开展的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 7. 勇于担当的师者风范

高中阶段，我们班曾经多次到北峰大坂分校参加学农劳动。在所参加的各种劳动中，给我们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一次开垦荒山的劳动。

那是1972年秋天，我们班所在的高一年段再次来到北峰分校。这次学农劳动的主要任务是开垦荒山，为种植番薯做前期准备。具体的劳动内容就是把荒野山坡上的荆棘杂草锄尽，把杂树杂木砍掉，待这些荆棘杂草树枝经过太阳数日的暴晒干枯之后，再用火将其烧成灰烬。这项农活俗称——火烧山，是一项颇具危险性的技术性农活，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山毁林亡的严重后果。

为了确保安全，师生们在当地有经验的农民指导下，沿着火烧山区域（约数十亩山地）的外围，开出一道长一百多米、宽数米的“防火隔离带”（俗称防火道），并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开始大家期待已久的重头戏“火烧山”。点火是从山坡的底部多个部位同时开始的，干枯的杂草树枝等被火点着后开始燃烧。火焰从小到大，逐步形成一排大火向上猛烈燃烧，场面颇为壮观。开始火焰虽然较大，但尚能按照原先设定的线路沿着山坡逐步向上烧去。在正常情况下，一排火焰烧到“防火道”边沿时，就会被防火道阻隔，然后自己慢慢熄灭。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一排火焰接近山坡上方防火道时，一阵大风吹来，瞬间有数道火焰窜过防火道，继续向山顶方向的树林烧去。此时，若不及时将“越界”的野火扑灭，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北峰分校领导余智椿老师大声疾呼：“老师同学们，大家赶快灭火，负责任的是我，坐牢由我坐……”年段长黄向明老师也高声呼喊：“我也有责任，坐牢也有我的份……”顿时，李朝和等多位男教师紧跟余、黄两位老师快步冲向“越界”的火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许多男同学也奋不顾身，一拥而上，大家手持树枝、锄头等工具奋力灭火。在师生们齐心协力的奋力扑救下，大约十分钟后，“越界”的野火终于被

彻底扑灭。事后，同学们对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议论纷纷，对老师们在危急时刻表现出临危不惧、勇于担当的师者风范赞叹不已。

在母校，还有许多品德高尚、知识渊博、教风优良、关爱学生、勇于担当的好老师。例如：卢福来、林瑞平老师，以及教过我们班的黄世连、蔡传基、邓诗枫等多位老师，他们都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美好的回忆。

### 三、值得怀念的班级集体

对学校而言，班级是组织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单位，而对置身其中的学生来说，班级是由一批特定人员（同学+班主任）组成的，在数年时间内相对稳定的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如同一个大家庭，承载着大家的共同理想、成长目标。在这个大家庭中，既有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也有校纪班风的无形约束；既有顺境中的欢歌笑语，亦有逆境中的师生情谊。由此，班级往事就有了回忆与怀念的意义。

#### 1. 高一（老九）班的由来

1972年春，我们进入高中一年级学习。由于我们班的组建过程比较特殊，且名列高一年段第九班，因此，许多老师都亲切地称呼我们班为“老九班”。

说起“老九班”的来历，既有些坎坷也有些幸运。1971年1月，“文革”已进入中期阶段。此时，1969年4月入学已在校学习两年的学生正面临着两种可能，一是初中毕业（当时初中实行两年制）升上高中继续深造；二是初中毕业离校。由于受办学条件的限制，学校决定，择优选拔部分家庭出身好且个人表现较好的学生，直接升入高中继续深造，少数在各方面表现欠佳的学生给予初中毕业离校。此外，学校还考虑到，在未能直接升上高中的学生中，大部分学生的年龄未满18周岁，其中，有部分学生只是因为受到家庭出身及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等因素的影响，而未能直接升上高中。但是，这些学生的学习能力尚可，有的还比较优秀，如果就此让他们初中毕业离校，失去学习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因此，学校做出了第三个决定，为这批学生专门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年段，即由5个班级约250名学生组成的一个“踏步连”。入选“踏步连”的学生，在校继续

学习初中文化课程。经过一年时间的“踏步补习”之后，再从中择优选拔部分（约1/5）学生升入高中继续学习。

校领导对这个产生于特殊年代的特殊“踏步连”极为重视，为年段配备了教育管理能力强、教学水平高且有责任心的教师团队——由“文革”前担任过校长的陈题老师担任年段指导员；由教育教学管理经验丰富的陈龙川老师任年段长；由陈龙川、邓诗枫、许祖麟、林功静、李朝和等五位老师分别担任一至五班班主任；各学科的科任教师除班主任以外，还有陈题、杨奕初、魏长庚、陈扬诚、林慎言、蔡传基、林永熙等一批教学水平高、教风优良的教师。这些老师大都有担任年段长或教研组长等职务的经历，具有比较丰富的教育教学管理经验。

经过“踏步连”一年时间的学习和劳动锻炼后，1972年1月，学校通过组织考试考核，从“踏步连”的五个班级中择优选拔出50名学生，组建成为一个新的班级升入高中。同时，其他近200名学生就此初中毕业离校。学校还把组织能力强、各方面表现优秀的共青团学生干部陈小美同学调入我班，加强我们班的团组织建设。有幸升入高中之后，我们班与当年从初中直接升上高一的8个班，组成一个新的高一年段。我们班名列高一年段的第九班。所以，校领导和许多老师经常戏称我们班为“老九班”。

## 2. 从高一（老九）班到高二（四）班

1973年春，我们步入高二年级。由于受办学条件等因素的限制，高二年级只能设置八个班级。因此，原有九个班级中，必须有一个班级拆开分散到其他八个班级。当初，有人提议拆散“老九班”，其他班级不动，这样“动”的面比较小。但是，学校领导和班主任李朝和老师都认为“老九班”不能拆。因为，“老九班”是从初中“踏步连”五个班级的学生中择优组成的一个班级，50名学生经过一年时间的磨合，集体凝聚力强、学习风气好、劳动能力强，体育运动素质高，已形成一定特色和优势，是德智体较全面发展的一个班级，如拆散非常可惜。学校领导在经过慎重的综合考虑后，决定保留“老九班”，拆散原有的第四班，同时把“老九班”更名为高二年级的第四班。就此，原来的高一（老九）班上升

到高二年级时，就更名变成了高二（四）班。由于“老九班”的班级建制不变，后来就有了“老九不能走”的戏说。

## 3. 学风优良的班级集体

有过初中阶段的“坎坷”经历，并能有幸获得来之不易的高中学习机会，对我们班的同学来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因此，同学们似乎长大成熟了许多，大家都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

高一阶段，新组建的“老九班”就有了新的面貌和良好的学习风气。一是同学们的学习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从以往对学习比较马虎被动的状态，转变为认真主动的“我要学习”状态；二是在课堂上，同学们都能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做好笔记，对老师提出的问题，积极思考、踊跃应答；三是对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绝大多数同学都能认真按时完成；四是面对各学科的考试，能遵守考场纪律，认真应试，基本上消除了作弊现象。这些看似简单，对今天的中学生来说，不难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就“文革”期间特殊年代中的学生而言，能做到自觉遵守却是很难得的。因此，当年给我们班上过课的许多老师，常会发出“上老九班的课，真轻松”的赞叹。

班主任李朝和老师很关心同学们的学习。为了调动大家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成绩，他找同学个别谈心，鼓励大家认真学习。他还想了很多办法：组织同学们开展学习竞赛活动，结对子挑战，即一人挑战，另一人应战。挑战书和应战书都粘贴在班级教室的墙上，时刻提醒着挑战与应战的双方，在班上营造出浓郁的学习氛围。他还鼓励同学们自愿组成校外学习小组，课后一起复习功课做作业，开展互帮互学活动。

1973年春，我们进入高二年级，此时，恰逢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对受“文革”冲击严重的一些领域进行初步的整顿，校历也恢复到文革前的秋季招生、夏季毕业。社会上曾一度传言，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恢复高考了。因此，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学生都进一步加强对教与学的重视。学校逐步恢复了一些“文革”前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办法。例如，教师在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后要

填写课堂教学效果表格；各学科考试实行全年段统一试卷等。学校增加了教学时间，即使在北峰分校期间，也实行了半天上课、半天劳动，集体晚自习的作息制度；师生之间开始私下自豪地谈论“文革”前母校的“高考红旗”……课后，班上同学主动请教老师，老师耐心辅导学生的场面时常出现，师生互动频率明显增强，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明显提高，班级的学风得到进一步优化，校园逐渐充溢着朗朗书声，学习氛围日渐浓厚。

#### 4. 为校争光的体育强班

除学习外，我们班最值得骄傲的一个优势项目，就是体育运动。同学们十分喜爱体育运动，排球和篮球是我们班的体育强项。此外，田径、游泳、体操（单杠、双杠）等也是大家喜爱的运动项目。

在校期间，能够入选校级或校级以上的专业体育运动队，是当年许多学生的梦想。而我们班就有许多同学实现了这一梦想。例如，我班林宝勇、杨思敏、黄修、刘昌翔、林永新等 5 位同学，就曾经入选校学生男子篮球队，并成为校队的主力队员。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宝勇同学。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身高优势，他不仅是学校篮球队的绝对主力，而且在高二时，就被福建省体工队招收，先后在省体工队、省体育学院、省青年男子篮球队等单位，成为一名专业篮球运动员。1974 年，林宝勇同学光荣参军入伍，并被选入福州军区炮兵水球队，参加了全军第三届运动会，取得了良好成绩。

我们班的杨思敏、黄修、林友铨、陈尚义、刘昌翔、张彦定、林允和等 7 位同学，曾经同时入选校学生男子排球队。他们不仅成为主力队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校际排球比赛。1972 年，在体育老师吴美文的带领下，代表学校参加了福州市中学生排球比赛。在经过多日的苦战拼搏之后，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为学校和班级赢得了荣誉。

1973 年，我班黄修、陈尚义两位同学入选校田径队，参加福州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他们分别参加了手榴弹和跳高项目的比赛，均获得第四名的好成绩。此外，平常在学校操场的单、双杠活动区，还经常活跃着我们班张金宝、林允和、陈尚

义等一批同学的身影。他们表演的鱼跃挂臂直体上杠、单劈腿、双劈腿、直臂倒立等优美流畅的高难动作，常常引来同学们的围观与喝彩。

体育运动不仅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还锻炼了人的意志品质和拼搏精神。特别是像排球、篮球等集体项目，更是培养了队员们的集体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若能有幸代表班级或学校参加班际或校际之间的比赛，那就更具有了集体的荣誉感和为集体担当责任的主人翁意识。体育运动中的健康向上的精神，团结拼搏的精神，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班级优良班风的形成。

#### 5. 北峰分校的峥嵘岁月

人的一生会有许多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经历都将变成曾经沧海的感慨和朦胧的记忆，甚至完全淡忘。然而，半个世纪之前，我们在北峰分校度过的峥嵘岁月，至今，却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成为我们班级永久的集体记忆。

中学时代，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曾经七上七下北峰分校，是历届学生中北上分校次数最多的班级。北峰大坂村的山头田野里，曾经洒下过我们辛勤的劳动汗水；崎岖的山间小路上，曾经留下过我们年轻的足迹；我们的书声、笑声、歌声、号子声，曾经在那山野乡村中久久回荡。

在七上七下北峰分校的经历中，我们参与、见证了北峰分校建设的全过程。记得，当我们第一次来到分校时，分校尚无自己的校舍，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师生们只能分散借住在村内不同的地方，有的同学借住在村（队）部，有的同学借住在农民家里。分校的食堂设施也极为简陋，除了简单的锅灶厨具之外，仅有少量的饭桌椅，只够一小部分同学就餐使用，而大多数同学只能端着饭盒站在户外风餐露饮。随着分校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推进，分校盖起了一座两层楼的土木结构的简易学生宿舍。宿舍内安装了两排上下两层竹片制作的大统铺。每生安排一个宽度不足一米的铺位，这样一个大房间内就住进了几十个学生。不久，分校也建成了简易食堂。虽然，食堂三面通风，但师生们总算可以在自家的食堂里坐下来吃饭。再后来，分校又盖起了几间一层楼的土木结构的简易教室和一个土质地面的简易篮球场，在篮球场的旁边空地上还安装了几副简易的双杠。虽然，办学

条件十分简陋，但是，彰显学校特质的基本元素终于出现在了分校的校园里。因此，我们也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和极为有限的体育活动。

在七上七下北峰分校的经历中，我们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有了许许多多的人生第一次的体验。同学们也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师生之情、同学友谊和班级集体的大爱温暖……

在北峰分校期间，劳动是最主要的活动内容，而我们班则是名副其实的强劳力班级。也许是因为我们班同学的年龄比同年段其他班级的同学要年长1-2岁，身材高大成熟一些的缘故，分校领导经常把一些重活、累活交给我们班来完成。我们下河抬过石头、上山扛过木头；我们挑过大粪、割过茅草；我们开过山、修过路、火烧荒山、垦荒种薯……什么重活、脏活、累活都干过。在众多的劳动项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下几次劳动：

一是勇挑重担奠基石。1972年春，分校领导余智椿老师听说我们“老九班”上分校来了，特别高兴，对我们班的同学表现出格外的“疼爱”。当时分校正在后山盖一栋两层的土楼，而盖楼砌地基急需的大量石头还在几里之外的山上和溪里，需要有人把石头抬回来。于是，分校领导就把这个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班。班主任李朝和老师为此专门作了动员讲话。全班同学马上行动起来，两人一组自由组合。李朝和老师主动与班上身体较强壮的一位同学搭档，专挑大块的石头抬。此前，同学们基本上没干过这种重活，几天下来，许多同学的肩膀被压红肿了，有的甚至磨破了皮。但是，没有人因此退缩。为了满足盖楼砌地基对石头的急需，许多同学就在红肿的肩膀上垫上毛巾，或在磨破的皮肤上涂些药水，继续投入劳动。班上的女生也不甘示弱，女生班干部起带头作用，特别是江美英、郑珠英两位女生组合，她们不



仅挑大块的石头抬，而且两人的动作协调、步调一致，显得非常矫健合拍，一点也不比男生差。在全班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抬石头的进度完全满足了工地砌地基的需要。为此，分校的许多老师都忍不住地夸奖我们班，说：“还是老九好，老九不能走。”余智椿老师也说：“这个班的孩子能吃苦耐劳，将来在社会上一定会有出息。”

二是齐心协力寻“宝贝”。记得，当年北峰分校饲养了一头水牛和两头黄牛。这三头牛可是分校春耕犁田的宝贝，通常需要专人饲养放牧。我们班陈敏琪同学在多次上分校劳动中都负责放牛，积累了不少经验，成了放牛专业户。为了让这三头牛能吃饱吃好长膘，他经常更换地点，寻找青草细嫩茂密的地方放牛。一天下午，有一头牛钻进茂密的草丛中吃草，稍不留神就找不到了。敏琪同学心急如焚，不顾手、脚、脖子被荆棘野草割破，在草丛中、山坡上，满山遍野寻找，却一无所获。为此，他只好赶紧跑回分校报告。李朝和老师接到报告后，非常着急，担心如果天黑之前找不到牛，到了晚上，万一牛遇到野兽或因看不清路而跌倒受伤，那就麻烦了。李老师马上组织刚刚劳动收工回来的男生上山寻找牛。男生们不顾一天的劳累，立即带上手电筒、砍刀、木棍等工具上山分头寻找。但是，直到太阳下山、夜幕降临，那头失踪的牛却依然无影无踪。此刻，同学们走在黑暗崎岖的山路上，空旷的山野就显得格外的静谧和阴森恐怖。对于在城市里长大的我们来说，心里确实感到有点害怕。但是，同学们寻“宝”心切，便互相打气壮胆，战胜了暂时的心理恐惧，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苦苦寻觅，终于在一片密集的草丛中找到了那头走失的牛。老师和同学们都松了一口气，胜利的欢呼声顿时响彻大坂山村的夜空。

至1979年，北峰分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对于上个世纪70年代就读于福高的学子而言，北峰大坂分校是他们难以忘怀的一处人生产长之地；是北峰分校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懂得了团结友爱、集体荣誉；学会了尊师爱校、助人为乐……

#### 四、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

在人生的成长道路上，若能遇到一位好老师，那就是一桩荣幸的事。中学时代，我们青春年少，正处在人生的起步阶段，更需要老师的指点教诲。在母校，有许多正直善良的好老师，在他们的心里深藏着教育的职责与情怀、人性的善良与光辉。几十年来，他们始终如一，坚守着教书育人的职业道德，常怀着关爱学生的师者仁心，他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在母校70周年华诞即将来临之际，班上许多同学都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近50年前的那些充满师生情谊的往事……

一位女同学动情地告诉笔者47年前的一桩往事。1974年高中毕业前夕，她报名去山区插队务农，班主任李朝和老师找她谈话时，注意到她平时总是反复穿着一件已经洗的褪色泛白的旧衣服，就关切地了解她的家庭情况。当得知她家兄弟姐妹多，家庭经济困难时，第二天，李老师就把他爱人各季穿着的衣服整理出多件来送给她。当时，这位女同学年仅17岁，作为“知青”第一次远离父母前往山区，在举目无亲的艰苦生活环境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她感到失望与彷徨，心情苦闷极了。此时，她想到了在校时李老师对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就冒昧地给李老师写信诉“苦”。没想到，李老师接到她的来信后，就立即给她回信，耐心地开导她要面对现实，尽快适应山区的生活环境，鼓励她在困难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坚持住，要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李老师还鼓励她在劳动之余要坚持学习，



74届(4)班部分同学与老校长陈  
题及原科任老师合影!

以知识的力量来充实自己。这位同学说，李朝和老师的及时回信，使她当时苦闷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慰。在农村插队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多次与李老师通信，李老师在回信中，给予她精神上的鼓励和多方面的指导，使她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还记得，我们班上北峰分校劳动，负责放牛的陈敏琪同学在山上放牛时，不小心腿被青竹蛇咬伤。他赶紧向正在附近劳动的同学呼救。李朝和老师闻讯赶来，立即组织几位同学将敏琪同学背到分校医务室。当时，敏琪同学的

腿已经开始红肿，大家都非常着急，建议赶紧将其送往岭头公社卫生院治疗。李朝和老师与校医李景衡老师紧急商量，考虑到若送往岭头卫生院，因路途较远可能延误治疗时间，便当机立断，由李医生治疗。李医生把手术刀放在酒精灯上消毒后，立即将敏琪同学腿上的伤口切开，挤出毒血并冲洗伤口。李朝和老师则立即向当地农民寻求治疗蛇伤的方法。在村民的引荐下，李老师找到了村医，取来蛇伤药膏，给敏琪同学的伤口敷上蛇药，使其脱离了危险。

当年我们班七上北峰分校，师生们都是徒步行军。队伍从学校出发，下了烟台山后，途经解放大桥、八一七路、三角井、新店，然后就进入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再经过岭头，贵阳口等地，最后抵达大板村分校，全程约60华里。记得一年夏天，我们班上北峰分校劳动，同学们跟随老师背着背包半夜从学校出发，经过3-4个小时的行军后到达岭头。此时，同学们都已感到十分困顿与疲惫，一听到就地休息的指令，许多同学就立刻躺倒在路边休息。当时，一位女生因为穿的鞋子太紧，脚底已磨起了血泡，脚后根也已被磨破，疼痛难忍。当队伍再出发的哨声响起，她却坐在路边，实在走不动了。走在队伍最后的李朝和老师见状，立即上前将她扶起，背上她的背包，并与另一位老师一起，一左一右搀扶着她坚持走到分校。事后多年，这位女同学回忆说，当她感到非常无助的时刻，是朝和老师与另一位老师向她伸出援手，她一辈子都忘不了老师的帮助。

在北峰分校劳动期间，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师生感情得到了极大的加深。当年，我们住的宿舍是用泥土夯起的土墙，二楼的木头横梁是直接架在泥土墙上的。大学期间曾经学过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知识的李朝和老师知道，这种土木结构的房子，安全系数比较低，再加上这么多的学生住在楼上，蹦蹦跳跳，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他就悄悄地在承重梁的下方墙壁上贴上一张小纸条，以便每天通过观察小纸条是否破裂来了解墙体是否有细微的变化（这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秘密）。此外，每次入住北峰分校宿舍时，他都选择正对大门的统铺位置（即宿舍的中心位置，也是同学们最不喜欢的地方）作为自己的铺位。为的是万一遇到突发事件，他能及时处置险情，指挥学生撤离。多年之后，当同学们知道李老师的这一良苦用心时，大家无不为他爱生之心感到由衷的敬佩。

1974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离校，李朝和老师仍然十分关心同学们的成长情况。印尼归侨学生黄胜义同学毕业后不久去香港定居，临行前，他向朝和老师告别，李老师就千叮咛万嘱咐，教导他在异地他乡要注意的各种事项。一年暑假，朝和老师率福高学生干部赴武夷山开展夏令营活动，途中列车上遇见林雨同学，老师关切地询问林雨同学毕业后的情况，当得知林雨同学于1978年考上大学，而且毕业后留在高校任教时，他高兴地传授自己的教学经验，鼓励林雨不断积极进取，向更高的目标奋进。

自上世纪90年代起，班级同学经常组织各种聚会。每次聚会，同学们都热情地邀请李朝和老师参会，李老师也总是挤出时间，十分高兴地应邀赴会。每次与同学们见面，他都会详细地询问同学们的工作、学习、家庭生活等方



面的情况，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既介绍学校建设及发展新成就，也对同学们提出希望与鼓励。

在母校福高，除了班主任李朝和老师之外，还有许多老师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为人师表、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爱生如子，使我们受益匪浅。例如：陈题、陈龙川、田浩泉等多位老师，他们不仅在校期间传授知识给我们，而且，在我们毕业后也多次参加班级的聚会活动。各位老师每次给予我们殷切的勉励，让我们能够继续聆听到母校老师的教诲，拉近了我们与母校的距离，使我们再次受到了教育，感受到了母校之情、师生之谊。

### 五、走向社会的多彩人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我们毕业离校至今已有47年的时间，大家都已年过花甲。回望走过的路，我们感到青春无悔、人生无愧。在此，我们特向母校报告，我们班同学没有辜负母校和老师们的教育培养，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掉队。

1974年夏天我们毕业离校后，一部分同学走上了上山下乡插队务农的道路，成为自食其力的“知识青年”。其中，有许多同学在插队务农期间加入了共青团组织；一部分同学通过招工进入工矿企业成为工人，有不少同学成为企业的骨干，当上了车间主任或部门主管。1977年冬季，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我们班先后有五位同学考上全日制本科高校，一位同学考上全日制普通专科学校，还有七位同学考上成人高校，成为大学生，这在当年也算是比较高的录取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同学们的职业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同学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施展才干、兢兢业业、砥砺前行，取得了不凡的业绩。据不完全统计，班上有三位同学评上了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其中一位还是博士生导师），有两位同学评上了副高级职称，还有一些同学评上了中级职称；有两位同学获得特级厨师职称；有两位同学走上了高校副厅级领导岗位，有

三位同学成为正处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同学担任企业的部门领导；少数同学下海经商也取得了不凡业绩。真可谓——百舸争流、人生多彩。

班级往事半世纪，母校荣光七十年。回望在母校度过的青春岁月，我们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我们感恩母校的教育培养、倾情付出；我们感谢老一辈良师益友的敬业担当、教书育人。风雨兼程育人路，桃李芬芳沐春晖。今天，我们要祝福母校生日快乐、师生安康；我们要祝愿“老九班”的师生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我们更祝愿母校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注：1. 魏长庚，男，特级教师，福州高级中学数学教研组原组长，年段长，教务处副主任。福州市数学教研中心组成员，福州市教育局高级职称评审组成员。

2. 黄向明，男，特级教师，福州高级中学原年段长，后调任福州市教育学院语文教研室主任。

3. 李朝和，男，全国优秀教师，福州高级中学原年段长，政教处主任兼校工会主席，校党总支委员。多篇论文在全国发表，并获优秀论文二、三等奖。



## 峥嵘岁月

——谨以此联祝贺母校七十周年华诞

1974 届 陈尚义

上联：忆往昔，烟台山上，福高校园，数载同窗，求知问学亦工亦农，萌生无数同学少年人生憧憬；

下联：想当年，大坂村中，北峰分校，几度寒暑，传道授业同吃同住，承载多少益友良师使命担当。

横批：峥嵘岁月

## 母校铭

1974 届 陈尚义

题记：

2021 年是母校福州高级中学建校 70 周年暨鹤龄英华书院办学 140 周年的特殊年份。身为校友，今仿唐代诗人刘禹锡名篇《陋室铭》试作一篇《母校铭》以贺之。

山不在高，有史则名。校不在大，有魂则灵。斯是母校，百年学府。英华作开篇，福高续华章。传道有纲领，授业无止境。可以探万物，索真经。无未解之疑惑，无虚度之年华。志当存高远，路自烟台行。校友云：钟灵毓秀。

注释：

- 1、山，指福州烟台山。
- 2、英华，指鹤龄英华书院，创办于 1881 年，其办学地点即今日福州高级中学校园。
- 3、志当存高远，即福州高级中学校训。

## 读《母校铭》有感

1974 届 林 雨

吾友尚义，母校情深。细品《铭》文，感触颇丰。

思我母校，百年学府，源由英华，转办福高，筚路蓝缕育桃李，开拓进取创新盛。忆我恩师，德高范正，诲人不倦，立德树人；学术精湛，授业解惑，润物无声。想我学子，志存高远，努力向学，守正崇真；从菁菁校园走向广阔天地，以莘莘学子而为社会栋梁，烟台之路，踏新征程。

赞我福高，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千秋万代，薪火传承！  
为尚义同学佳作《母校铭》点赞！祝福母校！

## 我与我的福高 ——忆杨奕初老师

1976 届 吴榕顺

1972 年春季我来到令我向往的福州高级中学开始我的中学学习生涯。这所学校不但历史悠久、校园秀丽，而且名师云集，是教书育人的好地方。我在这所学校里深受母校老师的教育和培养，受益匪浅，要说我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还得从杨奕初老师说起。1973 年在我读初二的时候，杨奕初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物理老师，讲授电学。杨老师在我们年段组织了一个无线电兴趣小组，有十几位同学报名参加，我也抱着好奇心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学校的实验楼（美志楼），杨老师用一根天线和一根地线接上一个二极管，外加一个头戴式耳机让我们听到了微弱的电台广播声音，我十分好奇又觉得十分神秘。杨老师给我们讲了电波传输和检波返原声音的原理，他那惟妙惟肖、引人入胜的讲解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对无线电开始有了兴趣。在接下来的无线电兴趣小组活动中，杨老师带领我们同学开始组装收音机的实践活动。

记得在那个年代，市场上一台四管收音机售价要数十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即使是自己购买元器件进行组装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那个年代许多同学家庭经济都比较困难，有的想知难而退。杨老师看出我们的心事，经常利用星期天徒步到鼓楼、台江等地的无线电元件经营部帮我们寻找价格便宜的元器件。他向厂家寻求批发价、内部价，苦口婆心说服厂家为我们减价打折。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们安装一台四管收音机的费用降到只要七元左右。

现在我还十分清晰地记着杨老师教我们怎么对电路板进行合理设计布局、制作电路板、安装焊接和调试等等。受限于当时技术工艺条件，收音机的电路板是采用铆钉加细导线焊接而成的。安装制作过程看似比较简单，但到了调试过程却遇到了许多问题，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些初学者缺乏经验，经常焊错点、接错线，或有虚焊现象。一台收音机有数十个元器件，百来个焊点，只要有一条线、一个点焊错，收音机就无法正常工作。查找故障点十分费时，学校实验室安排的时间不够用，杨老师就经常放弃星期天的休息时间给我们讲解电路原理，他总是以启发方式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习惯，帮助我们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他的精心帮助和指导下我终于完成了我的第一台收音机的安装调试工作。我的实践作业“来复再生式收音机原理与调试实践”深受杨老师的赞赏，再参考我平时的学习成绩，当年我的物理期末考试免考，按优等计入期末成绩，并被公示在学校大门口墙报上，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我在润物细无声中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安装的收音机外壳是自己用木板钉制的，外观有些老土，但我却爱不释手，每天总是爱打开拨弄几下，听听广播，有时还会再拆开重新调试。1976 年高中毕业我去上山下乡，当了一名知青，收音机也一直伴随着我。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在选择报考专业的时候，首选我就选择了无线电专业。大学毕业后我长期从事广播电视技术工作，与无线电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正是中学时期的无线电兴趣小组活动，杨老师的启蒙教育和指导，让我与无线电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在近 40 年的工作中受益。

回顾中学时期的学习生活，一定会回想起杨奕初老师。他总是那样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和蔼可亲，不愧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杨老师的言传身教时刻感染浸润着我们，教会我们做人做事。在母校 70 华诞之际，十分感谢母校老师的教育和培养，深深缅怀这位可敬可爱的杨奕初老师。

## 北峰分校的那些趣事

1978届 林琦

不经意间岁月流逝着，我也不知不觉地到了好回忆之龄。记忆经常带我回到高中时代，高一北峰分校的经历尤其让我流连其中，很是留念。那时我们都还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生动活泼又充满幻想。我还是第一次离家那么多月，原本以为会不习惯，会想家，没想到和同学们在一起那么有趣，自然也就忘了想家了。

在白天，我被分配去养鸡，因为母鸡下蛋是没有规律的，有时每天下蛋，有时隔几天才下一个蛋。为了不让母鸡丢蛋，每天早上我的任务是摸蛋，然后将当天会下蛋和不会下蛋的鸡分开，会下蛋的关笼子里，不会下蛋的放出去。可我连鸡都不敢抓，哪敢摸鸡屁股来预测母鸡是否当天会下蛋啊！还好一位好朋友自告奋勇来帮忙摸蛋，而且她还想教会我摸蛋，她说：“把手指伸进鸡屁股摸，如果摸到球形硬壳就是有蛋了。”同学说起来眉飞色舞，似乎很轻松，确实对她来说做起来也很轻松。可对我来说，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同学伸手抓鸡，鸡可老实了，一抓一只，我想抓鸡，鸡就挣扎，就啄我，感觉是我越怕它，它就越欺负我。“别怕，鸡不咬人。”同学在边上使劲为我打气。末了，她见我实在无法抓住鸡，就帮我逮了一只，让我用手试着摸了摸。嗨，因为胆怯，因为不熟悉，也因为我始终没认真学，自然地也就学不会了。所以每天早上进鸡窝摸鸡蛋的任务对我简直就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苦差事。那时候，只要某一天那位同学早上来不了，摸不了蛋，班里的男生就高兴坏了，他们就可以到处找到鸡蛋生吃了！我万万没想到，像我这样胆小懦弱的孩子，居然会有一天上了医学院，而且从此当了一辈子的医生！

我在分校的另一份工作是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当气象员，隔壁班派了两位男生，我们分成两组相互交班，轮流测量，一开始我对这项工作充满了好奇，学了些气象的基本知识，例如高层云与低层云的区别。低层云预示可能会下雨等等。当时还自以为因此就会预告天气了呢。可后来真干上了才知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去分校的气象站采集温度、雨量、风向、风速等等数据。气象站是在离宿舍有段距离的后山上，白天上去没啥问题，晚上因为没有灯，打着手电筒上去，有时就感到有点恐惧。有一天夜里，我一个人去了气象站，周围漆黑一片，风凉飕飕地吹着，周围安静得让人听得到我的小心脏的砰砰跳动，突然呼噜噜呼噜噜的声音从远处向气象站的围栏靠近，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更快了，感觉心已经提到嗓子眼里了，而且堵得我连呼吸都觉得不顺畅了，我告诉自己，别慌，别弄出声响，加快速度，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不可思议的是，在那种极度恐慌的情况下，我居然颤颤抖抖地收集完了所有数据。之后，我头也不回地撒腿就跑，拼了命地跑回到宿舍后，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后来听同学说我那是遇上野猪了。

到了晚上，我们班的所有女生都睡在一个大房间里，房间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扇门，房间的中央从左到右有一排木桩支上木杆，铺上木板就是我们的架在左右两扇门之间的统铺床，床下放行李和各种工具，还有几张板凳供我们坐，全班女生都睡在这一张大统铺上。第一次离家，第一次集体睡在一起，第一次睡统铺，太多的第一次之新鲜感让我们兴奋无比，十足的孩子气占据了我们的的心灵，尤其是在熄灯、老师查房之后，更是我们几个好朋友的最佳玩耍时间。我们将被子盖过头，每人打个手电筒，在被窝里偷偷翻开都发了黄的“黄色”小说，贪婪地读着。记得读过的有杨沫的《青春之歌》，雪克的《战斗的青春》，还有手抄本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等禁书。如果不是在分校，我是不可能有机会读小说的，更别说是言情小说了。因为我有一个思想十分保守的、当小学老师的、严厉的母亲，母亲认为女孩看小说会学坏，母亲说了如果我借小说回家她会撕了。其实当时看书也是囫囵吞枣并不认真，不过这三本书中的林道静、许凤、还有丁洁琼这三位不同女性之身世、命运、爱情观、和事业观对当时的我还是有很大的心灵触动的，

只是书里的大部分内容现在已经全然不记得了。刻骨铭心的是几个好朋友一起做了一件大人们不允许之事，那是一种年少时希望挣脱束缚的叛逆感，一种让人既害怕又兴奋的感觉！

有些经历过了许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是因为这些经历给我们带来触动心灵的，美好的回忆。北峰分校的经历就是这样一种经历，它像烙印一样刻印在我记忆的深处。我和我的同学们曾经在那里一起度过了最美最单纯的时光。我们的纯洁友谊陪伴着我们的青春，陪伴着我们的成长，这种陪伴让我思念至今。

## 记忆中的几位福高老师

1978 届 林 琦

记忆中的曾经教过我的几位福高老师，像一组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画，常常在我眼前一遍又一遍地缓缓飘过。如果说我的少年时代是一颗稚嫩的萌芽小树，那么福高老师就像滴滴甘醇的雨露，浇灌着这颗小树，滋润着它茁壮成长。如果说我的少年时代是一片安静的森林，那么福高老师就像一束灿烂的阳光，照进这片森林，给森林披上五彩缤纷的色彩。

记得初中一年级的時候，我的个子非常瘦小，而当年排队按矮到高顺序，所以排队我总是排第一个，在教室上课时的座位也自然总是在第一排了。也许是因为坐在第一排中间座位的缘故，我不自觉地关注上了老师讲课的风格。多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

小的时候，我对算术很有感觉，也许是因为我的母亲是算术老师，我从三年级开始就帮助我的算术老师批改其他同学的作业以及辅导其他同学做算术作业。班上有 60 个同学，也就是说每道题我相当于做了 60 遍，熟能生巧嘛！所以上了初一没几天，我就当上了数学课代表。教我们数学的陈庭俊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高大英俊，声音恢宏浑厚而又高亢嘹亮，他讲课特别有激情，经常挥舞着双臂，就像一个演说家，他喜欢站在我的课桌前讲课，时不时地还会下点“小雨”。我自以为数学好，上课就开小差，和同桌聊天或者在桌子下看课外书。有一次陈老师忽然提问我，我没想到他会提问我，脑子一片空白，涨红了脸，望着他，只见他额头上大滴大滴的汗往下流，过了许久我也没能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连

他问的问题都没听到！陈老师见我回答不出，就说：“我等会儿还有问题问你的。”之后，陈老师就转向其他同学问他的问题了。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陈老师大汗淋漓的脸，我好像忽然明白了许多，我心里自言自语：老师这么辛苦给我们上课，教我们知识，努力给我们的翅膀插上羽毛，让我们飞得高，飞得远，我必是疯狂了才会上课开小差。从那以后我心理似乎成熟了不少，我也开始认真听他的课了，因为我不希望每次都让陈老师失望。可以说我对陈老师是既喜欢又尊敬也害怕。后来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还得归功于陈老师对我的不定时提问吧。

一年后，这位陈老师离开了福高。接任我们班数学的是陈扬诚老师。这位陈老师与以前那位陈老师一点都不一样，他瘦瘦高高，清清秀秀，说话细声细气，还总是笑笑地眯着眼睛，给人一种温温柔柔的感觉，他喜欢板书，课堂上的情形一般是这样的：一开始上课，老师就从黑板的一个角落开始写，然后边说边写，一直写个不停，整个黑板都写满了还在写，下课时，就正好写到黑板的对角线那个角落。老师好象上课的时候不怎么擦掉自己的板书，所以下课时总是满满的一黑板的数字、代数式以及几何图型！据说福州市中学教师曾经有数学竞赛，他得了第一名，因此他就有了“数学精”的绰号。上他的课久了，对于这种讲课方式我也就习惯了。这位陈老师任课之初，我自认为在数学方面功底深厚，课程简单；于是抱着轻敌的态度去应付。“数学精”老师是个不逼人的好老师，自顾自地讲课，可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们78届面临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数学精”老师的课后作业留得就有点多了，所以放学以后就有得忙了。记得有一学期期末考试前，为了鼓励大家学习，陈老师出了本厚厚的习题册，对大家说如果你们把这些都做对了，期末就可以免考直接拿A。我好高骛远，蠢蠢欲动，自以为我平常数学好，这些习题我一定可以轻松对付没有问题。没想到的是当我把习题本从老师那里拿回来时，本子上到处都是红红的叉叉。第二天见到陈老师我非常不好意思，脸红不语，没敢正眼瞧老师，巴不得脚下有个洞往地里钻。老师似乎明白我的心事，说：“就是因为不会才要做习题嘛，做错了纠正了就好。”自然我那年没有得到免考的待遇。那以后，我对待作业没敢马虎大意了。高考后的一天我在

校园里遇到了陈老师，老师脸上带着微笑，他说他参加了高考试卷批阅，好像看到我的试卷了，他说我的字迹潦草，但他认得我的字，说是如果那张试卷是我的，应该上了90分。正如他所说的，那年高考我数学得了93分。老师以为我会去学数学，当时我也十分想去学数学。后来因为当医生的父亲希望我当医生，硬是让我放弃了学数学的愿望。有趣的是，几十年后我的大儿子也和我当年一样，喜欢数学，而且他比我坚定，不仅上了大学本科数学系，还接着攻读了数学博士，算是圆了我的少年梦。

小时候虽然我的理工科很好，但语文就显得十分薄弱了。因为读书少，见识少，又缺乏童子功，所以非常害怕写作，把它说成是我中学时代最痛苦的事情一点都不夸张，老师一布置作文，我就要头疼好几天，写文章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努力凑够字数，那叫一个费劲，通常是憋了半天还是憋不出几句话来，干巴巴的，枯燥无味，没有内容，就别提是否切题，如何修饰，有无文采了。有一次，就要交作文了，我和往常一样坐在窗前，拼命地想，还是想不出从何写起，写了又划，划了又写，这样折腾了几个小时后，还是没有写下什么，我情绪低落，不知怎地我居然第一次把自己当时最真实的心理感受哗哗啦啦，洋洋洒洒地表达了出来。第二天我胆战心惊地把作文交给我的语文老师林桂鸿，看都不敢看老师一眼就跑开了，心想就等着挨老师的批吧。没想到的是，当我拿回作文本的时候，老师的评价却是写得很好，有真实情感。林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温柔善良，很会鼓励学生的，慈母般的好老师。从此我对写作就增加了信心，那以后我的作文经常得80分以上。

一九七七年，我们接到高中毕业可以直接报考大学的通知，这对我来说，又惊喜又害怕，惊喜的是我有机会上大学了，害怕的是我知道自己从小学到高中大部分时间都正好与“文化大革命”重叠，读的书相当少，根本没有把握能考上大学。高二时老师们就对我们进行了分班：三个理科班和一个文科班。我分在了一个理科班。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原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就被派去文科班当班主任，因此我们就有了新的班主任陈仁欣老师，他也是我们最后一年的物理老师。仁欣老师是东北人，话不多，但干脆利落，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他上课从来没有一

句废话，从不拖课，常常下课前留有5-10分钟让大家问问题。为了让我们可以顺利考上大学，仁欣老师日夜帮我们补课，带我们做习题，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居然在学校找到了两个大房间让我们班十几个“种子选手”最后一个月住在学校复习迎考。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几个孩子并不懂得珍惜，到了晚上，回到宿舍，女生们在房间里兴奋得大声聊天，通常二点多了还有人讲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隔壁的男生半夜三更也有人唱歌，感觉就是我们在世外桃源，没有大人管我们了！有一天晚上，两点多了，我们照常开着灯，全然没有睡意，正嘻嘻哈哈地大声说笑，突然，房门被重重地敲响了，我跑过去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位怒气冲天的女老师，她说：“你们天天晚上不睡觉，两点多了，还在吵吵闹闹，把我们邻居都弄得无法睡觉，我明天就告诉你们老师，让你们全部回家，你们在这哪是学习啊。”说完她气冲冲地走了，我们都吓呆了，立马关灯睡觉。第二天，仁欣老师像严父一样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从那以后，我们都规规矩矩地在十二点前息灯睡觉。后来，我们这十几个孩子都上了大专或者大学。

在福高的四年里，在求知的海洋中，有痛苦的挣扎也有满满的收获、有失落的彷徨也有明天的希望、有繁琐的作业也有美丽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对学生关怀备至的好老师，他们在我少年，这个里程碑时代，发现了我、鼓励了我而且肯定了我，从而让我变得越来越自信。而这种自信恰恰就成了我一生中遇到挫折时，能够鼓起勇气，挑战失败，成就自己的强有力武器。唐代韩愈在他的《杂说四·马说》中写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然而福高老师就是这种难得的伯乐！

## 岁月悠悠

1978届 林琦

望着旧照寻觅故人，  
万千思绪历历在目。  
同窗数载少年情长，  
合影握别各自上路。  
青春痴梦风华无限，  
风雨沉浮流往何处。  
岁月飘逝怎忘老友，  
天遥地远归来已暮。



78届二班部分同学与老师（第二排左四至右）：吴亚俊、傅锦田、陈仁欣及田浩泉老师毕业前夕在校门口留影

看着照片里的老师和同学，感慨万千！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十七、八岁的同学们现在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看着照片，就好比在街上偶然见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引起怀旧！可惜的是照片里只有四位同学我有联系！除了一位早逝，其他同学都不知身在何处？老师们有的也已去了天堂。

## 青春梦美 师生情深

1979届 许晓林 王清萍 陈龙川 芑子

宛如思亲心切的游子，将要看到慈母的微笑；  
高中毕业四十载，学子作伴回福高。  
还走在路上，脸颊就火辣辣地烧，心口就激烈地跳；  
我们的眼睛呵，就向母校的方向远眺。  
刚跨进校门，就急切呼告：我们回家了，母校！  
深情地道一声：老师，您好！您好，福高！！

2019年12月8日上午，福州高级中学1979届8个班同学高中毕业40年（1979—2019）回母校举行欢聚的盛会。

从1979年到2019年，跨过了19世纪，走过了四十度春秋，人的一辈子高中毕业40年也许只有一次而已。于是，这次聚会，具有里程碑的深刻意义。老师和同学能来的都来了，都来参加这次难得的盛会，都来分享这回珍贵的时光！

十余位师长（吴亚俊、曾光华、陈题、林瑞平、张健德、蔡传基、韩珍重、陈龙川、黄德男、何长如、陈永秀，福高书记林润瑜、副校长王菁、校友会蔡亚业）和本届200余位同学济济一堂，会上笑语盈盈，喜气洋洋，其乐融融。学子深怀敬意，奉赠并给老师围上精致贵重的红毛围巾，老师神采奕奕，满面春风，满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浓烈的喜庆气氛中韩珍重老师代表老师讲话：

“漫漫四十年间，风云变幻，人间沧桑，世界翻覆，可是我们的同学对母校、

对老师的感情，对携手曾游、早晚经过的烟台山，对书声琴韵、如诗如画、风景这边独好的福高校园的怀想，却是始终不变、依然真切深沉！

经历漫漫的四十年，当时满头青丝今日已点缀着些许秋霜；从雨季花季的妙龄年华，已经进入了知天命的境界，可是我们同学却是英姿飒爽，豪气犹在；同学对母校和老师的赤子之心，却是依旧如初，依然年轻。

同学们毕业后，常常眷念老师，心系母校。就是这次的聚会的活动场所也选择了回到烟台山上的福高。对母校如此镂骨铭心，留下深深的印烙……这是人世间难得而可贵的感情的瑰宝！”

同学们毕业后，“或身居在高层，心系众黎民；或潜心在科苑，研覈造诣深；或有勤握管，著作可等身；投笔从戎去，卫国保和平；或有登讲台，传道授业勤；或在平凡处，才能脱其颖；为圆中国梦，人人显精神……”有如此出色的莘莘学子，老师们深感在精神上的富有，并值得骄傲和自豪。

韩老师还从孟子所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韩愈所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以及国家已经制定了《教师法》，有了法定的教师节，再加上莘莘学子对老师的厚爱、关照，对母校的惦记、回报，而且经常有电话请安，微信问好以及国家重教育，社会尊师道来阐述教师地位的提高和培桃育李的自豪！

韩老师还遵从同学们原先的嘱咐，既要讲话，又要献诗，他就吟诵《难忘福高》、《园丁和桃李》并作为讲话的结束语。

七绝 难忘福高

少小离家心不离，终生难忘福高时。

四十年后来相会，情谊绵绵未绝期。

七律 园丁与桃李

选升师大榕城，缘结友生不了情。

半纪光阴从教业，满园桃李喜园丁。

几番风浪情如火，八秩高龄心未冰。

百侣荣归诗兴起，高歌一曲致欢迎！

丹心一片育桃李，春风化雨满园春。

教师代表韩珍重老师热情洋溢、诗意盎然的讲话和抑扬顿挫诗吟咏，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四十年前的学生时代，回到了当年的课堂，是我们终身难忘的一课。

接着是李子华同学发言。

离开家乡四十载，故乡总在我梦里。李子华同学的发言抒发了外地同学的思乡之情，表达了对学校、对老师的崇高敬意，对同学的深厚的情谊。

再下来是同学代表王清萍的发言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福高师生情。同学代表王清萍的发言中说到：感谢学校和老师们对我们的培养，让我们成长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毕业的40年正是改革开放的40年，今年也是祖国建国70周年，我们要感恩我们赶上了伟大的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好时代；祝愿母校更新更强、老师们身体健康、同学们生活更美好。

师生发言之后，是诗词朗诵歌舞表演的文艺节目，是前头师生代表讲话的继续，是这回大聚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朗诵表演者以诗词歌舞的表现形式抒发了老师与学子和学子与老师、母校之间深厚浓烈的感情。

由两位同学朗诵的长篇抒情诗《回福高》。

《回福高》感恩母校的培养：你是学子成长的摇篮，你是抚育我们的襁褓。在这里，我们像禾苗，吸收雨露的滋润；我们像桃李饱受春风的熏陶；在这里，我们采撷知识的珍珠；我们获取文化的瑰宝。

《回福高》也感恩老师的教诲：难以忘怀呵，我们的老师循循善诱地“解惑”，兢兢业业地“授业”，诲人不倦地“传道”……

《回福高》感恩老师无私的奉献：难以忘怀呵，我们的老师，挤出来的是奶，吃进去的是草；对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而自己要求的太少太少！

《回福高》也表达对老师对母校深情的祝愿：我们由衷地祝愿，祝愿老师：身体康健，一生安好。我们热忱地期盼，期盼母校：有更新更美更好的明朝！我

们也一定会看到，看到母校：站在风光无限的高峰上微笑，微——笑！

一曲深情《回福高》的朗诵，表达了学子对母校拳拳的眷念，对老师深深的铭感，并表达了对母校巨变的满怀欣喜和对如日中天的母校热忱的祝愿和热切期盼，表达莘莘学子的心声！两位同学完美的朗诵，赢得了满堂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是陈龙川老师朗诵的《七律二首 聚会感怀》

其一

天高云淡好晴光，追忆抚今聚一堂。  
毕业当年花映日，回家今日鬓凝霜。  
人生易老心难老，岁月固长情更长。  
共进重逢无价酒，化为关爱祝安康！

其二

明朝百侣各西东，握别回程类转蓬。  
切切叮咛言未尽，依依惜别意尤浓。  
将经冬夏几多度，又隔关山千万重。  
但愿诸君身手健，来年半纪再相逢！

陈龙川老师聚会当天早晨有小恙缠身，本想不参加表演。同学们的迫切期盼和真切喜爱使他步上舞台。他朗诵，以诗代言，别出心裁。第一首是叙写师生相逢时的深切交谈和互相祝福，第二首是表达对会后师生分手依依惜别的心绪和对毕业50年再重逢的期望，引起全场师生的共鸣：“八秩高龄身尚健，今晨小恙步登台。依依惜别良师意，句句叮咛益友怀。”

诗朗诵《回福高》和《聚会咏怀》更是把会上师生兴高采烈、喜气盈盈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接着的集体舞《黄玫瑰》风姿绰约；独舞《女儿情》柔情似水；独舞《月光下的凤尾竹》柔软如云；独舞《孔雀舞》轻盈如风。女声独唱《草原夜色美》月

明风清，景色迷人；男声独唱《那就是我》漂泊异乡的游子，思念故土和亲人……

全场歌舞表演得十分精彩，大有专业的水平，而表演者也一时变得青春年少，充满朝气，博得师生高度的赞赏：“风姿绰约今犹在，光彩照人荧幕登。如燕翩跹莺婉转，似云柔软风轻盈。晚霞绚似朝霞美，老凤声犹雏凤清。欣喜满怀歌盛会，轻歌曼舞颂承平。”

这时背景墙上显示一首自勉诗：

别来沧海变桑田，今日回家仍少年。

壮志当存高远处，挥鞭跃马更无前！

福高 79 届回校聚会是师生真挚感情的交融，是师生心与心深切的倾谈，是诗词描述的令人难忘的情景，是歌舞组成的动人心弦的画面，大家都沉浸在祥和、温馨和幸福中，望着背景墙上一幕幕曾经走过的日子以及家乡和校园的变迁，同学们怀着欢欣、兴奋、不舍的心情。最后在师生们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雄壮的歌声和《难忘今宵》的深情演绎中落下了 40 年大聚会的帷幕。

我们深信，聚会如诗如画的情景和载歌载舞的画面将成为我们今后珍藏的追忆，在大家心中重映、激荡、回味……

## 福高 78 级

### ——志存高远的一代弄潮儿

1978 级 陈 青

上个世纪的 1978 年夏季，福州市教育局首次实施初中毕业生中考改革新政，福州市 1978 年毕业的初中生全部都要参加全市初中毕业统一考试，很多 78 届初中毕业生的命运由此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中考揭榜后，闽江畔烟台山巅有一所福州最优秀的百年名校——福州高级中学迎来了首届中考成绩最优秀的一批 78 级高一新生。之所以冠以两个最优秀美誉，是基于两个事实，第一是当时福州全市（包括八县）只有福州一中、福建师范大学附中、福州高级中学和福州三中总共四所省重点中学，而且因为福高当时只收高中，不办初中，因此按照高中综合实力及民间口碑福高位居前三，彼时排名在三中之前，福高有着百年鹤龄英华书院的深厚底蕴，学校环境优美，名师荟萃，实乃福州最优秀高中之一。第二是当时福州第一届中考成绩的分档线出来后福高录取分数是最高档。78 年福州首次中考共考四科（有几门是并科）满分 400 分，因为第一次中考出题难度系数非常大，总分 300 分以上考生非常少，教育局就规定中考成绩总分在 300 分以上切线第一档，只允许去四个省重点高中就读为大学输送人才，而福高录取的这批高一新生就是和一三附并驾齐驱的第一档阵营中的最优秀考生。中考成绩总分第二档为 260-299 分，可以去读当时人人向往的中专、中技，和福州市重点高中，中考成绩总分第三档 259 分以下就只能选择就读普通高中。

我初中在福四中就读,1978年初中毕业本来正常升级就会在四中继续读高一,恰逢福州首届初中中考改革,忐忑不安地参加了第一次初中毕业统考。当时原本是一心一意想考上心驰神往的中专——福建汽车学校,那个年代中专生毕业出来一年转正后就是荣耀无比的国家干部,而如果能去制造维修和驾驶汽车更是所有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祈望。78年中考结束后报考什么学校是要自己先估分先报志愿的,出于对自己中考成绩的没把握和对中专的向往,我只填报了两个中专学校志愿,可能因为温书迎考临时抱佛脚有点效果加上考场超常发挥的运气,中考成绩公布出来居然总分达316分,这样子一下就被划归为重点培养的国之栋梁之列,招生办不许我这个分数线的投档中段的中专,而当时自己根本就没有想到会临场发挥好得高分,就没有选择报任何一所省重点高中。要说台江学生一般如果有选择那么也是首先报一中或者三中,那是有点城郊进城里的愿望,但是由于我没有报这两个学校,所以就和一、三中失之交臂,在茫然等待中稀里糊涂就收到通知书被福州高级中学录取了。期间还发生一个小插曲,我在福四中同班一个好兄弟这次中考成绩也很好被师大附中录取,然后就跟我说要不一起去附中读高一以后上学有伴,我就跟他跑去附中招生办问问,附中老师看了我的分数就怂恿我去福高退了档案去他们那边就读,他们一定接收。估计是那时候福高名气不是很大,又在山顶上大家怕上学不方便,所以报的人不足,中考招生办就把我这些高分又没报重点高中的划拉给了福高,我去福高申请了两次退档,福高都不同意放人,遂只能作罢。就此一场中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与福州四中挥手道别,与汽车学校、师大附中擦肩而过,因缘际会结缘福高,开始了三年高中历程。

当年跟我一样曲曲折折懵懵懂懂摸上烟台山,与福高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有一波堪称最励志的闽侯考生(少部分连江等八县生),78年有近30位初中学霸从成千上万的闽侯78届初中应届生中脱颖而出也投奔了福高,本来他们是可以考进福州四所省重点高中里面任何一所,当时确实因为福高的名气不大,而且那时候确实感觉仓山也很像是乡下,他们也都很想考进繁华的城里读书,所以很多闽侯同学还是选择报考了福一中和三中的,但是因为一中和三中当时没有住宿条

件,所以被中考招生办也全部划拨给了有寄宿生宿舍的福高。这批同学很多来自穷乡僻壤,考上大学改变命运以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愿望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进校后这批同学废寝忘食埋头苦读刻苦努力成为了他们的群体标签,他们的励志精神鼓舞和激励了我们78级年段全体同学,给大家带来一股好学上进的好学风。

78级同学从入学后到毕业,历经多次分班整合,重新编班。很多同学几十年了最懵圈的事就是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个班的?同学们经常互相调侃我们是福高史上最复杂最混乱的一届。下面就简单说说78级历年的班级改编经过吧,78年夏季刚刚入学,78级刚刚入学就读高一上学期,学校把大部分高分录取生编入高一1班,1班享受着重点中学的重点照顾,学校为1班配备了全校最强的师资力量,那个时候福高真的是名师如云,教我们78级的数学名师有魏长庚、陈扬诚、林尚卿、张炎宝……物理名师有杨奕初、李江海、陈仁欣、田浩泉……化学名师有杨松、林功静……语文名师有韩珍重、李行健、魏君玉、林桂鸿……除了这些在福州教育界名声鹊起的主要学科老师以外,福高还有一大批其他学科如英语、政治、生物等等这些课任老师在福州高中教师队伍里也都是鼎鼎有名的。得益于偏科数理化,当年我中考数学单科考分在第一次编班的老一班全班排名第一,就被任命为数学科代表,物理化学也是一样,都是中考最高分数的同学任科代表,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学习最大目标,大家都极度重视数理化,好多人忽视甚至敌视英语,我也一样对英语极其排斥,还因此偏科导致了后面80年第一次高考失利,有幸再次碰到教育改革的高中学制改革,续读高三而没有沦为留级生,偶尔想起来还偷着乐。高一下学期,78级同学又是历史性地遇上福州市高中学制改革,高中从二年制改三年制,福高根据学校诸多优质生源的实际情况,决定以老1班为骨干,从2-10班里面再抽3个班级成绩较好的同学跟老一班混合重新编为高一下学期到高二的78级7、8、9、10四个快班,按原来高中二年制课程学习并参加80届高考。原高一上学期2到10班被抽走三个班以后剩下的同学也被重新整编为78级高一下学期到高二的1到6班,按福州市高中学制改革新规定准备读完高三参加81届高考。

福高78级高二7到10班四个班级在80年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四个班级同学居然考上约两个班，综合录取率近50%，这个令福高一战成名的骄人战绩在当年福建省高考综合录取率仅仅3-4%的对照下，是非常令人震撼的，78级也凭此一考俯视一三附，笑傲烟台山。80年高考未录取的高二7、8两班同学重新合并为高三7班，78级高二9、10两班重新合并为高三8班。也就是说，78级高三取消了9、10两个班级，后面因为文理科分开考录，高三下学期又从各班选择爱好文科的同学单独组建了一个文科班。

特别需要说明一件事，78级同学那一批闽侯连江等郊县的中考优秀生几乎全部都被编入78级高二7、8、9、10四个快班参加了80届高考。他们中间很多同学来自贫苦农村和大山深处，有的同学一两个月才辛辛苦苦回家一次，一袋大米半包咸菜偶尔一块的腌肉就是他们风尘仆仆背回的行囊里的全部，但是他们知道除了读好书上大学的华山一条路，没有任何其他出路和退路。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废寝忘食刻苦求学，经过两年拼搏，在80年几乎全部考取了大学和大专，成功地实现了鲤鱼跳龙门，毕业后都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那个时代毕业生工作国家包分配，一转正就是正式干部身份！），他们在今后的工作生涯中，也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而优则仕莫大机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慢慢都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领导和精英人士，给母校福高增添了许多靓丽的风采。78级同学当年也特别多的同学考进了医学院校，形成78级一个特殊的最受欢迎的群体，学校毕业后有40多位同学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其中有不少同学已经成长为医院院长和重点科室主任，这些同学几乎覆盖了福州各大三甲医院和多种医疗分学科，他们为大家的求医看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为什么当年报名学医的同学特别多，应该也是顺应了那些年福州最吃香的职业潮流，60-70年代由于经济凋敝，很多家庭都衣食堪忧，福州人就非常推崇三大稳定行当：一司机（福州话谐音嘟嘟），二肉贩（福州话谐音杀猪），三医生（福州话谐音医师），所以很多同学的父母亲都极力鼓励他们选择了学医。没想到时过境迁，几十年后私家车普及了，司机已经铺天盖地不值钱了，肉贩也已经基本被大大小

小超市地摊给消灭了，唯有白衣天使的医生依然是最受欢迎和尊重的存在，而且是越老越吃香。现在更是我们和校友们一大波年老体弱疾病多发已近花甲之年老同学的爱心守护神。

高三学期我们大家丢掉80届高考的失意，享受了继续当应届生的得意，以福州教育历史上独有的80、81两届高考均为应届生身份备考迎战81届高考。由于福高当时相对重视寄宿生工作，特别在80届高考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也总结了经验，开始特别重视81届的高考考前学生能力的挖潜提升，78级同学家住稍远一点的同学都被要求寄宿在学校，每天晚上全部要参加晚自习，由学校安排各课任老师每天晚上都到教室督导大家晚自习或者做加题作业，老师们也不辞辛劳晚上来回奔波为大家带课，随时解答同学们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疑难问题。那个时代没有收费补习班，那个时代没有高价辅导书，那个时代一个个福高名师都是真心实意尽心尽力无偿为学生的成绩进步做默默的奉献。老师们每天晚上赶来学校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地辅导大家，没有任何怨言，体现了福高优秀的师德师风。特别感动的是学校安排教辅我们78级应届考生的那些带课的各位名师，几乎一个个都是数理化全才，因为晚自习的时候基本都是一个班级只有一个老师带课，所以同学们经常不管不顾地让数学老师解释语文逻辑，请物理老师破解数学难点，求化学老师指导英语翻译……而老师们都任劳任怨，不厌其烦，来者不拒！真正体现了为人师表的高尚情操，也鼓励着大家勤奋苦学，不负所托，屡创佳绩。记得中间有一次福州市教委举行一次全市统一的超高难度的质检考试（据老师后面说那次质考出题的难度系数远在高考试卷之上），物理科考题满分是120分，据说整个福一中过100分的仅仅才六个人，而我们福高却十几个过100分，我所在的7班就有5个同学考了100分以上，我自己也考了110多分。这次考试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检阅出我们福高当年足以技压群雄的优秀教学质量。在学校、老师、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81年高考我们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高三7、8班大部分同学都考上，高三1-6班也大都有超30%以上的录取率，要知道81年全福建省高考综合录取率也仅为4-5%，这个成绩已足以让福高78级同学笑傲榕城。80、

81 两届高考有我们有很多同学被清华、北大、人大、复旦、浙大、科大等等中国前十大大学录取，78 级同学们整体的优异成绩足以让福高在当年的福建省重点中学排位里名列前茅，傲视群雄！

应该说，福高寄宿生生活给我们 78 级同学的学习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和良好的学习氛围。但是由于住宿条件简陋和当时穷学生普遍性的囊中羞涩，我们寄宿生生活的酸咸，难寻甜之味……苦辣各种困难和无助无奈的各种窘境是现在养尊处优的学生难以想象的。记得我当年寄宿是住在百年英华书院名楼——鹤龄楼的二楼第六宿舍，楼上楼下原来一共是四个大教室，为了多住人便搬走课桌椅直接当宿舍。我们六舍布局是这样的，中间田字形放了四张床铺，围绕这四个床铺再 U 字形安置了八张床，房间里满满当当塞了十二张有上下铺的架子床一共住了 24 个人，架子床头尾再各摆一张单屉小书桌，中间过道狭窄无比没有任何活动空间，宿舍没有空调没有卫生间没有洗衣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二十几个离开家庭照顾的小年轻蜗居在这么一个小空间里吃喝拉撒和洗衣晾晒……真是一场艰苦的磨炼，但是也大大提高了大家动手能力、协作能力和独立能力。当时我们鹤龄楼后面紧挨着就是学生食堂，一日三餐有点宽裕小钱的同学可以买食堂的好菜，或者买面条买馒头肉包（已经是超级享受）。大多数同学都迫于干瘪瘪的口袋，只能自己买米或者家里带米，用铝饭盒洗一下放食堂蒸，很多同学基本是一日三餐都吃食堂蒸饭，饭盒循环使用，许多同学便自我调侃可以免去一天三次洗饭盒的麻烦，说老实话，鉴于蒸饭的饭粒和饭盒的亲密粘结和发硬难以清洗干净的实情，我也经常循环使用饭盒，当时大家都经常嘻嘻哈哈大呼小叫着舍友们的绰号（当年的寄宿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反而很少叫名字，想起来也是我们缺少娱乐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搞笑的宿舍文化，以致几十年过去了，很多老同学还是只记得对方当年的绰号而怎么都想不起名字！哈哈）一起去炖下一餐偷懒饭，没有谁会感觉不好意思。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貌似有点不卫生但毕竟节约了大量的多次漂洗需要的自来水，大家伙对食堂节约水费和水资源环保还是小有贡献的，尤其是那么早就开始顺应如今节约水资源的环保理念，貌似歪打正着嘛……哈哈。当时

我们六舍里面住的寄宿生是所有几个宿舍里面最复杂的，里面混合住了 78 级原高二 7、8、9、10 四个班级的 22 个同学和两个低年级小同学。我和邱志宏同学作为六舍的正副舍长要管理好这一大波整天精力过剩调皮捣蛋花样百出的毛头小伙子们，天天要早中晚劳心劳力地和他们说规论理、分化瓦解、斗智斗勇、又骂又哄，和老师、舍管、家长们密切配合沟通，逐步把六舍兄弟们团结打造一个服从命令，行动迅速，互助友爱，勤学苦练的一流战队。记得有一阵子学校男女生的宿舍都遭贼惦记上，隔三差五光顾盗窃，我们鹤龄楼上下 8 个宿舍 7 个都被偷过，我们旁边的一个宿舍甚至被偷了三次以上。斜对面宿舍有一天深晚，大胆蠢贼居然在宿舍里同学都在里面睡觉时还敢翻窗入室盗窃后从房门溜之大吉。我们的六舍由于大家团结一心豪言灭贼（我们判断这些饭菜票都偷的熟贼可能有一定的内部消息），六舍始终与小贼绝缘。记得当时我做为舍长住在入门第一张架子床下铺负责拉灯，每天晚上必须定时关灯禁声（20 多人如果关灯后不禁止说话会闹腾出什么大戏大家完全可以脑补）以保证大家按准军事化规范准时休息和晨起早操。我的上铺是刘用凯同学（说明一下六舍这个刘用凯是 10 班的，后面考上福州大学。我所在 7 班也有一个同名同姓的刘用凯同学，和我同桌过，后面考上解放军后勤学院，两个都很优秀），身高马大的用凯同学从建新花乡家里弄了一条锄头柄放他上铺床上（下方正朝宿舍门口），他有空就拿出来像门神一样比划几下，还声称欢迎蠢贼来六舍，一柄敲破小贼脑袋，为众舍除害！也许六舍这种的豪气和霸气间接传到小贼耳里，故此一直避六舍而不入，真是一出啼笑皆非的好剧。六舍 81 年高考还有一段堪称传奇的经典故事，临近 81 年高考时间前 2-3 个月，六舍有一些同学搬回家或者学校里其他没有晚上熄灯的地方，这样宿舍熄灯就寝后他们可以有条件继续攻读。在高考成绩揭榜后，从六舍里搬出去的同学大概有一半落榜（与班级落榜比例趋同），而剩下在六舍生活学习的十几个同学却奇迹般全部都榜上有名！更神奇的是我们副舍长邱志宏同学考福建省警官学校四门课其实只考了三门，他在考第四门时才考十来分钟就因中暑晕厥送医院，但是由于他在前三门发挥优秀，最后总成绩惊险过线也顺利考取，后面继续攻读中

国人民警官大学，现在成长为一个除暴安良的高级警官。要知道当时六舍同学各自所在班级的综合录取率也大都在50%左右，福建省才4-5%，1981年的六舍兄弟们这个传奇一般的高考全胜战绩在众舍中首屈一指，在福高寄宿生历史上也留下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此后几十年间，我们这些六舍兄弟始终保持联系和逢年过节的定期不定期互动聚会，大家珍惜友情，肝胆相照，称兄道弟，情同手足。也因为六舍是多班混合，因此通过六舍兄弟们的密切互动也大大增进了78级7到10班这几个班级同学之间的联络和友谊。六舍意想不到的成功和兄弟们深厚的友谊让其他宿舍一个个都羡慕不已，大家都纷纷赞叹我们所在的鹤龄楼六舍是一处风水宝地。可惜的是在2000年，我们留下无数印迹无限牵挂的宿舍楼——福州独一无二的承载了福州百年教育情怀的鹤龄楼被拆了，鹤龄楼的消失既是福高不可挽回的一大损失，也是我们这批老寄宿生情感的一大失落，每每想起在楼里在六舍度过的那些苦中有乐的青葱岁月，每每想起老楼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熟悉的一砖一瓦一点一滴，便有无数的不舍和惆怅涌上心头。

福高78级同学由于机缘巧合碰上福州市两次历史性的中考和高考教育制度改革，所以分班频繁，很多同学高中三年换了三个班级，最后一年又因为成立一个文科班，一些文科班同学甚至前后换了四个班级。光阴似箭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很多同学对自己的多次重新换班经历记忆有点模糊了，有时候参加老同学聚会活动都搞不清以那个班为准，跑错班吃错饭的事时有发生，78级几个班级的热心组织者遂在多次各班同学聚会后，由各班级负责人集中集体商议，发起组建一个78级同学整个年段大集体的同学会，大家几经研究探讨，跟学校领导和学校校友总会也多次沟通汇报后，我们78级的全体同学组建了我們整个年段的同学会组织，正式命名为：福州高级中学78级同学联谊会。

有很多老师同学经常问我为什么大多数传统的同学会都是用某某届同学会，叫某某届跟上下届同学会活动对接也方便，而为什么我们这个群体搞特殊化要叫78级？这里我简单说明一下使用福高78级这个名称的特殊性：因为78级同学除了上述教改原因让我们跨了80、81两年两届毕业，还有福高79级也因为同样

原因也跨了81、82两届毕业，故此我们同学会如果叫80届就丢了大多数的81届同学，而叫81届就丢了两个班的80同学届却多了79级一部分81届毕业的同学，因此叫80、81届均不妥。反而79级同学倒可以叫82届倒没问题，因为80级83届这批同学之后就全部正常化了。所以说有可能我们78级同学是福高历届毕业生里面唯独只能用78级来称呼的最独特的一届。78级这个承载着诸多历史印记的特殊称谓的同学联谊会团体成立以后，大家积极筹备组建了同学会的日常管理服务机构，由各班级召集人一起共同推荐人选组建了福高78级同学会理事会，然后理事们又推选了理事会正、副会长，理事会下设秘书处，推选了正、副秘书长，每个班级都有一个会长和秘书长，这些热心同学都是在无私奉献不计报酬同心同德地为同学们真心真诚的服务。78级同学联谊会理事会成立以来，经常跟学校和校友展开互动，跟校领导沟通汇报，与学校校友总会携手合作，历次校庆都给母校组织了不同形式的捐赠赞助，每到78级同学入学和毕业的逢五逢十年份，理事会都会积极筹备组织全年段10个班级同学一起参加的大聚会，并邀请了学校领导、校友总会和我们的班主任课任老师参加。秘书处成立后，同学们多方努力费尽周折从学校档案馆收集了78级同学的入学原始资料，制作了多版本通讯录以便大家联络，特别是理清了历次分班的路径图，制作了高一，高二，高三三年不同的编班查询表，让大家可以清晰寻找各个时段的所在班级，同时针对分班杂乱一些同学不知道归属何班的这个多年纠结的老难题，理事会在征询收集大量资料后，开会商讨并采纳了同学们比较集中的意见，商定了以大家同班时间最长的最稳定的高二1到10班为78级同学的基础归属班级，今后如果大家参加班级分开的活动，就基本以高二1到10班为自己所在班级参加各自班级的各种聚会活动。

福高78级同学因为机缘巧合，分班多次造成大家最有同窗情怀的同班同学数量会比一个班一读到底的那些人多两三倍，这样子也就经常会有一些多次换班的有钱有闲热心同学可以交叉参加曾经呆过的不同的班级的聚会，这种78级班级活动特有的乱中寻乐的良性互动也给大家拓展了资源，增进了友情，同时也带

来很多很多值得回味的情感和乐趣。理事会还刊印了 78 级同学毕业 30 周年纪念册，记录册精心收集了当年的各种经典珍贵的集体照，收集了每一个同学 30 年的前后对比照，大家无不感叹岁月的沧桑和同窗情谊的珍贵。一次次一场场一幕幕精彩难忘的聚会活动拉近了老师和同学、同学和同学之间的感情，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同学之间的真诚互助、资源共享。

由于 78 级同学高考是在那个考大学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上个世纪 80 年代，所以当年考上大中专院校的 78 级同学从全国各地各种各样不同的院校毕业出来后，绝大多数同学都按照所不同学专业由国家分配到对应的工作单位和岗位，在在当年各行各业大都把这些人作为又红又专难得的人才来培养，再经过自身努力奋斗不断进取，很多同学都在岗位上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卓有成就。有一批优秀的同学登上处长、院长、局长、厅长的领导岗位，更有一大波同学成为相应工作的业务精英和单位的顶梁柱，在 78 级同学联谊会这个温馨的大家庭里面，很多同学古道热肠，互相帮助，热心公益，有求必应，同学之间不断增进情感，加深友谊，胜似亲人！

在 78 级同学毕业的 80 年代，恰逢上个世纪出国热潮，尤其是受当时大家严重偏科数理化的深刻影响，我们 78 级同学在 81 年高考时文科考生居然是悬殊到了 1: 9 的比例，很多同学大中专院校都选择读了理工科，而理工科毕业生如果申请办理技术移民国外，评分相当高，特别受欢迎，因此我们 78 级同学陆陆续续有几十位同学移民美、加、日、澳等等西方发达国家创业，在国外的 78 级同学群体非常勤奋和努力，经过数十年的打拼，在很多国家生根发芽，事业有成。他们人在异国他乡，心系故乡亲人，多年来他们给学校给老师给同学们提供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在此次新冠疫情骤然爆发早期，美国、日本同学们第一时间寄回国内急需的口罩，在南美洲做贸易的同学帮我从遥远的哥伦比亚抢购到几千个当时极其紧缺的美标 N95 医疗口罩，为了多装快运，他们费尽周折加班加点拆封、压缩、打包走联邦快递空运回国，分别捐赠给福州几个医院和福建赴湖北宜昌对口支援医疗队以及福高一部分第一线的医生同学，最后剩一小部分

在海外新冠疫情大暴发后发现他们也非常缺乏口罩，我们又打包回寄给美国、日本的同学。大家共同谱写了一曲福高校友们热心公益慈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爱心之歌。

福高成立 70 周年和我们 78 级毕业 40 周年有缘相逢在 2021 年的金秋十月，让我们奏起欢歌，让我们敲响锣鼓，让我们张开热情的双臂，喜迎五湖四海长城内外心心念念牵挂母校、牵挂老师、牵挂同窗的老同学们重回老福高，重登烟台山，重叙志高远，愿 78 级老同学出走半生，历尽千帆，归来依然少年，此心安处是福高！

## 幸运的福高 78 级闽侯生

1980 届 刘用凯

1978 年夏，福州高级中学从闽侯县录取 20 多名高一新生，这是福州市第一届中考改革，也是福高从全市统一中考的初中毕业生中专门面向闽侯县中考生录取的最多最早的一批郊县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跨入福高古朴而美丽的校园，也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感谢伟大的变革时代，感恩母校福高的师长。

1978 年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而那一年福州市第一次实行全市统一中考，福州地区的中专中技、高中录取共用一张卷一起统考。我从闽侯县偏僻的乡村初中应届毕业生，有趣的是我和我的理化代课老师一起同室参加中考，中考揭榜，本人高中全乡榜首，分数远超中专线，但市里统一规定中专线以上必须去上省重点高中准备考大学，而那位老师却上了中专线被福州商校录取。

分数公布后，乡学区领导通知我去填报志愿，明确要求必须报重点高中而不能读中专，同时指出，若福州城里有亲戚寄宿，就可报福州城里的省重点高中学校，当时福州就只有福州一中、福建师范大学附中、福州高级中学、福州三中四所省重点高中。可惜我当时福州市区没有任何亲戚可以寄宿。在村里高中榜首轰动了全乡，左邻右舍乡亲们都为我高兴，但道贺的同时，不免叹息一句，考太好了分数太高了，不然直接上中专多好，一下子就能跳出“农门”了。是的，对于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讲，在那年代考上中专已是梦寐以求的事了，因为当时中专读书两年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了，收入和身份都令人羡慕。整个暑假期间，高兴之余心里还是一直没底，不知道会被哪个高中学校录取，有时甚至幻想能被一所中专学

校录取。8 月下旬，陆陆续续听到同学们收到中专学校、县一中和乡中学的录取消息，家人开始焦急了。但急也没招，因为那年代信息不畅通也无处打听。开学前一天，总算盼来了犹如久旱逢甘露一般的福州高级中学录取通知书，激动的一夜难眠，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我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在乡村小路步行 2 个多小时赶上开往福州城里的班车，辗转找到烟台山巅的福高，顺利报名入学。

当时正是从上到下高度重视科学教育的大好时光，入学后，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涯，目标很明确：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必须考上大学！尤其是我们农村娃，毫无退路，考不上大学就是回偏僻的乡村去刨土修理地球。为了给我们这些高分中考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福高给我们班级配备了“豪华版”的老师阵容，让人无比羡慕：班主任物理老师陈仁欣、数学老师魏长庚和陈杨诚、化学老师杨松、语文老师李行健……一个个都是福州市教育系统鼎鼎有名的名师。当时福高给我们这些农村新生提供了大集体宿舍，生活上虽然艰苦，但同学们处处体现出团结友爱，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生活条件好一点的走读生同学（中午在校吃饭）有时还从家里带来一块两块鱼、肉或几块饼与我分享，当年那些普通食材却是我们难得品尝的佳肴，至今仍然时不时回味，真香真美真难忘。闽江大桥头边的小食店和学校小路边的小卖部，只能是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和遗憾，因为当时农村娃根本无力消费。寄宿男生全部住在原鹤龄楼里，20 多人住一大房间。当年学校为减轻我们寄宿生的负担想了尽办法：免收住宿费，把校办工厂贮木场工厂加工木材的下脚料免费提供给食堂烧火，节约的钱补贴大家的伙食，同时还为来自农村的学生按城市居民标准申请了粮油票补助，处处体现大家庭的关心和爱护。

高中毕业，我们这批 20 多名幸运的闽侯生全部都幸运的考上了理想的大学院校，在天南海北的大学校园里依然不懈努力，勤奋苦读，一个个都顺利毕业有幸被国家包分配到各行各业，在不同的领域大家都无比珍惜，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犹记得我们在 1980 年高考揭榜后准备填报高考志愿，同学们都去请教学校领导和老师，我们班主任陈仁欣老师霸气地对我们说：“农村娃读

军校，当兵去，吃得饱穿得暖还不用自己花钱。”就凭他一句话，我和几个闽侯同学都报考了军校，后来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的上校团长，后面退伍到地方一个地级市当了发改委的领导。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毕业 40 年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我生长在闽侯县大湖乡一偏僻农村，远离省城，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乡村民办教师，短短两年时间，到福州入福高上大学，这是我和我的家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幸事。我深深感怀自己赶上了改革的好时代，同时也一直对福高的栽培心存感恩，那些年福高领导和老师的为人师表关爱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是我数十年人生成长历程中最珍贵的财富，志当存高远成为了我人生的座右铭。

## 一个爱说话的小女生

1980 届 张毅

今天刚得知她走了……

她走的如此快，我呆了好长时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的心好难受，好难受……

时空把我带回了我的中学时代，我刚进高一（7）班时的情景……上课铃响了，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师走进来，他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杨松”，紧接着自我介绍……我不知道我何时睡着了，杨松老师从后面走上来，站在我的后面，敲着后排的桌子，同时我的同桌轻轻地碰了我一下，她在警告我：老师来了……别睡了，我抬起头，回头看了后排，是一个小女生，剪着平齐的运动头，老师在警告我们：“有人竟然在我的课上讲话、睡觉……”此时下课铃响了，杨松老师说：“化学课代表到我这里来一下。”又是那小女生走到讲台前，天啊！她是化学课代表竟然在化学课上讲话，她比我更“死定”了。

第二节是数学课，她又开始和同桌讲话，她哪里来的这么多话呀？她那么爱在上课讲话，把老师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们这个角落来了，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第一次数学考试试卷发下来了，她考的很好，她的同桌在哭，我想她的同桌没有考好吧，如此伤心！我开始讨厌她了，她和我的同桌经常讨论问题，我很少参与她们的讨论。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发现她上课很爱讲话，尤其是下午的自修课，她总是说个没完，我想上课讲话成了她的专利，后来我发现：如果你有问题去问她，她会

滔滔不绝的说到你懂为止，即使她不懂，她也会和你一起讨论，我想爱说话是她的天性吧，我不知道何时起我开始不讨厌她了……

来美后我是第一个联系上她，出国前，我的同桌给了我她的旧地址，我写了一封信给她，一个月后，电话铃响了，我提起电话说：“Hello！”“Hello！我是Chen……”我耳边响起我曾经熟悉的声音，那个“爱说话的小女孩”；“你的信辗转好几处，我才收到，因为我搬了好几次家……”天啊！她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么爱说，我们都很兴奋，我不记得我们谈了多久！但是我记得我们的最后一通电话是今年的中国新年，我打过去向她拜年，她还和我争论关于美国医科大学之事，她还是那么爱说，你根本感觉不到她是癌症晚期患者，更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她最后的通话……

32年过去了，在我的脑海浮现出……那个小小的嘴巴，总是动个不停，一个爱说话的小女孩！

PS：在我们班上共有49个同学，其中女生只有11个，是全年段11个班中女生最少的班级；记得一组6张桌子都没有坐满！

此篇献给特级教师杨松老师和我的同窗学友。

## Love/ 爱

1980届 张毅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那是在福州贮木场工农子弟中学（1978年恢复为“福州高级中学”）上初一的时候。言者是一位女教师、外语教研组的组长，她轻声细语地伴随着她那明亮的、像会说话的精灵，时儿一眨一闪的眼睛，让人感受到爱的纯洁和温暖！爱有多种，它包含了爱情、友情、亲情、博爱……但是我想，有种爱叫做“师爱”那是一种在人间大爱之上的“爱”！

### 初识

她有着一对漂亮的大眼睛，浓浓的眉毛下边嵌着一对清澈明亮的锐眼，乌黑的眼珠，像算盘珠儿似的；她那两道弯弯的粗眉，就像是画笔画出来的一样，呈深黑色，深沉睿智。她轻柔地站起来，离开办公桌，优雅地漫步走向我，投下询问的目光说：“你找谁？”“我是初一（2）班的学生，来送作业的”我回答道。她大概就是母亲时常提到的俄语老师——林珍恒老师吧？母亲说她的舞跳得很好，我想一定是她——我母亲当年在福高的俄语老师。在上



1992年林珍恒老师（右）与58届校友汪亦燕

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中学都是教俄文，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学校再无俄文课了，到七十年代早已英文代之！在初中一年级快结束时，教我们班英文的谢聪明老师要去香港，我们班的英语课将由林珍恒老师接任，我是班级的英语科代表，应该是第一时间得知此消息的，我不知道为何？我似乎有点期待着她的到来……

开学的第一堂英语课，效果并不让人感到很理想，因为同学们认为她太“善”了，所以同学们都不怕她，在课堂上有同学做小动作和窃窃私语，我也有点开小差；记得母亲说她年轻时很爱打扮，而且打扮的很漂亮，可现在的她却看不到任何服饰的“装扮”！但依然可以看到她“善”意之下的美丽；由于她授课时的声音很轻柔，同学们窃窃私语的声音就显得特别大声，她不善于制止同学们在课堂上讲话，照样继续她的授课，但有时，她也会边走边说地走到正在课堂上讲话的同学面前，然后她会暂停片刻地说：“我在上面上课，你在下面讲话，知道吗？那是你的损失，而不是我的损失哦。”她的话音未落，此时正在讲话的同学们都突然间“stop”，教室一片寂静！她用这样的方式“阻止”了同学们的窃窃私语，这一招可见效了！她很健谈，东西南北无不论之，这让我很喜欢听她的课。

为了保护声带不沙哑，珍恒老师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只盛满水的保温杯。若我们的第三节课是英语课，放完广播操音乐后（当时的校广播室在办公楼的三楼，而我负责广播室的工作），在回教室的途中，我会顺便拐到二楼的英语教研组办公室，去帮助她拿我们的作业本 or 试卷和保温杯。每次我从她手中接过作业本、试卷和保温杯时，她总是对我笑着说：“Thank you for your help（谢谢你的帮助）！”我却用生涩的英语回答：“Not at all（不客气）”；她接着对我说：“你刚才回答的是英式英语，而美式英文则应该说：“You’re welcome（不客气）！”若在美国，你用英式英语回答问题，则没有多少人会听得懂，反之亦然！”在那“读书无用论”的年代，很少会有人把“Thank you（谢谢你）！”挂在嘴边的！而且也没有任何老师教你课本以外的知识，每当此时我都会感受到她温馨的‘爱’！



1992 年林珍恒老师（第一排右五）与福高 58 届

### 颂 歌

开学几个月了，已经是 12 月下旬了。有一天珍恒老师邀请我周末上她家参加一个聚会，那是 12 月 25 日，星期六。那时候，我们每周上 6 天半的课。星期六下午我按照珍恒老师给的地址找到了她的家，她的家是在仓山区福州海关旧宿舍（后来新宿舍是在南门西营里）。当我走到门口时，听到了钢琴声，那是一首很古老的西方乐曲，音乐太优美了……我轻轻地敲了敲门，来开门的是一位四十、五十岁的中年男子。我还未开口，他就说：“请进，珍恒老师在弹钢琴。”他示意了一下，让我坐在距钢琴边最近的四方凳子上，珍恒老师对我微微一笑，她的手继续留在钢琴的键盘上弹奏，直到曲终。

她和蔼地问我：“Do you like the music? / 你喜欢这曲吗？”。

“好听极了！”我用中文回答道。

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此曲英文歌词：《Ode to Joy/ 欢乐颂》

Oh friends, not these sounds!

Let us instead strike up more pleasing  
and more joyful ones !

Joy ! Joy !

.....

珍恒老师让我跟她一起读了一遍英文诗，然后她开始讲解诗人Friedrich Schuller（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欢乐颂》，又带我读了二遍，然后她对我说：“若你感兴趣，可以回去多读几遍直到熟练为止。”最后她又弹了一遍《Ode to Joy》，这次她是一边弹一边哼唱英文诗曲！这是我第一次“触摸”五线谱，第一次欧洲经典音乐的启蒙，第一次感受到西方的英文诗歌，第一次爱上了古典音乐，也是第一次我和老师一起过没有圣诞树的圣诞节，有了这些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入门”，以致后来我在留美之途中美妙的经典音乐的相伴，让我不再感到异乡的寂寞！多年以后，再回首，我方能体会珍恒老师当年的感受：“强光射穿这个地区的夜幕，同时我们感到了徘徊着的巨大暗影，降临到我们头上并摧毁了我们内心的一切，除了无尽渴望所带来的痛……在这种渴望中，本来在欢腾呼声中燃起的那份爱和喜悦倒下去……”

### 导 航

从小就一直想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我，大学毕业后，一边工作一边报考福大的在职第二学历，我原计划是读英语专业的，可是我工作所在的设计院领导不批，院长非要我换专业，才允许我去读，无奈之下，只好换成计算机与科学工程专业。为了儿时的梦想，我只好重拾已经久违的英文，努力自修；珍恒老师自然而然地也成为我的英语私人辅导老师了。刚开始时，她要求我背《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同时要求我动手写英语短文，初写的几篇短文，在她改完后，真是惨不忍睹，整篇短文几乎都是珍恒老师红笔改的字迹!!!她说：“英语短文和中文写作一样，短文应该由简单的句子组成，每个句子要由主、谓、宾语构成，如果能不用从句的尽量避免用从句，这样当你在考试中，你就不容易犯语法错误，改卷老师也不

会因为你写简单句子而不写从句而扣分的。”这技巧很管用！它大大提高了我的TOFEL写作分数；此技巧也让我后来成为唯一一位逃过了修英文写作课的中国留学生；那时在美国的老牌大学，英语不是第一母语的外国学生都必须要通过入学写作考试，如果未达到3分（5分制）的学生都得补修英文写作课，我是唯一的幸免者，让大家羡慕极了！

记得在准备GRE时，珍恒老师让我读Bible，她说：“Bible中有许多GRE单词。”那时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很少能看到这类书的，我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弄到一本中、英文对照本的Bible，为了应付考试，我只把生词划出，然后死记硬背地记下那些生词；但是老师常读BIBLE中的《哥林多前书》13: 4-7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DOES NOT DISHONOR OTHERS,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1999年林珍恒老师（右四）与福高58届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这段英译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时我并非懂得其中的真正含义，抵美后，在美国的大学里有许多志愿者老师教那些英语不是第一母语的外国学生，这些老师也是用Bible为英语教材，这时候的我才认真地学习那既陌生、又熟悉的

Bible, 真正领悟了其中的真谛——博爱!

### 重逢

四月的榕城, 在南方已有初夏的味道了。而刚回国的我时差还未倒过来, 我就和母亲商量好, 次日母亲和我一起去看望珍恒老师。那时珍恒老师还住在海关宿舍, 但已经是新的海关宿舍了, 在南门西营里市场后面, 去时从母亲那里得知: 珍恒老师很不幸地患有老年痴呆症, 好多往事都忘了。一路上我一直在想: 珍恒老师是否还记得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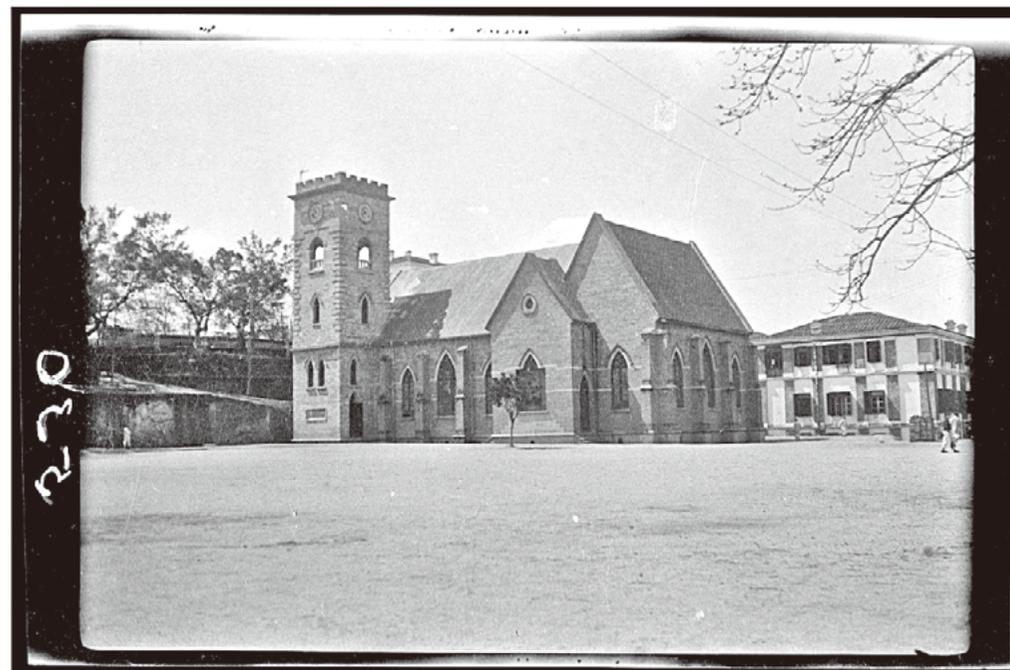
珍恒老师家在二楼, 我们敲了敲门, 来开门的还是老师的先生, 为了给老师一个惊喜, 我躲在母亲的后面, 并且跟随母亲进了客厅, 母亲问老师说: “珍恒老师您还记得我吗?”, 只见老师微笑地摇摇头, 在那一刹那, 我从母亲后面露出了我的半个头, “Yi”老师喊了一声, 这一温暖的叫声, 让我欣喜万分。我像个纯洁的孩子一样从母亲后面跳出来, 老师还记得我! 我非常高兴! 但老师已很少言语了。我走到钢琴前邀请老师和我们一起弹《Ode to Joy》, 这首曲是我留美时学会的, 就是为了此刻能和老师同奏鸣曲! 虽然老师已经不善言辞了, 但老师弹奏钢琴的风采一点也不减当年, 母亲也随着我们的弹奏哼起了俄文诗曲。母亲说, 当年珍恒老师也教过他们这首俄文诗曲; 欢乐的时光总是在不知不觉度过, 结束了拜访, 老师坚持要送我们下楼, 在临别前, 我用西方人的告别方式拥抱了她, 她在我耳边清晰地并慈爱地用俄语 & 英语说: “Люблю (lyublyu 爱)、Love”。

虽说珍恒老师不是我的英文启蒙老师, 也不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位英文老师, 但是她对我的人生潜移默化的感染, 让我快乐地生活, 以爱去包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她的爱就是一道无瑕的光芒、璀璨地照亮着我的未来, 让我充满信心在人生的道路上畅通无阻。

## Taleful/ 缘

1980届 张毅

轻倚岁月的门扉, 春去夏来, 转眼又一秋, 愿你、我、Ta 善待所有的曾经……



美国著名的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 图书馆的收藏版 ANGLO-CHINESE COLLEGE CHURCH — 鹤龄英华书院的教堂 (1917年~1919年)

时光匆匆，  
40 年的光阴，  
相识在风华的 1978，  
一直相信，有些相逢是命中注定，  
茫茫人海，有些人转身就已忘却，  
而有些人，却深深烙进内心深处。  
岁月一直静静地向前流淌着，  
生命里的那些人来了又走了，  
有多少人能陪着你一直走下去呢？  
不必去苦苦追寻答案，  
唯有珍惜眼前的时刻，  
珍惜这些有你们相伴的时光。  
时常想起这句话：  
感谢生命中的那些相逢，  
有缘的福高人，  
即使在异国他乡也会相遇，  
要好好感谢生命中的缘分，  
让我遇见你们。  
其实，有缘的感动可以很简单，  
一起看一看，似曾相识的风景，  
一起走一走，带来欢乐的小路，  
在美丽的烟山上，  
色不迷人入自迷，  
有缘千里来相会！

PS: 40 年相识有感（1978~2018）写于佛罗里达 Oct.26, 2018

## Taleful

By Yi Zhang78'USA

Time flies,  
Time of 40 years,  
We met in 1978 when we're teenagers,  
Always believe that some encounters are destined,  
The vast crowd, some people have forgotten after turning around,  
But some people are deeply burned into their hearts.  
The years have been flowing forward quietly,  
Those people in life come and go,  
How many people can keep walking with you?  
Don't have to search for the answer,  
Only cherish the moment before you,  
Cherish the time with you.  
I often think of this sentence:  
Thanks for those encounters in life,  
The destined Alumni of Fu Gao,  
We will meet even in a foreign country,  
I'm grateful for the fate in my life,

Let us be together.  
In fact, being touched by fate can be very simple,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familiar scenery,  
Let's take a walk, the path that brings joy,  
On the beautiful Yantai Mountain,  
we are fascinated by ourselves if the scenery isn't charming,  
Fate leads us to meet even from thousands of miles apart !

英译于 Indian River, FL. Feb.11, 2021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收藏版——鹤龄楼 (1900-1910 年)

## 故地

1980 届 张 毅

一直在盼望着一段美丽的梦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把你放下  
流浪的途中我不断寻觅  
却没料到 回首之时  
年轻的你 从未稍离  
从未稍离的你依旧在心中

春天来时便反复地吟唱  
那江滨路上的春夏秋冬  
那清晨园中的茉莉花  
那闽江前的一地月光  
那夜幕降临的解放大桥  
那渡船头上风里翻飞的裙裳

在风里翻飞 纷纷坠落  
旧时的足迹 已难寻觅  
岁月在心中便成了我的梦

在那色彩夜幕下 我回首……  
霓虹闪烁的福州高级中学  
高大的校牌依然璀璨夺目……

★ 作者回国故地重游，和学友重返母校，在重温“放学之路”有感而作！

## 梦游福高

1980 届 张 毅

我轻轻的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挥手，  
作别东边的云彩。

那仓山上的钟楼，  
是夕阳中的金辉；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心中荡漾……

美志楼前的老樟树，  
在微风的柔波里云浮；  
碧绿的樟树叶下，  
曾留下青春的速影！

木百页双重窗，  
我不知是否依旧？

实验楼已成图书馆，  
梦中那罗马式拱门依旧。

寻梦？仓山影院，  
烟台山上的游泳池，  
钟楼下的广播室，  
依旧在我心中放歌……

你是我永恒的乐曲，  
我是你放飞的音符；  
无论何时、何地，  
都跳动着你的旋律！

老校长 \* 已乘鹤西去，  
历史悠久的鹤龄楼，  
已演变为学生餐厅，  
“门庭不在，人面亦非”。  
此时在海的那边，  
已是夜深人静了。  
星辉斑斓的夜空下，  
留下我彩虹似的梦……



第一排左一为作者

PS：\* 老校长为陈芝美先生，首位华人校长，亦是校友，毕业后任福州协和道学院英语教员，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教育学；曾任厦门大学教育学副教授、教授，此期间，由于教学成绩斐然，美国康奈尔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1928年出任书院首任华人校长；1928年1月28日陈芝美先生主掌书院，即向政府办理注册立案手续，成立学校董事会，并宣称，董事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应由中国人负责，外国人任董事不得超过三人，董事长不得由外国人担任；经过一番取争，主张才得以实现。



## 我和我的福高

### ——一个插班生成长中的记忆

1982 届 林兆奋

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都会经历关键的节点，能否顺利迈过，将影响其人生的正确方向。我在进入福高时，就面临这样的人生节点。40 年后再回顾，深感我的幸运，因为福高的“天时、地利、人和”，让我走好了人生的重要一步。

我生长于美丽的福州，因父母工作的关系，小学二年级时转学到福建省大田县就读，但户籍仍属于福州，按规定高考需回到原籍地参加，因此在高一第二学期再次转学回福州，机缘因素，非常荣幸有机会进入福高继续学习。坐落于福州烟台山优美环境中的知名校园，诞生于 140 年前的鹤龄英华书院，悠久的历史、厚重的底蕴，是我人生重要一步的起始点。感恩福高让我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感恩福高醇厚的人文滋养了我，感恩福高良师益友的关爱。润物细无声，忐忑不安的心变了踏实、困惑迷茫的眼光变了坚定。

从闽中山区县城回到即熟悉又陌生的省城，进入省重点名校，高山仰止的感觉油然而生，现实的差距增添了无形的压力。自问学习还算刻苦，有一点自信的基础。然而，摸底考核中成绩不尽人意，些许的自信瞬间荡然无存！一道坎摆在了面前，失去了信心犹如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了方向、没有了上升支撑点，无法避免的是下坠的结果。人生中的贵人出现在了眼前，高一（4）班班主任曾国英老师的一句话至今记忆尤深，“你有基础，我相信你的潜力”。看似简单但却充

满力量的语言，重新点燃了我信心之火，并伴随着我后续的学习和工作。国英老师信赖的眼光、和善的笑容、耐心的言语，不但让我重拾信心，还让我感受到母亲般的温暖。为了让我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国英老师还刻意安排班级骨干主动关心我，消除我的陌生感，避免了孤立感，使我很快融入这个温暖的集体。从高一（4）到高三（4）班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在这里我结识了热情和善良的学友，凝结了深厚的友情，教室里的读书声、宿舍里的欢笑声，深刻烙印在心底，多少年来相聚仍然是一个班级的氛围。

人生关键节点，国英老师的鼓励和引导，让我迈对了步伐。当我学习有了进步，老师从不吝啬表扬的语言，让我增强了信心，更增添了学习动力，引以自豪的是我也有幸成为班级骨干。一个插班生，从忐忑、迷茫到充满自信、学习进步，始终伴随着国英老师默默的关爱。在福高得以全面进步，也得益于言传身教的各位师长们，他们身怀绝技、各显神通：班主任国英老师把机械的物理阐述的通俗易懂，陈长庚老师把抽象的数学解释的栩栩如生，龚美珠老师把枯燥的化学转化的绚丽多彩，陈龙川老师把刻板的方块字吟诵的出神入化，严星老师把拗口的豆芽符号梳理的出口成章……

福高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福高的经历是一生的财富！

我为福高自豪和骄傲！我更为成为福高校友自豪与骄傲！

一个福高插班生发自内心的祝福，祝贺母校 70 华诞！祝福母校更加辉煌！

## 一代名师魏长庚

1984 届 林立菁

魏长庚老师是福建省数学特级教师，数学界的泰山北斗。1980 年代《福建省高考数学总复习提纲》中的许多章节都是魏长庚老师亲自编写的。

记得我在闽侯读初中时就仰望魏老师的大名，那时我肤浅地翻阅高中数学课程，每每读到《省纲》，总希望自己能成为魏老师的学生。终于我来到福高，实现了这个愿望！

魏长庚老师的教学以推导严谨和板书工整而著称，当年享誉福建省内外。在课堂上，先生的板书快速而工整，先生几乎不看备课稿，在推导时，数学变量、符号、因子、上下标等从不出错。当年没有手机相机，要是有的话，拍下课堂上先生的板书，整理出来，一定是福高宝贵的财富。先生常教导我们“要学会如何表达，如何叙述”，意思就是计算和证明，过程要严密，思维要严谨。先生要求我们尝试着读自己读不懂的书，解自己不会解的题。

记得从高二开始魏老师给我指导数学。魏老师的宿舍在二楼，木质的楼板走起来咯咯响。房间很小，里面有个稍高一点的讲台桌，先生总是坐在一个高凳上，一张纸、一张纸地给我讲解先生自己订购的《数学通讯》月刊（还是《数学通报》？恕我记不清了，是全国数学学会编写的）。先生推导演绎的一组组公式和绘制的几何图型，像一个功底深厚的画家在纸面上潇洒地挥笔泼墨，数学的优美与书写的工整相互衬托，又可与书法家的楷书相媲美。

我们的校园在烟台山顶，面对闽江，冬天风起，难免几分寒意。每当冬夜我

来到魏老师宿舍时，先生披着棉大衣，总是拉着我的手，问我冷不冷。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三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历历在目。记得高考考数学科那天上午，我走进考场教室时，魏老师亲自在门口对我说，“立菁，今天看你了，不要紧张。”可惜我考试时总是太紧张不细心，没有考出特别高分。

我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1990 年代初赴美国加州大学 UCSB 继续深造，当时学院要求研究生读一门较深的数学课程。我想起魏老师的教导，要读自己读不懂的书，于是找了本《Lie 群在微分方程中应用》。这本书当时刚出版，是大数学家 Peter Olver 编写的讲稿，非常艰深难懂，我不是学数学的，起初根本读不懂，但这没有关系，就像牛吃草一样，先读一遍，吃下去，以后慢慢在头脑中消化。这是一种渐进式的读书方式，一遍一遍地读，每一遍都读懂更多的内容。在这个渐进式读书过程中，正如魏老师所言，收获其实是最大的。魏长庚老师的教导和毕生的辛勤付出让所有学生终身受益。最后一次见到魏老师是在福高毕业两年后，我和几位同学回母校，魏老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一再用激励性语言称赞我在福高打下的数学基础，勉励我今后在科技大学要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惜别之际，我紧握先生的手，敬祝先生健康长寿。

无奈人生有限，生命终究过去。魏长庚老师高寿仙逝，先生的音容笑貌，一代名师的风范永远活在福高人心中。

## 岁月有诗总少年

1984 届 林立菁

我对诗词的兴趣是从高中开始。那时我们的韩珍重老师在课堂上抑扬顿挫地讲解岳飞的《满江红》，“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以此教导学生们要刻苦学习，报效祖国，切不可虚度光阴。主席的《沁园春·雪》收录于当时的课本，记得韩老师带领全班同学朗诵时，大家沉醉于诗的壮美磅礴的意境中。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80 年代初物质条件尚不丰富，韩老师精选出几十篇文言文名作，有唐宋大家的诗词和散文诗等，油印在纸上，做为同学们的课外阅读。边阅读边欣赏诗的工整、优美和意境，我对诗词的兴趣大约源于此。那个年代，我们很少有学生团体，也没有诗歌或文学社团。我自己翻读《红楼梦》，这在当时的高中算是少见的。我没有尝试写诗，也没有写诗给喜欢的女同学，今天回忆起来难免有一丝“遗憾”。



与庄才水老师合影

大家只知道我是理科班的，不知道我还迷恋古典诗词。

班主任庄才水老师了解我，力荐我代表福高参加一年一度的福州市高中语文知识竞赛。那次竞赛有几道红楼梦试题，这一下可好，没想到平时让我着迷的黛玉、宝玉、金陵十二钗派上用场了！结果我的成绩超过福州一中文科班的高手，为福高拿到竞赛第一名。知识在于点滴的积累，这话一点不假。

少年读诗，仰慕“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豪情；喜欢“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

上大学后我对诗词的兴趣未减，读过徐志摩的言情诗、舒婷的朦胧诗，还有泰戈尔的《飞鸟集》等等。中国科技大学是纯理科的学校，偏偏开设《古典文学》做为选修课，老师在课上讲解红楼梦，解释宝玉写给黛玉的《参禅偈》，那是最伟大的情诗：

你证我证 心证意证 是无有证 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 是立足境

青年读诗，喜爱言情诗，如《雨巷》中的‘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希望在《再别康桥》里‘那河畔的金柳’下，遇到‘夕阳中的新娘’。

大学毕业后，我一路忙碌——考研、出国、成家、工作，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多多少少消磨了风花雪月的浪漫，加上我的工作商业性软件研发，和吟诗填词根本没有交集。为了不让诗词歌赋被遗忘，我特意把红楼梦和几本唐宋诗集放在办公室里，有空时读几页，在快节奏的信息时代，给自己内心留几分诗意的情愫。

中年读诗，欣赏“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只消闲处遇平生”的淡定与从容。年轻时，初读不识诗中意，到了中年，再读已是诗中入。

近年我们班举办过多次班庆和聚会，同窗齐聚，师长皆临，欢声笑语，借酒咏诗，感慨人生，共叙真情。这是2016年‘只因初见’主题班会庆时写的一首打油诗：

榕城才漫秋色姿，  
闽水又寄家乡情。  
且待烟山逢故友，

更忆伊人初见时。

利用逢年过节假期的空闲，我写诗分享给友人。近年来，商业性航天发展迅速，我本来就对天文学感兴趣，所以关注这些公司的技术开发和投资，希望普通人能遨游太空，人类早日移民火星。我在2020年元旦写下这首，

迎2020有感

乾坤斗转几轮回，  
人间喜添一春秋。

新桃除旧世俗事，  
鹊桥盼穿天界情。

飞仙遨游岂是梦？  
抱月旅程不日归。

更待来年抵火星，遥望地球庆佳节。

除了古典诗篇、中文现代诗，我也读些英文诗。20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耶鲁大学英语系教授，美国女诗人 Louise Glück，她的诗歌多集中描述人类的痛苦，从黯淡的世界走向死亡，死亡是她的诗歌的核心。这一派诗人认为，人的存在是为了爱和死亡，所以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用朴素的美使个人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我读她的诗集《野鸢尾 THE WILD IRIS》，这是1990-2000年代英文文学



2011年81级4班班庆



2019年81级4班班庆

的巅峰之作，读起来有些恐怖。这里我试着翻译一段：

我苦难的尽头，是一扇门。

听好了：那是你称之死亡的，我记住了。

头顶上，噪音，松枝摇曳。

之后一切是空的。

微弱的太阳，干涸的表面一闪一闪的。

活下来很可怕，因为知觉早就埋在黑暗的土里。

的确，诗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吟唱。我不仅喜欢诗的工整和优雅，也欣赏诗的含蓄和意境。岁月有诗，人总觉得年轻。将来老年读诗，希望不会有“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伤。

最后，用一首诗作为结尾。这首诗是写于福高毕业 25 年后的 2009 年班庆，我们在香格里拉酒店聚会。阔别了四分之一世纪，我和高中心仪的女同学重逢，见到美丽和智慧集于一身的她，在百感交集之际，步红楼梦中“红豆词”的韵，即兴作这一首“香格曲”：

君不见佳人窈窕风韵柔，

飘不断梨花清芳倾城幽。

睡不眠香格相思黄昏后，

望不透烟雨楼外楼。

醒不了人生几度春秋梦，

记不清世间沧桑皆无常。

道不完的爱恋，说不尽的风流。

呀，恰是梦不见的甜美才女，

挣不脱的一缕情愁。

## 贺福高海外校友会成立

1984 届 林立菁

少年意气聚烟山，  
寒窗励志试锋芒。  
文史数理破万卷，  
书香袭人几页留？

重洋远渡步科坛，  
饮水思恩忆故园。  
喜迎校友海外会，  
一生结缘福高人！

## 忆四十年前求学福高寄慨

1985 届 林庆辉

层层苔石阶，盘盘烟山路。  
忆我束发时，负笈福高度。  
少年才懵懂，幸得名师遇。  
严星启吾蒙，宝璋开妙悟。  
名师齐宗金，说文如霖雨。  
慈师林泽祥，教书好闽语。  
钟楼倚操场，白楼寄宿寓。  
常游三县洲，切磋相与互。  
拍栏壮胸怀，志如江轮溯。  
不觉三年短，同学四方赴。  
人生天地间，忽如四十年。  
同砚沐薰情，难寄诗一篇。  
今日犹昨日，回首幸有福。  
欣闻母校新，门开亭下麓。  
铜像礼至圣，师生情恭肃。  
学子社团健，校风乐群睦。  
济济青衿进，嘉名藤山矗。  
十邑游生趋，木铎声拍涛。  
树人七十载，鸿功其可褒。  
家国在少年，志远能登高。

## “不言”之教

——记恩师陈渭水老师

1985 届 林琦

我考入福高的那年是 1979 年，1985 年高中毕业。福高很长时间都只是高级中学，但我却因缘际会从初中读到高中，六年的福高读书生活，使得我从此往后一想起福高，立刻就可以穿越到八十年代校园的四维时空里，如同带上 VR 眼镜，我的眼中和脑海中福高——还是七、八十年代的校园景象却是如此真切，青砖教室、黑色墙报、办公楼前的含羞草……英华书院白色的老建筑还在，是教师和学生的宿舍，古早的木板经了这么多活泼好动的学生的踩踏，虽有点声响，却持久而坚韧。我现在才知道那个红砖的实验楼叫美志楼、施教室，地下那一层还是我们当年的体操室、乒乓室。实验楼前香樟树上固定着几个体育课用的爬杆。我们也常坐在香樟树下写生，我最满意的写生作品画的就是学校那座世纪初建造的西式礼堂。我们也在礼堂里开过会，在礼堂顶楼的暗房学习冲洗放大照片……

那时没有特别强调素质教育，但在福高，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实践课、劳动课、课外活动一点没少，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课程的学习和实践。美术课、美术兴趣小组和学生会宣传部的工作，是我在福高贯穿五、六年的学习和活动，而我从课内到课外都得到教美术的陈渭水老师的教导。对于福高的特殊感情，正因由我在福高有幸遇到渭水老师这样的恩师良师。

我想不起那时还有其他美术老师了，学校的宣传栏、宣传海报等等似乎也都

是陈渭水老师在负责。那时他已年过半百，风华已去，但气质儒雅淳和。老师身材高却瘦削，体力也显得弱，但工作起来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指导起那么多学生更是不厌其烦，一视同仁。渭水老师称得上一心扑在学生和工作上。他得意的学生有在福建省中学生美术作品展中获过一等奖的，我只是普通的一个，但在渭水老师的指导下也曾在福州市中学生美术书法作品展中获过奖。还因学生会的宣传工作，我有更多机会跟着老师学着，一起默默做过事。

那时心里记着老师的好，却从不曾向老师表示过谢意。毕业了也就那么仓促失意地离开了校园。直到大学放假了，我回到仓山找同学，却在烟台山公园里巧遇到渭水老师。他一人孤寂暗淡地坐在曲廊的亭边上，我惊见他的喉部敷着纱布。老师更瘦弱了。我叫了老师，渭水老师见了我们即露出开心的神色。但他几乎发不出声音了，只有气流吃力喷击出的暗哑。他掏出笔写上字，他得了喉癌，刚做完手术。

过了几日，我专程去福高看望渭水老师。他住在学校那座白色老建筑的隔间里，用笔跟我交谈，就是用笔我也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他自己也一点没有悲观。老师退休了，他期待着能早点住进新的教师宿舍。老师不愿意再多谈自己，他更关心我的大学生活、个人生活、心情和适应情况，他知道我高考失利。

回学校后，虽远在北方，但隔段时间我还是会跟老师写写信，关心一下他的康复情况。渭水老师回信让我暑假到他的新居作客，真是让人欣慰的事。

暑假来临，我如约找到老师的新居。渭水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新居的房间里摆着他的油画、国画作品，还有他年轻时清秀俊朗的照片。老师仍然只能笔谈，我说着话，虽然花点时间，但没有太多障碍。他看出我对国画感兴趣，老师就写到：如果你愿意，暑假的这段时间，可以教你国画。

我简直受宠若惊，但也很不安，这行吗？老师的身体可以吗？虽然我也很想学国画。渭水老师让我不要顾虑，他可以，没问题。那时的我也太年轻不懂事了，我就那么答应了。

我家住在火车站，一趟的行程要一个小时，但老师身体抱恙还肯来教我，这

点路程算什么呢？我风雨兼程地跑去老师家。渭水老师先用笔跟我谈国画用笔用墨的要领，再画画给我示范，然后我再练习，画的过程他再指点指正。以前在学校，老师指导的时间还要分摊给每个同学，现在我专享老师的教导，真不知有多么的幸福，我非常珍惜和感激，也倍加努力。我知道老师是在倾其心力地教我，他如此无私无我地教导我，这让我过三十多年后，在想起的此刻仍会泪流满面。他没有想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一丝一毫的回报，我只要人到场，有好学的心，连笔墨纸张都他来提供。那时的我也傻傻地不懂得为老师做些什么，因老师也总说不要。

就这样，一个暑假过去，我学会了国画，总共画了二十六张国画习作，连我自己都惊讶自己的进步。

临近暑假结束，最后一次去学画时，我特地带去了照相机，我想给我自己珍贵的拜师学习留个纪念，老师帮我拍了照片，他自己却不肯拍照。我的照片现在还留在我的相册里，却没有老师当时的照片，真让人懊悔。虽然老师在推辞吧，而我也应该坚持啊！

那天画完，我们坐下来，渭水老师还专门教我如何装裱这些国画。要结束学习了，我的心情很复杂，感激又感慨。老师叮咛我很多，似乎想要把所有的都教给我，所有要交待的话都说给我。忘了是怎么谈起，渭水老师跟我聊起了他的人生经历，年轻时唯一的爱情、承受的痛苦、经受的磨难，甚至与最爱的人猝不及防最悲最痛的生离死别，只化成了笔下纸上波澜不惊的寥寥数语。虽未经世事，但我觉得我懂这背后的心碎、艰辛和隐忍，以及即使熬过岁月仍无法平复的遗憾和悲伤，我看得泪流不止，毕竟我是老师这么多年的学生啊！我也因此更懂得老师，懂得老师默默付出、不计回报给予学生的那份仁爱。

暑假别后，寒假一回家，我很快就跑去看渭水老师，因为很久没有他的讯息了。一见到老师，我的眼泪不禁簌簌而下，没想到这么快他就卧床不起，老师变得形销骨立，就像风中的残烛，他吃力地挥着手，一直催着我回去。我说：“那我过几天再来看您！”

过了一个星期，当我再来敲老师的门时，再没有人为我开门。问了邻居，说

渭水老师已经离去了，算起来应该是我上次来的第二天。

悲伤和懊悔顿时涌上我的心头，我以为还有时间以为还有机会为老师做点什么，可我什么都没来得及，什么都没做到，连老师的最后一程我都没送他。夏天我就要毕业工作，我一直希望能给老师买一份像样的礼物……

三十多年过去了，曾经铭心的记忆虽然静默无声，却从未曾停止在我的内心映放。原来觉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用来比喻教师太夸张了，现在发现用在渭水老师的身上却是最贴合不过了。因为有幸遇见像渭水老师这样仁厚慈爱的恩师，“我和我的福高”，因这份弥足珍贵的师生缘而意义非常。

福高——就像记载着每个福高人中学时代的胶片盒，记录和放映着青春、成长和蜕变，就在这典雅古朴的校园中，每个来过的人沐浴过春风时雨，有谆谆教诲，更有不言之教。而渭水老师恩泽及我的“不言”之教将一直伴随着我。

这篇拙文敬献给我的恩师——陈渭水老师，以表感念！

## 青葱岁月的回忆

1986 届 庄海燕

烟台山，这个古老而拥有悠久文化沉淀的土地上，现今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成为网红打卡地，烟台山顶上，福高（福州高级中学简称）这两个字熠熠生辉，俯看着闽江和解放大桥，在这距今有着 70 年历史的老校里，我度过了六年意气风发的少年时光，在这里，我汲取着知识的海洋，沐浴着老师如沐春风的谆谆教导，感受着同学间纯真情意。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是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那时的我们简单而且快乐！踏着欢快的脚步来到了这里，我们 86 届是福高同时拥有初中和高中两届中的一届，那时的我们，从福州各地，踏着轻快的脚步，叩开了福高的大门，那时的福高，和现在一样，分为南北两边，南面是砖混结构的教学楼，北面是操场和几座欧式建筑，分别辟为食堂和宿舍，其中绿植、还有几颗苍天大树郁郁葱葱点缀其中，当年我们福高的教学环境在福州市还是可以排在前列的，当然现在更漂亮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走向正轨的时候，也正进入知识大爆炸的前期，我们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渴求知识，渴求未来，这里我们有幸遇到了很多优秀的老师：杨奕初老师、龚美珠老师、郑晓老师等老教师给我们打开的知识大门，他们教学认真、细致，很有耐心，我们一有问题就向他们求教，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问题，当时可没有有偿补课这一说，我记得，那时我还是英语科代表，郑晓老师常常拿着自己买的英语周报叫我让同学们做练习。除了老

教师外，还有蔡家权、陈杰生、吴丹舟等中青年教师带给我们知识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活力，蔡家权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上课常常提问爱讲话、开小差的同学，不好意思，有时我就是其中一个，陈杰生老师是我们的段长，明察秋毫，颇有威信。吴丹舟老师那时刚毕业，年轻帅气，上课抑扬顿挫，很受我们一些女生的爱戴，用现在的话来说，哈，可以称之为“男神”。多年来我们就在老师们悉心教导和自己的努力下，很多人都考上了理想的学校，后来，我机缘巧合当上了物理老师，杨奕初老师还把他的教学经验传授给我，现在，有些教师已经作古，但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财富永不泯灭。

在这里，我们获取知识的同时，也收获了纯真的友谊，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游戏，一起打球，一起玩耍，教学楼、操场上、宿舍楼等每一处地方，都留下我们在一起的身影，我记得我们常常在学校的椅子上互相学习、畅谈未来，在操场上打球，我记得我们还特别喜欢在操场前的大讲台上打羽毛球，我还记得，那时中国女排刚夺冠，我们学习排球的热情高涨，学校那时有排球队，我们常常在操场观看排球赛，场内打得热烈，场外助威声不绝于耳，那真是个激情澎湃的年龄，我们打篮球、打排球、学跳鞍马，在运动中成长。同时，我们还拓宽学习各种技能，我记得我还在钟楼里学习冲洗照片，学习安装收音机，特别是我还被学校派去学习无线电测向技术，这也是少体校的活动之一，我还领了人生的第一份工资。

我们还有组织郊游活动，那时安全意识比较差，我们骑着二十八寸自行车，载着人，载着木材、食材等野炊物品，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奔去。我记得，有一次，我载人还不小心摔了一跤，受了点皮外伤，让家人好是担心。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鳝溪野炊，同学们忙着烧火煮饭，那时男生挺能干的，烧火这类活都由男生来干，我和一女同学得空便往山上爬，不知不觉迷了路，正当我们开始心慌时，突然出现了班上几个同学，原来，他们发现我们不见了，便分头去找，现在想来真是抱歉给同学添了麻烦，但是同学情谊跃然其中。除了郊游，我们还开展了文娱活动，跨年活动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起唱歌、跳舞、享受美食，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那时真是年轻，通宵也不觉得累。

我们学校还有小饭店，当时真便宜，一碗扁肉也才一毛五，我爸一个月给我两块五足够我吃一月，因此，小饭店是我们课间常去的地方，食堂也很上档次，印象最深的高考那几天，学校为了保证我们中午有充足的时间吃饭和休息，决定全部考生中午在食堂吃饭，那时，我们美美地在学校吃了几天，深刻地体会到当年学校对我们的关爱。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都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贡献，有公务员、医生、教师、个体工作者等等，特别我们这一届还有几个同学还在福高教书，继续为福高发展做贡献，其中郑璋同学还担任过副校长，现在福高在本届校友骆志煌校长的领导下正在大刀阔斧地奔向美好的未来。

福高，仓山上的明珠，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愿你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奏响教书育人的最强音。

## 雪中送“汤”

1987届 陈甦

对北方来说，雪是天气。就像雨一样司空见惯的天气现象，银装素裹凝聚冬的气息，也倾泻冰冷的寒意。前些日子北方狂风暴雪肆虐，人们尚来不及欣赏第一场雪景，铺天盖地的雪完全破坏了生活的节奏，一夜间找不出回家的路，车子沉睡在厚厚的雪被下……

对福州而言，雪是惊喜。上高中的时候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烟台山上触碰透明的精灵，薄薄的雪花飘飘荡荡落下，树上、头上、衣上沾着晶莹的六角晶片，用手接着，一转眼就化成水。想着千米的高空，水仙子与寒流武士云台厮杀，胜负都在眨眼之间，风起云动幻化出无数的冰晶玉核小精灵，裹挟着武士从高空飘落，寒冷似刀，温柔如雪，在奔向大地时在泪水中言和。雪似的诗情穿透寒冷，欢呼声激荡在心间、旷野，关于雪的遐想萦绕着久久未曾散去，在赤桐寂寞的枝头眺望。短短的课间休息，一次与雪的邂逅，让同学们忘记了寒冷，也记住了生命中这一次雪的绽放，在大雪节气里下的小小雪。

雪后寒冷，晚自修结束后，静寂的校园就像霜冻住的网，由闽江吹来的西北风在网格里肆意穿梭，从任何一个细小的漏洞闯进身体。急促的脚步声回荡在夜空，几百米的路走得特别艰难。寒冷冻住了语言，也冻住了嬉笑。急促地呼吸，好让白色热气暖着冻僵的小手，呼唤着那座两层的白色洋房，呼唤着罗马式拱窗温暖的灯光，呼唤着李老师家的“汤”罐（福州人称热水为汤）。

李老师是我的物理老师，也是教务主任，还管学生的风纪风貌，是特别温暖

的老师。20世纪80年代初，家里人去香港探亲带回各式各样的新潮服装，在校园里我招摇地穿着，尤其是牛仔裤，有喇叭的、高腰的、窄腿的。可是有一天放学却被李老师约谈，焦点就是我的喇叭款牛仔裤不是特别符合当时的校园审美，不够简朴，建议以后再穿。我不服气，和老师顶嘴，事后与同学探讨也觉得不公平。如同《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穿一件红衬衫引发一系列风波。为了驳斥老师的观点，我还向当时的热门杂志《福建青年》写信，请求道义上的支持和思想上的理解。没想到编辑居然给我回信，绿格的信纸加上飘逸的字体，印象深刻。回信的内容大概是说青少年以学习为重，简朴为本，附带说老师的要求也不是特别合理云云。我抖着信纸在宿舍显摆，总算为自己的时尚找了理由。后来李老师没再提起此事，我倒因此和李老师熟络了许多，也经常向他请教功课。

一次晚自修结束后，到宿舍楼下洗漱，当时学校住宿条件差，没有专门供应热水的洗漱间。夏天还好，到了冬天特别难过，喝的用的都靠一壶暖瓶里的热水。男生们会在冷水的刺激中豪迈地歌唱，女生们可受不了，抖抖索索地抱怨。李老师家的厨房就在边上，恰好被他看到了我们的窘况，他说以后就去他家取热水洗漱。以前家家户户都是烧煤炭，煤灶除了做饭外，还会在边上埋置一个陶制的水罐，利用煤的余温加热水用来洗漱。此后，再冷的天我都不怕，老师和师母都会为我留门，还有那满满、暖暖、清清的“汤”。小小的厨房变成了小小的驿站，为我们遮挡风寒雨雾。老师的关爱，在那时候的冬天，像烛火一般温暖，像雪花一样透亮。

大雪时节，北方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华南的燥热因为冬雨总算有了舒缓，淅淅沥沥地把寒冷涂抹。雨雾中的乌山路，有个女子拿着把红伞在晃动，昏黄的街灯楚楚回眸，顾盼着黎明湖的荷叶，水光中的枯枝斜靠着，画着勾股几何。想着雪，是寒冷时温暖，温暖时洁白。

## 恰同学少年

1991 届 郭连娜

我相信，在每一个人心底，都珍藏着一首难忘青春之歌。它时而悠扬，时而感伤，时而激昂，时而迷茫。

岁月流逝，四季更迭。2021 年，是我的高中母校——福州高级中学建校 70 周年。远在美国的学姐隔洋隔时差和我通了一段语音，你也写写你的高中生活吧！

回忆的闸门一打开，往事如烟。

1988 年，我考进福州高级中学。

新学校新同学，一开学就觉得课程生晦难懂，无人辅导，成绩不好，举步维艰，15 岁的我陷入深深的困惑。

把我从困惑的泥潭中拉出来的是我的语文老师高海燕。高老师刚从师大中文系毕业，长发披肩，面容清秀，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记不清是否是她推荐我看三毛的书。那年，恰是隔海相望的台湾作家三毛的书籍风靡整个中国大陆的时期。从小爱看书的我一头栽进三毛清新美丽的文字里，从《梦里花落知多少》到《哭泣的骆驼》，一本不落，每每语文课的写作，便模仿三毛的笔风，笔下生花，写的散文常常被高老师当范本读，自信心因此迅速恢复。三毛的文字在我的心灵里，仿佛开了一扇光亮的门，她的勇敢，率真与胆

魄深深感动了我。

我顺利地补考过了所有科目，升到了高二。

高老师要调走了，这个事实让我失落了很久，她调去三中任课。与高一不同，高二的语文课，开始教授议论文。

论点、论据、论证，这些抽象的关系如何应用在写作里？优美，感性的词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生硬的逻辑语言，我的散文被一遍遍批成低分，因为它们不是议论文。晦涩的古文更激发不了我的阅读热情，我在文字的阵地里溃不成军。挫败感又一次袭来，这一次拯救我的是音乐和我的同学们。

1990 年，正值台湾的流行音乐盛行。一大批高水准的台湾音乐人唱响了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我一直从收音机里收听杨庆煌、张信哲、齐秦、苏芮等歌手的新歌，一遍遍地翻唱他们的磁带，还把录音机里好不容易录下来的新歌和后排的男生们交换；50 多人的大班级，按身高我被排到了倒数后几排，没想到后排的男生们是如此幽默友爱。‘小虎队’的出现，班级里帅气的男生们开始模仿，他们组织起自己的‘老虎队’，在红砖钟楼举办的年段文艺汇演里，又舞又唱，文艺范十足。

音乐拉近了男女生之间的距离，也缓解了学业带来的压力。因为是文科 2 班，后排男生们自嘲地取名‘SEC’（second）足球队。每到下午自修课后，他们会在操场上和其他班展开比赛，有时我会指挥没回家的女生们，站在走廊上，敲着



饭盒，当啦啦队队长，为他们助威呐喊。其中四位‘臭气相投’的男生还组成他们的‘菜班’，他们经常在课后妙语连珠，逗得后排的女生们咯咯笑，他们俨然是班级中最活泼的力量。

就这样，在音乐和友情里，我迎来了17岁生日。

那天，后排的男生们穿着帅气的西装，牛仔衣，来到我家。师大校部有一座恢弘的苏联建筑，建筑前面的鱼池边和拱门旁留下了他们年轻帅气的身姿。画家母亲的画室腾出两张方桌，男生们负责包水饺，女生们负责说笑，不到80平方的屋子里，挤进十几位年轻的身躯，满满一屋的青春。这么多年过去，每每看到这些照片，仿佛就在昨天。

1991年1月4日，我热爱的作家三毛以自缢的方式告别人世间，在得知消息后，我难过得一个人偷偷跑到教学楼下的角落落泪。三毛走了，那个迷恋她书中万水千山的小女孩也走了，她走出了我的身体，开始长大，不再迷恋别人笔下的世界，她要书写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人生。

1991年8月，我高考落榜，二话不说，对父亲说，复读吧。1992年，我考进福建师大外语系日语专业，踏上另一个未知的征途。

三毛说，因为未知，所以美丽。

回首那些已经隽刻进生命里的纯真的同学情谊，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闪耀着如珍珠般无暇的光芒。如今的我们，奔波在各自的天涯，只要一聊起高中时光，瞬间仿佛又看到当年我们各自的样子。



照片由91届文科2班梁咏提供

## 走读生

1991届 郭连娜

走读生，我的理解，就是走路去上学的学生。

33年前，从福建师大校部的家属区走到福州高级中学，中间要穿过一小片灰瓦木结构的居民区，一侧是灰墙，一侧是排雨水的水沟连着的民居。小道很狭窄，如果有人从对面骑自行车过来，我必须侧身相让。清晨，我总是急急地走过，偶尔会看见年轻的父母在哺育年幼的孩子，傍晚，也会闻到各家厨房飘出的菜肴香气，而忍不住加快回家的步伐。

和走路去初中的方向一样，我就读的高中——福州高级中学，离初中并不远，它的地势更高，建在一座山上，山的名字叫烟台山。如果从空中俯瞰，烟台山是一块兀自凸起的高地，隔着闽江水，它常年覆盖着青绿，我高中的学校就在山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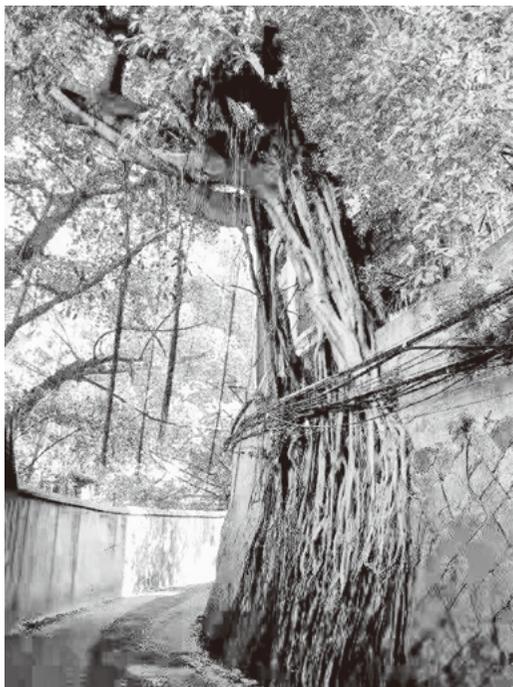
穿过这片居民区，有两条路可以“爬山”。一条是个大斜坡。吃完热稀饭开始爬坡，我总会满头大汗。爬完这个坡，要走一段两侧有蓝花楹的街道，可我几乎没好好驻足欣赏过它们开花的盛况，一心只想赶路，上课别迟到。到了大路上，公交车、自行车多了起来，人来人往，总是会心里设定一个不远的目标，加快脚力，赶超上去。总算走到了一个窄小的路口，又是一段坡路，更窄更陡的小道，两侧是白墙。我常常埋头爬坡，一口作气到达山顶，喘口气，再走进校门。这段路，常常一个人，走得气喘吁吁，脚筋膨胀，进了教室，面对知识的海洋，只剩下仰面朝天的力气了。上高二以后，有两位女同学的家在这条路的岔路口上，上学的路多了‘路伴’，才变得生动起来。

另一条路的‘开发’，是我在尾随其他‘走读生’之后。走出校门，往左，直走，到一段围墙前，一座孤零零的、但很有特色的石头教堂被两扇铁门关在院墙里，院落里一株很老的银杏树。秋天里，满树金黄灿烂的银杏叶把石头教堂衬托神秘而浪漫，美的像个童话，偶尔我会呆呆地望上一阵子。再往下走，会遇到一棵从石缝里长出的老榕树，它的根牢牢地盘住石墙缝，又顽强地侧生出枝桠，在风雨里长成了参天大树。直此，有的同学会走向一个下山的坡道，走读生们开始分道扬镳，剩下稀疏的几个，其中有我。当跨过省军区大院的大铁门坎，清静整洁的军人宿舍豁然开朗，绿树环绕。雨季来临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撑着伞，不紧不慢地走在这条路上，不用喘气爬坡，也无人声喧哗，听清晨鸟鸣，看傍晚群鸟归巢，连树木摇曳不同的身姿都令人遐想，这一切都让我在繁重的课堂学习之外，感到短暂的身心舒畅。

虽然第二条路，比第一条花费更长的时间，但已经喜欢上古榕树、老教堂的我，很长一段时间，选择走在“第二条”路上，它只是让我更早起而已。也许不走寻常路，在那个时候就定下了人生基调。

如今，我身在异国他乡，时常走在远离市区的旷野里，有时在高大的桉树林里静静地坐着，看叶子落下，听鸟鸣四起。石头教堂和参天老榕也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遥远。

我深信，在人类知识的课堂之外，还有个课堂，必须走进自然旷野里，驻足在花开花落间，感受在心旷神怡处，边走边读大自然，并永远做它的学生。



照片由91届文科2班梁咏提供

## 福高往事

1991届 李振荣

### (一) 平安夜

继续寻找回来的记忆……

第一次听说有平安夜这个说法，居然是在福高。

福高边上有个神学院，一个神秘的地方。

很少见到里面的人，对里面有什么也是一无所知。

高三那年12月24日，已经不知道是谁最先传出来神学院有“平安夜”节目，几个童鞋偷偷溜出晚自习，跑到那里去探个究竟，这是第一次了解到，圣诞前夜叫平安夜。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很熟悉这些节日以及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西方的习俗。神学院看得出来经过精心布置打扮，对于福高学生来说，真是太新奇了。第一次感受到了宗教色彩，神秘，又有点慌张，一部分是因为偷偷跑出来，一部分是因为看见那些宗教色彩的东西有点不知所措。

无论如何，既然出来了，是要去见识一下的，不太敢明目张胆的，偷偷摸摸。心是砰砰乱跳，我在很后面，教堂不是很大，里面已经有好多人了，好多排大长椅子，坐满了，记得有合唱，唱的好听，不过听不懂，其他细节已经很模糊了，记得站起来，跟着做十字，不记得有没有做错了，好慌张啊。

没有敢待太久，就偷偷溜出去了，不敢有大动作，看看福高门口没有把门的，溜回教室了。偷鸡摸狗的事被老师知道了，应该是发现有一大段时间不见了很多人。被班主任狠狠批评了，毕竟是高三了，学习是很紧张的。

现在回想，当年偶们真的消息闭塞，神马都不懂，土，就一个字。

不像现在，信息 overflow 了，知道很多，不过知道得少倒也有好处，就是神秘感以及刺激。

## （二）走街串巷

自从上次的寻找回来的记忆，转眼已经 4 个多月了，

仿佛记忆也被新冠病毒感染强行叫停了……

今晚接着上篇继续寻找，这回走出校园，看看外面的世界。。。

仓山其实蛮大，很多有趣的去处，其中：

观井路商业街，万春巷—上藤路—塔亭路一带小店留下了我很多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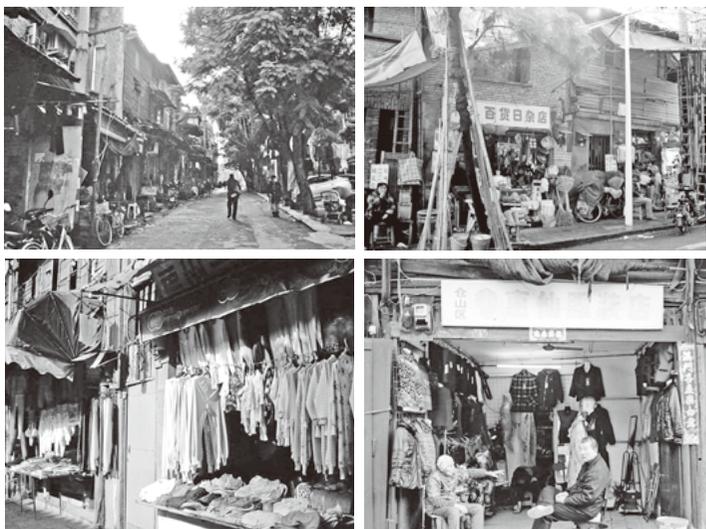
进入福高第一年，每到周末几乎都回乡下，没有神马机会去周边逛，

到了高二，一是习惯了独立生活，二是学习紧张了很多，周末经常就留在了福州。

这样就有机会在周边走走看看了。

查了下谷歌地图，街道和记忆中的好像没有太大改变，依然能够勾起很多记忆。

沿着这个圈子，一排的小店，有衣服店，有小吃店，有工商执照和没有工商执照的各种特色店应有尽有。学生时代钱包羞涩的很，又是乡下来的，屁都不懂的……所以，一般都只是 window shopping，看看就好。



有了点钱偶尔会去那里买点米，省了每次回到乡下背袋米搭公交。

后来有几次，拉了家住城里的童鞋同去，主要是观摩学习先进经验。

找了一些那些年代的这带老照片滥竽充数感受一下吧（不是我拍的）

城里人知道东西多，我是一路小心翼翼，看着童鞋们怎么逛街，怎么看货，怎么讨价还价，真学到不少。

那时，第一次知道了著名的福州价，半半价受益匪浅，在我的一生中很多次践行了这个黄金原则……避免了很多次被宰割的命运。

## （三）接着昨天的回忆

从福高出发，沿着乐群路走到头左拐就是梅坞路、观井路一带的商业街。

由于是仓山的交通主干道，街道自然就比较宽大整洁，也是一排的店面，但是和上篇里的塔亭路那一带比逼格高了很多。

商业街百货、服饰、小吃这些店很普遍，和塔亭路的非正规军比质量稍好一些。但是价格自然也贵了很多，在这里的购物体验没有多少。

回忆比较深刻的是这里的

### • 录像厅

### • 音乐卡带店

那个年代娱乐比较少，看录像绝对是奢侈消费，特别是对我们穷学生来讲。还有就是学业上的压力，老师们说的“精神污染”更是绝对不允许的。录像厅主要放一些港台的片子。偶尔插播一些好莱坞的大片（应该是水货），港台的片子多是警匪武打一类，看过留下的印象现在已经很模糊了。记得比较深刻的是看过施瓦辛格的《魔鬼终结者》，当时看完是大呼过瘾，立马被肌肉男圈粉了，惊叹于好莱坞的



拍摄技术和里面描述的智能电脑科技。

（这个算是影响了我的人生，坚定了我的大学去向，往电脑科技一类发展）。

看看这个片子当年的录像带封面：

现在回想，当年的录像厅环境是灰常恶劣的。

录像厅不大，里面排了几排折叠椅子，很挤，几乎不通风，空气里弥漫了各种气味，汗臭，烟味，潮湿闷热……可是当年居然不以为意，只留下了快乐的回忆……

赶脚录像厅里都是男生，录像厅里面黑麻麻的，只能看见头型，看样子都是男生。

除了录像厅，对这里回忆比较深刻的是音乐卡带。

音乐卡带店整天不停的进行洗脑式的音乐播放，都是当街播放，无限循环几首流行曲……

这里挑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当年流行音乐卡带：

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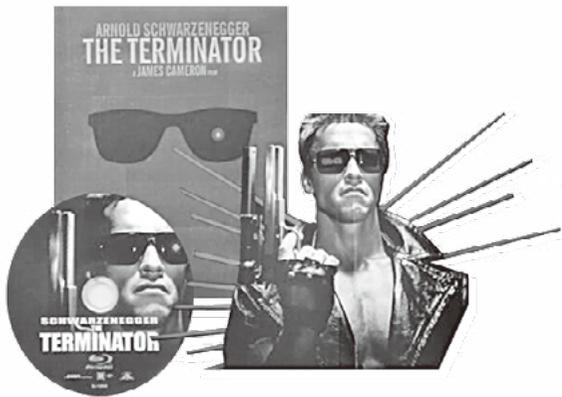
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

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还有一些欧美的流行音乐卡带。

M.J的“真棒”专辑

观井路走到头就可以看到解放大桥。走过解放大桥就到了台江，台江那边又比仓山逼格高了一些，开始看见有多层楼高的百货大楼了。除了百货大楼，台江还有夜市。去过几回，不过毕竟太远，远远不



如在仓山走街串巷带来的愉悦。

好了，今天表现不错，回忆了很多，码了挺多。就此结束这个走街的回忆。

谢谢浏览我的流水账式的回忆，理工男，文笔有限，水平只能到如此。

得多向郭童鞋学习。学习好了，再来码些字。

#### （四）足球

前一阵子，足坛名宿上帝之手老马和金童罗西相继离我们而去，让人唏嘘，惊叹时间之残酷，不但杀猪，还杀偶像。哎！

福高的日子里，课余娱乐项目少的可怜，踢足球是其中之一，伴随了我三年的时光。

1986年，我读初中，那年老马的上帝之手勇夺冠军，每每有他的赛事，小伙伴们都是到处找电视看球赛，那时电视可是稀缺物品，就这样深深喜欢上了足球，光看球赛不过瘾小伙伴们组织起来开始一起瞎踢。

到了福高，自然也延续了这个爱好。刚开始一个人踢，后来发现班上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也喜欢踢足球，于是就经常跑到操场上去踢足球。足球不是体育课的一部分，哎，外加功课也很紧张，老师是不允许的，我们只能偷偷踢。

踢完回到教室，可是一身黑，一身臭汗，加臭脚。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好意思，估计是把女生们吓跑了，也不好意思说只是离我们远些吧。惭愧惭愧。别人读书都是白面书生，就我们几个，是黑炭团。

福高没有足球队，就没有参加什么正式的比赛，三年时间就这样自得其乐，成为福高时光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 年代久远，一些回忆

1991届 李振荣

### 一

我是88年入校，91年毕业，白驹过隙，年代已经久远，趁现在还不算太老，看看有空回想一下能不能寻找到一些以前的记忆。

刚入学时候，记得去食堂，买菜是用菜票的，塑料那种，上面有金额，而且菜票可以在周边小卖部买东西，还可以到澡堂使用？

一些在记忆里还有影子的事和物来流水一下：

烟山鹊桥这个名字突然冒出来？

食堂在国旗左边，边上五区八县留宿生宿舍。

宿舍晚上可以听到闽江采砂船汽笛声，有点吵？

宿舍有铁门，到点就关闭了。翻墙是必须的，因为常常偷溜出去看录像，玩电游。

食堂下雨天，地板就像溜冰场。

篮球场很破？学校大铁门实在太容易爬了。

轮胎厂是我的噩梦，至今一想起来，鼻子就不舒服的样子……。

事隔久远，记忆未必完全正确，不是太确定的回忆我加了问号。

起个头抛下砖……

希望有更多的砖来，如果运气好抛进一些玉就更加好了……

先这些，有空再来流水流水一下……

### 二

既然打开了记忆的匣子，那么接着回忆，接着昨天流水回忆。

在同学的帮助下，更多的记忆浮现了。

确认了，学校里面肯定没有澡堂。

宿舍楼每一层都有一个公用洗漱间，隔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厕所另一部分是可以洗漱，包括洗衣服，简易冲凉。留宿生很多，所以很难占到位子，因为大家的作息时间都差不多。

住宿条件比较简陋，一间宿舍十人间16平米左右，房间摆放五张上下铺，中间两大张桌子，门口有个架子，平时摆着脸盆，脸盆里放牙刷，我的脸盆里，经常放些水，然后放一个大浴缸，里面是一些回乡下带来的卤蛋卤肉，因为那时条件，宿舍里不可能有冰箱，每次回乡下妈妈都是心疼，又瘦了又瘦了唠叨，都一定煮些带到学校。

这个简易的储存方式可以保证几天内不至于坏掉。回忆起来既心酸又幸福。

宿舍没有风扇，福高地处仓山，在山上地势高的原因，还常常停水。

条件真的好简陋，但年少的我们开心快乐。

高中每个学期都换一次宿舍，也就结识了更多的舍友。

福高是有强制晚自修的，晚自习回来都挺晚的了，不过回宿舍倒是最热闹的时光，短短的洗漱完毕熄灯后，我们开始各种道听途说拱趴，不知不觉中一天的紧张都卸下了，有时拱趴吵闹声音太大扰民了，宿管科的老师就会过来阻止。

福高的一大特点是招收五区八县的学生。（不知道哪一年开始，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还收？）

我们（五区八县）是从家里带米，每顿饭要自己用饭盒根据自己的饭量放好米、水，按班级放进铁笼，每个班级有同学负责统一给食堂负责人员。

可能是有同学时间匆忙，没能炖上饭，到用饭时间没有自己的饭可吃。

所以常有被偷饭盒的事发生，吃完也不敢就此拿来使用，在宿舍旁边的偏僻角落经常就会有铝合金空饭盒。

我的饭盒都刮的花花的，还敲了很多小洞（类似个人签名），结果还是不能避免被偷的命运，如果炖饭里敢放一些额外的小点，比如鸡蛋、鸭蛋什么的，常常就会被挖去了。

宿舍旁边操场边上是有名的英华楼，英华楼前面靠闽江那侧是食堂。

英华楼经常被我们福高的寄宿生借用（正常晚自修之后，有的同学会在里面点蜡烛？接着自修，因为宿舍的宿管老师是不许点蜡烛的）

生活很艰苦，但是没有觉得不快乐，快乐一点都不少，人真的很有伸缩性。

仓山缺水现象比较严重，每次炖饭接水的时候很耐心的等水一滴一滴的滴下来，当时不懂，就觉得学校怎么这么抠门。福高没有蚊子，这点很赞。可是有白蚁，有时天气太闷热，白蚁好多，飞到教室，飞进宿舍。没有神马好的方法，只好土法上马，拿脸盆装水，放在桌面，然后突然熄灯，打开时发现盆里一堆白蚁，很恐怖。

没电时就好玩了，勤奋的同学点着蜡烛做作业，有些就跑到山下去玩了，然后就是爬墙这个规定动作了。

那个年代，我们每个月左右学校会安排看一场电影，很是难得，记不得几部，有印象的有几部，《妈妈再爱我一次》记得，这片电影简直就是超级泪弹，哭声一片。

我有没有哭，倒是不记得了，哈。还有《祝福》，里面有个贺老六，同学们印象比较深，因为他很像我们的化学老师杨松。

到五六月份，宿舍旁边的亭下山，那里的庙里，常常有人谢礼闽剧演戏，锣鼓声、唱戏声、闽江上的汽笛声，声声入耳。

第一次到福高，我是坐 36 路公交，好几个小时到达南门兜，然后坐 20 路公交车到仓山电影院那里下车，然后沿着陡坡一路走到学校。

为了不错过星期一的早课，每次回乡下，都必须坐星期天下午最后一班车才行，这样就浪费了大半天美好时光，心里总是说不出的不爽（毕竟还是恋家啊）。

后来打听到连江有直接到福州的早班车，不过很早，得早上 3 点起床匆匆忙忙吃完妈妈煮好的太平面，一路飞奔赶早班车，乡下野狗蛮多，有时就被野狗追着跑，不过这样就争取到了在家里多出大半天幸福时光。

## 在福高的日子

1999 届 林 兰

每每提起高中生活，脑子里总会闪过许多画面，各种趣事，多是与山水树木有关，与那会傻白甜的我们有关，似乎与学习相关的不多。也是，在福高这依山伴水的好地方，校园里各种古建筑，古树林，如果只谈学习，似乎太辜负了这番美景。趣事太多，让我细细回忆一番。

平日最常去的地方就数那石桌石凳了，就是教学楼旁边，一到自习课或是傍晚天未黑时，我总会去那占个桌子。石桌石凳放置在高大的树下，经常一阵风把树叶吹落，也带来旁边实验楼前的桂花香，似乎在这怡人的空气中我的学习会更自在和专注。实验楼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里住着做卫生的阿姨和一对可爱的儿女，帅帅的哥哥和萌萌的妹妹，我们在石桌石凳上学习时，他们常跑来玩，有时还用树叶包着一包桂花带来。那会我和少芳玩心很重，经常和妹妹混在一起玩，大操场的大榕树估计有一百多年了，长长的胡须常被我们绑起来，把妹妹放在上面荡秋千。

待桂花落了，石厝教堂前的银杏叶该黄了，那会还不知道那是石厝教堂，只知道大铁门里有特别漂亮的银杏叶，但是总关着门进不去，于是我们就爬在铁门上摘银杏叶，拿回来放在书里当书签，现在我家里还存着几片二十多年前石厝教堂的银杏叶。改日该去捡几片新的，放在一起。我们已从少年到中年，不知这叶子二十年多年间是否会不同了。

待银杏叶也落了，天就冷了，圣诞节就到了。学校旁边就是神学院，到了平

安夜晚上总是热闹非凡，晚自习的我们怎耐得住性子，于是就悄悄爬出铁门，去神学院参加平安夜晚会，结束时带回一堆圣诞老人给的零食。零食带回来总要分给大家的，于是让大家在床上挂一只袜子，再买点零食，到半夜了假装圣诞老人给大家袜子里塞礼物。这个习惯竟然一直延续到大学，然后到现在，每个圣诞节给娃准备圣诞老人的礼物。娃小时候一直认为真的有圣诞老人，临近圣诞节前都会很认真地告诉圣诞老人今年想要什么礼物，然后圣诞节清晨起来，开心地边拆开礼物边感谢圣诞老人。

作为住校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同学们也都刚学着如何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自己蒸饭自己做卫生。管女生宿管的女老师超级严厉，那个眼神看你一眼估计就想逃跑。每周检查卫生，总把各种东西藏在床底的遮羞布下，桌上的脸盆牙刷总是摆着很整齐，牙刷都是朝一个方向的。不过严厉的女老师会在周末的时候在小礼堂给我们放周星驰的电影，会在中秋节晚上给我们发月饼。

依稀记得每次抬盒饭那叮叮当当的声音，热气腾腾中把盒饭抬出来，找到自己的那一盆，还有同学盒饭里会放着水果一起蒸，让我们眼馋不已。食堂里好吃的饭菜是要抢的，于是就养成了每次下课飞奔到食堂的习惯。这个习惯延续到上大学时，有了一个外号叫小腿紧捣，在一群北方同学里，我这娇小的身子竟然每次都走得最快，诧异之后，最后发现步子迈的不大呀，原来是双腿捣换得快，幸好那会小鸡快跑的游戏还没上线，不然这外号就惨了。

宿舍的走廊是露天的，起床后站在走廊上就能看到楼前的墙上一大片的紫色牵牛花，那墙从二楼到地下二楼，估计足足有10米高，在清晨的阳光下那一大片的牵牛花格外的娇人，肯定比千利休家的朝颜还要好上万分。清晨总要装装样子晨读的，大家都在楼前的小操场上，一人占据一个位置捧着一本书念着，我经常读着读着溜达到家属区，那里有几颗桑树，摘几片鲜嫩的桑叶回来喂我的蚕宝宝，蚕宝宝越长越胖，终于结茧了，一直期盼着飞出一只蝴蝶来，结果没几日飞出一只很丑的小飞蛾，拍拍翅膀就飞走了，剩下的茧也在一次大风中吹走了，这让我失落了好几日，毕竟一把屎一把叶子养了几个月，幸好这一切没被宿管老师

发现。宿舍楼前的小操场上还有一对双杆，我和少芳晚自习放学后，经常坐在上面聊天，聊得内容早也不记得，只记得那些夜晚的月光照在沙子上很亮很亮。后来回学校还想再去坐坐，只是那双杠已不在。

作为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的住校生，第一个学期的国庆假期是极兴奋的，记得同是平潭的老乡们约着一起回，早早起来后发现学校铁门还没开，于是我们又爬着铁门出去赶车了。写到这，突然发现像我这么乖巧老实的学生居然经常翻铁门，真心感谢学校把铁门建得牢固又好爬，让我们高中三年都没受伤。嗯，估计是体育老师主导修建的。为了感谢体育老师，我最经常爬铁门出去是为了清晨和几个同学一起晨跑，体育成绩太差的我，不知为何突然和阿端、莲钦发起这个晨跑活动，几个月后为了验证晨跑的效果，我们一起报了那年的运动会。我报了800米，虽然是最后一名，不过还是以我自己最好的成绩到达了终点，跑下来并没有太难受，一路加油并最后守在终点的冰库，待我跑完后赶紧递过来一瓶可乐，那瓶可乐把我呛了，咳得上气不接下气，估计我后来不爱喝可乐与这次的阴影有关。

那会回一趟家要七八个小时，非节假日就基本不回家，于是周末有大把的时间泡在学校。旁边的烟台山公园是常去的，两块钱的门票，我们还是舍不得买，总从后门偷偷溜进去。公园里总有唱闽剧的咿咿呀呀，我们就在旁边嘀咕嘀咕的背书，书估计没背住几篇，就是把公园来回逛个几遍。最爱去的地方是中洲岛，那会的中洲岛还是公园，每次发大水总把公园的树都淹了，只露出点树梢在大水中无助地漂来漂去。待大水退去后，公园又恢复原样了。每次去中洲岛总喜欢坐在临水的位置，看着涛涛江水写信。对，写信，那会我的信可多了，每周总要回上几封，看着流逝的闽江水，给不太远的好朋友写信，是那会周末最享受的事，似乎所有的烦恼都会随着流水和笔尖流走，写完信后又变得傻白甜了。这个习惯到了北京后，每次心情不好总想要去水边呆着，后来大家已不写信了，就自己给自己写信，写完又傻乐的回家了。不过来往的行人，看一个小姑娘在水边认真的在纸上涂涂写写，总以为我在画画，经常会凑过来想看画得怎样，弄得我十分不好意思。待我退休后吧，争取好好学习画画，那会真格的在水边支个画架，看着

潮起潮落，画完又可以变回傻白甜了，不过老了，是不是应该在水边做做数学题更好，不然真傻了就不好了。

写了这么多，好像都是很无聊的小事，不过在我心里这些无聊的小事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瞬间，滋润着心田。后来，遇到很多难过的时候，回想起这些无聊的美好时光，总能给我许多走出来的勇气。有句话说，生活不是你度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我记得这些画面，记得纯真幼稚的自己，记得只为想看雪就全部报了北方学校的自己，也记得那会在地下自行车库，在实验楼前灯光下专心苦读的自己，记得高中三年让我学会了自我规律的安排学习和生活，而这个习惯到现在也一直影响着我。

感谢福高母校三年的陪伴，也感谢班长的邀稿，让我有机会重温这段美好时光。母校七十华诞了，但愿学弟学妹们在学校里，除了学习之外，能找到许多滋润心田的趣事。高中是生命中重要又美好的三年，愿我们都不负光阴。

## 回忆母校

1999 届 魏 珠

深秋的一天，我路过了广州太古仓码头，那里满地的金黄色的落叶，风吹来沙沙作响。高大的树映衬着蓝天，好美的景，让我在温暖的南方，想起了闽江河畔掩映在烟台山上的母校。那里宽阔的操场，几棵苍穹的大树，揉抱着几座古老的建筑，如同太古仓码头的建筑一样在诉说着情怀。那几棵树下，有我酌步读书的影子，和那天一样，我踩着落叶，听着风吹来的声音。

应该有 20 年的光阴，那是我回不去的远方，是我为理想奋斗的起点。我还记得，第一次考试考坏了，和同学在一起抱头哭泣的样子，可爱极了。也就是那次，我才明白，眼泪不能轻易地流，失败是生活的常态，倘若没有挫折的打击，怎么才能看到彩虹。后来我记得学校组织高一新生的合唱比赛，我们班级选择的是《真心英雄》和《明天会更好》，很励志的歌。那时候大街小巷还有流行周华健的歌，比如《朋友》，唱出我们的青春，同时也是一碗不错的心灵鸡汤。所有一起走过的那段青春的岁月里，我们一定会有同样的记忆。

高二分班，又面临会考。那时候的口号，应该就是创达标学校，说我们这届如果成绩达标了，以后学弟学妹就不用再会考。时间太久了，忘记了具体的情况，总之我们宿舍的同学是开始卯足了劲拼命读书，好像是真的“牺牲我一人，成就千万家”的精神状态，老师们就更不用说了，每科的科任老师胜似我们的亲人。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生物老师。那时候流行烫头发，她刚好就是那个发型，每次都被我们班的生物成绩雷到，气的她在班级里发脾气，那个时刻我真担心她的

头发瞬间会飞起。所谓的爱之深，气之切，倘若无关紧要，谁又会动了肝火呢？我也是被她找来谈心的对象之一。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和我的谈话的内容“她说我其他科成绩那么好，她相信我生物也会读的好”。我很惊讶，生物老师又怎么知道我其他科成绩？原来她在默默关心我。结果我的会考成绩全优通过，现在想来真的很感谢她。

高三的学习紧张起来，同学们少了很多的语言，看起来埋头苦读，各顾各的。我们是文科班，关心时事，了解当时的时事政治，读起中国的历史，也避免不了义愤填膺。那么忙了还坚持出黑板报，扩充知识面，那时候听闻说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炸。到现在，我还记得同学们因此也更加勤奋努力，如同学校的校训“志当存高远”。在我们宝贵的青春岁月里，真实的历史给我们上了一节“落后就要挨打”的爱国教育课。我清晰的记得年长的语文老师，殷切的希望将来我们能够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繁荣，到现在我的毕业纪念册里头还留着那张那个时候在黑板报前面的合照，而我的毕业相册里也还有她的深情签名“同姓的你”，如同我喜欢她的语文课一样的深情……

都说青春是用来怀念的，老师们和我们一起走过青葱的岁月，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我们是母校的过客，却又是母校培养出来的样子，身上流淌着同一句誓言，当我们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念起母校，是会不经意滑落泪水的地方，那里是我们奋斗的地方。哭过，笑过，失败过，又从不放弃过。那寒风萧萧的晨读，那体育场上用热血铸就的拼搏和努力，倘若我们再一次一起相聚母校的时刻，一定会被重温，像穿越时空一样被回忆起来，打动心灵。

深秋里，再走过广州的太古仓码头，那树那古老的建筑，就像我梦中的母校，对了，还有那座红遍网络的教堂，落满金黄色的落叶，记录母校的岁月流年，你曾来过又离开过。

红砖伴瓦青，马蹄踏新泥，山花蕉叶暮色丛染红巾；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零零碎碎，点点滴滴，梦里有花梦里青草地……

## 我的福高

2005届 周刚

晨光，湿冷的空气，跟着上班的人流，驶在解放大桥上。闽江两岸的建筑带着一脸的疲惫还未从昨夜的喧嚣中苏醒过来，桥下静静流淌的闽江水讲述着一个平凡早晨的故事……

这是一座熟悉的桥，桥的这头是我的家，桥的那头是我的母校——福州高级中学。那里有装载我记忆的盒子，那里是陪伴我成长的殿堂，那里有老师的循循善诱，那里有同学们的欢声笑语。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母校的情景，是在中考前一个多月的时候，一个人骑着单车绕了整整一个烟台山才绕出来，都快到校门口了还得去询问路人，那时候真的是很困。望着里头空荡荡的教室，心里默念自己要加油，最后如愿地走进了校门。虽然在很多人眼里这里不是顶尖的学校，但是在那时候它就是我唯一想进的学校。

坐落在烟台山顶的福高，给人感觉就像是山中隐士，或是丛林书院，给人一种很清幽的感觉，没有城市的嘈杂，偶尔还能听到窗外的鸟鸣声。这样的环境很适合安心学习，加之福高一贯的朴实互助的校风和殷实勤奋的学风，可以说福高是福州最适合学习的高中。

校园虽然不大，但井井有条，分成东西两块，西面是主教学楼，东面是办公楼、体育馆、图书馆、食堂、医务室和操场的综合体。很喜欢这样的布局，也很喜欢建筑外面有点像荔枝外壳的红色。那时候的我们青涩稚嫩，学习是高中生活的主旋律，和同学聊天在那时候是最消遣的“活动”了。聊聊最近发生的新闻，

或者是“八卦”下年段有什么趣事，都是很惬意的事情。高中最大的娱乐应该就是打球了，可以说在福高的篮球场打球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地处烟台山顶，鸟瞰半个福州城，一边打球一边还能欣赏脚下的美景。那时候打球很着迷，高一时，几乎每天都打球，也因此认识了一些球友，有些高一的球友还成为了高二分班后的同学。呵呵，想想都觉得是蛮开心的事情。关于篮球的回忆很多，像是每天中午都会纠结吃饭还是打球，还要和训导老师打游击。高一的段赛，高二时候的 3 对 3 斗牛。那时候打球的时间很宝贵，打球的时候很较真，打球很有激情，很开心。高三的时候很久没有碰过篮球，心想等考上大学了每天都可以打球了。但是说来也怪，整整四年的大学，我没有打过一场像高中那样畅快的球，我想应该是身边的环境变了，身边的球友变了，更是高中时候的那种激情和感觉消失了。

高中生活基本上三点一线，但是仍不乏笑料乐趣，有许多片段至今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像是高一时候的“健美裤”老师（因为上课时喜欢穿健美裤而得名）；心舟姐姐（高一时候因为坐公交车上学老是早读迟到 1 分钟，几乎天天看到心舟姐姐可爱的脸蛋装出凶神恶煞发脾气的样子）；还有小燕姐姐（化学方程式配平或者计算时候总喜欢讲口头禅“刚刚好”，我也是因为这个把自己的 QQ 网名改成了“刚刚好”而且一用就是 7 年从没换过）；还有陈建南老师的那句“世纪金榜”更是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可谓是四字神话；还有数学老师郑璋，一次数学单元测试，中途老师说有事要出去一下，恰好教室的窗台可以看到通往 WC 的路，就听见靠窗的同学从二楼往下和老师打招呼，原来老师上厕所去了，正当我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的时候，不曾想事件才刚刚开始，数学老师突然又回到教室叫我们低头认真做题——原来忘记带纸了，被我们发现后露出羞涩的笑容。全班同学都笑趴了（对不住了啊，有损老师形象，先写了留着备删，哈）。点点滴滴编成回忆里的一抹微笑。

高中最搞笑的是高一时候，有次学校举办了一个英语文化节活动。每个班级选送一个节目，我们班就安排演了《白雪公主》的短剧，当时演员是反串的，陈洁扮成一个英勇帅气的王子，而我扮演那个迷人的白雪公主，摘下树枝

编了个头环，再用旧蚊帐弄成婚纱一样的头饰，我真佩服同学们的想象力啊。不过还别说，出来的效果真的很不错。那次比赛中关于苹果的即兴表演现在都还记忆深刻：按照原剧公主吃下了那个毒苹果后应该要昏死过去，然后王子的一个吻叫醒了昏睡的公主。比赛时我咬了一口那个“毒苹果”结果发现还挺好吃，于是又多咬了两口，王子看到后反应也很快：“Do you like apple?” “Yes, delicious!” 惹得台下的老师评委哈哈大笑。那次的比赛得到第一名，奖品是一个有几尾小鱼的鱼缸，蛮有成就感的。

高中三年，有我美好的回忆，有记载我成长的点滴，有同学们的陪伴，更有老师的辛勤教导。感激之情难以言表，铭记于心。感谢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感谢校领导的关心爱护，感谢母校的培养。如今的我已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仍不敢忘记母校的培养教育之恩。曾经连结家和学校的解放大桥，如今又成为我工作生活的纽带。每天上班经过桥头我都不禁抬头仰望，看着旧教学楼上的被时间冲淡颜色的“福高”二字，看着办公楼上的较新的“福州高级中学”，新旧的鲜明对比述说着学校的故事，而那故事中也包含着我和我。

## 心系福高

### ——献给母校建校七十周年

2008 届 魏盈盈

喜闻母校福州高级中学即将迎来七十华诞，不由得又想回母校看看，再次感受一下学生时代紧张而欢快的生活，聆听一回老师们铿锵而谆谆的教诲，体会那亲切而耐寻的情怀，也会发现一处处豁然而新奇的变化。

作为福州市一级达标重点中学之一，福州高级中学得福州之文化底蕴，坐落在烟台山上。七十年的办学史，与新中国的风雨历程相交织，在改革开放春雨中蓬勃发展，折射着时代的脚步。为了民族的振兴、文明的进步，福州高级中学的师生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不断克服困难而顽强地崛起，在教育事业中屡创佳绩，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教师，培养了数以万计的英才，无愧于时代的重托。

作为福州高级中学的一名学子，是幸福的！这里的学风艰苦朴素，这里的学生聪明勤勉，这里的老师诚恳踏实。在这里，既能广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感受到数理化文史哲发展的脉搏，又能体会到福高人为建设一流中学扎扎实实的奋斗精神；在这里，既能从充满活力的学子身上领略到当今的流行风尚，也能从他们课后从教室回寝室的脚步声感受到一种收获后的充实、一种奋斗的满足；在这里，既能感受到名师的力量和影响，也能从教师、学生平等交流，相互尊重、互相研讨的场面中感受到难能可贵的和谐温馨。置身在这样的氛围里，你能感受到一种奋进的美、平和的美、平等的美。

我不仅为自己在福州高级中学学习过而感到自豪，也时时以此自勉。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和朋友给予的指导、教诲、帮助和鼓励，使我终生受益。福州高级中学培养起来的强健体魄、完整人格和执着于理想的心态，永远是我生活、学习和工作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这里有晨读过的教室，酣战过的实验室，饱览过的图书馆，干净美味的食堂。忘不了柳条吐绿、桃花盛开的春天，忘不了郁郁葱葱、碧叶相连的夏天，忘不了秋风送爽、满地金黄的秋天，忘不了寒风凛冽、白霜压松的冬天。岁月悠悠，往事如烟，隔不断与母校的亲情，冲不淡对母校的眷念。清新自然、恬淡静谧、琅琅书声的生活，是一段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是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如今，福州高级中学已是几度旧貌换新颜，桃李满天下，作为一名福州高级中学的学子，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会怀念到母校的关怀和保护，都为得到母校的消息而激动和兴奋。母校的温情和鼓励，时刻激励着我努力学习，为母校增光添彩。我从未忘当年对恩师许下的心愿，矢志不渝，全力以赴，决心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多贡献少索取。母校的情怀也鼓舞我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嚼得菜根则万事可做”的理念做人做事。

我十分荣幸能为校庆写一篇文章来表达我心中的喜悦。岁月荏苒，她以崭新的面貌、矫健的步伐跨进了新世纪的大门。母校每发展前进一步，都是对学子的极大鞭策和鼓舞。我坚信，秉承求实、团结、勤奋、进取精神的母校，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祝母校七十周年庆典圆满成功！

## 我的福高缘分

2010届 卓振伟

从2007年入学算起，与福高结缘距今已有15年。从2010年毕业算起，与福高分别距今已有12年。高中毕业后，我便辞别家乡并游学京华，从学校门到学校门，内心仍保有一些书生意气、少年稚气。

我是2007年通过八县班考试而荣幸成为福高学子。当时有三所学校可报，福州一中、师大附中和福高。我那时对福高一无所知，但遵从冥冥中的召唤报考，不料注定了一辈子的缘分。

最开始我被分配到高一（七）班，由化学老师戴红盛老师担任班主任。一年后，我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了文科。分科之际，戴老师跟我们讲，高一（七）班永远是你们的娘家。2008年下半年，我分配到高二（一）班，由数学老师江建雅老师担任班主任。江老师是福建永定人，特别喜欢分享永定土楼的故事。语文由吴丹舟老师负责，英语先后由黄碧玉、林秀华老师负责，政治先后由尤植坚、赵锦容老师负责，历史由黄俊伟老师负责，地理由黄薇老师负责。每位老师都兢兢业业，倾囊相授。

赵锦容老师经常跟我们讲，政治就是要背，背得死去活来。我还记得，我后桌同学政治课经常考得比我好一点点。黄薇老师从高一一直带我们到高三。上课时后面总是坐着两小徒弟，付进华老师（那时候还叫小付）和黄莹莹老师。黄薇老师当过知青，性格豪迈，善于点铁成金，所教授的都是至简的大道。其中核心是要求学生树立框架意识。她让我们买最便宜的地图册，翻阅而达到烂熟于胸和

举一反三的地步。这些方法就是最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首先要充分了解核心概念，然后认识因果变量和机制，从而对现象进行逻辑自恰的解释。赵老师的方法看似笨拙，黄老师的方法看似简单，但都像金庸武侠小说中全真教的呼吸吐纳功夫，实乃窥探上层武学的必由路径。我后来考研，又如法炮制，效果一直不错。

在所有同学中，我不是最有天赋的一个，也不是最勤奋的一个。我自认为，有点特别的是，自己是一个喜欢独自琢磨一些看似无用的问题而且乐于分享的人。我看重咀嚼知识本来应有的妙趣，至于考试成绩更多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的同学给我打上“掉书袋”的标签，我把它看作是一种肯定，也是我一直保有以学术为业初心的原始动力。我不仅感激自己的师长和同学，也感激食堂的依伯依姆。有一回，他们看到我在台上领奖，认定我是好学生，自那以后在食堂窗口打饭菜总是多匀点给我。高考当天，他们特意跟我讲，今天的饭菜比以往都要好，一定要来吃。我一直不知这些依伯依姆的姓名和经历，从来没有向他们表示过感谢，每当回忆起福高生活，总想到他们热心的衷肠。从根子上，他们濡染福州乡土文化中对读书人的厚爱，而我有幸成为他们这种情感的投射对象。

福高是一所美丽而幽静的学校。每至周末清晨，教堂的钟声总是催促着被窝里睡懒觉的我。周末晚上，我常在宿舍楼道温书，凭高而望远。闽江北岸火树银花，江面流光溢彩，不时传来游轮的马达声。周末，我经常一人到山下的教辅书店，翻一翻历年真题，培养做题的感觉。后来我反思，在高中极为程式化的教学安排下，学生不应该只是跟着大流亦步亦趋，而应当适当放空，要有自己的节奏，理想情形应该是比正常教学进度快一点、难一点。可惜的是，我虽有一点创造性思维，但是不够严谨，可以摘到西瓜，却把芝麻给丢了。所以，始终离真正的优秀有一段距离，这也反映在了我最终的高考成绩上。

高中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而纯粹，到高考结束的那一刻便戛然而止，以至于未能与师友们好好聊聊便各奔东西、来去匆匆。后来的日子，总不免要一心多用，有时也目盲于五色。然而，正是高中时期确立的素心，指引着我在现实的无知之幕中小心翼翼地了悟人生的真谛与趣味。

文字是情感的刻度。去年秋天，我写了首小诗来回溯往事。今天再读，犹泛微澜。抄录于后，以此作结，相信与福高的缘分未完待续。

少小辞乡邑，西风念故亭。  
隔江多丽彩，近岭好幽宁。  
月下攻经史，樟前健步行。  
烟山榕蔽日，不改旧时情。



## 春华秋实

2012届 黄军赫

四季的不断更替，一日一天的点点滴滴。是你陪着我们，见证时间的流逝，我们的成长。

——题记

你像春风轻拂面颊，用轻柔细腻的话语，最先安抚我们初来乍到忐忑的心，让我们求知的欲望如泉水般喷涌着，你就这样走进我们的世界。接着，春回大地一般，我们的心盎然蓬勃，生机无限。你是微风，让人心安的沉醉，流连忘返；你是细雨，春雨的绵绵，滋润了一块又一块干枯的土地；你是善良的人，望着他们渴求的眼睛，你义无反顾的洒下春风甘露，即使，即使是几十年的青春，只为看到她们一脸满足、一脸笑意。你笑靥如花，在开学的第一天，当我们不安的背着书包走进教室，好奇的张望，是你充满笑意的脸庞欢迎我的到来。

于是，在春日的匆匆里，我们记住了如春风般温柔的你。

接踵而来的夏季，闷热的天气，让人压抑的说不出。堆积成山的作业，即将到来的考试，更是在躁动的我们的心坎上压上了块巨石，这时候的你好似期盼已久的夏雨，让人清清爽爽的释放：是你语重心长、不辞辛劳的帮我们安排复习计划，答疑解惑。你的悉心指导如夏雨般的及时，你的谆谆教诲像涓涓细流，让我们烦躁不安的心安静下来，沉着淡定的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于是，在夏日的浮光中，我们看到了如夏雨般晶莹剔透的你。

秋天的气候让人变得慵懒,可是,我们不敢有所懈怠。因为你一直在身旁鞭策。你告诉我们,春华秋实,是收获的季节了,更需要我们的勤勉与执着。榕树不会因为秋天而换上献媚的秋衣,仍需自我蜕变,才能绿树常青。你好像榕树般的坚持,坚持!不为外界所动摇!您的坚持,让我们认识另一个执着的你。

于是,在飒爽的秋风中,我们与你共同收获着喜悦。

你为冬时,你是凌寒独开的梅,清新脱俗,略带娇媚。你用你高尚的品格引领着学生。你用你的心满载着学生,红艳的颜色是不是还不及你对学生十万分之一爱?尽管冬天,也无法冻结你的激情,滚烫的血液澎湃着爱的交响……

我们在春天,记住温柔和善的你,在夏季明白干脆爽快的你,在秋天里闻到桂花香飘的你,冬天里,看到清丽脱俗的你……你已陪我们走过一整年春夏秋冬。接下来,请让我们也一同伴着你,感恩你,让我们一起转进下一个路口。

发现另一个你……

## 最好的福高 最好的我

2013 届 郑倩雯

当我得知今年是母校 70 周年生日时,我的内心非常激动,福高给我带来太多太多难忘的回忆,可以说我最美好的青春就是我的高中生涯,我过得最充实的日子就是我的高中时代,而福高记录了我人生中最最美好的时光。

首先,我想说福高真的很美,即使我在上海学习生活了七年,看到过很多大学和景点,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我的母校最有味道。我特别喜欢宿舍(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前面的操场,特别喜欢图书馆和体操馆的建筑风格,特别喜欢从食堂二楼窗户往外看到的闽江风光。我很庆幸,我可以在这么美的学校读书成长。我是一名八县生,第一次离开县城,离开爸妈,开始我的寄宿生活,福高就像我人生的第二个家,给了我一个非常棒的读书环境,同时也给了我一群非常温暖善良的老师 and 同学,能在这里生活学习三年,我感到无比幸运。

其次,我想说,福高的老师真的很好,即使在十多年的求学生涯中,我遇到了很多老师,直到今天,我依然会首先想起福高的老师。如果问我在福高的这三年感到最幸福最幸运的事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跟所有人说,我遇到了一群我认为最好最可爱的老师。很多事都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忘记,但是有一个场景,我永远记得。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问问题,一下课就抢着老师问问题,我记得高三每天最后一节课好像是答疑时间,我所在的文科高一一班在那栋楼的一楼,教室前面就是一排长长的石凳,同学们经常与各科老师坐在石凳上交流,老师为我们答疑解惑。我觉得这一幕,是整个校园里最美的镜头,好可惜,当时

没有智能相机记录下来，但也觉得很幸运，因为这个镜头会永远在我的脑海里。

最后，我想说，在福高生活的那三年的我真的很好，即使我现在比以前更自信，工作能力比以前更强，生活比以前更独立，可是那段时光里的我，是最好的我。那三年的我，为了心中的理想可以拼命努力着，宿舍条件再不好也不会贪恋家里舒服的被窝，那时的我周末基本不回家，当时觉得来回的车程都是在浪费时间。我特别享受周末在食堂二楼写作业的时光，抬头就能看到窗外闽江的风景以及对面繁华的商业街；我特别享受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走着，穿着校服，拿着课本，一遍遍地背诵课文。我特别感谢没有浪费这么美好的三年时光的自己，感谢拼命努力的自己，如果没有那三年的我，是不可能来到自己喜欢的城市，考上自己喜欢的大学，以及更不可能成为现在这个不怕困难、坚强独立的我。

我只是福高培养的众多学子中的一棵树苗，但福高在我心里永年是一棵万年常青的苍天大树。未来的路上，哪怕遇到再多困难，我都不会忘记那个在福高的我，那个为了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乘风破浪的我，我会保持初心，坚强地走下去。我亲爱的母校，还有我亲爱的老师们，倩雯想和您说一声：谢谢，遇见您，我很幸运。

## 致母校

2014 届 高旻锴

毕业多年，回忆福高求学三年，常生感动。既感于人间真情，又感于时光流逝，恰逢母校七十周年校庆，赋文一篇，感怀母校。

是为序。

回忆自己的高中，在烟山之巅的三年学习时光相信是值得所有福高学子一生回味的。

福高的硬件在福州的所有一类校中未必算是最好的，但是我相信福高校园的那种精致与韵味不论用多少文字去称赞都是不过分的。校园虽小，但五脏俱全，伴随着学生学习与生活的是罗马式的图书馆和哥特式的体操馆。夕阳透过密叶，映射在红色为主色调的生活区的建筑上。而到了晚上，灯火通明的中洲岛立于平静的闽江水中，让我深深感受到一种安逸与富足。我言辞匮乏，对我来说，这些景象，我只能用“美”来形容了。当然，这些“美”对当时读高中的我来说可能难以体会。那时的我对于福高的风景的认识可能也只局限于“闽江之畔，烟山之巅，有山有水，风水俱佳”。不过这些美景也确实让当时高三的我们有了很多玩耍的去处，以至于我们在多年之后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聊起高中生活时都会戏称：“你们高三是每天坐牢，我们高三是每天旅游”。

当然，正在逐渐走向复兴的福高，拥有的不仅仅是美丽的校园，老师更是她拥有的宝贵财富。福高的老一辈教师兢兢业业，他们不仅仅是福高曾经辉煌的缔

造者，亦是复兴之臣；而年轻一辈的老师或许未必足够优秀，但他们勤恳，他们是福高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中流砥柱。在我们的高中三年，尤其是高三的那一年，福高的老师们不仅仅为我们传道授业，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了我们的挚友，陪伴着我们，共同成长。这种师生关系是我所深深认可的，我也将之践行于我后来的工作学习之中。也多亏这种师生关系，我在新疆高校支教期间，与少数民族学生结成的更多是一种兄弟姐妹的关系，即便现在不在新疆，他们遇到一些问题亦会寻求我帮助，这也算是为国家的民族团结事业作出贡献吧！

福高亦有许多学生社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最适合他们的那个。当然，我相信社团为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繁重学业生活中的一丝乐趣，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我们能力的锻炼。高中三年的社团生活，给了我很多在公众中自我表达的机会。也正是这些经历让那时还不过是硕士研究生的我，能够在新疆高校的讲台上以一种高度自信的状态侃侃而谈，给本科生讲授专业核心课程。当然，我相信，其他社团的成员们，他们也同样优秀。每一个社团都在一代代人的坚持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伴随着每个福高学子成长。不过，我们也该感谢学校为社团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感谢她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学校为了所谓的升学率把社团活动一禁了之。

“三班精英，壮志凌云

燕山骄子，豪气冲天

三九严寒不足畏，骑狮勇战越蜀道

三伏酷暑无所惧，驾鹏直冲霄汉天

狭路相逢勇者胜，山高千仞我为峰

卧薪尝胆谋大计，破釜沉舟踏九天

志存高远，问鼎榕城

厚积薄发，八闽之光

秣马厉兵，枕戈待战

心如止水，磐石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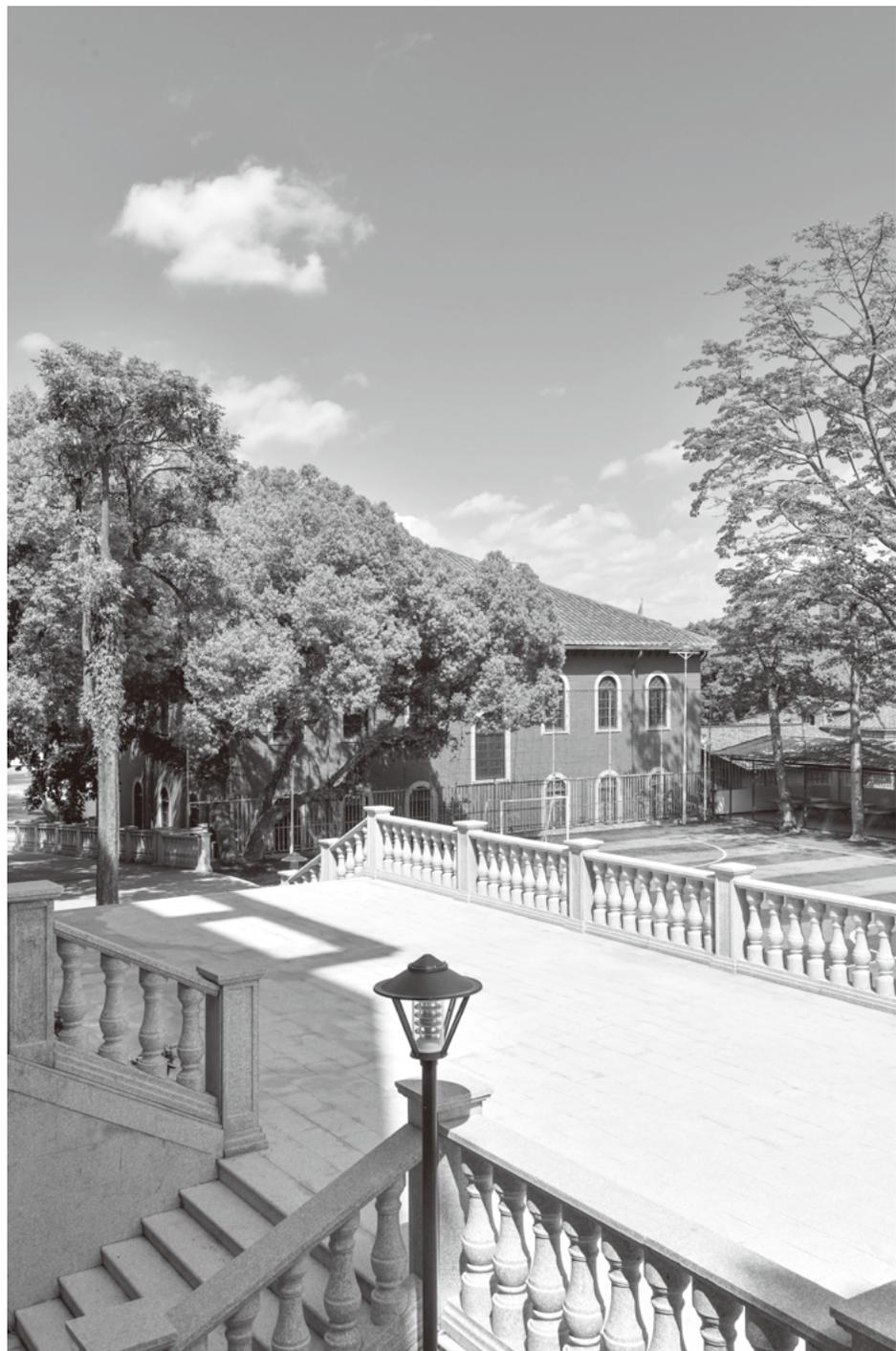
百日磨炼，高考亮剑”

这是那一年我们班的高考口号，我将其赠予所有福高人。虽然这是高考口号，但我认为它适用于任何阶段的福高人，或许它的内容看起来是可笑自大的，但正如我们的校训“志当存高远，敢为天下先”一样，这是福高人应该有的豪情与胆气。

曾经有人说“一中成才，三中成财，附中成材”。选择福高未必会让我们拥有高分，或者是巨大的财富，但我相信每一个福高人只要不虚度光阴，而是用心去感受世界，用胸怀去扩展我们的周围，去享受我们的生活，在福高学习的我们亦能成材。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致所有福高人。



## 三年

2015 届 林高享

我的高中，过去人们叫她鹤龄英华书院，后来又叫她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我上学的时候，她叫福州高级中学，我离开后，她又装修了，还在筹办初中。前些年，我回到学校。隔着校门隐约听到二楼的同学在齐声朗读一篇文章。听得不是很真切，应该是在上语文课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读书声了，但以前，我也曾经像他们一样，在洒满阳光的书桌上，穿着白色校服，一字一句地大声念着。听着这样的声音，仿佛被拉回到了过去，像是在听当时的自己百无聊赖地朗读。

我意识到，我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时光了。

想起高中那会儿，蔚蓝老师给我们上作文课，蔚蓝老师是个严肃的人。但那天，一只麻雀闯入我们的课堂，蔚蓝老师让我们开起窗，方便它好离开这里。小麻雀在门口蹦跶着蹦跶着，转身跳到走廊的栏杆上，三角梅红艳地开着。她眼里在闪着温柔的光，目送着这个意外访客。

她说她想不明白高中语文课本为什么要收《祭十二郎文》，这篇课文太沉重了，每次读完都会让她感到难过。

我们没那么乖，所以总让老师们感到头疼。教我们数学的是张平哥，我喜欢叫他平哥，不喜欢叫老师。有次考试我们考糟了，他很生气地问：“你们上课都在干嘛！听评书吗？”坐在第一排的我附和着说：“可不就是平书吗。”火冒三

丈的他没忍住笑了出来。

他还和我打过赌，“你要是大考考好了，就请你吃饭。”我省检数学还不错，他问我吃什么，我说：“我要吃全家桶！”他突然提高音量：“我只说请你吃，没说要请你全家！”最后还是给我买了全家桶。

肖莺老师是高三来上给我们上英语，我英语不好，她总是很耐心和我讲。我高考完跑去和她合照，还和她拥抱了下。抱完她问我英语考了多少，我说119，她委屈地说：“你考前应该和我抱一下的，这样会考得更好。”

晓珊老师和镜清老师是好姐妹，她们两个喜欢手牵手走路，晓珊还会说镜清是她老婆。我那时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她离我好近，就像同班同学，在炫耀着自己的友情。原来她也有这么女孩稚气的一面。还有一次，我遇到镜清老师下课了，我跑去给她拿包，正聊着天，晓珊老师撞见了，她开始生气，问我都不去帮她拿包，“哼”了声走了。我心里在发笑，哇，小女孩瓶子里的醋撒出来了。

现在往回看，那些用力记住的课文和知识点，都还给了他们，让我怀念的，却是这些无数渺小的记忆碎片。

学校的旁边是石厝教堂，那里种着一棵大银杏树，风一吹，金黄的银杏落了一地，像铺满一地的白月光。

我在这里，认识了我喜欢的女孩，她现在已经成了别人的新娘。有了最好的朋友，他们在各自的天地里发光发亮，偶尔和我说着我听不懂的工作烦恼。

随着年岁的增长，那段时间会越来越遥远。即使再和老朋友撞个满怀，他们不变的笑脸像是在告诉你，毕业只是昨天。但工作的正装与牵着的孩子，在和我说我与过去已经隔着一条弯弯的浅流。

福高，每年有六百多个学生从这里毕业，又有六百多个新生来到这里。寒来暑往，也许对她来说，我只是她诸多学子中的一个，但她对我来说，是我的三年。

## 美丽的遇见

2015届 陈雯昕 叶雨豪

“闽江之畔，烟山之颠，有我们花园式可爱的校园。”

初遇福高，是中考后的盛夏，天气热得令人即使是静坐也焦躁不安，而福高的宁静仍扑面而来。于是，福高的美景便在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季节里，裹挟着温暖的阳光映入我的眼帘。

眼中，校园里静静藏着的“生物园”无疑是最美丽的。令我吃惊的是，这样美丽的园景竟是被掩藏在高大而肃穆的实验楼后。绿树成荫的清幽、繁花齐放的绚丽都收纳在了这里。细细的溪流环绕在生物园周围，翩翩跌落的花瓣触碰水面泛起涟漪，还可以看见金鱼轻巧穿梭。

如今已是准高二的我闲暇时漫步在生物园的小路上，偶尔能够听到坐在思恩亭中迎着清风静心读书的学弟学妹们的朗朗读书声。而此刻在生物园旁的教学楼安静得仿佛另一片天地。而融合这喧闹与宁静的，是畅游学海的信念与坚持。

但给那生物园带去青春气息的，是在此进行丰富有趣社团活动的同学们。那优美的舞蹈与悠扬的歌声，以及那社团会议时充满自信的交谈，亦是校园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生物园的花藤走廊上，嵌着一块陈旧的铭牌，上面镌刻着“2006届·2007届校友捐赠”。这块铭牌浇筑着拳拳学子的惦念与心意，也诉说着这座花园式校园的变迁与沧桑；它曾在青春的呼吸中沐浴着山顶的阳光，也曾在寂寞的落花中

承担着寒暑晴雨。在福高 70 年的建校历史中，有过辉煌，也有过艰难，正是这些古老的建筑见证了福高的苦痛与微笑。不论是那浸染书香的图书馆，抑或是那哥特式的体操馆，它们都伴着福高，伴着福高的学子走过了那久远而难忘的暮暮朝朝。

在岁月的静流中，福高曾数度易名，不断有陌生的面孔带着好奇的神情出现在这个校园。快速而规律的变化不断地冲刷着这里，洗尽了铅华，留下了这样一个娴静而悠然的福高。福高，依存着最初的风华绝代和那傲视群雄的斐然成绩，正如福高的校训所写得那样，“志当存高远”。我坚信，“升起了前进的风帆”的福高，一定会陪伴着那志存高远的师生们愈行愈远，驶向未来，驶向成功！

## 梦起航的地方

2016 届 周谈庆

迎着六七点钟的太阳，踩着坚定而又轻快的步伐，每一天，我们来到这里，接受新的知识的洗礼，课堂活跃了我们思维的弦，使他奏出一曲又一曲优美而深邃的思想曲。这里就是我们的学校，是思维跳舞的地方，是垒高自己的地方，是友情、师生情积淀的地方，是完善人生观世界观的地方，是梦想启航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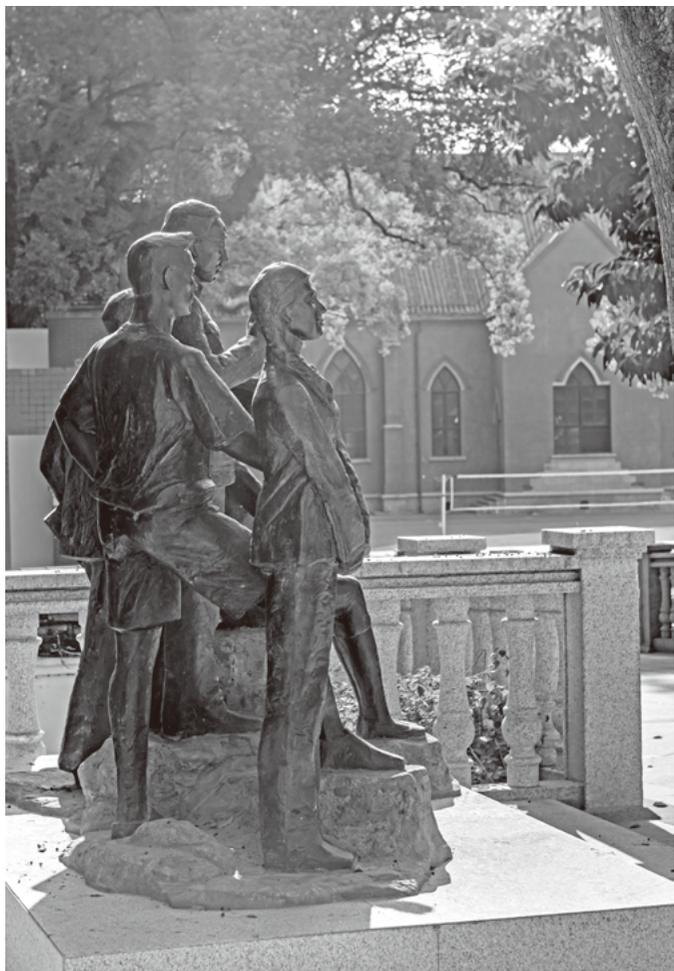
学习永远是校园生活中亘古不变的主旋律。从每天清晨朗朗的早读到每一节课的全神贯注，再到课后泼一管浓墨与书桌的奋笔疾书，甚至于紧张时晚上宿舍熄灯后仍然站在走廊上吹着风啃物理题、数学题，背语文、英语。每个人都意识到垒高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学校给我们力量，它让我们明白，只有努力才可以成功。走廊上，是冷的，是困的，是疲倦的，但那一双双眸子里透露出坚如磐石的光亮却能给人以如凛冽的清泉般的感动。

作为住宿生的我，生活在这样的群体中，更对努力有深刻的体会，有时候，真的是困到了极点，累到脑子也成浆糊的时候，看到走廊外迎风飘动的衣襟，便霎时精神抖擞了，不做完不能睡，并又被激醒了，在这里是学校，这里有人告诉你，要永不止步，每个人都怀着一份希望，一份激昂，希望要从这里放飞，才能使青春无悔。

学校才是具有真挚情感的摇篮，死党——一个温馨的名词，只有好到穿一条裤子的小伙伴，才敢称为死党，然而在高中阶段，在学校里，死党将会是一份最

纯洁最刻骨铭心的友情，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真，一个是纯，不含半点杂质，而是仅次于亲情的情感，因为我们一起成长，度过青春敏感时期，我们哭我们笑，都在一起！学校是锻炼能力的地方，五彩缤纷的社团，多姿多彩的活动，都使我们的能力得以提高，使校园生活更加美满！

学校意味着很多，是小小的人生百态，把握光阴，完美我们的校园生活！



## 福高人 福高情

2017 届 唐译闻

我是一个幸运的姑娘，不仅因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更因为有一个爱我的和我爱的学校。

当我第一次站在福高的大操场上看见远处的闽江水，感受着烟山上徐徐的微风，那种感觉是一种莫名的亲切。三年来，我在福高中成长，也在福高这个大家庭中把那份亲切变成了一种深深的情愫——自豪。

在电脑上码字的时候我的书桌前摆着我的日记本，看着笔墨间自己所记述下的点点滴滴，“福高”二字是这段青春岁月的载体，而我在这段岁月中是名幸福的高中生，意气风发的“福高人”！

### 成为真正的福高人

“今天我参加了福高学生会的竞选，站在竞选台上，我自信的阐述着自己对于福高学生会的看法和对其的渴望，即使不知道结果，但这一刻我觉得有机会尽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校园做些什么，我和校园是在一起的！”

这是高一刚开学时我写下的日记。在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我不仅可以感受到福高给予的关怀，也可以觉得自己与学校同进退。福高民主的管理方式，多彩的活动：元旦汇演、社团文化节、学科竞赛……这一切都给予了学生直接参与校园各项决策的机会，让每一个同学为学校出谋划策，把校园当家，把自己当成

一名真正的福高人！

### 我对于福高的情愫

“今天看到青运小屋了耶！就像是浓缩版的福州文化，更像是浓缩版的福高文化！明天就要开始在那里做志愿者了，一定要加油。认真！”

在青运会上，福高派出了一大批优秀热情的志愿者来到了青运村的青运小屋，在福高的烟台陶然居里，每一名志愿者为运动员们介绍福州文化、福高特色；陪他们进行黏土制作。在短暂时光里我们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者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们与福高的故事中留下了一道绚丽的回忆。

我和福高的故事里还记载着福高承办市社团联展，五四纪念活动的喜悦；记载着走进老人公寓做志愿者的朝气；记载着各项校园活动的欢声笑语，更记载着我对于福高的情愫！

日记本里的福高二字多得数不胜数，我眼中的福高是三言两语无法言尽的，福高这个大家庭中有着太多让我牵挂的：这里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老师同学……

不管我走多远，我始终记得，我是一名福高人，记得我的福高情！

## 心之所向 一苇以航

2018 届 王陆陆

进入福高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曾经就读于福州市最好的初中之一，如果不是填报志愿的问题，我本与福高无缘。刚刚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有些错愕，随之而来的是愤懑，因为面对无理的失败，人常常会想——“我本应值得更好的。”

而福高教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沉淀。这是一所很神奇的学校，在喧闹的市区里的烟台山巅，多一份与世隔绝的清静。较之其他学校，它有不寻常的慢节奏，不使用严苛的重点班淘汰制，老师引导我坦诚地接受生命里无可挽回的失败，是在世为人的第一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渐渐地收拾好心情，在全天时间都可以用来思考学业和梦想的山上，继续高中生涯。

与此同时，我接到通知，因为优异的中考成绩获得了前往韩国游学的机会。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就此打开。在韩国的经历无关教学与考试，氛围轻松，我只记得首尔清溪川里的许愿池，南山公园上的落日，梨花女大里尖顶的哥特建筑。我一直向往四海为家，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找到灵魂，那是第一次，在他乡凛冽的冬日里，我觉得自己在发光。我心存感激，也知道了福高告诉我的第二件事，原来命运不止弄人，冥冥之中自有一条铁律——“你值得更好的。”

后来生活归于平静，我学着并不擅长的数理化，在人文学科的课上不断地充实自己，加入汉服社，给杂志报社写稿子，不再是青春里没有故事的那个女同学。

今年五四的社团活动中，我换上汉服，给参加活动的同学写藏头诗。之所以参加，是因为我对诗词，汉服等等古风元素充满兴趣。而汉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经历了上千年的传承，其中的文化内涵难以言述。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做过冬至说诗，重阳投壶，射艺学习，上巳曲水流觞等各种活动。组织活动的过程既锻炼了能力又学习了知识，是极其珍贵的经历。这是福高教给我的第三件事，有渴望就前行。

十六岁的这一年，我在福高，学习到很多事，认识了很多，真真正正地成长过，为了并不遥远的未来，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心之所向，一苇以航。

## 遇上福高是我幸运

2018 届 张晓婧

最近总有朋友过来问我，在福高读书有什么样的体验？我思考良久，认真的告诉他们：能在福高读书，我很幸运。

我听到许多人对于福高的评价，大多都停留在“老牌一级达标校”这几个字眼上，我私以为这样的评价是概括不了福高的。一所学校，需要亲身去感受，方能被其中蕴含的魅力所打动。

在福高，无论是一上课就能让隔壁班也跟着一起听课的大嗓门物理老师，还是那“凶巴巴”经常敲打我们的小个子地理老师，亦或是一起打闹的同学，与他们一起的每个点滴都温暖着我的青春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很幸运，所遇到的每一位老师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关怀学生的亲和力，他们会腾出自己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为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学生耐心讲解问题。

我曾见过那些“问题同学”，拿着厚厚的练习册在老师身边一呆就是一个中午，不停的问东问西，我都快听烦了，但老师依然热情予以讲解，即使学生问的是最初级的题目，老师也不曾有过的厌烦。一所学校老师优秀与否，是可以用心感受出来。

在福高，还有很多社团值得大家关注，有文艺范的文学社、画社，有现代风的漫社、乐社，每年学校都会组织社巡活动，以此展现学生的素质，展现福高的魅力，这些社团组织与活动丰富了我们的校园生活。

关于福高的那些事，真是说也说不完。在这里，遇上优秀的老师与好学的同学，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

## 我和我的福高

2019 届 韦雨凝

烟山之巅度三载，学识渐长用尽生。  
志当高远谨存心，恩师同窗皆感激。  
红砖白瓦复更新，育人为首终秉持。  
万千桃李齐一心，愿吾福高薪火传。

## 烟山之巅的岁月静好

——记福高鹤龄图书馆

2020 届 翁晓洁

安步在被初夏阳光满溢着的仿若红色鎏金的塑胶跑道，穿过嬉闹谈笑的人群，我在这处新落成的砖红楼里觅到了向往的宁静。她气质如兰，仿若优雅的窈窕淑女，周身散发迷人的香气，我小心翼翼地掂着脚尖，怕声响惊扰了她的美丽。

在这样一个明媚的午后，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我静静感受着窗外而来的山风与湿润的水汽，却望着空荡荡的桌子感觉少了些什么。我在书架间来回穿梭，却又在这漫着纸墨香气的世界里感受到了她内里如同一个博学老者的威严——是的，对于每一册书都心怀敬畏。此时的我，被憧憬和宁静而包围着，与这偌大图书馆中的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同学一样，愿意沉下心来在字里行间找回只有自己的时光。

鹤龄图书馆的一边窗子对着美志楼（旧图书馆），那栋曾经孕育着数十位名人名家的老建筑已在这里见证了百年的悠悠沧桑。当新馆建成，仿佛有着继承那美志楼的光荣的使命一般，鹤龄图书馆不仅凭其优雅的外在赢得了人们的赞叹，更是以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先辈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成为了福高人的骄傲和寄托。

“志当存高远。”从鹤龄馆的四楼俯瞰这所已积淀百年的校园，我铭记着这句前人的训导，暗觉心中澎湃万分：那些为母校做出贡献的校友们是否也以此为

誓？当他们静坐在知识的殿堂里的心境又是如何……这些问题激励着我去书中寻找答案。

同鹤龄馆之于美志楼一样，福高的莘莘学子无疑是先辈学者们精神的传承人，我们肩负着亲人朋友的希望以及母校和恩师的寄托，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小世界中奋起拼搏、砥砺前行。周遭的同学们依旧安静，我也依旧在这宁静中阅读着。但在这宁静中蕴藏的，是所有福高学子永不停息的步伐和呐喊。

## 我眼中的福高

2020 届 林倩茹

闽江之畔，烟山之巅，看不尽地灵人杰；匆匆江水，习习清风，带不走青春年少。在人文荟萃的烟台山上，福高校园在一片翠绿中绽放着属于新时代的、不一样的耀眼红色。阳光穿过美志楼门前香樟树的缝隙，投下初夏的情影，在青石路上细细流淌；凉风拂过鹤龄图书馆静谧的穿堂长廊，缱绻书香飘散，惊醒梦中少年。

在我眼中，福高是一首诉说青春的诗，是一幅描绘远方的画，是一个很远又很近的传说，绚烂多彩，美丽动人。在这里，“志当存高远”是指引着每一个人奋力前行的明灯，“做有社会责任和文化气质的福高人”是莘莘学子不变的信仰。不论是校内选修课、生物竞赛班、物理竞赛班这些先进的学术平台，还是文娱部、学习部、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些优秀的学生组织，抑或是文社、舞社、乐社、天文社、广播社、话剧社、模拟联合国社这些丰富多彩的校内社团，在这个自由、自强、独立、开放的校园里，只要你想，并愿意付诸努力，一切的梦想都可以在这找到适宜的土壤。用三年的光阴去悉心浇灌，静待花开。没错，在这里，既有严谨认真的优良学风，又有属于青春年少的诗与远方。

在我眼中，福高还像是一首热烈昂扬的交响曲。人世间最美不过相遇，在这个可爱的校园里，你也将遇到一群可爱的人，那就是三年中将与朝夕相伴的老师同学们。或许，七月流火、夏去秋来，当校园内第一片金黄的树叶从枝头缓缓飘落时，你的耳畔将响起各科老师“天凉了，要多加衣服”的亲切叮嘱；或许，

夜深人静，寒风刺骨，当你在宿舍楼道中对着考试成绩单暗自惆怅时，你的耳畔将响起同桌“没事，相信自己一定能考好”的温暖鼓励；又甚至，饥肠辘辘，精疲力尽，当你拖着沉重的身体迈向食堂时，耳畔响起食堂阿姨“小妹多吃点！继续加油”的亲切问候。在这里，这个小小却又温暖的校园里，三年漫长又透着些许苦涩的高中生活也会因为可爱的人们而变得难忘。

伟大的征程需要的不过是一步一个平凡脚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世间万物都有着自已运行的规律，成长也是如此。在福高，我们播下希望的种子，汲取充实的养分，收获进步的果实，勾勒着我们绚烂多彩的青春轮廓。

## 我的福高故事

2020 届 许晓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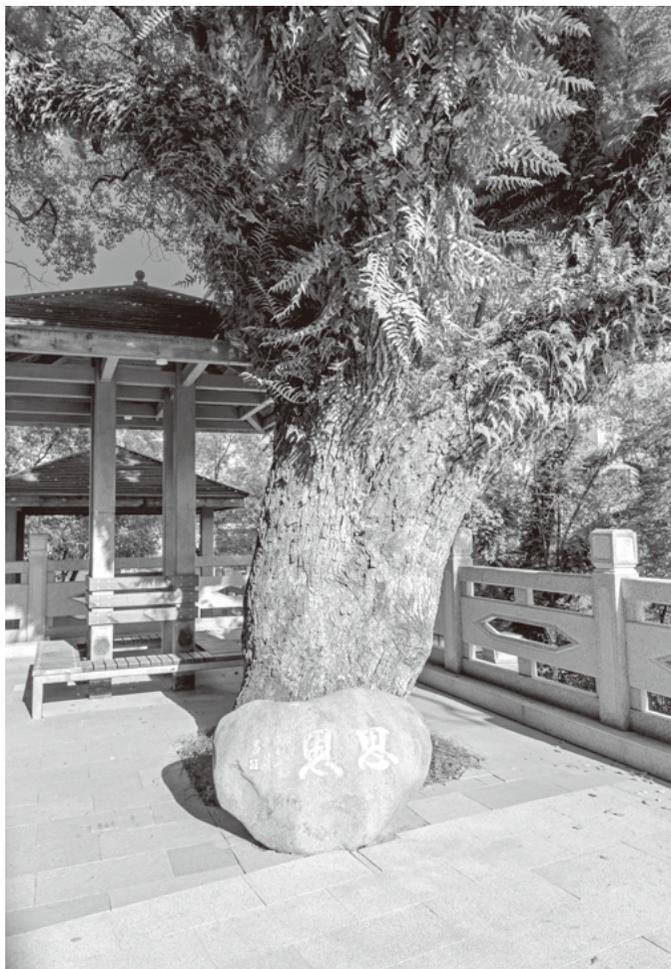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寻常微小的事物，便是世界的缩影。若说每个人是一朵花或一片叶，那么福高就是我的世界。

我喜欢黄昏时朦胧的福高，在洒满夕阳余晖下的操场流连。已有悠久历史的美志楼和力礼堂，似乎在诉说着它曾经的故事。跑道上篮球筐下的笑声和肆意挥洒的汗水，古典与生机的交织。坐在木椅上，阳光透过香樟树的叶缝跳下，伴随着晚风轻柔地吹过，叶子簌簌落下，拾起叶子，在画本上勾勒它清晰的叶脉，勾勒我的世界。

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曾经，我很难理解这句话所要表达是什么，来了福高以后，在美术老师的带动下，我渐渐喜欢上了写生。坐在香樟树下，就这么对着一片叶子，一朵花，一笔一画的在本子上勾勒它的线条，让一片叶子的生机在笔触下蔓延开来，时而蜿蜒时而笔直，我深深的沉醉在这个世界中，是我的世界，也是这个叶子的世界。

而就在这一刻，我也顿悟了这句话的意思，叶子，是香樟树的缩影，所有看似很大的事物，都是由微小的事物组成的。无限的珍贵蕴藏在有限的事物中。对于叶子而言，一棵大树就是它的宇宙。一花而见春，一叶而知秋，观滴水而知沧海。树干的纹路，叶脉的轮廓，都可以窥见到香樟树的故事。而福高的故事，便是我们。每个学生，就像是福高的叶子，树根汲取营养，滋养茎叶，福高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滋养着每个福高学子。众生百态，每一片叶子都有着自己的绿意，同

样我们也有着自己的世界，不同于任何人。但同样的，我们都反映着福高的世界。而我们在学校的每一个足迹，就像是写生本上的每个笔画，或轻或重，或曲折或笔直，都在勾勒着福高，我们的故事。



## 乐群向上的求学路

2021 届 陈书缘

乐群路 18 号，浸润在时光的文墨书香里。这里瑰丽的晨光勾勒红砖砌成的校园，古木倾斜望着步于求索道路上的莘莘学子，烟山之巅的乐来自鸟鸣与风吹过树叶的低语，源于学子对知识的渴望，背着书包的学子三两成群或是独自与书为伴温习功课，漫漫求学之路，少了些闲适，多了份坚定。被文化遗产古迹环绕的福州高级中学，在时光中沉淀，在时代里创新。

在福高学习的日子像是一杯飘着茶叶的淡茶，入口时不苦也不甜，却又在温茶入口后品出淡淡回甘。高中生活以学习为圆心圈出每个人的成长轨迹。上学路教会了我们生活中要善于转换思维，操场上那几棵树教会我们事物并不是非黑即白，它会在为我们遮蔽阳光的同时，蛮不讲理地抢走羽毛球。乍起的风虽会改变羽毛球的方向，却也能带来意外惊喜。积着粉笔灰的黑板槽，无声诉说着知识走过的痕迹，教我们体悟斑斓的思维天地。学校开展最美教室、班班有歌声等活动，在美与包容中彰显学生个性。同学们的友善团结，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校园的古色和文化底蕴，伴随朗朗书声，让人变得温润柔和，沉淀了少年的轻狂与倨傲。

沉淀并不是让平庸磨平自己的个性，而是成熟不浮躁，许多同学在刚入学时抱怨上学如爬山，不管走哪条路，都有些费力，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抱怨声渐弱取而代之的是上下学越来越多的身影和愈发轻快的脚步，从抱怨到平静接受、大步向前。一条路也有晴雨四季的风景，在一件不尽如人意的事中，学会发现美好。福高求学路，探索未知，克服困难，发现美好，或许就是高中时期这条路教给人生的重要一课。

## 追忆当年

2021 届 陈昭洋

福高的校园里充满了太多回忆，我遇到了很多优秀又可爱的同学，很多值得我尊重的好老师，发生了很多有趣和令人开心的事。

在这里，我们充满欢笑，也难免有泪水。有爱过，有失去过。奋斗过三个寒冬炎夏，纵有万般挫折，伤痕累累，都没有忘记：只要坚持努力，光明的未来将会来临。只要热爱，就可能会出现奇迹。

感谢我的内卷王同学们对我的嘲讽和蹂躏，让我变得更加成熟了；也感谢我的好朋友们对我无脑的吹捧，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了；感谢各科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让我变得更加脚踏实地；感谢生管老师教会我为人处事，让我变得更加严于律己。

想念校园的一草一木，想念每一栋红色的大楼，想念珍贵回忆中的每一个人，想念食堂、小卖部还有山下的各种山珍海味……

当初看着空荡荡的教室和宿舍，老师说要在这个校园里留下自己的 DNA，我一直不知自己到底留下了什么。现在才知道，原来是留下了对你们的思念。

江山如此大，何处是家？当再次踏上烟山之巔，我才明白，家就在脚下。不管前路还有多少荆棘或滂沱大雨，每当我回头——家都在这里。

很幸运能来到福州高级中学这个大家庭！感谢 FG 收留了我！希望母校能越来越好！

## 烟山之巔，楼台红似梦

2021 届 何君豪

闽江东流不绝，冲刷着江边静美烟山，木棉在夏语呢喃中吞吐，微醉的烟火氤氲，古老的红墙屹立其间，任时光冲刷，自在演绎百年经典。

这便是我对福高的第一印象。还记得那年我携盛夏之手初来乍到，也是木棉热烈，斑驳树影间的绿树红墙撩拨心弦，几座古老红楼让人一次便对福高有了归属感。忍不住细细深究福高的历史，愈发觉得古楼沧桑的面庞上，一沟一壑都写满了故事，一丝一毫都让我沉醉，比木棉的空灵缥缈红得更厚重。

这红是中华历史中最热烈的色彩，红色烟云与之辉映，让人不禁有股昂扬斗志，不知从何来，不知匿何处，至今却也不能磨灭，只是让人时时伫立在两棵百年樟树下，或前或后地望着美志楼、体操馆微微出神。恍惚间，似是又得先人耳语，蓦然升起崇敬之情。那时先辈声名始于此，今日我也要于此飞跃才是！

又或是在瞻仰飘扬国旗的时候，缅怀其后已成鹤龄图书馆的鹤龄楼旧址，只感叹旧楼已随江水东去，“鹤龄”犹存。也巧，鹤龄图书馆守望在闽江之畔，仿佛耳边回荡江水滚滚，心潮随之澎湃。我细细端详，这图书馆在江水相衬下，红得内敛，犹如馆内阵阵书蕴，满面的儒雅之风。指尖从成千上万古中外的扉页间滑过，恬静而又慵懒。手捧书卷，轻倚窗边，仿佛眼前只剩那江执着向东，让人也不舍停止逐梦。

所谓绿树红墙，也确实名副其实。漫步校园，常见绿色的精灵簇拥在斑驳墙间，四季的大手轻轻一挥，不同的面孔绽开了笑脸欢跃轻吟。就像福高学生的

一个个缩影，让人喜爱得不禁想多看一会儿。花香缠缠绵绵四处逸散，在匆匆忙忙为学奔波的路上，洋洋洒洒地滋润疲惫的心扉。

说不完，诉不尽，真正的情大概都是这样吧！即使心胸万千情丝，纵使手中千百赞词，永远也无法尽言。转眼一年已过，新生也成了“老生”，而我也更深情地摩挲着每一处明亮如焰的红墙，讲述福高从光绪年间到当下的一点一滴，甚至仰望美志楼，骄傲地说：“从这走出的名人千万，故事万千，听我与你道来……”

福高于我，是烟山上的一抹倩影，楼台在碧玉红霞一般的雾霭中，缓缓凝聚成心中梦的样子。

## 她的样子最美

2021 届 伍杨婷

朝阳自东升起，阳光不远万里赶来，穿过密密层层枝叶一缕缕洒下；悠悠闽江水闪烁着光芒缓缓流淌而过。她气质如兰，静静地站在那闽江南岸的烟台山之巔，肩上披着一层金色的纱幔。我伸出手，试图靠近她，触碰她。

走在高高低低的石板路上，和她的距离一点点缩短。植物已长得郁郁葱葱，树枝自然成拱形，把整条路装饰得像一条优美的廊道。风穿过簌簌落下的树叶催促着我来到了她的面前。一时间，左面的书声，笔尖的摩擦声，老师的讲课声；右面运动鞋踏过跑道的悦动，篮球进筐的欢呼，此起彼伏……

站在她的面前，入眼是一片砖红，她是如此端庄与浪漫。我仿佛看到了她最初的模样：1881 年（清光绪七年），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一位位优秀人才承载时代的希冀，艰难寻找国家的出路。看到了她容光焕发的新风采：1951 年，青春洋溢，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谈笑风生，这些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伸出手轻轻触碰她的纹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 40 年日新月异的发展，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我看到了她用勤劳和智慧浇灌遍天下桃李。岁月在她身上刻下苍苍厚重痕迹。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中，始终以坚定的意志，斗争的姿态，奋进的精神不断攻坚克难，不断强化基因，荣誉满身。这片秀丽江山，悠久历史里浸润着追求进步，舍身救国的红色基因。

夕阳洒下的余晖为栩栩如生的浮雕渡上一层金边，穿过时间的长廊，掀开历史的面纱，1159 年（宋绍兴二十九年），爱国诗人陆游渡浮桥至南台，流连此处山水，诗兴勃发，吟咏“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诗句，江天初晓时，天宁寺传来的庄严、肃穆、悠远的钟声。在寺内坐享清风明月，放眼处松青竹翠，是一派江山如画的好景致。

漫步在这片美丽蓬勃的土地，夏日的风正暖暖吹过，生命的活力已经开始绽放，楼前木棉花悄悄地红了，落日结合着花的纹路、明暗交界的完美过渡，留下一抹最热情的颜色。风华正茂的少年，谨记“志当存高远”的教诲，承天宁名胜瑞气，传南台学脉文章，从这里出发，在初夏的青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

## 烟山漫想

### ——记我的福高生活

2021 届 陈思锦

中考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在憧憬着我的高中生活。或许是在早餐和上学路上的间隙中争分夺秒地勤勉学习，或许是在操场上恣意挥洒运动的汗水，或许还要参加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每天应当会充实而快乐地度过吧？

当我第一次登上烟台山，看见校门口金光闪闪的“福州高级中学”六个大字时，心中仿佛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对！就是这里！”这所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名校正符合我心中对理想校园的勾勒。

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福高带给我的最初印象，那大概就是：典雅。校园中四处绿意盎然，古典主义风格的西式建筑与近旁的石厝教堂交相辉映，当古老的树影在罗马式的美志楼与哥特式的力礼堂上方随风婆婆时，绿叶衬着红墙，校友钟楼似乎还传送着穿梭了岁月的悠扬钟声，此时，宁静的校园仿佛一位气质出众的学者正在对我娓娓道来它悠久的历史。当校园里走来朝气蓬勃的少年们，进入各个场馆参加多姿多彩的文体活动时，热闹的校园又处处洋溢着飞扬的青春旋律。这拥有复古风格却又同样有着烟火气的校园，正是我们积极奋进的热土，也是我们休憩心灵的精神家园。

但有些更珍贵的东西却是语言概括不来的。眼睛里藏着星星的同学、大嗓门却温柔可亲的老师、不存在“谁给班级拖后腿”这一说法的班集体、艺术节上简

约而雅致的布置……所有温暖的、美好的一切在烟台山顶生根发芽，并终将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耳畔有清晨朗朗的书声，有午后悠悠的蝉鸣，有师长亲切的谆谆教诲，这点点滴滴，都如珍珠一般散落在我的人生路上，熠熠生辉。

当想象真的与现实重叠时，我突然发现，在那忙碌而充实的快乐之下，是正在缓缓生长着的、有如榕树繁盛的根系般的青春回忆。仔细嗅嗅，还能闻到我最爱的，夏季雨后阳光下，丛丛绿叶间最为清爽的味道。

烟台山上，天很蓝，水很清，阳光很温暖。沐浴在清晨清新的空气里，你对学校道早安了吗？

## 我与福高

2019 级 陈新睿

坐落于烟台山之巅，依山傍水的福州高级中学，是我的母校。时光荏苒，如今的我已经在福高度过了两年高中生活，即将迈入最后一年的高中时光的福高学子，回顾两年间无数的美好回忆，不禁感慨万千。

我仍然记得当我第一次进入福高校园，绿树红墙，白瓦红砖，我的高中生活就在这样端庄秀丽的校园里拉开了帷幕。虽然面对陌生的教室，陌生的同学、老师们的面庞，但校园中扑面而来的友善感情和学术气息让我深深陶醉。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使我怀抱起了“做有文化气息和社会责任感的福高人”的理想，定下了自己不断追求真理，促进社会进步的梦想；同学们的温暖陪伴，多姿多彩的校园活动，在团结一心的合作中培养出了深厚同学情谊。短短两年间，我在福高留下了数不清的足迹。福高从一个陌生的地方，变成了我爱着的母校。

如今望着福高，一砖一瓦都使人亲切，一草一木都仿若故人。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不仅成为了一名“福高人”，更见证了福高许许多多的改变。宽敞明亮的新教室，翻新重建的音乐美术教室，象征福高学子风貌的雕像，古色古香的乐群亭还有即将建设完成的新校门……在我们福高人的见证下，福高不断走向优秀，更好的为学子们护航。

七十年的风雨征程，一百四十年的光荣校史。从鹤林书院到福州高级中学，教学相长，薪火相传，身为新一代的福高人，我被我的母校深深地感动着。福州高级中学的辉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代又一代的福高人用心血铸成的。我

们每一位同学，每一名老师都是福高的一份子，都背负着这一份传承的力量。志当存高远的梦想精神，团结、求实、奋进的奋斗态度，既是福高的校风校训，也代表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福高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指引着福高不断前行，正是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福高人，也深深影响了我。在七十年校庆之际，我感恩母校，感恩陪伴我们学业征程的老师同学们，希望我能和这些不懈奋斗的福高人们一起，创造更多属于我们和福高的故事！



## 我与福高

2019 级 朱曼琳

夏至已至，鸟语蝉鸣，一九年盛夏的炎炎阳光，似乎比从前更加明朗，我踏入这铺满红砖的校园，开始书写我与福高的故事……

听，力礼堂里回荡着悠扬动听的声音，是合唱团正排练的身影。这座华丽又朴实的艺术殿堂，承载了我许多回忆。大到在这里听闻过数位优秀校友的过去，领略过一位又一位领导人物的辉煌事迹。那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灵魂，仿佛在召唤我，召唤我与他们一同前行。小到是社团梦开始的地方，是与同心合意的伙伴相识的地方。每当我站上礼堂的舞台，台下的一切好像都置身事外，让自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我将自己与这个殿堂融为一体，这便是力礼堂在传递我力量。力礼堂见证了无数福高人的成长，也续写了我梦想的起航章。

看，阳光穿过美志楼前的那颗大榕树，在地上留下斑驳的阴影。长椅上，同学们或许享受着在书香与大自然的交融，或许三五成群，意气风发地谈论着对未来的期许。排球偶尔撞击球网，矫健灵活的身姿投掷下的是排球，也是青春最好的证明。放学铃声响，夕阳正西下，晚霞与云相映，落日的余晖洒在操场上，便想起《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色。还有在鹤林图书馆伴着日暮黄昏享受获取知识的乐趣，仿佛任何角落的风景都不及此时此刻的浪漫。我喜欢福高无处不在的红色，镶满红砖的教学楼，摆满红木桌椅的鹤林图书馆，座位上抬头就能望及的红旗，还有那时常在傍晚时分出现的红粉浮云……

闻，大雨冲刷过的空气中，生物园里混着清香的泥土味。那里充满了活力，

不时能看见古灵精怪的松鼠敏捷地爬上缠满藤叶的树枝，就像正启航的我们，满心都是永不止步，勇往直前的力量。我所喜欢的还有从奋进楼哗哗翻书声中飘出的书香。这种香是最常见的，最能沁人心脾让人静下来的气味了，它多少藏于每个人心中，使福高的学子目光不再短浅，心胸不再狭窄，内心不再空虚。

我愿用目光去欣赏校园内的每一处景色，用心灵去感受校园内的每一抹生机。鹤林图书馆是青春的朝气蓬勃，力礼堂是青春的活力四射，美志楼是青春的热情似火，福高是青春里的唯一。

## 守不移之志 以成可大之功

2019 级 冯逸暄

级级石阶，座座古楼，溢散出书香墨韵；丛丛翠枝，棵棵古树焕发出暖人春意。望着四周绝美的“水墨画”，顺着小路步步登高，不知不觉，已至顶峰，这里有整座烟台山上最美的风景。

排排砖红的哥特式建筑在翠林与蓝天的映衬之下显得那样的典雅而又富有生机。春夏秋冬，炎寒冷暖，这儿的温馨就犹如阳光般温暖着我，温暖着你，温暖着在此求学的每一位学子。

初赏福高，就被其雅致深深吸引。百年钟楼外，砌着红白相间的砖瓦，在高耸的礼堂内，中世纪的古韵渲染出福高独特的艺术气息。与礼堂相望的美志楼更具美感，楼边的古木、花圃、木栏、草地和长椅都使我忆起，温暖的春天，一切刚刚从沉睡中苏醒。同学们捧着美术本，坐在树下写生时的神采奕奕。他们的身影，难道不是最美的写生吗？

走进福高，书香阵阵，欢声笑语。窗外的金色梧桐见证着莘莘学子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决心与毅力。一日之内，课堂之上，从东周演义游历到魏晋风流，再从万里长城飞到河外星系，最后顺着珠穆朗玛峰山脊探讨光的波动说……志当存高远，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虽然通往理想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但理想信念是伟大的！

傍晚的福高，天边滚滚云彩被夕阳浇得斑斓，见证着福高学子在操场挥洒汗水的点滴。同学们结伴奔跑，一圈，又一圈，体会到的不仅仅是运动的酣畅淋漓，

更是到达终点时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身旁的校友钟楼，散出柔和的光，照着我们拭汗时的笑容。

夜色已深，志远楼里的一间间教室泛着光亮。那里不仅有一盏盏明灯，更有天使般的督修教师。“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坎坷的求学道路上，有您就有光亮；跌跌撞撞的前行中，有您就有方向；您用知识催开了桃李芬芳。您的爱凝结在红色的批注里，软化在亲切的话语里，连通在学生的心灵里。

烟台山之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里的点点滴滴、分分秒秒，都温暖了我们每一位福高学子的心。

## 身影

2020 级 张巍瀚

2021 年九月初秋，初见你。微雨，青石，落叶……拐过悠长的巷，访过石厝教堂的枯草，回首，一抹福高的红，红得扎眼，心下暗自一惊，讶异于这份独存的色彩。

走入校园，钟楼与力礼堂矗立，赭红的砖，托着沉甸的韵味，古老的钟楼仍荡着未尽的余音，力礼堂的尖券门窗咏着哥特的歌，灰蒙的天投射在窗上，赤红在阴影里，赤红在心底，低吟着百年的风华……

初见你的身影，在迷蒙烟雨里。

## 树影

风打着窗，再一看，窗外的叶早已满枝。拾着美志楼的台阶而上，音乐教室里是闽剧的芳华。“路漫漫，千里荷戈……”，林则徐高大的形象从“戏曲进校园”的活动中走来，含胸拔背，戴上发套，也当一回英雄豪杰。一念白，一台步，上妆，描眉，浸润在戏曲“圆”的艺术中，去做有文化气质的福高人。

窗外，两棵百年香樟早已结花，细小的花瓣淡淡的黄，落满地，幽幽的芳樟醇香泛入教室，透过树杈桠，映着两方落日余晖，浮在棕褐的地面。戏曲声炊烟般缠绕于树间。

又见你的身影，在斑驳树影里。

### 心声

轻语，我望过同窗，老师的眸子，试图读取你的心声。

春，小操场的木棉飘絮，你我于树下奔跑，抓起一把棉絮，朝着对方扔去，连着打好几个喷嚏，笑响点亮了四面风，缠绕在风中，那是律动的心声，是律动的福高。

步入鹤龄图书馆，社团课开展。学写三行诗，在查理与巧克力工厂里学叙事艺术……一群人挤挤挨挨地围在一起，讨论着榕城笔会的计划与安排，一点点描摹着文社三十周年庆典的模样。执笔写下一篇文章，挥洒一首首诗……透过老师的眸子，是万般殷切。走走停停，嬉嬉笑笑，不也是青春最好的模样。那是清灵的心声。

再见你的身影，在呢喃心声里。

### 归来

文社里的三行诗，元旦艺术节汇演上的难忘主持经历，班班有歌声的团结协作，广播站的午间新闻……一切一切终究归结成一个影子。是烟台山日色下你的身影，鎏金满溢，染了我藕荷色的青春。愿在你的身影里，归来，依旧是曾经的自己，在百年樟树下，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

## 润物无声 风化于成

2020级 许晏铭

缘分是种妙不可言的东西，因缘际会，我来到了福高。依山傍水的福州高级中学，这所生意盎然而沧桑厚重的高中将承载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学校建在山上，蜿蜒小径两侧俱是一色的白墙黛瓦，颇有古韵，是个诗韵古雅的所在。赭红的校徽仿佛教学楼边角的一砖半瓦，开学时尚翠绿的银杏叶入冬后便引来全城的游人。不知何时起，这一方净土成了世人眼中的网红景点，于是游人如织，熙熙攘攘，而能在此处遇着有些人，便该是所谓“缘”罢。

我遇见了那位宛若书卷古籍中走出的老师，而今我该称之为“恩师”罢。头一节语文课，他夹着公文包进了教室，物什一放便侃侃而谈。说魏晋讲隋唐，显见得是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的，口音有种古韵的厚重，语调带着吟诵的抑扬。田夫子，我在自写的班级同人中这般尊称他，是个极好的老师，无论指为人还是学识。直到高二那年，有相熟的老师问我该如何评价田夫子，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敲出一行字：温和中正，修身如竹，不骄不躁，不贪不抢，有古君子之风。

高二分了班，我遇见了那位可称知己的同窗。同为田夫子的学生，我是三句一戏谑，生性刁钻古怪，他的温文尔雅却同田夫子如出一辙，挥毫弄墨间，一派书生气。我像一枚嶙峋怪石被投入溪流，在日复一日的浸润下失了刺人的棱角，也寻思着该沉下心思到学业中，为自己也为不与他断了联系。

最后压轴的是一位该大书特书的人，是我高二的历史老师，也是福高的校长。若依着前两位的文路，我该加个修饰词的，可如今怎也想不出。校长是极博闻而

可爱的人。“可爱”一词似不合礼，但上课时每每兴起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教授，我也当真想不出第二个词，或是率真罢。

校长学术造诣极深，也致力于培养我们这群不争气福高学生的人文气质。文津阁四库全书入驻鹤龄图书馆后，我这个书痴几乎是疯了般跑去借阅，那一千五百本书的气势着实震撼。肃然起敬顿生敬畏等词都该用在此处，尚差着些厚重。恕我词穷言陋，竟寻不出更好的来。那时节如村女入宫，满目珍奇，手中有笔却不知该抄些什么，寻思记诵急切又记不得几句。私以为是个福高人就该去待上一个中午，也多亏了福高，让我能在十余岁时便见到四库全书，能读到四库全书，能如痴如狂地和一千五百本书待上一个中午，再大放厥词说我便是死在这都心满意足。

算来还有一年，我便要离开烟台山罢，到时不知南北东西。中国人总是有些故土情节的，无论身在何方，心底总有一块地方留给故乡。会留给故乡的一山一水一群人，留给故乡的乐群亭与力礼堂，留给银杏树下散出的阴凉，与夫子的遒劲板书谆谆教诲。

## 后 记

在喜迎福州高级中学建校七十周年暨鹤龄英华书院办学 140 周年之际，我们编辑《我和我的福高》纪念文集以追忆校园往事，激励后学。

在编撰本书的过程中，撰写回忆文章的校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展现了对母校从未淡薄的挚爱与深情。他们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一丝不苟。我们对校友们认真撰稿、不畏辛劳的写作精神，深表敬佩和谢意。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得到部分退休教职工热心相助和编辑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因为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书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在批评指正的同时予以谅解。

编 者

2022 年 3 月

# 我和我的福高

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建校 70 周年 / 鹤龄英华书院办学 140 周年纪念文集

---

编 著：福建省福州高级中学

编书、设计、印刷：爱达印务出版机构 / 爱达文化

总编：刘景象

监制：杨丽娜

电话：13906906568

邮箱：568302365@qq.com

开本：1092x787mm 1 / 16

印张：27

版次：2022 年 7 月第一版

印次：202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 福建省福州高級中學

FUJIAN FUZHOU SENIOR HIGH SCHOOL

地址：福州市倉山區樂群路18號

福州市倉山區亭下路8號

網站：[www.fzgjzx.cn](http://www.fzgjzx.cn)

